
武俠世界
第31年
2
$10.00

編者話

歐陽雲飛先生之佳作「風流才子故事」之「强盜的女兒」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描述明朝閩王朱載坤的獨生子朱翊錦奉命到泉州偵查海盜的行踪，不慎遇害，隨行的將軍岳峯和兵勇全部罹難，只有自稱是朱翊錦老婆的黃茉莉回來哭訴經過，閩王決定請喪門門主白玉樓調查並捉拿兇手，白玉樓到現場審視調查，懷疑地方官吏和海盜骷髏會勾結，黃茉莉之父黃瓜是否海盜頭子？誰是殺朱翊錦的兇手？調查起來十分困難，幸而岳峯將軍死裏逃生，將其中眞相透露，結果……故事情節引人入勝，膾炙人口，文字簡潔，流暢自然，名家著作，不容錯過！

*　　*　　*

吳剛先生所著之「鬼后」，諸葛青雲先生所著之「銅雀春深」均在今期刋出，連篇佳作，令你目不暇給！「劍氣九重天」因續稿未到，暫停。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是蕭玉寒先生所著「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之「蛇影龍踪」。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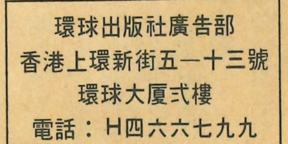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2期

（總號1550）

1959年3月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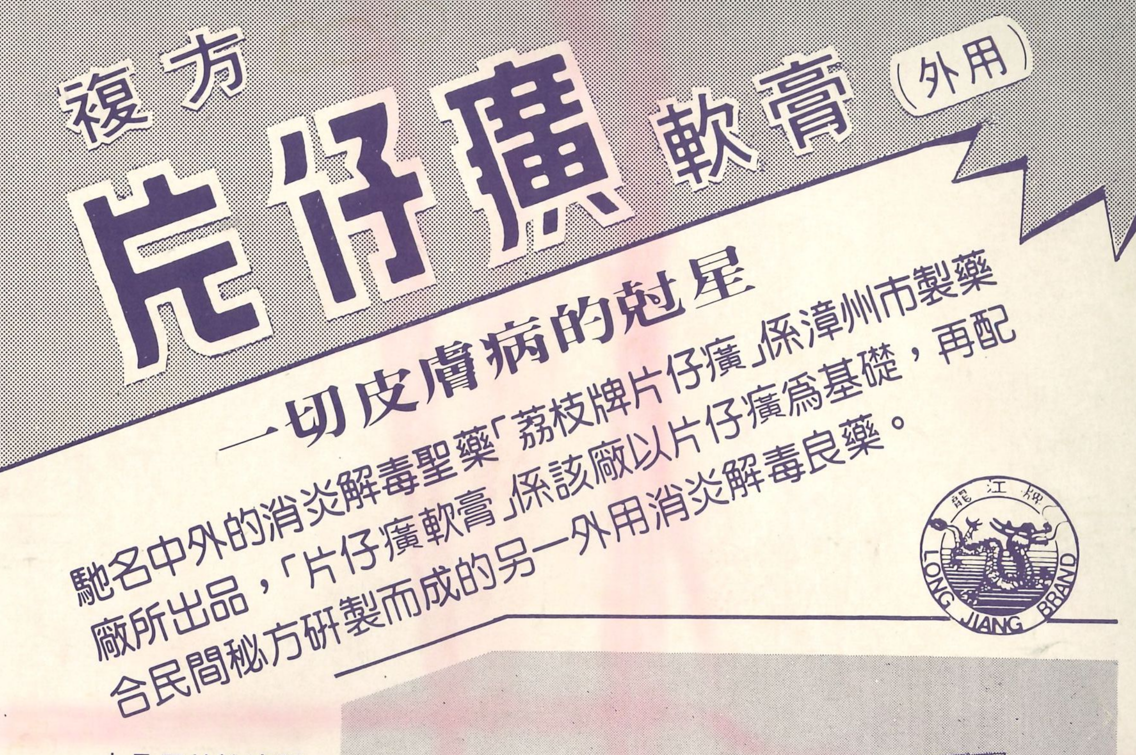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品用於治療部份分泌腺障礙性皮膚病，球菌性、病毒性皮膚疾病及其他某些皮膚疾病，如痤瘡、脂性皮炎、帶狀疱疹、單純疱疹、膿疱瘡、癤及毛囊炎、凍瘡、痔瘡均有特佳療效。



每支片仔癀軟膏含荔枝牌片仔癀0.5克，即$\frac{1}{6}$粒片仔癀。

典型病例

1. 林春桂，女，26歲，門診號：128031，右胸背皮膚發病，伴羣狀炎症丘疹皮疱疹23天，診斷，帶狀疱疹，經採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2 天後皮疹發病開始減輕，用藥 5 天而癒。
2. 柯文慈，男，59歲，口唇周緣發痛發癢，伴發帶紅暈小水泡 3 天，診斷單純疱疹，經外擦複方片仔癀軟膏， 2 天後見效， 4 天而乾涸治癒。
3. 占學海，男，30歲，門診號：308761，面頰部扁平疣2 年，漸多，經用其他療法無效，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4 天後少數皮疹開始平薄，共用藥20天而全部皮疹消失。
4. 楊瓊，女， 4 歲，面部膿疱瘡 2 天，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2 天後，皮疹乾固治癒。
5. 何惠娟，女，19歲，門診號：63006，面部痤瘡， 3 個月漸多，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 6 天後，漸開始好轉，共用藥14天，皮疹基本消失。
6. 吳魏，女，22歲，門診號：77967，面部脂性皮炎 4 個月，給予複方片仔癀軟膏， 4 天後好轉，共用藥20天皮疹消失。
7. 邱路聰，女，76歲，門診號：319247，面頰部黃褐斑 4 個月，以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第 6 天起斑點漸退，共用藥14天面頰黃褐斑消失。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總經銷：香港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蜆壳街一至七號二樓

電話：5-783721（4線）
電掛："5396"
電傳：63033 TSH HX
傳真：5-8068649

強盜的女兒

風流才子故事集／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倭寇猖獗

天將破曉。

鷄鳴不已。

東方現出了魚肚白。

早起的人已經離開了熱被窩。

可是，阿香藍水仙却迄未就寢。痴痴的站立在翠竹軒外，數着天上的星星，聆聽池畔的蛙鳴。

她在等人。

等她的心上人白玉樓。

更為玉哥哥的安危揑着一把汗。

直至阿臭、白玉樓殺死了西門雨，完成交易，拖着疲憊的身子，平安的回到翠竹軒後，阿香懸着的一顆心這才放下來，彼此互道一聲晚安，去睡遲來的覺。

這一覺睡得痛快，睡得過癮，日上三竿，太陽早已照到了白玉樓的屁股，與阿香的大腿，仍自酣睡未醒。

噹！噹！噹！鳴鑼三聲。

咚！咚！咚！擊鼓三通。

沿海肆虐

最後還是被喪門車上震耳欲聾的鑼鼓聲所吵醒。

阿臭伸了一個懶腰，揉一揉惺忪睡眼，一邊披衣起身，一邊嘟嘟喃喃的自語道：「媽的，沒有生意的時候，朝思暮想，硬是不來，現在有錢了可以好好樂乎樂乎，偏又有生意來煩人，老天爺大概是吃錯了藥，亂來。」

懶洋洋的推門而出，果見喪門車前站着一個人。

是閩王府中的，在牡丹亭曾有一面之緣，喝過白牡丹洗脚水的將軍岳峻。

阿臭一怔神，未經大腦便脫口而出：「將軍，你跑錯地方了。」

弄得岳將軍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道：「這裡不是翠竹軒？」

「是啊。」

「小友不是喪門的阿臭？」

「我是。」

「這就對了，末將是來找白門主的。」

「也不早說，我還以為是將軍的毛病又犯了，是來逛窰子的。」

扮了一個鬼臉，怪笑一聲，阿臭又道：「不知找俺師父有何見教？」

岳峻正容道：「找喪門自然是要殺人。」

白玉樓踱着方步，從內室慢吞吞的走出來，說話的時候還帶着睡意，懶懶散散的道：「要殺誰呀，大概是情敵吧？」

岳峻苦笑道：「白門主請別誤會，不是情敵，是仇人。」

「是甚麼人？」

「現在還不知道。」

阿臭楞了一下，道：「笑話，仇人是誰豈有不知之理。」

將軍岳峻道：「事實上要請白門主殺人的人是我們王爺，並非末將本人。」

風流才子白玉樓聽得一呆，道：「甚麼？堂堂王爺之尊也會有仇人？下一道命令，或者隨便派幾個人就解決了，何必花錢請人。」

「王爺所以會這樣做，自然是有原因的。」

「甚麼原因？」

見到王爺之後自會說明一切。」

「說了半天，將軍原來只是一個傳話的人。」

「事實正是如此。」

「請將軍說個時間吧，白某一定準時赴約。」

「現在如何？」

「好啊，請！」

「請！」

＊　＊　＊

閩王朱載坤乃穆宗皇帝之從弟。當今聖上神宗萬曆皇帝之從叔。

被封於閩，食邑千里，養兵千人，地位崇高，備極尊榮，算是一位具有實力的王爺。

就駐紮在福州北面的一個城堡裡。

巍峨壯麗，乃意料中事。

金碧輝煌，更不在話下。

老王爺接見白玉樓師徒的地方，選在一間極為隱蔽的密室之內，越發顯出事情的神秘性。

密室內只有阿臭、岳峻、白玉樓、老王爺四個人。

早已備好香茗、瓜果，還有四盤精緻的小點心。

老王爺命岳峻關好門窗後，這才戚容滿面的說出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來。

原來沿海一帶，多年來一直倭寇為患，民不聊生，老王爺朱載坤憂國憂民，欲派兵大舉圍剿，為了瞭解一下實際狀況，好預作部署，特別命令他自己的兒子小王爺朱翊錦，帶領着五十名兵勇，前往莆田、泉州、漳州、厦門等地偵察敵情。

孰料，小王爺一去半年，竟如泥牛入海，音訊全無。

不僅他自己未見返轉，就連隨行的五十名兵勇亦如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令人驚異的是，就在老王爺極端焦慮之際，有一名年輕貌美的女子，自行找上了王府的門。

她自稱叫黃茉莉，是小王爺朱翊錦的妻子，已身懷六甲。

還帶着兩名婢女。

一個叫小玉。

一個叫小青。

三名女子全身縞素，親自押運着一口棺木進入王府。

裝在棺材裡的，赫然正是久去未歸的小王爺。

人，早已亡故，缺腿斷手，肢體不全，死狀極慘。

朱載坤老年喪子，自然痛不欲生。

但，得到一位懷孕的媳婦，又讓老王爺在絕望之餘燃起了希望的燈。

命。小王爺是獨子，他這一死，等於絕了朱載坤的後嗣。

假如黃茉莉能夠生個兒子，則又後繼有人。

問題是，她確實是小王爺在外面所娶的妻室？

肚子裡的孩子，眞的是朱翊錦的種？

茲事體大，萬一稍有差池，可是天大地大的痲煩。

朱翊錦乃是萬曆皇帝的堂弟，倘若因緣際會，神宗皇上將帝位傳給了黃茉莉肚子裡的孩子，而此人並非朱家的骨肉，豈不是將大明的萬里江山拱手送人？

事情的確萬分嚴重，老王爺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所以才命岳將軍將白玉樓請到王府來。

白玉樓道：「王爺是否打算請喪門為小王爺報仇？」

朱載坤道：「本王確有此意。」

「可知仇人是那一個？」

「目前尚不甚明朗。」

「王爺的意思是——」

「據小王妃茉莉說，是死在骷髏會之手，至於是那一個則不得而知。」

白玉樓一聞此言，臉色立告沉重起來，搜腦煎腸，怎麼也想不起來，武林中有這一個門派，疑雲重重的道：「這個骷髏會可能是外來的。」

老王爺頷首道：「本王也是這樣想，懷疑是扶桑倭寇海盜的化身。」

阿臭坦白的可以：「不管是誰啦，反正一條命一千兩銀子，按件計酬，不二價。」

朱載坤毫不考慮，取出一疊銀票來，交給白玉樓，道：「這是三千兩，倘有不足，日後再補，但盼喪門能多費點心，為本王查証幾件事。」

白玉樓道：「查証那些事？」

「查一下她是否確為小王爺在外面所娶的妻室？」

「這不難，若是結髮夫妻，一定會有証人的。」

「是有。」

「誰呀？」

「泉州知府曹進德。」

阿臭道：「這事很簡單，王爺高高在上，只要下一道命令，將曹知府召來王府一問便知，何必假手他人。」

老王爺字斟句酌的道：「本王此舉，自有深意，一則是想假喪門之手瞭解一下當時當地的全盤實際狀況，再則必要的時候還可以進行對質。」

白玉樓一怔，道：「王爺似乎有意讓小王妃隨喪門同行？」

朱載坤道：「本王確有此意。」

阿臭道：「這事可能有困難。」

岳峻道：「有何困難？」

阿臭道：「喪門做的是殺人的買賣，不當保鑣，也沒有多餘的人手保護一位這麼尊貴的嬌客。」

老王爺胸有成竹的道：「小王妃的安全，不用你們負責，本王決定派岳將軍率領三十名兵勇，與喪門結伴同往，兩位儘可專心一意的去辦事情。」

白玉樓道：「王爺還有那些指示？」

「將小王妃的出身查清楚。」

「難道她自己沒有說？」

「說了。」

「那種人？」

「泉州府南安縣人。」

「父親叫甚麼？」

「黃瓜。」

阿臭聞言差點笑出來，插言道：「黃瓜？好奇怪的名字，女兒是花名，父親是菜名，爺爺不曉得叫甚麼子？」

老王爺道：「黃瓜是他的本名，另外還有一個號，叫東洋，黃東洋，是當地的望族。」

白玉樓道：「家裡還有那些人？」

將軍岳峻道：「據小王妃自己說，父母雙全，兄弟姐妹都有。」

「跟小王爺是如何結識的？」

「偶然邂逅，一見鍾情。」

「於是，馬上就結婚？」

「結婚的事是最近才完成的。」

「在那裡？」

「泉州府。」

「泉州府距此並不算太遠，為何不返回王府，稟明老王爺，風風光光，熱熱鬧鬧的來辦？」

「戎馬倥傯，想必是沒有足夠的時間。」

阿臭道：「沒有時間就等一等，幹嘛這麼急？」

岳將軍無可奈何的苦笑一下，道：「奉兒女之命，大概不得不早定名份。」

「哦！」

阿臭也回報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沒再作聲。

白玉樓道：「這位小王妃以前是幹甚麼的，是否身家清白？」

岳峻道：「小王妃帶來的兩名丫頭，小青小玉都說是大家閨秀，知書達禮。」

白玉樓道：「實際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老王爺道：「倒也謹言愼行，本本分分。」

阿臭大發宏論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小青小玉的話不盡可信，表面的功夫也不盡可靠，有深入查究的必要。」

朱載坤道：「所以才請喪門來出面幫忙。」

白玉樓道：「交給泉州府來辦豈不省事又方便？」

「曹知府是証人，有所不便，也不夠超然。」

「可是，喪門的工作性質不同。」

「白門主名滿天下，相信定可勝任愉快。」

「不見得，相關之人，不是王妃，便是知府，都是有身份的人，區區一介武夫，誰都惹不起。」

「這不是問題，本王授權給你，在必要的時候，如果証據確鑿，白門主有生殺之權。」

阿臭翻了一個白眼，天眞無邪的道：「喪門殺人是有條件的，從來不打沒有代價的架，也不殺沒有代價的人。」

岳峻笑道：「這個老王爺知道，請兩位放心，自會按件計酬，一次付清的。」

老王爺道：「另外還有一件事，務必要查個水落石出。」

白玉樓中規中矩的道：「請王爺示下。」

「查一下岳峯將軍的死生下落。」

「岳峯？跟這位岳峻將軍是——」

「他們是親兄弟，岳峯為兄，岳峻為弟。」

「這位岳峯將軍怎麼了？」

「隨小王爺出巡沿海，至今未歸。」

阿臭道：「會不會是已經死在骷髏會的手中？」

岳峻將軍神情黯然的道：「小王妃就是這樣說的。」

「將軍不信？」

「末將是難以置信。」

「可有足夠的理由？」

「家兄驍勇善戰，有萬夫莫敵之勇，在任何狀況之下皆足以自保。」

「許是為了保護小王爺，而丟了性命。」

「經多方查証，五十名兵勇全部罹難，却並未發現家兄的遺體。」

「好啊，這是喜事，岳將軍說不定是惟一的一位死裡逃生的人。」

白玉樓道：「此事至關緊要，只要能夠找到岳將軍，這滿天的迷霧便可馬上撥雲見日。」

老王爺道：「白門主所言甚是，奈何岳將軍至今仍生死下落不明。」

「許是粉身碎骨，屍骨無存。」

「岳峯勇猛異常，生還的機會應該很大才是。」

「這麼久了，音訊全無，本門主以為希望甚是渺茫。」

「不論如何，死要見屍，活要見人，一定要查個一清二楚。」

岳峻隨聲附和道：「是的，死要見屍，活要見人，只要找到家兄，一切的謎團皆可迎刃而解。」

白玉樓道：「打算何時動身？」

老王爺以命令的口吻道：「明天！」

「這麼快？」

「越快越好。」

* * *

是不慢，第二天一早，當阿臭、阿香、白玉樓駕着喪門車，到達閩王府門外時，朱載坤早已親自點了三十名精兵，由岳峻率領，分成兩行候着。

白玉樓向岳峻、老王爺道了一聲早，道：「咱們可以起程了吧？」

岳峻朝府門之內望了一眼，道：「待小王妃一到，馬上就走。」

不久，小王妃黃茉莉便到了，坐在一頂暖轎之中，在婢女小青小玉的陪伴下出得府門。

果然是知書達禮之人，禮貌很週到，未至王爺面前，便命轎伕停下，步出轎門。

大家的眼睛皆陡覺一亮，比白牡丹當初出現在牡丹亭時的感覺還要強烈。

對女人，阿臭、岳峻、白玉樓都是行家，三人有志一同，意見一致，不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黃茉莉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美人。

黃茉莉行至老王爺面前，深施一禮，鄭重道別後，才又重新返回轎中。

老王爺揮揮手，下令啓程，一行數十人隨即浩浩蕩蕩的踏上征途。

* * *

離開福州數十里後，他們便發現情形有些不對。

田園荒蕪。

農村凋蔽。

百姓的生活皆極為艱困，許多人流落他鄉。

沿海一帶，漁村的情況更嚴重，簡直慘不忍睹。

民不聊生。

十室九空。

魚網破了沒人補。

船兒壞了沒人修。

狗在街上到處亂跑。

老鼠更是觸目皆是。

很難得見到一個人。

彷彿進入無人之地，滿目瘡痍，極其荒涼、凄冷。

阿臭道：「奇怪，這裡的人怎麼這樣少？」

岳峻歎息一聲，道：「十之八九都逃跑了。」

「幹嘛要逃？」

「還不是為了要躲避海盜倭寇。」

「倭寇海盜這麼厲害？」

「厲害啊，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所不用其極。」

「那些地方官是幹甚麼吃的？」

「別提這些地方官了，有的雖有剿寇之心，怎奈自身力量不足，有的本可拚力一戰，却私心自用，閉關自守，各人自掃門前雪，更糟的是那些貪官汚吏，簡直令人痛心疾首。」

阿香道：「貪官汚吏怎麼了？是不是也趁火打劫，搜刮民脂民膏？」

岳峻氣忿忿的道：「豈止是搜刮民脂民膏，有的更變本加厲，與海盜勾結，裡應外合，為禍地方。」

白玉樓冷哼一聲，道：「此事白某早有個耳聞，閩王權傾天下，位極人臣，為何不將這些混帳狗官一個一個揪出來砍掉。」

岳峻道：「王爺確有此心，難在苦無眞憑實據。」

「起碼可以派兵剿寇呀。」

「曾經圍剿過幾次，效果甚微。」

「怎會效果不彰？」

「我來敵去，化整爲零，我去敵來，又化零爲整。」

「想必是兵力不夠龐大，時間不夠持久。」

「這是不爭的事實，正因爲實情如此，王爺才派小王爺親自出巡，藉以瞭解敵情，探查民瘼，並訪查各府州縣的操守官箴。」

阿香道：「對，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不論對自己，還是對敵人，道理是一樣的。」

岳峻唉聲歎氣的道：「老王爺早有成計在胸，只要小王爺一旦提出具體報告，必會奏請聖上，派大軍前來，也會嚴懲貪官汚吏，做夢也想不到，事情會是這樣的，小王爺壯志未酬身先死，家兄也——」

說至傷心處，不禁悲從中來，語爲之塞，難以盡言。

大家的心情也跟着他沉重起來，覺得此行必然異常艱困，任重而道遠。

* * *

這日已至莆田。

莆田縣令王德元早已得到消息，親率捕頭吳勇以及官民士紳等數十人親自出迎。

王德元是個馬屁精，照他的意思，是要小王妃住在他的公館裡，黃茉莉亦有此意，但爲白玉樓斷然拒絕，也不接受任何招待，防串供，以免影響到調查結果的客觀性。

僅僅答應住宿在驛館之內。

阿臭沒忘，雖在行旅之中，仍然循例插出一面奪命旗，表示喪門坐鎮在此，開張營業。

晚膳已畢。

華燈初上。

莆田縣的捕頭吳勇尚未離去，正與岳峻、白玉樓等人在花廳內閑話家常，忽見一名捕快行色匆匆的入內稟道：「頭兒，有人求見。」

吳勇一楞，不耐煩的道：「擋駕，叫他到衙門裡去等，吳某要在驛館陪貴客。」

捕快並未離去，又道：「來人並非要找頭兒，而是欲見喪門的白門主。」

吳勇光火道：「混帳，話都說不清楚。」

白玉樓道：「可知來人的身份？」

捕快道：「似是武林人物。」

「來意爲何？」

「他們不肯說。」

「他們？」

「是的，來人一共兩個。」

與岳峻互換一道眼神後，白玉樓道：「不管是誰，且先叫他們進來再說。」

捕快諾應一聲，轉身自去。

很快便領着兩個人重返花廳。

一個是與有情和尚齊名的無義道人。

另一人五短身材，年約三旬，一雙虎目炯炯有神，一看就曉得是一位內外兼修的一等好手，黑臉，身穿黑衣，外面又罩了一件黑色披風，給人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白玉樓橫掃二人一眼，對無義道人道：「是甚麼風把道長吹到莆田來了，可是爲你的老搭擋有情和尚報仇來的？」

無義道人的臉色陰沉沉的，一臉煞氣，語氣冷厲而又憤怒：「是想爲和尚討一個公道回去。」

阿臭臉一沉，罵道：「放屁，糟蹋了人家的小姑娘，還要討公道，你還要不要臉？」

無義道人强詞奪理道：「和尚的是非功過，自有老天來論斷，輪不到喪門來殺人行兇。」

阿臭聞言大怒，言詞更加尖銳：「牛鼻子，閉上你的狗嘴，和尚敗德亂行，等於是過街老鼠，人人得而誅之，喪門正是替天行道。」

不等無義道人再開口，白玉樓便搶先道：「介紹一下你的這位朋友吧。」

無義道人對他這位朋友似是十分敬重，不苟言笑的道：「黑臉三郎，也叫黑三郎。」

阿臭噗嗤一笑，評頭論足道：「嗯，臉是很黑，像鍋底，大概是排行老三吧？可有字號？」

「當然有。」

「叫甚麼？」

「殺人王！」

「殺人王？聽起來挺唬人的嘛，是牛鼻子花錢請他陪你來的？」

「錯，應該說是這位黑三爺花錢請貧道陪他來。」

白玉樓聽出他話中有話，仔細打量一下黑臉三郎，沉聲問道：「黑朋友有何見教？」

殺人王黑臉三郎環目四顧，語意中充滿了傲氣：「可否請白門主借一步說話？」

「黑朋友好像有秘密？」

「有些事是不足爲外人道。」

「這裡都是自己人，但說無妨。」

阿臭端足了架子，補充道：「假如不願意說就請吧，沒有人會勉强你。」

黑臉三郎遲疑一下，道：「首先想請教，喪門可是以殺人爲業？」

阿臭道：「廢話，此事盡人皆知之事，何必多此一問。」

黑臉三郎道：「在福州接了一筆生意？」

白玉樓道：「有這回事。」

「欲追殺殺死朱翊錦的兇手？」

「不錯。」

「順便還要查小王妃的出身來歷？」

岳峻聞言大吃一驚，此乃機密大事，只有王府裡的少數幾人知曉，連莆田知縣王德元，捕頭吳勇都不知道

他們此來的目的何在，一個素不相識的黑臉漢子怎會得知此事？當下疑雲滿面的追問道：「這些事閣下是如何知曉的？」

殺人王黑三郎面上表情全無的道：「別管黑大爺如何獲知此事，且說是否屬實？」

白玉樓朗聲道：「不假！」

黑臉三郎雙眉一挑，道：「希望白門主能收回成命，不要插手此事。」

「別追殺兇手？」

「是！」

「也別查小王妃的出身來歷？」

「對！」

阿臭聞言怒極而吼道：「你娘，好大的口氣，你憑甚麼？」

黑臉三郎先不答話，以一個很瀟灑而又神氣的動作，將披風敞開來，露出了緊身的黑衣，也露出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圖案來——兩根交叉的白骨上方，繪製着一顆陰森森的骷髏頭。

白玉樓大驚失色的道：「黑朋友是骷髏會的人？」

殺人王黑臉三郎昂首道：「白門主說對了。」

「放眼江湖，走馬武林，從未聞骷髏會之名，貴派從何而來？」

「是外來的。」

「外來的？從那裡來？」

「東瀛扶桑！」

「東瀛扶桑」四字如三春焦雷，阿臭，岳峻、白玉樓等人俱覺心頭一震，驚得從座位上一躍而起。

阿臭粗聲臭罵道：「媽的，鬧了半天，原來是幹海盜的。」

黑臉三郎大言不慚的道：「盜亦有道。」

阿臭眼一瞪，道：「狗屁，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也算道？比土匪還壞，根本不入流。」

翻了一個白眼，又轉對無義道人道：「這位牛鼻子老兄是越來越有出息了，想是覺得壞事還沒有做够，居然自甘墮落，賣身投靠了他人。」

無義道人不悅道：「娃兒少逞口舌之利，貧道並未投靠任何人。」

岳峻怒道：「未投靠外人，爲何會給骷髏會當起狗腿子來？」

無義道人爭辯道：「貧道說過，是這位黑臉三郎花錢請我幫忙的。」

阿臭道：「幫甚麼忙？殺人越貨，打家劫舍？」

無義道人答得妙：「只要有銀子可拿，都可以。」

「哼，可惜呀可惜。」

「你可惜甚麼？」

「可惜沒人花錢買你的命，否則——」

「否則怎樣？」

「馬上叫你人頭落地。」

無義道人欲語未語，白玉樓及時說道：「還沒有請教黑朋友在骷髏會是何身份？」

黑三郎神采飛揚的道：「支會長。」

「貴會一共有幾個支會？」

「四個。」

「閣下是第幾支會？」

「第一。」

「另外三位支會長如何稱呼？」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貴會的會長又是那一位？」

「告訴你也不認識。」

阿臭怒沖沖的道：「說出來聽聽下次就知道了。」

黑臉三郎還是不肯說：「無可奉告。」

「毫無疑問，小王爺是死在骷髏會的手中？」

「大概是吧。」

「是誰幹的？」

「死於亂刀之下。」

「把兇手的名字報上來。」

「黑大爺不會做出賣自己人的事。」

阿香藍水仙插言道：「聽你的口氣，小王妃的身份可能也有問題。」

殺人王黑臉三郎道：「有甚麼問題？」

「本姑娘懷疑你們是同路人。」

「錯，此女若是扶桑人，應可從她的口音上聽出來。」

「你的口音就聽不出是一個東洋鬼子。」

「那是因爲本支會長從小就在這一帶長大。」

「小王妃的身份既與貴會無關，閣下爲何叫喪門休管此事？」

「本會的目的，主要是叫喪門別插手小王爺朱翊錦，以及另外那五十條人命的事。」

將軍岳峻恨聲道：「家兄的死生下落如何？」

黑臉三郎愕然道：「令兄是誰？你又是那一個？」

「末將岳峻，家兄岳峯。」

「哦，難怪朋友的面貌跟岳將軍十分相似，原來是親兄弟。」

「你還沒有答覆本將軍的問題呢。」

「死了，早已上了西天。」

「死在何地？」

「泉州府。」

「怎未見到死屍？」

「粉身碎骨，腦袋開花，那來的全屍。」

「是誰幹的？」

「本會的集體創作。」

「惡賊，還我哥哥的命來！」

岳將軍怒溢雙眉，恨滿心頭，刷！的一聲，亮出一把雁翎刀來，「開天劈地」、「斬江斷流」、「直搗黃龍」，一口氣連攻三刀，刀刀皆不離黑臉三郎致命要害之處。

詎料，殺人王的身法之妙，功力之深，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足踩「七星步」，一騰一挪，輕描淡寫的便閃讓

開去，毫髮未傷。

黑臉三郎陰笑一聲，道：「本支會長是奉命來和白門主談判的，不想打架。」

風流才子白玉樓神色一緊，道：「本門主不覺得我們之間有談判的餘地。」

「有！」

「談甚麼？」

「談談你不管此事的條件。」

「喪門一向言出必行，沒有打退堂鼓的習慣。」

「白門主若是肯放手不管，遠走高飛，本會不但願與喪門結爲朋友，而且——」

「而且怎麼樣？」

「還可以奉送貴門一筆不小的盤纏。」

阿臭越聽越惱，勃然大怒道：「媽的，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錢財事小，信用事大，喪門不做食言而肥的事。」

久未開言的無義道人插言道：「喪門給臉不要臉，這樣事情就嚴重了，必然會與骷髏會正面衝突，給喪門惹來無窮禍患，說不定會毀宗滅派，死無葬身之地。」

白玉樓冷聲道：「喪門不接受威脅。」

阿臭語冷如冰：「也不會接受賄賂！」

黑臉三郎陰惻惻的冷笑道：「白門主真的不肯收回成命？」

白玉樓的答覆明確肯定，擲地有聲：「喪門既已接下了這一筆買賣，就會全力以赴，必須將兇手揪出來，要他腦袋搬家！」

「最好再考慮一下。」

「不必！」

「跟本會作對絕對討不了好，無異自取滅亡。」

「哼！」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白門主聽不進去委實令人遺憾，本會大人大量，願再網開一面，給喪門三天的時間考慮。」

無義道人在一旁猛敲邊鼓：「三日之內，如果白門主肯改變主意，大家一切好商量。」

阿臭寒臉道：「假使本門仍堅持己見呢？」

黑臉三郎咬着牙齒說：「骷髏會將會與喪門宣戰，全面反撲。」

眉一挑，眼一瞪，接着又道：「黑某言盡於此，是敵是友全在白門主一念之間，再見。」

身形暴轉，立與無義道人退出花廳。

「站住！」

「別逃！」

兩聲暴喝，兩條人影，岳峻與白玉樓首先電縱而出。

阿臭、阿香，吳勇的動作也不慢，隨後接踵而至。

殺人王黑三郎愕然一楞，道：「白門主可是已經改變主意，準備跟本會握手言和？」

白玉樓一臉肅穆的道：「做夢，本門主是要你將殺人的兇手交出來。」

黑三郎冷笑一聲，道：「本支會長早已說過，他們是死於亂刀之下，動手的人數不在少。」

「報一個名單來也可以。」

「辦不到！」

「辦不到就拿你姓黑的來抵命。」

「只怕沒人能將黑某留下來。」

「哼，白某就不信你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叫你插翅難飛。」

「告辭！」

「接招。」

黑三郎欲振臂而去，白玉樓强行攔阻，二人硬碰硬的拚了三掌後，殺人王借力彈起，疾展絕妙無倫的「八步趕蟬」輕功，脫身而出。

此人確非泛泛之輩，技深若海，阿臭攔不住，岳峻截不下，阿香、吳勇也無能爲力，接連三個起落，落脚處已在四五丈外。

「來人呀，將他圍住。」

「來人呀，別放他走。」

「放手去幹，不論死活！」

岳峻、吳勇、白玉樓調兵遣將，吼聲如雷。

閻王府的兵勇，莆田縣的捕快，聞言如響斯應，一湧而出。

可是，做夢也沒有想到，在驛舘之內，骷髏會居然設有伏兵，衆兵勇捕快行沒三步，便被骷髏會的十幾名高手截住。

個個皆身穿夜行衣，胸前有一個骷髏標誌。

個個皆身懷絕技，出手辛辣，功夫了得。

雙方短兵相接，混戰十餘合後，便與黑三郎、無義道人會合在一起，結伴而遁。

白玉樓當然不肯就此罷手，下令猛追。

黑三郎的動作好快，見牆越牆，遇門入門，無巧不巧的闖進了小王妃黃茉莉的所住的獨院裡。

此處本有重兵把守，怎奈好漢抵不住人多，被人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黑三郎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

岳峻、阿臭、白玉樓等人又豈是省油的燈，三起三落已啣尾追至，相隔僅數丈之遙。

而且，早已驚動了其餘的兵勇，在岳峻的指揮下，將整個獨院團團圍住，頓使骷髏會的人成爲甕中之鱉，囊中之物。

孰料，一絲喜悅方自大家的心田升起，黑三郎突出奇招，闖進小王妃的香閨裡，將睡夢中黃茉莉生擒活捉，押到外面來。

一襲睡袍，薄如蟬翼，誘人的胴體隱約可見，的確是個美人胚子。

小腹微微隆起，明眼人一看就知，已懷有三四個月的身孕。

嚇得她花容大變，面無人色，全身不停的抖顫着。

禍不單行，兩名婢女也被人像老鷹捉小鷄似的，從卧室裡提出來，扔在地上。

小青小玉的衣服穿的更少，僅只穿着一條短褲，一件肚兜，幾乎是半裸，令在場之人皆一飽眼福。

小玉好潑辣，一骨碌從地上爬了起來，衝至黑三郎的面前道：「你這個殺千刀的，怎可這樣對待我家小王妃，快放開！」

小青也起身幫腔道：「我家小王妃乃是金枝玉葉，不得無禮！」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二人四手齊上，跟黑三郎拉扯起來，欲救下黃茉莉。

不禁惹惱了黑三郎，一脚將二女踢退三四步，殺氣騰騰的道：「一邊涼快去，再動手動脚，小心黑大爺剝光了你們的衣服，公開展覽。」

無義道人也是個色鬼，在三女的身上猛吃豆腐，不乾不淨的道：「這麼標緻的妞兒！剝光了衣服一定更好看。」

小青破口大罵道：「色魔！無賴！不要臉！老天爺若是有眼，準會叫你瞎眼睛。」

白玉樓投鼠忌器，停在三丈以外，未敢輕舉妄動，沉聲道：「黑三郎，你想幹甚麼？」

殺人王黑三郎嘿嘿冷笑一聲，道：「想欣賞一下小王妃美麗動人的胴體。」

阿臭罵道：「卑鄙！無耻！下流！」

岳峻道：「快把小王妃放開，不然你會死無葬身之地。」

黑臉三郎道：「想要放掉她不難，就看你們是否肯充份合作。」

白玉樓道：「如何合作？」

「將所有的兵勇捕快全部撤走。」

「就這些？」

「你們也要退到獨院外面去。」

「假如本門主不答應呢？」

「膽敢拒絕，就別怪黑大爺心狠手辣，要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這三個女人。」

阿臭怒不可當的道：「你想怎樣？」

黑三郎陰笑道：「送她們上西天。」

無義道人道：「這兩個丫頭的命也許微不足道，小王妃却身價不同。」

黑三郎又道：「尤其是她肚子裡的孩子，是朱王爺唯一的命根子。」

無義道人接道：「殺掉小王妃，一屍二命，就斷了朱家的香煙後嗣，你們擔得起嗎？」

茲事體大，他們是擔不起，不敢拿小王妃的性命當兒戲，岳峻和白玉樓密商數語後，沉聲道：「黑三郎，算你狠，未將答應你的條件就是，但你必須保証，不傷小王妃的一根汗毛。」

黑三郎哈哈冷笑道：「本支會長只求脫身，並無傷人之意。」

岳峻道：「那就快放人呀。」

「現在還不是時候。」

「幾時才放。」

「等你們退出小院，本會的人安全離開之後。」

岳峻生怕小王妃有失，當下毫不遲疑，立命所有的兵勇捕快全部撤離現場。

白玉樓一向只知前進，不曾後退，從來也沒有做過這種窩囊事，但此刻却別無選擇，只好與阿香、阿臭等人乖乖的退到院子外面去。

骷髏會的第一支會長黑三郎還算是一個人物，言而有信，並未加害黃茉莉，當他們從後院越牆而逃之時，便將小青、小玉、小王妃釋放了。

稍待片刻，白玉樓、岳峻等人正欲往後院去一看究竟，黃茉莉已在小青、小玉的陪伴下姍姍而返。

阿臭劈面就說：「小王妃，妳沒事吧？」

黃茉莉餘悸猶存，臉色蒼白，顫抖的聲音道：「還好。」

「有沒有欺負妳。」

「沒有。」

「最重要的是，可曾動妳的肚子，動了胎氣？」

「也沒有。」

岳峻聞言大喜，一顆懸着的心這才放下來，道：「沒有就好，不然老王爺怪罪下來，未將可擔待不起，不死也會丟半條命。」

白玉樓道：「小王妃，小王爺是否確爲骷髏會的人所殺？」

黃茉莉驚魂已定，臉上有了血色，一張紅裡透白，白裡透紅的臉蛋兒，越發明艷照人，聲音也變了，嬌滴滴的道：「沒錯。」

「行兇的人很多？」

「是不少。」

「有無熟識之人？」

「一個也不認識。」

「如在面前，能否辨識？」

「可能很難。」

「其中有無黑三郎？」

「記不得了。」

「最好仔細想一想，若有黑三郎，本門主保証在三日之內取下他項上的人頭。」

黃茉莉苦思良久，搖頭道：「當時驚嚇過度，悲痛欲絕，實在想不起來了。」

小玉道：「是嘛，心愛的人死了，小王妃痛不欲生，哭倒在小王爺的身上，那還有心情注意別的事。」

岳峻沉吟一下，道：「你們兩位應該注意到吧？」

小青道：「我們兩個也嚇傻了，跟小王妃哭作一堆，方寸大亂，腦子裡一片空白。」

事實如此，大家也無可奈何，告別小王妃，向院外行去。

阿臭忽道：「吳捕頭，請恕我阿臭直言不諱，今夜之事你應該負全責。」

吳勇錯愕一下，道：「我負甚麼責任？」

阿臭振振有詞的道：「這是你的地盤，尤其是在驛舘之內，居然有骷髏會的伏兵，你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吳勇驚得面無人色，極力爲自己辯護：「小友請別這樣說，實在是因爲扶桑海盜的勢力太大，人數太多，根深柢固，無所不在，有的甚至早已在此生根落戶，叫人防不勝防，抓不勝抓。」

「事情恐怕不會這麼簡單吧？」

「小友以爲怎樣？」

「我懷疑你跟海盜掛鈎；彼此暗通款曲。」

此話一出，吳勇臉色大變，倒抽了一口寒氣，道：「請小友口下留德，這是通敵之罪，會砍頭的，吳某身爲朝廷命官，斗膽也不敢私通海盜！」

白玉樓道：「但願你說的都是實話。」

吳勇正容道：「吳某句句實言，絕無半句虛語。」

「爲了証明你的清白，最好加派人手，將驛舘保護好，別讓海盜再潛入此地。」

「馬上辦！」

「假使小王妃再有所閃失，本門主唯你是問。」

「是！是！」

現場偵察　審慎查証

噹！噹！噹！鳴鑼三聲。

咚！咚！咚！擊鼓三通。

第二天的上午，在驛舘之外，傳來一陣鑼鼓聲。

白玉樓已起身，剛剛用過早餐，正與岳峻、阿臭、阿香聚集在花廳內，準備啓程往泉州去，聞聲不由一楞，還沒有來得及出去察看究竟，一名捕快已自跨步而入，道：「外面有人在敲鑼打鼓，欲見白門主。」

風流才子白玉樓道：「誰呀？」

「不認識。」

「怎麼不問一聲？」

「他們不肯說。」

「他們？幾個？」

「兩個。」

「請！」

「白大俠，萬一又是骷髏會的人怎麼辦？」

阿臭道：「沒有關係，骷髏會的生意喪門也照做不誤，不賺白不賺，沒人會嫌銀子太多揹不動。」

捕快諾聲而去，轉眼工夫便領着兩個人返回花廳。

不是倭寇海盜。

是一位熟透了的老朋友，江南大俠徐一虎的二弟子追風劍葛青雲。

另外還有一位二十上下，英氣勃發，貌相甚是體面的年輕人。

阿臭先道：「二少爺別來無恙。」

葛青雲抱拳爲禮道：「還好，還好。」

白玉樓將岳峻介紹給他倆，望着那年輕人道：「這位朋友怎麼稱呼？」

年輕人字正腔圓的吐出五個字來：「小弟徐小龍。」

葛青雲補充道：「是小鳳師妹的堂兄，現已過繼在先師名下，接掌伏虎莊。」

阿臭笑道：「原來是徐莊主，失敬，失敬。」

徐小龍爲人甚是木訥，回報了一個微笑，沒開口。

白玉樓道：「兩位來莆田作甚？」

葛青雲道：「還不是爲了那一張藏寶圖，盲人瞎馬，到處亂撞。」

「可有頭緒？」

「判斷應該就在沿海一帶。」

「找到了嗎？」

「目前還沒有。」

「葛兄敲鑼打鼓，該不會是想請喪門幫伏虎莊尋寶吧？」

阿臭道：「喪門只做殺人的買賣，別的事一概謝絕。」

徐小龍道：「我們正是想請喪門幫忙殺一個人。」

阿香道：「殺甚麼人？」

徐小龍道：「無義道人。」

岳峻道：「兩位跟無義道人有仇？」

葛青雲道：「前不久，在海邊，與無義道人狹路相逢，這個牛鼻子喪心病狂，竟然出手搶奪藏寶圖。」

白玉樓一怔神，道：「搶走了嗎？」

葛青雲道：「托天之幸，並未失落。」

「既未得逞，何必要花錢殺人。」

「因爲他殺死了本莊的三個弟兄。」

「葛兄身手了得，徐莊主亦非等閑之輩，憑牛鼻子一個人怎會──」

徐小龍臉色一沉，道：「他另有幫手。」

阿臭道：「是那一個？」

葛青雲道：「一羣海盜。」

阿香道：「可是黑三郎那一夥人？」

徐小龍道：「大概是的。」

白玉樓道：「兩位來晚了，早一天來，昨天晚上就把那個牛鼻子解決了。」

阿臭道：「單殺無義道人獨自一個？」

葛青雲「嗯」了一聲，表示同意。

「爲甚麼不連那個東洋鬼子也一齊幹掉？」

「牛鼻子是元兇主犯。」

「好吧，主隨客便，一個就一個。」

「不知價格有無調整？」

「老規矩，老價錢，一條命，一千兩。」

徐小龍的銀票已經掏出來了，正要付錢，突聞一個銀鈴也似的聲音在外面說道：「且慢付錢！」

循聲望去，門口停下一頂轎子，正是喜門的喜門轎。

鐵娘子紅玫瑰端坐轎中。

四名殺手隨侍在側。

另有好幾個捕快氣急敗壞的從後面追上來，其中一人聲嘶力竭的道：「白門主，這幾個人扎手得很，我們攔阻不住。」

白玉樓淡淡一笑，道：「喜門是不好惹，本門主不怪你們就是。」

衆捕快聞言如釋重負，各自返回原來的崗位。

阿臭的話很難聽：「紅玫瑰，妳眞是陰魂不散，喪門到那裡就跟到那裡，是不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對俺師父還念念不忘，想來拉關係，套交情？」

紅玫瑰緩步下轎，滿臉堆笑，有意無意之間給白玉樓拋了一個媚眼，道：「如果白門主願與小妹携手合作，喜門的門永遠是敞開的。」

白玉樓冷然一哂，道：「盛意心領，本門主一向喜歡獨來獨往。」

紅玫瑰聞言甚感失望，玉面一寒，語氣立變：「既然不是朋友，那就別怪喜門要與喪門公開競爭。」

阿臭道：「競爭什麼？」

「競爭生意。」

「想做生意到別處去，少來這裡瞎胡鬧。」

「這裡就有一筆現成的買賣。」

「妳──」

紅玫瑰目注徐小龍、葛青雲，截口道：「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貨問三家不吃虧，喜門願以八折優待，如何？」

追風劍葛青雲不假思索，立道：「謝了。」

「七折？」

「不要！」

「六折？」

「不要，不要！」

「五折？」

「不要！不要！不要！」

喜門純粹以商場的手段與喪門展開競爭，不料却出師不利碰了一鼻子灰，一號殺手瞪着葛青雲，怒氣冲天的道：「這是特價優待，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是喜門看得起伏虎莊，誠心想交兩位做朋友，別不識抬擧。」

二號殺手也在一旁猛敲邊鼓：「等於平空省了五百兩，這種好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徐小龍道：「錢財事小，信用最重要。」

紅玫瑰拍着胸脯道：「喜門信用第一。」

葛青雲道：「可惜伏虎莊信不過。」

「那你相信誰？」

「喪門。」

「不考慮改用喜門？」

「不考慮！」

「這樣你們一定會後悔的。」

「絕不後悔！」

話已說絕，紅玫瑰氣得直跺脚，却無法挽回既成的事實。

這下，阿臭可樂了，神氣活現的道：「紅玫瑰，聽到沒有，喜門是拒絕往來戶，人家伏虎莊拒絕跟妳打交道，別賴着不走，請吧！」

鼎鼎大名的紅玫瑰，居然被人下了逐客令，差點沒氣歪鼻子，氣炸肺，杏眼圓睜，柳眉倒豎的道：「山不轉路轉，這裡不成找那裡，喜門非要跟喪門一決高下不可。」

白玉樓劍眉一揚，道：「想去找無義道人？」

紅玫瑰扳着臉孔道：「不錯！」

「收保護費？」

「就是這個意思。」

「牛鼻子可能是個窮光蛋。」

「必要的時候喜門願免費服務。」

阿臭雙手齊揚，連續不斷的做着趕人走路的手勢，冷言冷語的道：「滾啊，走啊，誰怕誰呀，喜門有什麼陰謀詭計儘管施出來，喪門照接不誤，至於說死皮賴臉的，千方百計的想要嫁給俺師父做老婆，妳最好死了這條心，門也沒有。」

這話實在太刻薄，簡直叫人難以忍受，紅玫瑰惱羞成怒，乍然飛起一掌，嬌叱一聲：「看打！」

啪！既準又快，手法絕妙至極，阿臭閃避不及，被紅玫瑰打了一個耳光子。

原以爲必然會掀起一場惡戰，紅玫瑰却適可而止，招一出手，便閃身入轎，下令揚長而去，阿臭師徒想打也打不起來。

＊　＊　＊

喜門的人走了。

生意也順利成交。

可是，無義道人却行踪如謎，去向不明。

正當此時，驛館之內又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是情報販子包玉郎。

白玉樓大喜過望的道：「想到曹操曹操就到，喪門正需包兄來助一臂力。」

包玉郎環目四顧，語聲爽朗：「什麼事啊？」

阿臭啐道：「你這是明知故問，找你包打聽，除了打聽消息外，還會有什麼事？」

包玉郎道：「不知是要找人還是問事？」

白玉樓道：「既要找人，也要問事。」

「找那一位？」

「無義道人，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不知道小弟憑什麼混

飯吃。」

「牛鼻子現在何處？」

「這——」

這是幹情報販子的習慣，不見兔子不撒鷹，不見銀子不開口，雖是老交情，依然積習難改，「這」了一聲之後便無下文，靜以待「幣」。

白玉樓心裡有數，亦不以爲忤，掏出來五十兩銀子，塞進他的口袋去。

阿臭譏誚道：「包打聽，有了銀子可以放屁了吧？」

包玉郎歙然一笑，道：「那個牛鼻子老道住不歸樓。」

「不歸樓是幹什麼的？」

「是客棧，也是酒樓。」

「不醉不歸？」

「就是這個意思。」

阿香嬌笑道：「好名字，住在不歸樓，踏上不歸路，可謂死得其哉。」

白玉樓道：「他此刻仍在那裡？」

包打聽道：「應該尚未離去。」

「好極了，保証他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這個牛鼻子老道可能不好殺。」

「爲什麼？」

「有幫手。」

「誰？可是一個面如黑炭的傢伙？」

「此人名叫黑三郎，或黑臉三郎，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包玉郎確非浪得虛名，一語就道出來了黑三郎的身份，令岳將軍十分佩服，道：「你可知此人的底細？」

「略知一二。」包打聽洋洋得意的說。

白玉樓道：「究竟是何來歷？」

「名爲骷髏會，實際上是一羣扶桑海盜。」

「分佈的情形如何？」

「沿海隨處皆是，早已落地生根。」

「人數多不多？」

「多啊，多如牛毛，共分四個支會，黑三郎是第一支會的支會長。」

阿臭道：「第二支會長又是那個？」

包玉郎道：「聽風劍客矢野幸助。」

「第三？第四？」

「尚未查明。」

「總會長呢？」

「此人神秘異常，有如幽靈鬼魅，至今得不到有關他的任何訊息。」

岳峻道：「繼續打聽，如能將海盜頭目的姓名巢穴等查清楚，使王爺能調派大軍，一舉將他們殲滅，朝廷必有重賞。」

阿臭誇大其詞的道：「包打聽，加油啊，這可是大功一件，保証有享不盡的榮華，受不完的富貴，皇帝老兒一高興說不定還會賞你一件黃馬褂穿穿呢。」

眞好像富貴就在眼前，聽阿臭這麼一說，包玉郎暈陶陶的樂不可支，滿口答應道：「沒問題，包在我包打聽的身上了，即使拚着這條小命不要，也一定會查得淸淸楚楚，明明白白。」

這小子辦事一向很有效率，話一說完，便即告辭而去。

阿臭師徒亦不敢久留，決定立刻去不歸樓取無義道人的性命，岳峻道：「白門主，要不要末將派兵支援？」

白玉樓道：「謝謝，此乃私事，不敢勞動官軍，請將軍留在驛館內保護那位嬌客吧。」

阿臭道：「那位嬌客可嬌得很，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咱們大家都會吃不了兜着走。」

徐小龍道：「就由小弟與葛兄陪兩位走一趟吧。」

白玉樓道：「也不可以，殺人乃喪門份內之事，本門主自當負全責。」

阿臭亦道：「是嘛，銀子已經收了，怎麼好意思再麻煩兩位出手助拳。」

追風劍葛青雲道：「小弟是怕對手人多，難以如願以償。」

白玉樓朗聲道：「放心，喪門既已接下這一筆生意，不論水裡火裡，那怕是刀山劍林，一定會達成任務。」

阿臭補充道：「若是殺不了牛鼻子，喪門情願自毀招牌，原費退回。」

師徒二人豪情萬丈，言來慷慨激昂，徐小龍、葛青雲沒再堅持己見，同聲道：「兩位既然這樣說，我們就恭敬不如從命，預祝貴師徒鴻運當頭。」

白玉樓道：「彼此彼此，賢昆仲也該尋寶去了吧？」

葛青雲道：「正想告辭。」

「那就請吧。」

「再見。」

「不送。」

＊　＊　＊

日正當中。

午膳時分。

不歸樓的生意不惡，約莫上了七八成座。

正對面的牆上掛着一方匾額，上書：「不醉不歸」四個斗大的金字，乃泉州知府曹進德親筆所題，看來這不歸樓一定頗有來頭。

無義道人果然在座，坐在一個角落裡，正與殺人王黑三郎淺酌慢飮。

還有兩名酒女相伴，摟摟抱抱的甚是惹眼。

隔着幾張桌子，另外還有一位貴客。

是喜門的門主紅玫瑰，也在不歸樓用餐。

沒多久，阿臭、白玉樓師徒也來到了不歸樓。

小二趨前招呼道：「兩位裡面請，要吃些什麼？」

白玉樓道：「已經吃過了，是來找人的。」

小二仍然很客氣：「找那位？」

阿臭的眼好尖，已瞧見無義道人，手一指，道：「找到了，就是那一

位。」

立與白玉樓跨步繞桌而過，直向前去。

待至桌前時，黑三郎、無義道人先是一驚，但很快便鎭靜下來，殺人王笑臉相迎，就像見到多年老友似的，很熱乎的道：「快請坐！」

「別客氣！」

白玉樓口中應着，當眞老實不客氣的與阿臭同時坐下來。

黑臉三郎不疾不徐的道：「兩位喜歡山珍？還是海味？或者兩樣都來？」

阿臭道：「都不要，肚子正飽着。」

無義道人嘿嘿陰笑道：「有一樣東西他們師徒一定有興趣。」

黑三郎道：「那一樣東西？」

無義道人指着身旁的酒女說道：「女人！」

殺人王哈哈一笑，道：「這好辦，就叫兩個小妞來陪兩位解解悶吧。」

白玉樓淡淡一笑，道：「本門主沒興趣。」

無義道人愕然道：「奇哉怪也，白大俠乃是風流人物，最愛花花草草，今天怎會一改舊習，對小妞失去興趣，是不是有毛病？」

阿臭一字一句的道：「沒有毛病，也不是失去興趣，而是此時此地不適宜吟風弄月。」

黑三郎粗獷的聲音道：「小兄弟說那裡話來，難得白門主回心轉意，願與黑某做朋友，正該大肆慶祝，樂乎樂乎。」

無義道人聽得一楞，道：「兩位難道不是願意接受條件，放手不管小王爺亡命之事，前來談和的？」

白玉樓道：「你們會錯了意。」

阿臭亦道：「你們吃錯了藥。」

黑三郎道：「那兩位來不歸樓作甚？」

白玉樓道：「是爲了辦另外一件事。」

「那件事？」

「殺一個人。」

「殺誰？」

「不是你！」

無義道人的臉色驟然大變，推開懷中的酒女，指着自己的鼻尖道：「莫非是道爺我？」

阿臭挑眉瞪眼的道：「你一點也不笨，猜對啦。」

無義道人老臉一沉，詞鋒冷厲：「白玉樓，咱們遠日無怨，近日無仇，你爲何要處處與貧道作對，有情和尚的那一條命道爺我還沒有跟你算帳呢。」

風流才子白玉樓從容不迫的道：「不是白某私人要殺你。」

阿臭道：「是有人花錢買下了你這條狗命。」

無義道人怒聲道：「是什麼人？貧道可沒有糟蹋人家的小姑娘。」

白玉樓仍穩坐原處未動，語氣則充滿殺機：「你是不會姦殺婦女，却害死了伏虎莊的三條人命。」

「花錢的人原來是葛青雲、徐小龍那兩個小子？」

「你承認這是事實？」

「事情是不假，不過——」

「不過怎樣？」

「彼此動手過招，死傷在所難免。」

阿臭大聲吼叫道：「放屁，是你居心不良，動手搶人家的藏寶圖才發生衝突，休得巧言詭辯。」

無義道人不甘示弱，厲色爭辯道：「藏寶圖又不是徐家祖傳之物，人人得而爭之，死了活該，只能怪他們技不如人！」

白玉樓冷哼一聲，道：「喪門只管殺人，不問是非。」

阿臭道：「牛鼻子的這些亂七八糟的理由，到閻王爺那裡去申訴吧。」

不知何時，鐵娘子紅玫瑰也過來了，接口嬌笑道：「向本門主申訴也可以。」

阿臭一見她就有氣，語冷詞寒：「妳是那棵葱？又是那棵蒜？」

紅玫瑰一揚柳眉兒，道：「本門主現在是道長的保護人。」

白玉樓的臉色微微一變，道：「老道確有先見之明，自知將會有大禍臨頭，已經請好了保鏢？」

無義道人馬上給紅玫瑰澆了一盆冷水：「是她在自說自話，貧道毋須他人保護。」

阿臭這下可抓住了理由，消遣紅玫瑰：「赫，原來是害了單相思，剃頭挑子一頭熱，眞丟人啊，換了別人早就一頭撞死了。」

紅玫瑰的城府好深，依舊面不改色，道：「臭小子，少逞口舌之利，這筆生意我們正要談。」

嘴角含笑，玉面如春，轉對無義道人道：「喪門不是省油的燈，喜門願與道長共進退。」

馬屁拍在馬腿上，無義道人毫不承情，道：「有錢道爺會自己花，不會奉送他人。」

紅玫瑰道：「腦袋搬家，金山銀山也沒有用。」

「道爺沒有金山銀山。」

「本門主可以特價優待。」

「多少？」

「打對折，五百兩。」

「貧道付不起。」

「四百？」

「太貴。」

「三百？」

「太貴。」

「你打算出多少？」

殺人王黑三郎陰森森的冷笑一聲，粗聲大氣的道：「老子賞妳一百兩，把這兩個小子幹掉怎麼樣？」

紅玫瑰道：「殺手不殺殺手，這是江湖規矩。」

「不敢殺人還拉個屁生意。」

「喜門可以保護道長的安全。」

「道兄的安全毋須外人負責。」

「只怕他難以自保。」

「有黑大爺在，老子就不信誰敢動他的一根毛！」

鐵娘子今天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霉，一再碰壁，氣得她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欲語無言。

阿臭最愛打落水狗，又在一旁猛說風涼話：「紅玫瑰，妳現在是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人家不賣帳，賴在這兒還有什麼意思，到外面去吹吹風吧。」

紅玫瑰一肚子的怒火正無處發洩，全部集中到阿臭一個人的身上來，緊咬着銀牙嬌叱道：「姑奶奶打爛你這張臭嘴巴！」

說打眞打，玉腕疾翻，去勢如風。

吃一次虧，學一次乖，這一次阿臭早有防備，紅玫瑰掌招未到，已先一步閃讓開去。

阿臭躲開了，白玉樓正好成了箭靶，急切間彈身而起，右手疾揚，抓住了紅玫瑰的皓腕，將掌招架空。

可是，鐵娘子的衝勁太猛，一時收不住勢子，却撞到白玉樓的懷裡去。

少女的體香如蘭似麝，沁人欲醉。

全身柔若無骨，如軟玉在抱。

一時忘情，白玉樓居然伸手將紅玫瑰抱住了。

紅玫瑰也如觸電一般，忘其所以的膩在白玉樓懷裡不動了。

天在旋。

地在轉。

時間彷彿停止不動。

大家也都爲這意想不到的變化目眩神癡，瞠目結舌。

還是阿臭比較清醒，吼道：「師父，當心玫瑰有刺！」

話若焦雷，二人俱覺全身一震。

驚醒了白玉樓。

也驚醒了紅玫瑰。

紅玫瑰乍然掙脫了白玉樓的懷抱，暴退數尺。

一張粉團似的玉面，忽白忽紅，陰晴不定，也不曉得她芳心之中是喜？是怒？是愛？是恨？是嬌嗔？還是憤懣？

女兒心，海底針，猶如多變的天氣，晴時多雲偶陣雨，紅玫瑰痴立一瞬，忽道：「哼，今天讓你佔了便宜，這筆帳本門主以後會加倍討回來。」

來字出口，人已縱起，頭也不回的走了。

阿臭衝着她的背影，嘻皮笑臉的道：「摟也摟了，抱也抱了，這是一筆糊塗帳，是在枕頭上算？還是在拳頭上算？」

＊ ＊ ＊

的確，這是一筆糊塗帳，白玉樓也不知該如何來算。

但他很清楚怎樣來對付無義道人，沉聲道：「牛鼻子，咱們到外面去，別驚嚇了不歸樓的食客。」

無義道人明知故問：「到外面去幹嘛？」

阿臭罵道：「少裝傻，自然是打架殺人。」

黑臉三郎道：「有黑大爺在，任誰也不准動無義道兄。」

白玉樓道：「黑朋友要爲牛鼻子撐腰？」

殺人王道：「老子願與道長共進退。」

阿臭道：「媽的個巴子，惹火了我們師徒，連你這個東洋鬼子也一起宰。」

黑三郎給無義道人使一個眼色，道：「道兄，帶着這個小妞睡覺去吧，這裡有我，誰要是敢輕舉妄動，本支會長就跟誰沒完沒了。」

無義道人正有此意，左掌一托桌面，起身就走。

「別動！」

一聲喝，一把刀，一股血箭，白玉樓身法之快，刀法之準，簡直匪夷所思，任何人都沒有看清楚，他是何時拔刀，如何出手，只見無義道人的左掌，被一把匕首釘在桌子上動彈不得。

兩名酒女嚇得面無人色，拔腿開溜。

不少食客亦如驚弓之鳥，紛紛走避。

登時，整個不歸樓雞飛狗跳，秩序大亂。

混亂之中掀起了一場惡戰，白玉樓與黑臉三郎當場大打出手。

快！一霎時便對拆了十二個回合。

狠！雙方皆全力以赴，各不相讓。

只見桌碎椅飛，四處激射。

只見杯盤狼藉，湯菜橫流。

彼此棋逢對手，半斤八兩，並沒有分出個勝負高下來。

却給無義道人製造了一個逃命的機會，牙一咬，心一橫，拔出匕首，奪門而逃。

阿臭睹狀大怒，喝一聲：「那裡跑！」拔腿就追。

無義道人是從後門逃走的，眼前巷弄交錯，像是一張蜘蛛網，阿臭差了半步，把人追丟了。

白玉樓的動作好快，阿臭剛剛轉過一個拐角，便如電閃雷奔般從後面如飛而至，道：「那個牛鼻子呢？」

阿臭道：「別提了，一瞬之前尚在視線內，眨一下眼皮子就不見了。」

「往那兒逃的？」

「由東轉南，以後就不知道了。」

「追！」

由東轉南，越過兩條橫巷，沒追到無義道人，却在半途中與阿香藍水

仙不期而遇。

阿香臉色蒼白，黛眉深鎖，走起路來跌跌撞撞的似有病痛在身。

白玉樓疾衝數步，上前抓住阿香的柔荑，急聲追問道：「發生什麼事了？是否驛館之內出了狀況？」

藍水仙道：「小王妃沒出事。」

阿臭道：「那妳跑來此地幹嘛？」

「想來助你們一臂之力。」

「阿香，妳好像受傷了？」

「吃了別人的一記重拳。」

白玉樓聲急語快的道：「是誰幹的？」

阿香不勝嬌柔的道：「就是玉哥哥要追殺的那個牛鼻子老道。」

「他的人呢？」

「早已去遠。」

「妳不要緊吧？」

「已經好多了。」

「阿香，謝謝妳。」

「玉哥，謝謝你的謝謝。」

簡短的幾句話，使二人之間的距離又拉近了一大截，雖然白玉樓自出道以來，今天是第一次失手，第一次未能在追魂一擊之下置對手於死地，但得此紅顏知己，柔情似水，千依百順，亦足堪告慰。

＊ ＊ ＊

無義道人行蹤不明，第二天一早，便與岳峻等人，簇擁着小王妃黃茉莉繼續起程上路。

農村依舊荒蕪。

漁村依舊凋蔽。

百姓顛沛流離。

生活極端困苦。

原因只有一個，強盜爲患，倭寇猖獗。

＊ ＊ ＊

一路無話，第三天便到了泉州府。

由於小王妃的身份不同，又有岳將軍隨行，泉州知府曹進德與總捕頭石崑崙一點也不敢馬虎，免不了又勞師動衆的迎出數里之遙，將大家安置在驛館之內。

此行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查明白，小王妃黃茉莉是否確爲小王爺朱翊錦之妻？

結婚的地點眞的在泉州府？

曹進德當眞是他們的證婚人？

以及小王爺死在何處？

當時的詳情如何？

兇手是誰等等！

是以，晚飯之後，白玉樓師徒便約了岳峻，在阿香的陪伴下，主動的去找小王妃黃茉莉，想先做一番深一層的瞭解。

不料，甫至門口，便遭到婢女小青的擋駕，義正詞嚴的道：「對不起，這是小王妃的臨時寢宮，非請莫入。」

白玉樓從來還沒有碰過這樣的釘子，不禁一楞。

岳峻上前一步，解釋道：「白門主想見一見小王妃。」

小青道：「有事？」

白玉樓道：「是有幾件事想當面請教。」

「甚麼事請白大俠說出來，小青自會轉告。」

「這事必須當着小王妃的面說。」

「不行，我家小姐沿途太勞累，需要休息，改天吧！」

小玉及時從裏面緩步而出，接口道：「何況這位白門主風流成性，我們小王妃又是喪夫的寡婦，孤男寡女的諸多不便。」

阿臭聞言大爲不快，爲白玉樓喊冤道：「冤枉啊！冤枉，俺師父是風流，但不下流，是喜歡漂亮的妞兒，不包括寡婦在內，兩位不要想歪了。」

二女方待辯解，黃茉莉的聲音在室內道：「小青小玉，有貴客臨門，不得無理取鬧，還不快請白大俠、岳將軍他們進來坐。」

「是，小姐！」

「是，小王妃！」

眞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經黃茉莉這麼一說，二女馬上堆下一臉的笑容，揖客入室。

這是驛館裏最好的房子，專爲招待上賓之用，窗明几淨，一塵不染，太師椅排列有序，寬敞而又雅靜。

小王妃已在客廳內候着，衣冠楚楚，落落大方，分賓主坐定，復命小青小玉獻上茶點後，立即笑容可掬的道：「二婢出身寒微，未受良好教養，以致言行孟浪，諸多冒犯，請白門主海量包涵。」

她這樣客氣，反倒使白玉樓有些兒不好意思，道：「那裏，小事一件，已成過去，請勿放在心上。」

阿臭多嘴多舌道：「是嘛，事情已經過去了，就別再炒冷飯，談正事吧。」

黃茉莉「哦」了一聲，道：「是啊，白門主有何貴事？」

白玉樓據實說道：「受老王爺之托，有幾件事需要瞭解一下。」

眞不愧是成名的人物，一開口就用老王爺的帽子來壓她，小王妃微一楞道：「白大俠想知道甚麼，但說無妨，茉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首先想請教，與小王爺是如何相識的？」

「純屬偶然。」

「地點在那裏？」

「故鄉南安。」

「相識之後多久才結婚？」

「大約四五個月。」

「結婚的地點是——」

「就在泉州府。」

岳峻道：「泉州府的那一間飯莊酒樓？」

黃茉莉微微喟嘆一聲，道：「當時小王爺戎馬倥傯，並未公開宴客，僅在泉州府的大堂之上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儀式而已。」

「可有見證之人？」

「曹知府就是證婚人。」

「還有誰？」

「石捕頭也在場。」

阿臭道：「小王爺是婚後多久遇害的？」

小王妃想了想，道：「三天。」

「死在何地？」

「就在泉州。」

「泉州那兒？」

「海邊。」

「小王妃在場嗎？」

「在。」

阿香插言道：「正值新婚燕爾，便慘遭折翼之痛，許是天妒佳耦，故而難偕白首。」

藍水仙的感情好豐富，說着說着聲音就變了，眸中淚光閃閃。

白玉樓道：「小王妃既在現場，怎會不知兇手何人？」

黃茉莉道：「我早已說過，海盜人數太多，又因驚嚇過度，實在記不起來了。」

「有一件事本門主甚覺納罕。」

「請明言。」

「小王爺、岳峯將軍以及五十名兵勇，俱已遇害，你們主僕三人爲何竟能毫髮未損，安然無恙？」

「主要是得力於小王爺、岳將軍等人的護衛有方。」

「沒有別的原因？」

小玉搶着答：「有，泉州府的總捕頭石崑崙也很賣力。」

小青沉思有頃，慢吞吞的道：「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海盜也有海盜的規矩，不想傷害婦女。」

阿臭不以爲然，認爲倭寇好色，不可能將到口的肥肉輕易吐出來，本待追根究底，藍水仙已開口說道：「恕阿香冒昧，想請教小王妃一個敏感的問題。」

黃茉莉神情自若的道：「阿香姑娘別客氣，有話但請直說。」

「你們好像是一見鍾情？」

「差不多是這樣。」

「如膠似漆？」

「藍姑娘的形容很恰當。」

「因此，很快便生活在一起了？」

「是的。」

「多快？」

「距離相識還不到一個月。」

「婚禮是在甚麼時候舉行的？」

「相識五月之後，也就是半月之前。」

「好快啊！也好幸福！」

她這話是有感而發，想想她與白玉樓相識的時間，約莫也有半年之久，而且早將一切的一切全部奉獻給了意中人玉哥哥。

令她感傷的是，雖有夫妻之實，卻無夫妻之名。

遙望將來，更是一片茫然，能否成爲白玉樓的結髮妻子，她一點把握也沒有。

阿臭嘻皮笑臉的道：「阿香，妳的速度也不慢，當初趙駝子一死便偷偷吃了禁果，現在又與俺師父出雙入對，雙宿雙飛，算起來比王妃娘娘還要幸福哩！」

小王妃輕輕一歎，轉對白玉樓道：「藍姑娘柔情似水，貌美如花，白大俠艷福不淺，何不及早娶進白家的門，結爲夫妻？」

白玉樓笑而不答，阿臭却大聲嚷嚷道：「我反對。」

小青嗤嗤嬌笑道：「結婚的人又不是你，你憑甚麼要反對？」

阿臭堆下一張苦瓜臉來，唉聲嘆氣的道：「阿香阿臭，平起平坐，沒大沒小，不分尊卑，若是嫁給俺師父，就變成師娘師媽了，阿臭不習慣，也受不了。」

阿香瞪了他一眼，未加理會，繼續她未盡之言，道：「能夠嫁到王府爲妃，乃莫大的榮寵，爲何不回到福州去風風光光的完成終身大事？」

小王妃黃茉莉不假思索的道：「小王爺任務未完，無法分身。」

藍水仙道：「可以再等一等呀！」

黃茉莉瞧着自己隆起的肚子，欲言又止。

小玉道：「大人可以等，小孩却等不及。」

小青道：「總不能讓我家小姐做未婚媽媽呀。」

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大家皆有同感。

亦爲老王爺朱載坤慶幸雖然失去一個兒子，總算老天有眼，在小王妃的肚子裏留下一塊肉。

只是到目前爲止，尚不知這一塊肉是否確爲朱翊錦的種？

* * *

離開黃茉莉的居處後，阿臭道：「你們相信她的話嗎？」

藍水仙道：「應該可以相信。」

岳將軍道：「需要查證之處尚多。」

白玉樓道：「等與曹知府詳談之後，是眞是假便可略現端倪。」

阿臭道：「咱們現在就去找他。」

白玉樓望一下天色，道：「天色已晚，明天吧。」

「他們要是串供怎麼辦？」

「岳將軍會派人保護好的。」

* * *

曹進德，最缺德，
死要錢，不辦事，
通海盜，結倭寇，
欺良民，壓百姓。

這是泉州地區很流行的一首童謠兒歌。

當然，歌謠畢竟是歌謠，並不足據以認定曹知府的功過忠奸。

不過，曹進德不得人緣，風評甚差則是不爭的事實。

此刻，曹知府正在大堂之上審理一件案子。

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指控一名長着一臉橫肉的地痞流氓勾結倭寇，爲害地方。

原告被告俱已到庭，長跪大堂之上。

石崑崙親率兩班衙役，在堂上列陣助威。

曹進德看完了狀子後，拍一下驚堂木，威風凜凜的道：「你狀告何人？」

老者指着身邊的流氓道：「就是他。」

「告他何罪？」

「勾結海盜，魚肉鄉里。」

「可有人證物證？」

「沒有！」

「既無眞憑實據，何敢陷人入罪？」

「小老兒曾親眼見到他跟海盜勾勾搭搭。」

「你怎麼知道是海盜？」

「大家都這樣說。」

曹知府停了一下，喝問那地痞道：「你怎麼說？」

流氓矢口否認道：「絕無此事，只因小民交遊廣闊，常有外地的朋友來訪，鄉民坐井觀天，誤以爲是海盜。」

曹進德繃着一張臉，不苟言笑，問那老者道：「你可知跟他接頭的海盜的姓名？」

老者想了想，道：「聽人說，一個叫殺人王黑臉三郎。」

「還有嗎？」

「另一個是聽風劍客矢野幸助。」

「這兩個人都是海盜頭子，殺人不眨眼，如果出現在你面前，認識嗎？」

「他家裏經常高朋滿座，出入的人十分複雜，草民沒有把握。」

流氓大聲嚷嚷道：「冤枉啊，冤枉，小民性好交友，又素重義氣，相識滿天下，自然經常高朋滿座，請大人勿聽信他一面之詞。」

曹知府皺着眉頭道：「他不告別人，爲何單單告你，其中必有蹊蹺。」

地痞理直氣壯的道：「確實另有因由。」

「甚麼因由？」

「小民養了一條牛，不小心吃了他家的莊稼，彼此爲了賠償的問題鬧得很不愉快。」

曹進德向老者查證：「是這樣嗎？」

老者氣忿忿的道：「他家的牛從來不餵，也不拴，到處亂食別人的莊稼，沒見他賠過別人一文錢，根本是個惡霸、無賴，大人切勿相信他的花言巧語。」

「本官也不能隨便聽信你的片面之詞，你說他家的牛還吃過別人的莊稼？」

「常常如此。」

「他們怎未告到本府來？」

「鄉民膽小，皆敢怒而不敢言，怕他懷恨報復。」

「能否找幾個證人來？」

「畏於這個流氓的淫威，可能有困難。」

啪！曹進德猛地用力拍了一下驚堂木，聲音也乍然提高了一倍，聲色俱厲的道：「大膽刁民，既無人證物證，也無法確實指認倭寇的眞實身份，明擺着是挾嫌誣告，無中生有。」

石崑崙沉聲道：「誣告可是犯法的。」

師爺取下了老花眼鏡，語帶威脅道：「除非你撤消控訴，否則這一場官司你是吃定的了。」

老者聞言氣得鬚髮怒張，顫聲道：「人說大人是個贓官，最會欺壓良民，小老兒本來還存着萬一的希望，今日一見，果然傳言非虛，想必早已收了這個地痞的銀子，所以才設詞迴護，好，小老兒不告了，這場官司也不打了，看你橫行到幾時。」

一骨碌爬起身來，拂袖而去。

口中則不停的詠唱着那一首歌謠：「曹進德，最缺德，死要錢，不辦事，通海盜，結倭寇，欺良民，壓百姓。」

曹知府好不惱火，鼻子都氣歪了，吼道：「石捕頭！」

「屬下在。」

「把這個刁民拿下。」

「是，大人！」

石崑崙應聲而出，領着三名衙役追上去。

* * *

並未眞的將老者拿住下獄。

因爲半路上殺出來三個程咬金。

乃岳峻、阿臭、白玉樓是也。

三人在衙外已久，大堂內的事全部耳聞目見，及時跨步而入，將石崑崙堵住，等於幫了老者的大忙，免去一場牢獄之災。

三人身份不同，石崑崙不敢再追，忙抱拳爲禮道：「不知三位駕到，失迎，失迎。」

曹知府也忙不迭的從大堂上走下來，連說：「快請，快請。」

大夥仍留在原地未動，岳峻望着老者遠去的背影，意味深長的道：「這個老頭兒看起來不像是個壞人嘛！」

曹進德愕然一楞，道：「年頭不同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多的是僞君子。」

石崑崙也在一旁幫腔道：「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知人知面不知心。」

阿臭道：「不過，舉頭三尺有神明，凡事天知地知，公道自在人心。」

曹知府指一下懸在大堂上方，上書「明鏡高懸」四個大金字的匾額，道：「小友所言甚是，本府素以這四字自許，凡事但求無愧我心。」

白玉樓一直沒有開口，直至進入內室書房，彼此坐定後方始正容說道：「在下今日此來，係奉了閩王之命，特來當面請益。」

曹進德一點也不敢怠慢，恭恭敬

敬的道：「不敢當，不敢當，白門主有何指教，但憑吩咐。」

「玉樓想知道，黃茉莉是否確爲小王爺的妻子？」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幾時結婚？」

「約在半月前吧。」

「在那裏？」

「泉州。」

「泉州何地？」

「就在本府的大堂之上。」

岳將軍道：「曹大人是否在場？」

曹知府道：「下官很榮幸，曾受邀擔任證婚人。」

阿臭道：「請問宴客的館子是那一家？」

曹進德遲疑了一下道：「好像沒有宴客吧，如果請了本府也不會去，因爲公務太忙。」

白玉樓目注石崑崙，道：「石總去了吧？」

石崑崙大搖其頭道：「未曾接到喜帖。」

風流才子轉對曹進德道：「小王爺遇害的時間還記得吧？」

曹進德道：「記得。」

「禍事是婚後幾日發生的？」

「大約三四天。」

「到底是三天？或是四日？」

「可能是三天。」

「遇害的地點在那兒？」

「海邊。」

「海邊甚麼地方？」

「這個下官就不清楚了。」

「曹大人會不知？」

「因爲下官並不在場。」

「誰在場？」

「石捕頭。」

不待白玉樓開口追問，石崑崙便自動說道：「那天小王爺得到消息，有兩條海盜船駛近泉州海域，便不顧一切的與下官一同率衆前往截擊。」

岳峻道：「結果如何？」

「小王爺的手下全軍覆沒。」

「泉州府的捕快怎樣？」

「也差不多傷亡殆盡。」

「石總怎能全身而退？」

「援軍趕到，倭寇退走，下官才撿回來一條命。」

「家兄岳峯也壯烈成仁？」

「是的。」

「是你親眼目睹？」

「崑崙並未眼見。」

「事後見到了屍體？」

「也沒有。」

「如此，便不能認定家兄已死。」

「可是，亦未聞有岳將軍生還的消息。」

「唉！」

岳峻以一聲長歎作爲結尾，未再出言查詢。

白玉樓道：「小王爺遇害的地點石總知道吧？」

石崑崙道：「知道。」

「小王妃呢？」

「也曉得。」

「知曉就好，本門主想去現場勘察一下，不知二位大人意下如何？」

曹知府道：「白大俠的意思是要本府同行？」

岳將軍道：「小王妃要去，曹大人自當護駕前往。」

石崑崙道：「請選個時間吧。」

白玉樓道：「今日午後。」

曹進德道：「這麼快？」

岳將軍道：「老王爺急於查清楚小王爺死前死後的詳情細節。」

曹知府道：「那就請三位在府衙便飯吧？」

白玉樓道：「謝了，咱們午後在驛館見。」

「再見！」

「再見！」

府衙之行，談不上有何進展，所有的謎團依舊渾沌未開，只好鍥而不捨的繼續追查下去。

* * *

午後。

艷陽天。

官道之上。

有一隊人馬往海邊行去。

正是阿香、阿臭、岳峻、白玉樓、曹進德、石崑崙、小王妃、小青、小玉，乃至閩王府的兵勇，泉州府的捕快等，浩浩蕩蕩的甚爲壯觀。

途中，經過一處村莊時，走在前頭的兵勇有消息傳回，有人陳屍路旁。

白玉樓神色一緊，腳底抹油，三步併作兩步走，一霎時便到了命案現場。

定目處，果見路旁，五道廟前，泥土地上，躺着一個人，早已氣絕身亡。

心口上還插有一把刀，血流滿地。

阿臭溜了一眼，道：「這個人好面善。」

岳峻道：「不是面善，是本來就相識。」

白玉樓細一審視，驚得他頭皮發炸，死者非別，赫然乃是在泉州府狀告他人的那位老者，當下臉一沉，對剛剛才氣喘咻咻趕到現場的曹進德道：「僞君子死了，曹大人有何感想？」

曹知府看得一呆，臉色驟變，結結巴巴的道：「下官慚愧，老丈的指控許是實情。」

阿臭翻了一個白眼，道：「慚愧有個屁用，趕快派人去抓兇手最重要。」

石崑崙道：「小友認爲兇手是誰？」

岳峻道：「大街之上，公然行兇，一定有人目擊。」

錯了，街上豬狗橫行，杳無人跡，曹知府臉色沉重的道：「難啊！可能很難找到一個見證人。」

白玉樓斷然決然的道：「殺人的兇

手八成是那個地痞流氓，意在殺人滅口，把他抓來一問便知。」

曹進德連聲稱是，立時對石崑崙道：「就照着白大俠的意思去辦吧。」

石崑崙馬上找來兩名幹練的捕快道：「這件事就交給你們兩個了，逮到之後可直接押到海邊來。」

「是！」

「是！」

二人躬身諾應，領命而去。

其餘的人則仍繼續上路前行。

* * *

這個地方很美。

海風呼嘯，帶有濃濃的鹽味。

波浪壯闊，極目處海天一色。

前面有兩座山，就像是兩扇門，或兩個衛兵，矗立海中。

門內形成一個天然港灣，是一處絕佳的漁港。

然而，海盜却使漁港變了樣兒。

漁民走了。

漁村空了。

沒有魚船。

也沒見魚網。

只有海風依舊呼嘯，海浪依舊壯闊，海沙婆娑起舞，海鷗翺翔在天，岸邊的礁石星羅棋佈，或坐或卧，怪石嶙峋，依舊面目猙獰。

遠處有一隊人馬行來，岳峻、阿香、阿臭、白玉樓、石崑崙走在最前面，五人乃是武林高手，突將輕身功夫施展開來，不一時便到得港邊。

可崑崙展目四下一望，朗聲道：「小王爺就是在這裡與海盜遭遇，發生激戰。」

白玉樓游目四顧，道：「倭寇是從那裡來的？」

石崑崙比手劃脚的道：「船停在兩個山頭的外面，人從兩側山邊包抄過來，猝然施襲，在措手不及的情形下吃了大虧。」

阿臭道：「快說小王爺喪命之處在甚麼地方？」

石崑崙先不答話，兀自前行四五丈遠，指着一大片凸凹不平的礁石道：「就在此地。」

岳峻俯下身來，果見亂石之中仍有殘存的血跡，臉色驟變，聲音也顯得有些哽咽：「家兄遇難的地方又在那兒？」

石崑崙思索一會，黯然神傷的道：「當時的情形實在很亂，又危急萬分，確切的地點已不復記憶，大概就是在這附近不遠。」

岳峻的眸中已充滿淚水，不停的朝四處張望，戚然道：「五十名兵勇的遺體不知是如何處理的？」

石崑崙道：「惡戰太慘烈，海盜人多勢衆，岳將軍他們多數皆肢體不全，血肉模糊，奉知府大人之命，暫時安葬在海灘一側。」

順着石崑崙手指之勢望過去，山脚下，海灘邊，果然有一座巨大的墳墓，墓前的石碑上清清楚楚的寫着：

「岳峯將軍暨五十兵勇之墓。」

「哥哥！」

滿腹的辛酸，化作一股熱淚，岳峻喊了一聲哥哥，箭射而出，哭倒在墓前。

直至此刻，小王妃、曹進德等大隊人馬始姍姍來遲。

此乃傷心地，黃茉莉一步出暖轎，眼淚便如斷了線的珍珠般簌簌而下。

小青小玉的淚線也很發達，眼圈已紅，淚下如雨。

主僕三人淌着淚，緩步而行，好半晌才來到阿臭師徒的面前。

阿香溫言細語的安慰黃茉莉：「人死不能復生，小王妃自己要多多保重。」

阿臭亦道：「尤其要保重肚子裡的那一塊肉，這是老王爺的希望所在。」

黃茉莉還眞聽話，掏出手帕，擦乾珠淚，抽噎幾下，情緒便漸漸穩定下來。

白玉樓立即言歸正傳：「請將小王爺喪命的地點指給本門主一看如何？」

小王妃聞言一怔，並未立刻作答，目注石崑崙，玉面陰晴不定。

阿臭是個鬼精靈，沒話找話的跟石崑崙搭訕上了，藉以轉移他的注意力，以防串供。

黃茉莉遲疑一下，道：「就在這附近。」

「小王妃所指的附近是礁石？沙灘？還是山邊？」

「沙灘上。」

「沙灘這麼大，能否指出一個範圍？」

「就在我們所站之處。」

阿臭眉尖一挑，道：「不對，石總說死在礁石上，妳說在沙灘上，彼此相距不近，必定有人說謊，或者兩個都是憑空捏造的。」

曹進德有條不紊的道：「本府以爲，他們二人皆所言無誤，想必是小王爺先在礁石之處身負重創，然後向前疾衝，死在沙灘上。」

白玉樓沉聲道：「曹大人不在現場，此話純屬臆測之詞。」

曹知府振振有詞的道：「下官雖未親眼目睹，但情理甚明，想當然耳，白大俠可再查証。」

阿臭凝視着石崑崙，道：「是這樣嗎？」

石崑崙立道：「不錯，事實確是如此，小王爺在礁石叢中身中數刀，生命垂危，不顧一切的爬上沙灘去。」

阿香道：「爬上灘去幹嘛？」

小青道：「因爲我家小姐在沙灘上。」

「哦！」

藍水仙「哦」了一聲，沒再開言。

黃茉莉道：「小王爺剛剛爬上沙灘，我們夫妻連說最後一句話的機會都沒有便撒手西歸，回想起來實在叫人心碎，結縭未及半月，便告天人永

隔——」

話至此處，已是泣不成聲，終於哇！的一聲放聲大哭起來。

喪夫之痛，痛徹心脾，自然痛不欲生。

或者黃茉莉是個演戲的天才，唱做俱佳。

眞耶？

僞耶？

單就眼前所知的資料而言，尚難下斷語。

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

黃茉莉身份不明，撲朔迷離。

另一件事却十分明確，立竿見影。

遠處，星羅棋佈的嶙峋礁石中，突如其來的冒出來一羣人。

爲首的是骷髏會的第一支會長殺人王黑臉三郎。

與他並肩而行的是一名驃悍、粗壯、一臉煞氣的漢子。

他倆的身邊還緊跟着兩個人。

一個是已被伏虎莊買下性命，在不歸樓死裡逃生的無義道人。

一個是被那位命喪街頭的老者告他勾結倭寇的地痞流氓。

後面的人摩肩接踵，黑壓壓的一大片。

兩側山上的海盜更多，正以全速包抄過來。

粗略的估計，總數約莫在百人以上。

每個人的胸前皆有一個骷髏標誌。

每個人都帶有傢伙。

刀已出鞘。

劍已在握。

大家的眼皮子才眨了兩三下，還沒有想到該如何應付這個驚天動地的變局，骷髏會的人已如潮水般一湧而至，將大夥兒圍困起來。

曹進德畢竟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物，大敵當前仍能力持鎮定，怒容滿面的道：「大膽海賊，竟敢公然與官兵爲敵，你們可是吃了熊心豹子膽？」

殺人王黑三郎語冷如冰的道：「曹大人別發火，省點力氣準備挨刀或逃命吧，黑大爺此來的主要目的是找喪門白玉樓。」

風流才子白玉樓一怔神，道：「你找本門主何事？」

黑三郎直接了當的道：「還記得莆田縣的事嗎？」

白玉樓道：「你指的是那一樁？」

「叫你休管朱翊錦命案的事。」

「白某沒忘。」

「現在三天期限已到，白門主作何決定？」

「還是那句老話。」

「那句老話？」

「辦不到！」

那名粗壯慓悍的大漢乍然發出一聲虎吼，吹鬍子瞪眼睛的道：「辦不到事情就嚴重了。」

阿臭立即還以顏色：「媽的，你是那棵葱？」

無義道人陰陽怪氣的道：「讓貧道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骷髏會的第二支會長聽風劍客矢野幸助。」

岳峻指一下那個地痞流氓道：「他又是何許人？」

黑三郎道：「是本會的朋友，也是嚮導。」

白玉樓感慨萬千的道：「有本地的人甘願賣身投靠，當狗腿子，做嚮導，難怪海盜會橫衝直撞，通行無阻。」

阿臭瞪了曹知府一眼，道：「曹大人現在該不會說那位老丈是無中生有，捕風捉影了吧？」

適在此時，兩名奉命去捉人的捕快空手而回，同聲道：「報告知府大人，兇手已出走逃亡，去向不明。」

阿臭冷言冷語的道：「出走逃亡是實，去向不明是假，喏，不就在這兒嘛。」

曹知府氣壞了，鐵青着老臉喝問：「那老丈可是你殺的？」

地痞昂首道：「沒錯。」

「你們有仇？」

「沒有。」

「有恨？」

「也沒有。」

「無仇無恨爲何下此毒手？」

「惱他告密，殺之滅口。」

「可知殺人是要償命的？」

「有骷髏會撐腰，你能把老子怎麼樣。」

「大膽狂徒，你這是藐視本府！」

曹進德大發虎威，一扭頭，對石崑崙道：「石捕頭，就地格殺！」

「遵命！」

令出如山，石崑崙絲毫不敢大意，帶着四名捕快，一齊亮刀而出，從三個不同的方向衝上去。

却被聽風劍客矢野幸助喝阻住，道：「別動，今天的事不必個別處理，可以一次解決。」

白玉樓道：「怎樣一次解決？」

矢野幸助道：「倘若白門主肯接受本會的要求，退出泉州地區，本會保証不傷一人，馬上退走。」

阿臭道：「你這是痴人說夢，拿人錢財，爲人消災，喪門已經拿了老王爺的銀子，就一定要把殺小王爺的兇手揪出來，送他上西天。」

白玉樓的話說的更淸楚：「換言之，只要你們肯將殺人的兇手交出，喪門就到此爲止，其他的事自有曹知府料理，與本門無涉。」

黑三郎冷笑道：「本支會長歉難從命。」

白玉樓字斟句酌的道：「不交出兇手，喪門別無選擇，只得與骷髏會全體爲敵。」

矢野幸助大聲吆喝道：「喪門不肯撤手，骷髏會也別無良策，只好大開

白玉樓、岳峻截住迎面而來的石崑崙。

殺戒，放手去幹。」

阿臭怒道：「大開殺戒？你們好大的狗膽，連王府妃子，知府大人也敢動？」

黑臉三郎道：「曹進德算甚麼東西，照殺不誤。」

矢野幸助道：「黃茉莉又有甚麼了不起！一屍二命，痛快淋漓。」

「趕盡殺絕。」

「鷄犬不留。」

阿臭聽到這裡，已是忍無可忍，道：「師父，不必再浪費口舌，先宰了這個牛鼻子交差，然後再作計較。」

白玉樓正有此意，阿臭話未落地，已自電縱而出。

「牛鼻子，納命來。」

「白玉樓，你敢。」

「不敢本門主就不會收別人的銀子。」

「看打！」

「接招！」

「殺！」

「殺！」

邊吼邊打，短兵相接，兇猛異常。

時間却很短暫，也沒有打出一個結果來！被骷髏會的海盜截住，無義道人閃到一邊去。

與此同時，惡戰的序幕已告揭開，黑三郎下令全面進擊，倭寇的包圍圈陡地收緊，就像魚網一樣將大家兜住了。

白玉樓、石崑崙、岳峻、阿香、阿臭都是一流高手，當即施展出渾身解數，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跟海盜幹上了。

閻王府的兵勇，泉州府的捕快，也毫不含糊，一個個爭先恐後，奮勇殺敵。

只有曹知府、小王妃與小青、小玉手無縛鷄之力，無法動手搏擊，只好畏縮在核心之內，成爲大家保護的對象。

打得驚心動魄。

打得天昏地暗。

血如泉湧。

哀鳴不絕。

甫一交手，雙方已有傷亡出現。

閻王府死了一名精兵。

骷髏會翹了三名海盜。

*　*　*

熱戰正酣。

殺機四伏。

就在這個危機重重的當口，居然還有人敢來兜生意，看熱鬧。

當然絕非等閑之輩。

是喜門的門主紅玫瑰。

手下的四名殺手亦結伴而來。

鐵娘子的生意經好精，自己扯扯鈴，敲敲鑼，唸唸有詞的道：「喜門鈴，喜門鑼，護人財，保人命，誰肯花錢出銀子，喜門就可保誰平安無事。」

一號殺手接着說：「想要殺人也可以，一條命一千兩，按件計酬，現收

現殺。」

場中打得難分難解，沒人理會她。

紅玫瑰指名道姓的道：「無義道長，你是喪門的靶子，處境最險，可要喜門出面保護？」

無義道人不假思索的道：「不必。」

「沒有喜門保護，道兄今天兇多吉少。」

「哼，就憑白玉樓還殺不了道爺我。」

「不歸樓的那一刀你忘了？」

「那是道爺一時輕敵大意的結果。」

「哀莫大於心死，我看你今天準會踏上不歸路。」

「呸！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

「祝你早死！」

「放屁，妳——」

妳字下面便無下文，被紅玫瑰一語言中，無義道人說話分神，白玉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接連閃過三名骷髏會高手的截殺，一把雪亮的匕首插進他的胸膛。

正中心臟，不曾留下半句遺言，便匆匆忙忙的踏上不歸路。

禍不單行，那個地痞流氓，被這突來的變故嚇呆了，一個不小心被岳峻的雁翎刀砍中，也血濺當場，命歸九幽，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紅玫瑰睹狀得意非凡，老氣橫秋的道：「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骷髏會該覺悟了吧，可要喜門助一臂力？」

殺人王黑三郎偏偏不吃這一套，粗聲大氣的道：「骷髏會兵强馬壯，不需要喜門來搖旗吶喊，殺人的事黑大爺是大行家，老子自己會幹。」

紅玫瑰許是正行蹩脚運，處處碰壁，改對白玉樓道：「海盜人多勢衆，倭寇兇殘成性，喪門處境艱險，可願將既得的利益與喜門共享？」

阿臭搶先道：「紅玫瑰，海盜從那兒來的，妳知道嗎？」

「喜門無所不知。」

「說——」

「東瀛扶桑！」

「妳可是大漢子民。」

「當然是。」

「既是大漢子民，爲何不一致對外，錢！錢！錢！妳腦子裡只有銀子，簡直唯利是圖，卑鄙無恥！可惱！可恨！復可殺！」

紅玫瑰的答覆令人拍案叫絕：「喜門認錢不認人，只知利害，不問是非。」

阿臭聞言氣冲斗牛，本欲大罵特罵，一洩胸中怒氣，鐵娘子又轉移了目標，對曹進德、黃茉莉道：「兩位均非武林中人，處境最爲險惡，尤其是小王妃，肚子裡的孩子乃是妳的護身符，一旦被人拳打脚踢，動了胎氣，中途流產，妳的榮華富貴馬上就會煙消雲散。」

語音一頓，接着又道：「曹大人，小王妃肚子裡的那一塊肉關係重大，一旦有所閃失，你頭上的烏紗帽就保不住了。」

這話倒不假，曹知府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急聲道：「好，喜門快請出手，殺退這一批海盜，日後報請聖上，定有重賞。」

「天高皇帝遠，喜門講究實利，近利。」

「皇上的一張褒狀，勝過黃金萬兩。」

「白紙一張，能值幾何，本門主喜歡的是金子銀子。」

「妳打算要多少錢？」

「一條命一千兩，按件計酬，恕不賒欠。」

「府庫之中並無多餘的銀子。」

「那就免開尊口，再見。」

紅玫瑰眞絕，見無利可圖，當即率衆退到山邊上去，作壁上觀。

* * *

惡鬥仍在進行。

更慘烈！

更兇猛！

人在不斷的死！

血在不斷的流！

白玉樓師徒勇猛異常，如得神助，雖處在劣勢，却有優勢的表現，左衝右突，前呼後應，逢寇必殺，遇盜必砍，始終堅守城池，使倭寇難越雷池一步。

混戰百合下來，雙方損失慘重，這一邊死了兩名捕快，五名兵勇。

倭寇那邊的情形更嚴重，少說也已掉了十幾條命。

白玉樓愈戰愈勇，精神百倍，攻守進退之餘，大聲詢問黃茉莉：「小王妃，認認看，是誰殺死小王爺？本門主現在就爲妳報仇雪恨。」

黃茉莉嚇得全身發抖，眸光掃來掃去的看了老半天，猛搖着頭道：「那日比今天更亂更可怕，實在想不起來了。」

阿臭問小青：「妳記得嗎？」

小青惶聲道：「不記得了。」

白玉樓又問小玉：「妳呢？」

小玉顫聲道：「也記不得了。」

阿臭改問石崑崙：「石總該不會跟她們一樣，也是一個糊塗蟲吧？」

石崑崙呼！呼！呼！連攻三掌，將對手矢野幸助逼退數步，苦笑道：「說來慚愧，石某也無法確定究竟是誰出手殺了小王爺。」

白玉樓氣極而吼道：「笨蛋，你們都是飯桶，不知兇手是誰，叫本門主如何下手殺人，完成這一筆交易？」

將軍岳峻道：「這事好辦，將這一羣海盜一網打盡，便可消老王爺心頭之恨，使小王爺瞑目九泉。」

阿臭不以爲然：「這多累啊。」

岳峻道：「累有累的代價，殺寇安民，還有賞金可——」

拿字未出，異事陡生，黑三郎、矢野幸助好毒辣的手段，冷不防二人聯手合擊，突施奇襲，從左右兩側夾擊岳峻一人。

白玉樓見狀大驚：「住手！」

阿臭吼聲如雷：「不要動。」

藍水仙嬌叱道：「休得逞兇。」

石崑崙也以行動表現出來，從四個方向去救岳峻將軍。

奈何鞭長莫及，回天乏術，四人招未到，可憐的岳峻已身首異處，死於非命。

人頭已經落地，眼睛仍睜得老大，岳家何其不幸，昆仲二人先後命喪同一處沙灘，怎能叫他安心瞑目。

却激起了阿臭師徒以及閻王府兵勇的萬丈殺機。

「衝啊！」

「殺啊！」

「還岳將軍的命來！」

「要他們有去無回！」

「要他們血債血還！」

一個個奮不顧身，以命相搏。

一個個勇往直前，全力厮殺。

岳峻的死，點燃了大家復仇的怒火，這一把火燒得他們雙目盡赤，一身是膽，一鼓作氣，一陣猛衝猛打下來，很快便將敵陣衝散打亂。

驀地此刻又來了一支援軍。

是新上任的伏虎莊主徐小龍。

還有追風劍葛青雲。

以及二三十名伏虎莊的一流高手。

伏虎莊曾經吃過海盜的虧，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照面就幹上了，硬生生的殺出一條血路，與阿臭師徒會合在一起。

白玉樓道：「幸不辱命，那個牛鼻子老道已經解決了。」

無義道人的屍體就在附近不遠，幾名伏虎莊的弟兄恨他入骨，衝上去拳打脚踢，有的還猛吐口水，藉以一洩心頭之恨。

阿臭望着徐小龍、葛青雲道：「兩位看那個不順眼就招呼一聲，喪門可代爲操刀。」

徐小龍道：「倭寇喪心病狂，個個該殺——」

言猶未盡，場中的情況已有了變化。

黑三郎眼見大勢已去，求勝不易，立即下令撤退。

骷髏會並非烏合之衆，訓練有素，進退有序，黑三郎一聲令下，立如閃電也似的從兩側山邊退走。

動作之快，簡直令人不可思議，當白玉樓、葛青雲、石崑崙等人發覺要追殺時爲時已晚。

一口氣追至海邊，不禁爲眼見之事看得呆住了。

海上有船。

船上有帆。

是滿帆！

黑臉三郎、矢野幸助等人俱已上船，揚帆而去。

殺人王黑三郎在船上揚手道：「白玉樓，今天讓你佔了便宜，下次見面，本會一定連本帶利討回來。」

白玉樓咬牙切齒的道：「姓黑的，休說大話，是英雄現在就滾下船來見個眞章。」

矢野幸助冷笑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何必急在一時。」

阿臭破口大罵道：「放屁，海盜也算君子？少往自己臉上貼金，下次見面就是你們的末日。」

就算罵破了嘴也沒用，別說大夥多是旱鴨子，即使泳技絕佳也追不上大帆船，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白玉樓略一沉思，將岳峻、兵勇等死難者的後事全部交給石崑崙去辦，叫他援例葬在岳峯墓旁即可，與阿香、阿臭等護衛着小王妃，即刻離開海灘。

追風劍葛青雲古道熱腸，及時說道：「岳將軍不幸蒙難，白兄頓失臂助，可要小弟略效犬馬之勞？」

白玉樓沉吟一下，道：「有勞垂注，銘感在心，兩位還是去尋寶要緊，不然伏虎莊的那四條人命就死得太寃了。」

於是，互道一聲珍重，分道而行。

* * *

日落西山。

晚霞滿天。

驛舘內已經掌上了燈。

因爲岳峻已亡，白玉樓自覺責任重大，格外小心，與阿臭親自巡視一遍，命令閻王府的兵勇加强戒備，務必要將小王妃保護好。

這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義。

一是注意安全，以防意外。

二是嚴密監視，掌握一切。

諸事完畢，這才返回宿處，驛舘的飯菜早已備好，阿香藍水仙正在等着他倆來共進晚餐。

偏生小青小玉在這時找上門。

小青笑盈盈的道：「白門主還沒有吃吧？」

白玉樓道：「正要吃。」

阿臭道：「怎麼樣？一起吃吧，妳這張臉蛋兒，喝兩盅酒以後一定更漂亮。」

小青臉兒一熱，啐道：「討厭，誰跟你喝酒。」

白玉樓道：「兩位來此作甚？」

小玉道：「是小王妃叫我們來請白大俠的。」

「有事？」

「可能是吧，另外……」

「另外怎樣？」

「想請白大俠共進晚餐。」

阿臭搶先道：「是否連我阿臭也一起請？」

小青搖頭道：「沒有。」

阿臭不悅道：「哼，既請師父，爲何不請徒弟？」

小玉故意氣他：「大概是因爲你嘴上沒毛，說話不牢，難登大雅之堂吧。」

阿臭一本正經的道：「告訴妳，我們兩個雖名爲師徒，實則是好兄弟，也是好朋友，一向同生死，共進退，要請就請兩個，否則一個也別請，這樣簡直是看不起我阿臭嘛。」

這話十分强硬，小玉語爲之塞，不知如何作答。

小青美眸一翻，凝視着白玉樓，疑雲滿面的道：「阿臭說的是眞話？」

白玉樓笑道：「我們的確親如兄弟。」

「白門主也認爲應該兩個人一起請？」

「如果小王妃同意的話，自然很好。」

二女聚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商量了好一會工夫，小玉道：「好吧，兩個就兩個，只要加一雙筷子就可以了。」

小青道：「不過，醜話先講在前頭，我家小姐如果不同意，你最好自己滾蛋，不要別人來趕。」

阿臭自以爲是的道：「放心，小王妃大人大量，才不會這樣小心眼，一定是你們故意遺漏，想整我阿臭的寃枉。」

小玉沒再跟阿臭爭辯，道：「白大俠，快走吧，菜涼了就不好吃啦。」

白玉樓諾應一聲，跟着二女往外走。

阿臭的臉皮眞厚，自己打算揩油吃一頓不算，還想拉藍水仙：「阿香，走吧，一塊兒去，不吃白不吃。」

藍水仙沒有同意：「你們去吧，水仙出身寒微，不敢與小王妃同桌共飲。」

阿臭無奈，只好作罷，跟在三人的身後，放步離去。

* * *

宴設南廂房。

席開一桌。

並無別的客人，阿臭師徒是唯一的佳賓。

無疑，黃茉莉曾認眞的打扮過一番，顯得明麗照人，美艷無比。

菜已上桌，杯筷也擺好了。

果然只有兩雙筷子，兩隻酒杯。

顯而易見，黃茉莉是準備和白玉樓捉對小酌。

見到這般情景，阿臭的臉色變了，冷聲道：「小王妃似乎並不想請阿臭來？」

黃茉莉好機伶，反應快極了，立道：「想，只怕請不到，不肯賞光。」

阿臭得寸進尺的道：「若有誠意，就該將杯筷準備好。」

黃茉莉嬌笑道：「現在再加還來得及。」

一面命人去取杯筷，一面請他們師徒入座。

小青小玉只能站着侍候，沒有她倆的座兒。

黃茉莉一直殷勤的敬酒奉菜，對白玉樓更是另眼看待，刻意巴結，始終絕口不談正事。

酒過三巡後，還是白玉樓先開了口：「謝謝小王妃的盛情款待，但不知召玉樓師徒來有何指教？」

小王妃未語先喟歎一聲，然後才幽幽怨怨的道：「岳將軍的死令人至爲悲痛，今夜的這一頓飯主要是想爲兩位慶功，若非白大俠師徒奮勇殺敵，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婢女小玉隨聲附和道：「可不是嘛，沒有白門主，我們大家一個也活不了。」

小青也跟着發表意見：「我們倒死不足惜，我家小姐肚子裡的這一塊肉却非同小可，一旦出了差池，等於斷送了老王爺的香煙後嗣。」

黃茉莉又道：「喪門爲閻王建功，所以要爲兩位賀。」

小玉瞄了白玉樓一眼，道：「白大俠，今天的菜好不好吃？」

白玉樓道：「好極了，色香味俱佳。」

「可知是誰的手藝？」

「莫非是妳？」

「我才做不出這麼好吃的菜餚呢。」

「那是小青？」

「她也是個笨蛋，是我家小姐做的。」

「哦！」

小青眼波流轉，神態嬌憨的道：「小王妃做菜的手藝一流，却很少有人能夠吃到她親手做的菜，除了老爺夫人之外，小王爺是第一人，白大俠是第二位，口福不淺哪，請盡量用，別辜負了我家小姐的一片心意。」

白玉樓聞言一怔，腦中靈光閃閃，瞬息之間想到許多事，陷入沉思之中。

阿臭口沒遮攔的道：「這樣算起來，我阿臭是第三個，也艷福不淺啊！」

小玉白了他一眼，道：「你只能算是夾帶，不作數。」

小青說的更清楚：「陪襯而已，不能算是正式的客人。」

阿臭聞言甚爲不快，反唇相譏道：「夾帶也是人，陪襯還是客，總比兩位提壺罰站要高級得多。」

小玉欲待再出言反駁，白玉樓微笑道：「承小王妃另眼相看，本門主至感榮幸，但不知是否另有別事見召？」

黃茉莉遲疑一下，道：「老實說，是想向白門主打聽一件事。」

「什麼事？」

「老王爺到底請白大俠辦理那些事？」

「這事大家皆心知肚明，殺害小王爺的兇手呀。」

阿臭道：「也就是替小王妃報仇雪恨，喪門的工作性質就是殺人。」

黃茉莉另有她自己的想法，妙目一眨一眨的道：「單是殺人，由喪門負

責即可，沒有勞師動衆要我們主僕同行的必要。」

白玉樓微皺着雙眉：「這件事老王爺想必定有說詞。」

「父王是說過。」

「怎麼說？」

「叫我返家省親。」

「小王妃不信？」

「感覺似另有內情。」

「妳認爲怎樣？」

「老王爺對我的身份好像深表懷疑。」

小青的話更明白：「我家小姐是想知道，老王爺是否也委託喪門調查小王妃的身家來歷？」

白玉樓沉思良久後，坦然的說：「不錯，確有此事。」

小玉小心翼翼的道：「可有結果出來？」

白玉樓道：「調查尚未結束，一切言之尚早。」

黃茉莉嬌柔嫵媚的道：「白大俠都想知道些什麼事？」

阿臭道：「家世、身世、跟小王爺結交的經過、身邊之人的來龍去脈等等都在調查的範圍之內。」

小青驚叫道：「什麼，連我們做丫頭的人也要查？」

阿臭道：「這叫做旁敲側擊，如果丫頭的來路不明，做主人的八成也會有問題。」

小玉的小嘴噘得老高，幾乎可以掛上一隻小油瓶，大發嬌嗔道：「你問呀，你查呀。」

白玉樓道：「妳今年幾歲？」

小玉道：「十六。」

「那裡人？」

「南安縣。」

「與小王妃原來是同鄉？」

「我們是一個鎭上的人。」

「那個鎭？」

「青龍鎭。」

阿臭敬了黃茉莉一杯酒，又猛吃了幾口菜，問小青：「有關妳的資料就自動的報告一下吧。」

小青的眸光在黃茉莉的臉上溜了一下，道：「我的資料跟小玉一樣，我們同年，也是同鄉，和小王妃從小一起長大。」

「所謂一起長大，指的是遊伴？鄰居？或者……」

「應該說是從小就賣到黃家去爲奴。」

「黃家很富？」

「是青龍鎭的首富。」

「黃老先生從事那種行業？」

「做生意。」

「做什麼生意？」

黃茉莉接口道：「家父經營的生意很多，錢莊、布店、酒坊、飯館等不勝枚舉。」

白玉樓道：「都在青龍鎭？」

「不，沿海各地，隨處都有分號。」

「倭寇爲患，海盜肆虐，黃家的生意沒受影响？」

「家父應變得法，損失還算輕微。」

「令尊大人是如何應變的？」

「將一些危險地區的生意結束。」

「府上的人現在仍然住在青龍鎭？」

「是的。」

「沒有倭患？」

「以前沒有，現在則不得而知。」

「怎會不知？」

小玉插嘴道：「哎呀，這還用問，自從結識小王爺之後就一直在外面跑，差不多已經有半年之久沒回家了。」

阿臭道：「換句話說，和小王爺結婚的事亦未徵得二老的同意？」

小青睨着小王妃隆起的肚皮道：「婚事是匆忙之中決定的，來不及稟報老王爺，青龍鎭這一方面自然也不例外。」

小玉道：「不過，相信黃老爺子早已得到消息，保證不會反對的。」

阿臭嘻嘻一笑，道：「嫁給小王爺，等於一步登天，傻瓜二百五才會反對，有意見的可能只有老王爺一個人。」

小青道：「老王爺有何意見？」

白玉樓道：「怕小王妃出身微賤，辱沒了王府的名聲。」

小玉道：「不會的，我家小姐乃是富家千金，大家閨秀，請白大俠務必要多進美言。」

阿臭道：「美言也要有事實做根據，否則就是謊言，喪門可擔當不起。」

小青道：「只是希望兩位多說幾句好話，並沒有叫喪門扯謊騙人的意思。」

黃茉莉喝了不少酒，一張臉蛋兒紅噴噴的好似初春的朝陽，益增三分顏色，有意無意之間給白玉樓拋了一個媚眼，嬌滴滴的道：「茉莉所言句句都是實話，並無半句虛語，請白門主據實稟報就是，沒有添油加醋的必要。」

白玉樓淡淡一笑，道：「請恕白某放肆，到目前爲止有許多事仍停留在片面之詞的階段。」

小王妃錯愕一下，道：「白大俠對我們主僕的言詞似乎頗表懷疑，難以完全採信？」

白玉樓極爲謹愼的道：「不論何事，在未查證清楚以前，都不宜過早妄下斷語，以免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喪門準備如何查證？」

「本門主想親自跑一趟青龍鎭。」

「你一個人去？」

「我們大家一起走。」

「何時？」

「明晨如何？」

「可以，請盡飲此杯。」

「乾！玉樓就此請辭。」

「晚安。」

「晚安。」

＊ ＊ ＊

泉州至南安並不很遠，一早出發，午前便至。

南安縣令閻子俊早已得到消息，將大夥兒迎至驛館之內。

用過午膳，稍事休息，便又起程上路，逕往青龍鎮而去。

青龍鎮距南安更近，僅數里之遙。

然而，就這數里之隔，景象便大不相同。

與其他沿海村鎮的情形幾乎如出一轍。

農田荒蕪了。

人烟稀少了。

十家有九家窮。

十室有九室空。

重門深鎖。

蛛封塵積。

觸目皆是一片破落相，彷若慘遭瘟疫兵災似的。

黃家是唯一的例外。

房子是全鎮最好最大最高的，雕樑畫棟，宏偉壯麗。

全鎮的人集合起來也沒有黃家多，人來人往，熙熙攘攘。

張燈結綵。

喜氣洋洋。

完全以迎接出嫁女兒歸寧的儀式來歡迎小王妃。

黃茉莉的暖轎未至，便硝烟瀰漫，爆竹之聲大作。

從鎮口放起，一直鳴放至小王妃進入黃家的門，落坐在寬大的花廳之內後方始停下來。

阿香、阿臭、白玉樓是黃家的貴客，主人黃東洋一點也不敢怠慢，親迎至上座，禮敬有加。

南安縣令閻子俊就坐在白玉樓一旁，也是黃家的貴賓稀客。

直樂得黃東洋夫婦，以及上上下下的人笑口大開，嘴都合不攏來了。

阿臭眞差勁，偏偏在這個充滿喜氣的時刻，說出來一句喪氣的話：「今天似乎不應該這樣穿紅戴綠，喜氣四溢。」

小青聽不懂他的話，玉面一寒，瞪着眼珠子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阿臭一字一句的道：「小王爺屍骨未寒，小王妃現在是寡婦的身份，不可以當作喜事來辦。」

阿香藍水仙亦有此同感，道：「是嘛，你們這樣爆竹齊鳴，興高采烈的樣子，會使人誤以爲是希望小王爺嗚呼哀哉，小王妃的身份眞的有問題。」

一語驚四座，全廳的人都嚇呆了。

小青、小玉、黃茉莉面面相覷，欲語無言。

黃東洋夫婦更是嚇得面無人色，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還是南安縣令閻子俊比較沉得住氣，肅容滿面的道：「此處的民間習俗，新出閣的女兒，即使夫婿不幸亡故，在百日之內歸寧時仍可當作喜事來辦。」

疑團被閻知縣一語道破，白玉樓師徒未再深究。

沒多久，酒宴已經擺好，大家依序入座，白玉樓笑對閻子俊道：「這件婚事閻大人是如何得知?」

話完一舉杯，與閻知縣對飲一杯。

閻子俊望了黃東洋一眼，道：「是曹知府派專人通知的。」

「同時也通知了黃家?」

「嗯。」

「聽說黃家是此地的望族?」

「此事盡人皆知。」

「黃府豪華壯麗，單從外表看亦不難理解，據說黃老爺子另外還有一個名字，閻大人是否知曉?」

「曉得，曉得。」

「叫什麼?」

「黃瓜。」

黃瓜自己對這個不雅的名字好像也不很欣賞，聞言尷尬的笑笑，不曾言語。

阿臭吃喝之餘，慢吞吞的道：「有一件事使人覺得很納悶。」

黃瓜追問道：「何事令小友不解?」

「青龍鎮上十室九空，何獨黃家興旺若此?」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主要是得力於老夫籌組了一支民團，保鄉衛民，使海盜不敢輕舉妄動。」

小玉在一旁幫腔道：「是啊，我們老爺子出錢出力，召募了許多青壯的鄉民子弟，組織了一支民團，使海賊望而生畏，有好幾次過門而不敢入的紀錄。」

阿香滿腹疑雲的道：「既然如此，青龍鎮上爲何還是這樣冷清，多數人皆離鄉而去?」

黃茉莉語重心長的道：「這是因爲海盜手段殘酷，所至之處必然殺人放火，大肆擄掠，鄉民都嚇破了膽，對民團的信心不夠。」

阿臭道：「不知小青、小玉兩位的家人，是否仍留在鎮上?」

小青馬上說：「在呀，剛剛還跟兩位老人家照過面，正在忙前忙後，到處張羅，要不要叫他們過來問話?」

白玉樓心裡有數，小青小玉的爹娘他根本不認識，隨便叫兩個人來充數，也無從分辨眞僞，遂道：「不用了，倒是籌組民團的事意義重大，假使各地皆能起而效尤，無疑能對海盜起嚇阻的作用，未知閻大人高見如何?」

閻子俊正經八百的道：「白大俠所言甚是，只是做起來卻頗爲不易。」

「有何困難?」

「很難找到像黃員外這樣肯出錢出力的人。」

「南安縣的富豪之家應該不少吧?」

「是不少。」

「縣太爺可以登高一呼，鼓吹一下。」

「本縣曾試着做過，但效果甚微。」

阿臭道：「毛病在那裡?」

閻子俊感慨的道：「人性使然，多數皆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心態，不願出錢出力，甚至還會做出更令人痛心的事來。」

「怎樣?」

「賄賂海盜，花錢消災。」

「可恨!」

「或者舉家搬走，遷地爲良。」

「這是懦夫的行爲，縣太爺爲何不設法阻止?」

「下官身邊人手有限，也實在無能爲力。」

「難道就任令倭寇四處橫行?」

「唯一的辦法恐怕只有請朝廷調派大軍來長期鎮壓，才能有起死回生的效果。」

阿香歎息一聲，道：「可惜小王爺壯志未酬身先死，朝廷的大軍短時間之內可能還來不了，這一帶的百姓只能自求多福。」

黃瓜、閻子俊等人聞言俱皆神情黯然，無言以對。

白玉樓目注黃茉莉，道：「記得小王妃曾經說過，家中兄弟姐妹都有?」

黃茉莉頷首道：「是呀。」

「兄弟共有幾位?在那兒?」

「就在廳外那一桌，正在陪王府的兵士喝酒，可要叫進來跟白大俠一見?」

「不必驚動，且說姐妹又有幾人?」

「一個姐姐，一個妹妹。」

阿臭道：「姐姐叫什麼?」

小王妃道：「叫黃玫瑰。」

「妹妹呢?」

「黃牡丹。」

「妳說什麼?一個叫玫瑰，一個叫牡丹?」

「不錯，由於家父從小愛花，所以我們三姐妹皆以花爲名。」

白玉樓神色一緊，道：「能否將小王妃的幾位姐妹請來一見?」

小王妃睨着雙親道：「姐姐跟妹妹到那裡去了?返家之後還沒有照過面。」

阿臭嘻皮笑臉的道：「小王妃美若天仙，姐妹也一定是大美人，快請出來一會，俺師父說不定也會學小王爺的樣兒，一見鍾情哩。」

黃員外的答覆却令他們師徒失望了：「玫瑰、牡丹不在家。」

白玉樓道：「到那裡去了?」

「走親戚。」

「可否叫回來?」

「太遠，在杭州，來不及。」

藍水仙道：「好可惜啊，不然黃員外可能又嫁掉一個女兒。」

馬不知臉長，猴子不曉得自己的屁股不好看，阿臭自命風流的道：「甚至兩個。」

廳裡廳外，席開十幾桌，清一色都是青壯漢子，白玉樓甚爲訝異，皺着眉頭道：「黃員外，府上的情形似乎不像是一個普通的家庭。」

黃東洋一怔神，道：「白門主何出此言?」

白玉樓道：「一般家庭，應該老弱婦孺都有才是。」

阿臭也注意到了這一點，道：「說的也是，這兒的情形彷彿兵營一樣，黃老爺子是發號施令的將軍。」

黃茉莉道：「家父本來就是民團的指揮官嘛。」

閻子俊道：「這裡正是指揮中心。」

阿香道：「怎會不見老弱婦孺?」

黃東洋道：「都搬到安全的地方去了。」

阿臭道：「說了半天，青龍鎮也不安全?」

黃瓜振振有詞的道：「事情是這樣的，民團爲了保鄉衛民，不能死守在青龍鎮，有時必須主動出擊，爲使沒有後顧之憂，免得被海盜趁虛而入，將老弱婦孺撤走，確有必要。」

言來絲絲入扣，俱在情理之中，石崑崙頻頻頷首稱善，未再追究下去。

這一頓飯吃得很久，直至夕陽西下時方始興盡而散。

而黃府雖大，畢竟是百姓人家，容納不下這許多官兵貴客，同時顧及小王妃的安全，不宜在此住宿，幾經商酌後，原班人馬，踏着落日的餘暉，又折返南安縣。

＊ ＊ ＊

到達南安，天已大黑。

閻子俊兀自回府，阿臭師徒則與黃茉莉等人逕返驛館。

先將小王妃護送至寢處，安排好警衛，阿臭、阿香、白玉樓這才放心的告辭而出。

途中，阿臭發起牢騷來：「喪門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霉，岳將軍一死，咱們還得客串保鏢，這筆帳將來一定要跟老王爺算得清清楚楚。」

阿香道：「老王爺的帳好算，小王爺的仇却不好報，至今還不知元兇主犯是誰?」

阿臭道：「這也不難，必要的時候拿黑三郎開刀就可以交代，難辦的是小王妃的身份到底是眞是假?」

藍水仙道：「你認爲是眞的還是假的?」

阿臭搖頭晃腦的道：「像是眞的，又像是假的，很難說。」

藍水仙轉問白玉樓：「玉哥哥以爲怎樣?」

白玉樓道：「是眞是假目前還言之過早。」

阿臭道：「笑話，調查差不多已經結束了，還早個屁。」

「結束的只是明查，暗訪尚未開始。」

「如何暗訪？」

「首先想暗探一下黃府。」

「師父認爲黃瓜有問題？」

「問題很多。」

「現在就去？」

「夜深人靜之後更方便。」

「那咱們就先去睡一覺。」

「爲師的正有此意。」

「走！」

「走！」

*　　*　　*

覺沒有睡成。

因爲窩已經被人佔據。

甫一進門，便遭到奇襲。

他們的住處甚是寬敞，奇襲不止來自一方，堂屋內早已設下十面埋伏，攻勢從四面八方襲來。

刀劍交揮。

暗器齊發。

掌風如濤。

拳影如山。

彷若猛可間掀起一陣狂風暴雨，一開始便使三人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

幸好對方動手的時間稍嫌早了一些，阿臭師徒又是久經陣仗、身懷絕技之人，一見苗頭不對，當即拔腿就撤，「鯉躍龍門」加「元寶翻身」，驚險萬狀的退到門外去。

性命是保住了，或多或少都掛了彩。

阿臭挨了一拳。

白玉樓吃了一掌。

阿香最糟，肩頭被人打中一鏢，血流如注，痛得她直咬牙。

來人不肯善罷甘休，已接踵追出門外。

門外月明如洗，來人看得一清二楚，正是骷髏會的第一支會長殺人王黑臉三郎，第二支會長聽風劍客矢野幸助，另外還有七八名骷髏會的一流高手。

阿臭一見他們就有氣，破口大罵道：「媽的，陰魂不散，你們這羣王八兔崽子又來幹甚麼？」

黑三郎嘿嘿冷笑道：「爲無義道人，以及本會死難的弟兄討公道。」

白玉樓道：「他們罪有應得，死有餘辜。」

矢野幸助道：「其實，我們今日此來，並不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不可，談判之門仍然爲喪門大開。」

白玉樓道：「本門主不覺得，喪門與骷髏會之間還有談判的必要。」

黑臉三郎道：「有這個必要。」

「你倒是說個理由出來聽聽。」

「毫無疑問，喪門和本會爲敵，純粹是爲了錢。」

「可以這樣說。」

「一條命一千兩？」

「沒錯。」

「白門主一共收了朱載坤的三千兩銀子？」

「你的消息眞靈通。」

矢野幸助道：「這是生存的本錢，不能知己知彼，如何在沿海一帶立足。」

黑臉三郎接道：「只要喪門肯遠走塞外大漠，從此不再過問此事，也不再涉足江南，黑大爺願意奉送喪門五千兩白花花的銀子。」

阿臭不假思索，立道：「喪門不要骯髒的錢，留着你們自己買棺材吧。」

「如果嫌少，可以再加。」

「喪門不會做背信毀諾，食言而肥的事。」

「你們師徒決心固執己見，要爲姓朱的小子報仇？」

「廢話，拿人錢財，爲人消災，這是責任，也是道義。」

「找不到目標，這個錢還是賺不成。」

風流才子冷哼一聲，道：「寃有頭，債有主，只要骷髏會肯將元兇主犯交出來，喪門保証不會濫殺一個人。」

矢野幸助挑眉瞪眼的道：「假如本會不肯接受威脅呢？」

白玉樓心一橫，牙一咬，吐字如刀：「那就只好大開殺戒，趕盡殺絕。」

阿臭補充道：「反正是按件計酬，多殺幾個人也不會白幹。」

黑三郎吼一聲，道：「娃兒好大的口氣，只怕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明年此日就是你們的忌辰。」

白玉樓臉一沉，氣提丹田，功行雙臂，一面蓄勢待發，一面怒聲喝道：「就憑你們這幾塊料，白某還沒有看在眼內。」

矢野幸助乾咳一聲，道：「白朋友不妨往後瞧瞧。」

白玉樓聞言一驚，展目四顧，乖乖，不知何時，四下裡又湧上來一羣人，將他們包圍，不禁疑雲重重的道：「你們的膽子好大，竟敢在驛館之內調兵遣將，莫非跟衙門裡的人有所勾結？」

黑三郎八面威風的道：「南安是個小縣，閤子俊身邊才幾個人，老子高興隨時可以把他趕走。」

這話太狂太傲，激起了白玉樓的萬丈豪情，殺氣騰騰的道：「好狂妄的强盜，不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你還眞以爲中原無人。」

話一出口，招亦出手，人隨掌進，掌隨人發，一股股的勁風如長江後浪推前浪，源源不斷的洶湧而出。

阿香阿臭也不含糊，各展所長，奇招迭出，與海盜展開一場生死之搏。

彼此都打得很快，欲速戰速決。

大家都出手辛辣，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已。

龍騰虎躍，兔起鶻落，眨眼工夫便對拆了三四十回合，白玉樓神勇異常，已締造了二死三傷的佳績。

阿臭的表現也不凡，一死二傷。

藍水仙肩胛受傷，難以發揮，則僅可自保而已。

然而，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抵不住人多，黑三郎、矢野幸助又都不是省油的燈，殺死一人，上來一雙，殺死一雙，上來四人，包圍圈越來越小，惡鬥越來越驚險，總的來講對喪門大大不利。

黑臉三郎喝道：「白玉樓，你今天就認命吧，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矢野幸助吼道：「弟兄們，放手去幹，有過必罰，有功必賞。」

「誰殺死白玉樓，就可得到黃茉莉。」

「誰殺死阿臭，藍水仙就賞給誰。」

「上啊！」

「衝啊！」

「殺啊！」

兩個强盜頭吼聲如雷，衆海盜更是如瘋似狂，重賞之下大家士氣如虹，一波波，一撥撥，前仆後繼的往上衝，往前殺。

人實在太多，簡直殺不勝殺。

個個又皆非弱手，撲殺亦非易事。

骷髏會擺出了人海戰術，白玉樓的本事再大，也不免手忙脚亂，窮於應付。

孰料，正當喪門處境危急之際，突如幽靈鬼魅一般，出現一位怪客。

說是怪客，一點也不誇張，披頭散髮，一臉汚垢，身上的衣服破破爛爛的，任何人都會以爲是個乞丐。

事實上並非乞丐，而是一位武林高手。

而且，功力深厚，技深若海，一露面二話不說，就和骷髏會的人大打出手。

手使雙刀，好兇好猛，逢人就殺，遇人就砍，擺出一副拚命的架式，一瞬間便將骷髏會的陣勢打亂打散。

這時已驚動了閤王府的兵勇，由一名副將率衆前來馳援。

他們從外面攻，阿臭師徒裡面衝，裡應外合，頓使骷髏會的陣脚大亂，也使黑三郎意識到事情不妙，乍然揮手下令道：「咱們撤！」

說撤就撤，一點也不拖泥帶水，由黑臉三郎與矢野幸助各領着一支人馬，瞬息之間便奔走一空。

骷髏會兵分二路，逃向兩個不同的方向。

怪客似有血海深仇，奮不顧身的强行攔阻，全力封殺，根本未將自己的生死放在心上。

黑三郎氣得直跳脚，暴跳如雷的道：「你是甚麼人？」

「報上名來！」

「沒有必要。」

「黑大爺從來不殺無名小卒。」

「見到閻王，自會明白。」

「哼，就憑你還殺不了咱家。」

「抱歉，恕不奉陪。」

「殺！殺！殺！」

黑三郎拂袖而去，怪客猛追猛攻，就這樣，二人邊戰邊走，不久便消失在驛館的院牆之外。

*　　*　　*

另一支海盜由矢野幸助率領，潛入驛館內部去。

無巧不巧，闖進了黃茉莉居住的院子裡。

白玉樓大驚：「站住！」

阿臭喝道：「不要動！」

藍水仙叱道：「把命留下來。」

嚇阻無效，倭寇長驅直入，幾名兵士抵擋不住，馬上造成二死一傷，當師徒二人追進院子時，矢野幸助也不見踪影。

白玉樓驚極而呼道：「海盜到那裡去了？」

受傷的兵士道：「有的已越牆而逃。」

阿臭道：「還有呢？」

兵士手指着黃茉莉的卧室道：「闖進了小王妃的卧房。」

定目處，果見卧室的房門大開，情急之下，那還管得了男女有別，更顧不下寡婦門前是非多，師徒二人不遑多想，便一頭闖進去。

室內一燈如豆，景物依稀可辨。

屋內有床。

床上有人。

羅帳已亂。

人已驚醒。

乖乖，黃茉莉僅僅穿着一條粉紅色的肚兜抹胸，半裸着上身，正驚駭萬狀的斜倚在床上，一見到白玉樓，便如獲救星似的，連呼：「白大俠快來，快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白玉樓那還有思考的餘地，大步一邁，直趨床前，完全是本能的直覺反應。

黃茉莉的反應也很直覺，一把抱住了白玉樓的腰，直呼：「好可怕啊，好可怕啊！」

白玉樓道：「妳看見了甚麼？」

「有人闖進來了。」

「幾個？」

「好幾個。」

「在那兒？」

「這裡，那裡，好像到處都有。」

阿臭忙將油燈挑大，室內登時大亮，景象更清楚。

目力所及之處並未見到半個海盜倭寇。

燈下看美人，黃茉莉倒是顯得更加明艷動人。

膚白勝雪，彷若凝脂，雙峯高聳，半掩半露，越發引人入勝，一張鵝蛋臉紅噴噴的有如熟透了的蘋菓，全身上下皆散發着迷人的成熟美。

「好美啊，我見猶憐！」

「好美啊，秀色可餐！」

阿臭、白玉樓在心底深處狂喊，自然不好意思說出口來。

小青、小玉就睡在隔壁，已聞警而至，找了一件衣服披在小王妃的身上。

到此刻，黃茉莉始驚魂稍定，鬆開了抱住白玉樓的手，羞答答的道：「對不起。」

白玉樓微微一笑，道：「沒有關係。」

阿臭心說：「哼，得了便宜還賣乖，當然沒有關係，多抱一會兒更妙更爽快。」

小青無限關懷的道：「小王妃，他們沒有把妳怎麼樣吧？」

黃茉莉嬌聲道：「謝天謝地，海賊並未動手動脚。」

阿臭師徒以最快的速度，在房內搜尋一遍，只見後窗洞開，賊踪已杳，顯然只是借道而過，早已從後窗逃之夭夭。

白玉樓一本正經的道：「海盜已去，只是一場虛驚。」

黃茉莉餘悸猶存的道：「不，我覺得好像還有倭寇藏在屋子裡。」

阿臭道：「可是小王妃親眼看見的？」

「是親眼看見很多强盜一湧而入。」

「他們已經從後窗逃走了。」

「就怕仍有人藏在屋內。」

「會藏在何處？」

「床下，櫃子裡，或者其他的地方，都有可能。」

阿臭搜了床下，沒有。

藍水仙打開櫃子，沒有。

白玉樓找遍了其他的地方，也毫無發現。

當下將後窗緊緊關好，白玉樓正容道：「保証連一隻老鼠也不會有，小王妃可以安心的睡了。」

黃茉莉却依舊怕得要命，顫聲道：「我怕！」

「怕甚麼？」

「怕海盜去而復返。」

「白某會在外面加派警衛。」

「王府的這些兵士那是倭寇的對手。」

「那怎麼辦？」

「請白大俠陪我睡。」

阿臭聽得一呆，大呼小叫道：「妳說甚麼？要俺師父陪小王妃睡覺？妳是有夫之婦，而且還是寡婦，這個玩笑可開不得，傳到老王爺耳裡，準會大發雷霆，俺師父的腦袋瓜——」

黃茉莉截口道：「小友請別誤會，我的意思是本王妃睡床上，委屈白門主睡床下。」

阿臭嚷嚷道：「笑話，俺師父乃是人上人，豈會做這種窩囊事，再說孤男寡女同處一室，也實在不成體統，難免會遭人議論。」

白玉樓面不改色的道：「這樣吧，小王妃如果駭怕，由小青小玉陪着妳睡就可以了。」

黃茉莉不同意：「他們陪伴根本辦不了事。」

「辦不了事？」

「我是說他們不會武功，無濟於事。」

白玉樓鬆了一口氣，轉對藍水仙道：「阿香，妳的傷勢要不要緊？」

飛鏢已經拔去，而且敷上了藥，阿香笑盈盈的道：「現在不礙事了。」

白玉樓道：「不礙事就好，麻煩妳陪小王妃睡一夜吧。」

藍水仙的身手不凡，黃茉莉曾親眼目睹，自然沒有理由拒絕，當即欣然答應下來。

事情卒告圓滿解決，倭寇則早已遁去，阿臭師徒心知追已無及，道一聲晚安，告辭而出，打算稍作休息後，仍按照原計劃夜探黃府。

不料，返回住處，已有人候着，正是那個神秘兮兮的怪客。

怪客乍現　奇峯突起

怪客就四平八穩坐在客廳裡。

彷彿在自己的家裡一樣，正在舉杯飲茶。

見白玉樓師徒進來，亦面不改色，僅微微欠一下身子，伸手作勢道：「白門主請坐。」

阿臭却沉不住氣，疑雲滿面的道：「你認識俺師父？」

怪客從容不迫的道：「以前不認識，現在認識了，不過，白大俠名滿天下，如雷貫耳，早就有個耳聞。」

「也識得小可否？」

「當然知道。」

「我是誰？」

「小英雄名叫米添貢，別號阿臭，小小年紀已經紅透了半邊天，是後起之秀中的佼佼者。」

幾句迷湯一灌，阿臭樂得暈頭轉向，傻呼呼的連說：「朋友客氣了，客氣了。」

白玉樓往怪客的對面一坐，朗聲道：「可曾追到黑三郎？」

怪客道：「這個扶桑鬼子滑得很，被他溜之大吉。」

「還沒有請教朋友尊姓大名？」

「末將岳峯。」

「岳峻的哥哥？」

「不錯！」

阿臭的屁股還沒有坐熱，忽又驚得跳了起來，一臉惶恐的道：「你是人？是鬼？」

怪客道：「自然是人。」

「不是已經死了嗎？」

「死人如何還會站在兩位的面前？」

「黑三郎他們說你早已做了鬼。」

「他們是希望末將死，事實却沒有。」

白玉樓字斟句酌的道：「據本門主所知，岳將軍是於半年多以前，與小王爺朱翊錦，以及五十名兵勇一起離開福州王府的？」

「事實正是如此。」

「距今約二月之前，在泉州的海濱，與倭寇遭遇，發生一場惡戰？」

「這也不假。」

「結果小王爺和五十名兵士皆全軍覆沒？」

「是中了別人的伏兵，彼此又衆寡懸殊，小王爺他們死得好慘好寃啊。」

「岳將軍是如何死裡逃生的？」

「是奇蹟，也是運氣。」

阿臭道：「請長話短說。」

岳峯歎息一聲，道：「岳某本來已經死去，後來却又奇蹟似的悠悠甦醒過來，而這時候海盜業已退走，故而得以死裡逃生。」

白玉樓道：「既已還魂復活，為何不即刻返回福州王府，報告老王爺？」

岳峯唉聲歎氣的道：「兩位有所不知，末將雖然撿回一條命，傷勢却極為嚴重，爬離現場，來到一處漁家，足足養了將近兩個月的傷始告復元如初。」

阿臭道：「復元之後，就該回去稟報老王爺呀。」

岳峯道：「岳某也是這樣想，詎料正欲動身，便得到舍弟與白大俠師徒來到泉州的消息。」

白玉樓聽他這樣說，不由的為之鼻酸不已，哽聲道：「岳峻將軍他——」

岳峯的眸中已熱淚盈眶，却强忍着一滴也不曾滴下來，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沙啞的聲音道：「舍弟的死訊末將早就知道了。」

阿臭道：「這就奇了，既知喪門在此，又曉得岳二將軍的死訊，為何不主動出面，與我們師徒一晤？」

岳峯說話的時候，始終留意門外的動靜，這時更加小心，起身往外面張望一下，見無異狀，這才放心大膽的說：「老實說，我的顧忌很多。」

白玉樓道：「莫非信不過喪門？」

「不是信不過喪門，而是信不過曹進德、石崑崙那一夥人，末將的身份一旦暴露，必會羣起而攻，見不到老王爺便會一命歸陰。」

神色一緊，岳峯繼又說道：「我死不足惜，但末將所知的一些秘密無法奏明老王爺却心有未甘。」

白玉樓神情肅穆的道：「聽岳兄的口氣，彷彿曹進德、石崑崙、王德元、吳勇、閻子俊這一夥人都有問題？」

「本來就有問題。」

「是貪官汚吏？」

「比這更嚴重。」

「難不成會私通海盜？」

「差不多就是這樣！」

阿臭大驚失色的道：「糟啦，糟啦，姓曹的他們既與海盜私通，以前說的話，放的屁，可能統統靠不住。」

岳峯斬釘截鐵的道：「沒錯，靠不住，絕對靠不住。」

「也就是說，黃茉莉的身份大有疑問？」

「毫無疑問，她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冒牌貨。」

「她不是小王爺的老婆？」

「八竿子也打不着。」

「未在泉州府公開結婚？」

「純粹是黃茉莉、曹進德編造出來的。」

「那她肚子裡的孩子——」

「八成是扶桑鬼子的種。」

茲事體大，白玉樓透體生寒，道：「這個女强盜究竟是何許人？」

「黃父眞的是黃瓜黃東洋？」

「不假。」

「幹甚麼的？」

「强盜頭子，骷髏會的會長。」

阿臭心驚肉跳的道：「難怪青龍鎮上的人家十室九空，他家却車水馬龍，十分興旺，原來是個土匪窩，是海盜的指揮中心。」話鋒一轉，忽又改口說道：「可是，有一件事却透着古怪。」

岳峯又道：「何事古怪？」

阿臭道：「黃茉莉既是强盜的女兒，有不少機會可以突施奇襲，或者在酒菜之中下毒，置我們師徒於死地，為何棄而不用？」

岳峯沉思一下，道：「這中間自有因由。」

白玉樓道：「想必是欲利用本門主之口，証實她確是小王爺的老婆，好名正言順留在王府當少奶奶作內應，倘若白某師徒一死，她的奸計就無法得逞了。」

阿臭惡狠狠的道：「這個婊子，好陰好毒好詐呀，幾次三番還想勾引俺師父，是個不折不扣的臭爛貨，狐狸精。」

岳峯道：「兩位所言不差，黃家父女的確陰謀重重，沿海一帶的地方官，或則威逼、或則利誘，皆被骷髏會玩弄於股掌之上。」

白玉樓道：「將軍還沒有說，到底是誰殺死了小王爺？」

「是殺人王黑臉三郎。」

「沒有錯？」

「沒有錯。」

阿臭劍眉一揚，道：「好極了，查出了元兇主犯事情就好辦了，只要幹掉姓黑的，喪門就告完成任務，功德圓滿，其他的事自有官府出面處理。」

話至此處，忽見一名負責巡邏的兵士從門外經過，白玉樓靈機一動，立即將他叫進來。

此刻，岳峯的亂髮已稍加整理，滿臉的油垢也除去了不少，兵士一進門就認出是他，大喜過望的道：「岳大將軍——你……你沒有死？」

阿臭啐道：「廢話，死了怎麼還會站在這兒。」

兵士好不興奮，欲待再詢問長短

，白玉樓打斷他的話，道：「想個法子，去把阿香叫來。」

阿臭叮嚀道：「最好不要驚動黃茉莉。」

兵士連聲應是，轉身領命而去。

* * *

沒多久，藍水仙便來了，白玉樓替雙方略作介紹後道：「可曾驚動黃茉莉？」

阿香道：「她不曉得小妹來這裡。」

「睡了？」

「還醒着。」

「那怎會——」

「那個兵士很聰明，在外面裝神弄鬼，我是出來察看究竟的，隨後溜來此地，小王妃並不知情。」

阿臭道：「妳和黃茉莉同床共枕，覺得此人怎樣？」

藍水仙道：「很好呀，溫馴善良，和藹可親。」

「相信她所說的話是眞的？」

「小王妃不像是一個喜歡撒謊騙人的人。」

「錯，大錯特錯，錯到姥姥家去了。」

「阿臭，你……」

「她陰險、毒辣、卑鄙、無恥、壓根兒就不是小王爺的老婆。」

「那她是誰？」

「强盜的女兒！」

阿香面有驚容的望着白玉樓道：

「黃茉莉當眞是强盜的女兒？」

白玉樓以肯定的語氣道：「錯不了。」

「她爹是那一個？」

「就是那個黃瓜。」

「黃瓜是强盜？」

阿臭接口道：「官兒還不小哩，是骷髏會的會長。」

藍水仙倒抽了一口寒氣，道：「這消息是如何得知的？」

阿臭道：「老天幫忙，岳大將軍死裡逃生，所有的底牌都掀開了。」

「也包括殺死小王爺的兇手在內？」

「說對了。」

「是誰？」

「黑三郎。」

「玉哥哥叫我來的意思是——」

白玉樓道：「我們決定夜探青龍鎮，妳把黃茉莉小心看管好。」

藍水仙道：「既已曉得兇手是黑三郎，何必再去青龍鎮？」

久未開言的岳峯道：「青龍鎮是海盜的老巢，他們十之八九會窩藏在那裡。」

阿臭道：「這個婊子是個練家子，小青小玉可能也都不是弱手，妳要特別當心。」

藍水仙面有難色，道：「這事非同小可，奴家又孤掌難鳴，恐怕無法勝任。」

白玉樓道：「本門主自有安排，所有的官兵全部留下來，歸妳指揮。」

「有人幫忙事情就好辦一些。」

「阿香，妳聽清楚，必要的時候妳可以先下手爲强，把黃茉莉做掉。」

「現在就把她殺掉豈不更好？」

「這個賤人並非殺人的兇手，不在喪門的業務範圍之內，還是留給老王爺親自處理比較好。」

「三位準備幾時動身？」

「馬上走。」

「祝玉哥旗開得勝。」

「再見！」

* * *

夜，深夜。

也是月夜。

月明如洗。

可是，黎明的前夕，當岳峯、阿臭、白玉樓到達青龍鎮時，月亮却下山了，夜空一片烏漆抹黑。

骷髏會的老窩不黑。

門口掛着兩隻大燈籠。

燈下有兩名海盜在把守門戶。

三人早有成計在胸，兀自大踏步的走過去。

行至門前三丈之外，其中一名灰衣海盜便揚聲喝問道：「幹甚麼的？站住。」

三人不但未如言止步，反而速度又加快了一些。

白玉樓邊走邊說道：「來找人的。」

另一名黑衣海盜道：「找甚麼人？」

岳峯道：「找你們會長黃東洋。」

阿臭道：「第一支會長殺人王黑三郎也可以。」

餘音未落，人已至燈下，灰衣海盜定目一看，馬上識破行藏，驚呼道：「是喪門的阿臭、白玉樓，上！殺！」

刀已出鞘，劍已在握，不問青紅皂白，出手就攻。

可惜找錯了對象，根本不堪一擊，灰衣海盜才遞出半招，便做了岳峯將軍的階下之囚。

阿臭也不簡單，同一時間，將黑衣海盜生擒活捉。

白玉樓擺出來一張惡煞臉，道：「說，黃瓜睡那一間房？黑三郎在何處？」

兩名海盜有志一同，齊聲搖頭道：「不知道。」

岳峯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將才，處事果決明快，奪下灰衣海盜的刀，卡察一聲，刺進他的肚裡去。

準！正中心臟，連半聲慘叫都沒留下，便匆匆忙忙的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岳峯跨步而上，來到黑衣海盜的面前，咬牙切齒說：「想死就別說實話，怕死就有問必答，已經有一個榜樣擺在你面前，朋友自己看着辦吧。」

話完，奪下他的劍，抵在心口，只要腕上加力，便可送他上西天。

螻蟻尚且貪生，人那有不怕死的，黑衣海盜早已嚇濕了褲襠，嚇傻了眼，戰戰兢兢的道：「我說，我說，務請大爺高抬貴手，劍下留人。」

白玉樓舊話重提道：「黃瓜睡那一間房？」

黑衣海盜道：「會長不在此地。」

「下午還在這裡大宴賓客，怎麼——」

「天一黑便出勤去了。」

「出勤？劫殺擄掠？」

「是的。」

「到那裡去幹這些喪盡天良的勾當？」

「內陸。」

「噢，你們的膽子越來越大，勢力居然延伸到內陸去了。」

阿臭道：「他帶走多少人？」

黑衣海盜道：「在此的弟兄們差不多全部帶走了。」

「這裡豈不是要唱空城計？」

「幾乎如此。」

「可知黑三郎行踪何在？」

「正在此地！」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誤打誤撞的居然歪打正着，白玉樓精神一振，道：「黑三郎怎未隨黃瓜出勤？」

黑衣海盜道：「黑支會長甫從南安回來，在此休息。」

「這樣說，矢野幸助也一定在此？」

「不，到海邊的另一處基地去了。」

「爲何不齊集在此？」

「可能是爲了分散喪門的注意。」

岳峯道：「姓黑的住那個房間知道嗎？」

「瞭如指掌。」

「帶我們去。」

「這——」

「走！」

「是！」

押着黑衣海盜，跨步入門，直向內院闖去。

* * *

舊地重遊。

景物依舊。

只是洶湧的人潮已不復見，想是黑三郎料定白玉樓深信黃東洋是小王爺的老丈人，絕不會來此尋仇，可以安枕無憂，是以除了的兩名守衛外，再無崗哨。

三人如入無人之境，順利的穿堂過戶，進入日間宴客大樓一側的一個小院子。

院子內共有五間精舍，四間寂靜如死，最左邊的一間有燈光外洩。

還有如雷的鼾聲，顯然好夢正酣。

黑衣海盜噤聲道：「就是這一間。」

阿臭道：「你沒騙人？」

「在下斗膽也不敢。」

「先點了你的穴道，對就解穴饒你一命，錯就要你死！」

說到就做，右手揚處，指風如電，已將黑衣海盜的痲穴點住，立如木頭人兒似的僵立在原地不動了。

先看好地形，三人各據一方，分從前門前窗與後窗同時强行破窗奪門而入。

「殺！」

「殺！」

「殺！」

三聲殺，三把刀，三條人影，一齊殺向床上的殺人王黑三郎。

好厲害的黑三郎，驚醒的同一刹那，人亦彈身而起，驚險萬分的從刀口下保住一條命，滾下床鋪，躍退至牆邊。

三人的警覺性不差，一刀砍空，迅即閃電後退，將三處出口全部封死。

黑三郎像是一隻受驚的黑豹，左瞧瞧，右看看，語帶惶悚道：「偷襲不算，還想以多爲勝，白玉樓，你虛有其名，原來也是一個不擇手段的下三濫。」

阿臭大聲叫罵道：「媽的，你少放狗臭屁，對付倭寇江湖規矩全作廢啦！」

黑三郎强辯道：「素聞喪門單做殺人的買賣，不願多管閑事——」

白玉樓截口道：「今夜也沒有多管閑事，本門主正是爲殺你而來。」

「你憑甚麼要殺黑某？」

「因爲有人買下了你的命。」

「誰？」

「老王爺。」

「本支會長與他無怨無仇。」

「哼，你倒推得乾淨，你是殺死小王爺的元兇主犯。」

「是那一個說的？」

岳峯立即接口道：「是我！」

黑三郎眼一瞪，道：「你是甚麼東西？」

岳峯冷笑道：「不是東西，是人，狗賊不妨再看清楚點。」

黑三郎細一審視，登時臉色大變，怒聲道：「岳峯，老子分明眼見你命喪海灘，竟然能夠還魂復活，眞是千古怪事。」

事字出口，招已出手，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向岳將軍。

他的想法是，即使不能將岳峯擊斃，也可藉此脫困而出。

孰料，算盤打錯了，低估了敵人，岳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二人互拆二招，誰也沒有討了好，又各自退回到原來的位置去。

風流才子白玉樓怒視着黑三郎，道：「你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猛聽一個熟悉的聲音回應道：「黑三郎無話可說，本門主則有話要說。」

發話之人是鐵娘子紅玫瑰，人就站在門外。

在她身後一字排開站着四個人，

是喜門的職業殺手。

阿臭一見她就冒火：「有屁快放！」

紅玫瑰將喜門轎上的那一副對聯朗誦出來：「喜門鈴，喜門鐘、護人財、保人命、本門主是爲保護黑三郎的性命而來。」

白玉樓怒眉雙挑的道：「你們的生意是幾時成交的？」

鐵娘子面帶冷笑道：「尚未成交。」

阿臭忍不住出言糟塌她：「奶奶的，原是你買空賣空嘛。」

紅玫瑰沒理會阿臭的奚落，對黑三郎道：「生意馬上就可以成交，你說對不對？」

黑三郎被困斗室，處境大險，正需有人拔刀相助，聞言毫不考慮，立即爽快的道：「黑某正有此意。」

紅玫瑰三句話不離本行：「保護費二千兩，恕不賒欠。」

「區區身上沒銀子。」

「銀票也可以。」

「也沒有銀票。」

「這樣生意就談不上。」

「事後再付，黑某保証——」

話至此處，突告中斷，白玉樓倏地彈身暴進，連攻三掌，招一遞滿，便即轉身後退，黑三郎以爲自己反擊奏效，乘勢追來，欲與紅玫瑰會合，萬不料風流才子突出奇招，一個「回頭望月」式，將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插進黑三郎的咽喉內。

被割斷氣管，話都說不出口，立告嗚呼哀哉。

羊肉沒有吃到，沾了一身的羊羶味，紅玫瑰出師不利，又吃了一次癟。

阿臭冷嘲熱諷道：「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喜門連番失利，我看可以解散了。」

紅玫瑰確非等閑之輩，聞言面不改色，還衝着白玉樓深情一笑，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何足掛齒，咱們來日方長，喜門與喪門之間一爭短長的機會還多得很，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告辭！」

話一說完，隨即率衆揚長而去。

黑三郎的手下也早已驚動，但懾於岳峯、阿臭、白玉樓的威風却不敢挺身而出，一個個反而作了縮頭的烏龜，抱頭鼠竄。

阿臭言而有信，並沒爲難那黑衣海盜，解開他的穴道，放了他一條生路。

白玉樓望一下微亮的天空道：「岳將軍，押送黃茉莉，圍剿倭寇海盜，以及嚴懲曹進德他們那一批狗官的事，就交給你了。喪門殺人的任務已畢，日後本門主會交一份帳單給老王爺的，另外請轉告阿香一句話。」

岳峯道：「請白大俠明示。」

「如果她高興，可以離我而去。」

「若是藍姑娘想繼續隨侍左右呢？」

「可隨後追來。」

「白兄意欲何往？」

「殺手生涯原是夢，白某也不知往何處去。」

「連白兄自己都沒把握的事，叫她如何尋找？」

「阿香自有辦法。」

「有何妙法？」

阿臭大吹大擂道：「喪門的名氣大得很，我們師徒所到之處必會掀起大風大浪，除非是白痴，任何人皆可輕而易舉的跟喪門搭上線。」

這話倒一點也不誇張，江湖上有誰會不認識奪命旗？有誰會不曉得喪門車？有誰會沒聽說過喪門鑼、喪門鼓，要人命，催人死的豪言壯語。

如果居然有人連阿臭、白玉樓師徒的大名都不知道，那麼，這個人肯定是一個白痴，或者是一株剛出道的小草嫩芽。

因爲，這是兩顆極爲明亮的星。

璀璨奪目！

光芒四射。

（請留意續篇「粉紅色的陷阱」。）

（本篇完）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惡人城——馮嘉著

奇俠司馬洛故事

外交官賀拉隆在自己國內橫行無忌，勢力龐大，手下盡是惡人。正義的司馬洛竟要奉命去保護他，何解？

每本港幣$14.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
屈臣氏、萬寧及星島中心有售

H.K.N.G.

三國演義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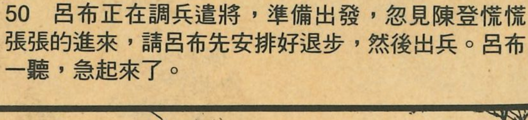
白門樓（二）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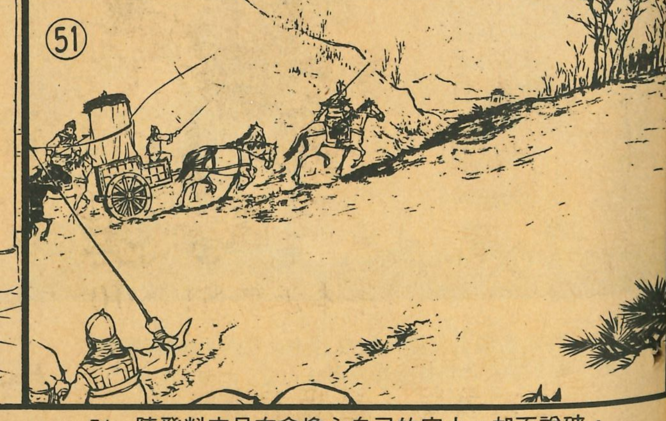


49 陳珪搖頭說：「呂布妻小在這裏，他心腹很多，怎辦？」陳登想了想說：「這事好辦。」說着，又急匆匆的去見呂布。





50 呂布正在調兵遣將，準備出發，忽見陳登慌慌張張的進來，請呂布先安排好退步，然後出兵。呂布一聽，急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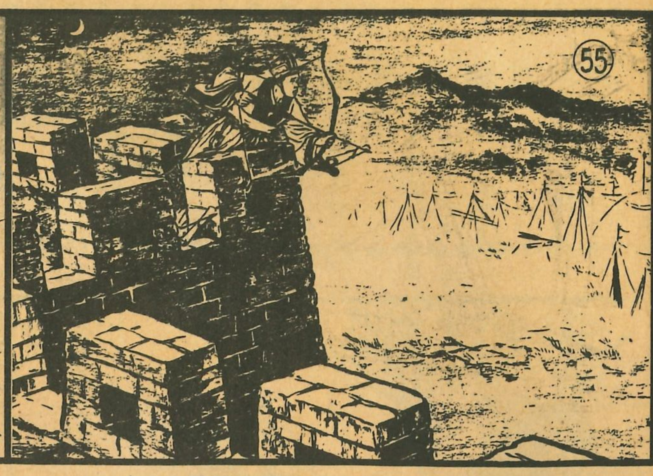
51 陳登料定呂布會擔心自己的家小，却不說破，只勸他把錢糧移到下邳去，防備萬一。果然，呂布想起妻小，便令宋憲、魏續兩軍保護着，連同錢糧一起移到下邳去了。

52 呂布安頓好家小，正要引軍去救小沛，忽報曹操兵已到蕭關，便引軍趕到蕭關來。半路上，陳登說要先去探探曹兵的虛實，呂布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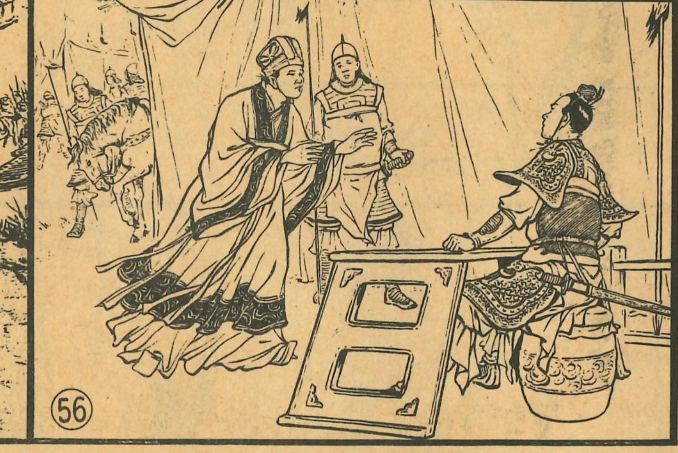
53 陳登單騎匹馬，進關來見陳宮。他對陳宮說：「溫侯責怪你們不肯向前，要來責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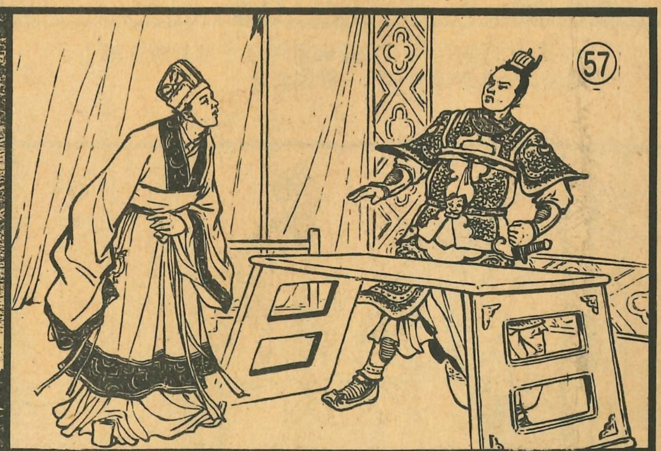
54 陳宮說曹軍勢大，不可輕敵，還請陳登轉勸呂布，保住沛城，與徐州相呼應，才是上策。陳登點頭答應，又稱讚陳宮的見識高明。



55　晚上，陳登上關瞭望，只見曹營直逼關下。他悄悄的寫了三封信，縛在箭上，射下關去，約曹操只看火起，便來攻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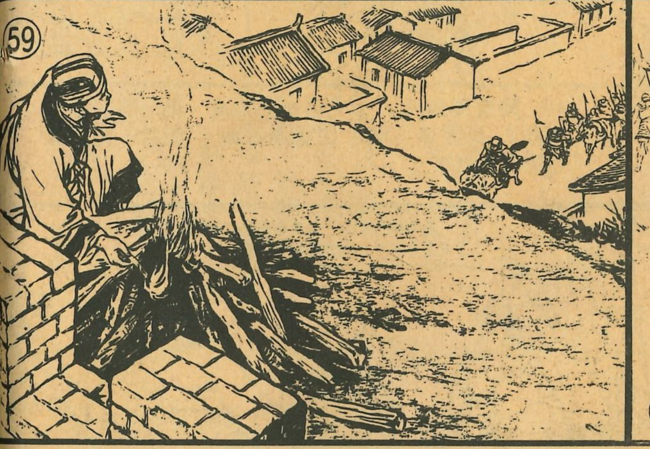
56　第二天，陳登辭別陳宮，飛馬來見呂布。他假作驚慌，喘着氣說：「關上衆將見曹兵勢大，都想獻關投降。陳宮獨力難支，請將軍快去救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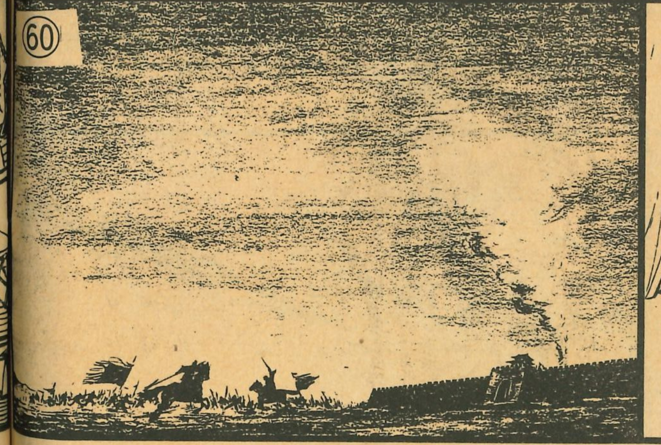
57　呂布拍案大怒，即命陳登再上關去，約陳宮舉火爲號，晚上便來夾攻曹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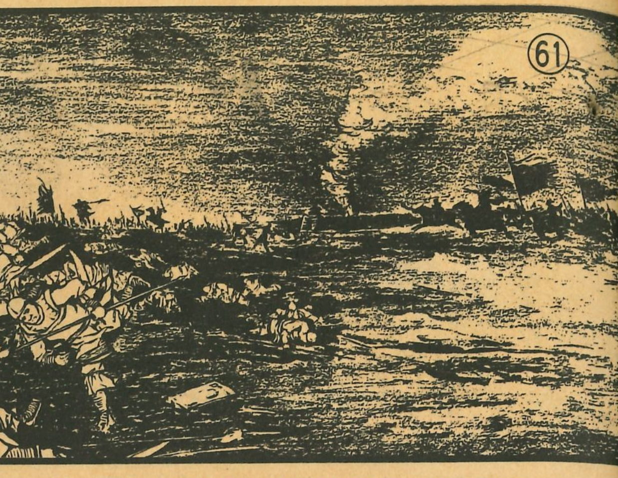
58　誰知陳登見了陳宮，謊稱徐州危急，呂布大軍已回，叫陳宮和守關衆將當夜退兵回徐州去。陳宮却被瞞住，準備棄關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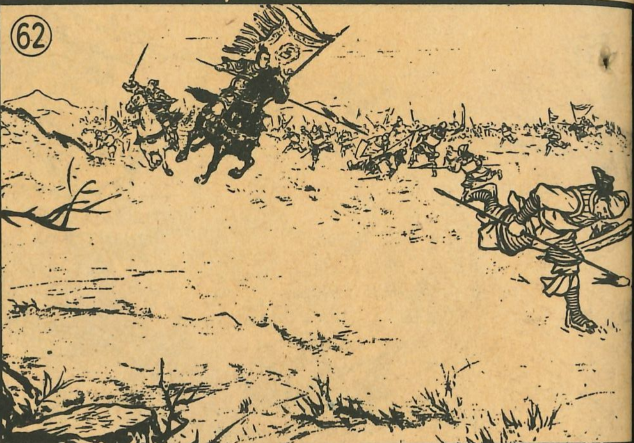
59　當天晚上，陳宮引衆棄關退走。陳登便悄悄的在關上放起火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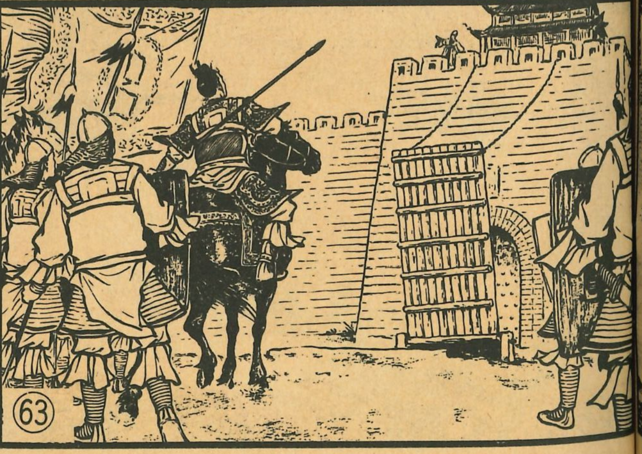
60　呂布見關上火起，引軍趕來，恰好和陳宮軍相遇，兩下便在黑暗裡自相厮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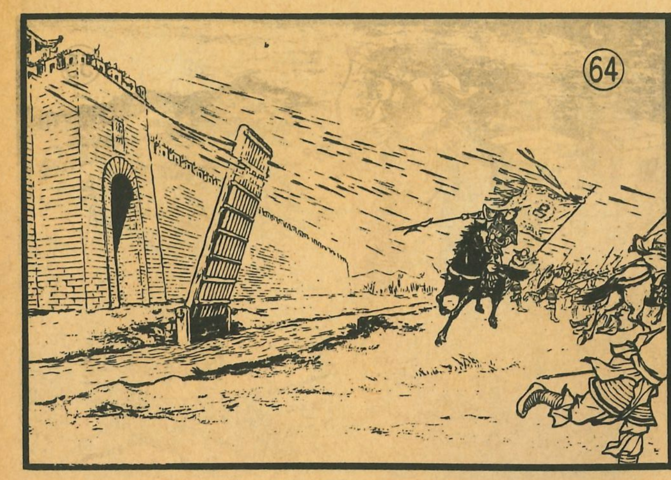
61　再說曹操望見號火，引兵殺到，乘勢攻擊。呂布與陳宮軍死的死，逃的逃，損失了大半。



62　就這樣，一直殺到天明。呂布與陳宮方知中計，急忙合兵一處，衝開一條路，逃回徐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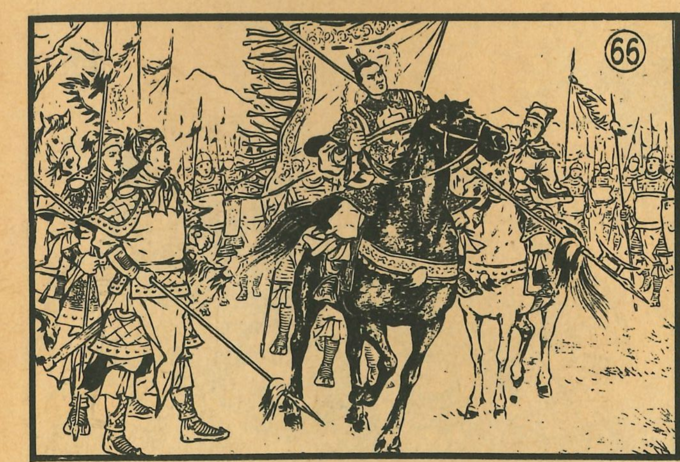
63　到了城下，只見城門緊閉，城上却不見一人。呂布正要叫門，突然糜竺在敵樓上大喝着說：「你奪了我主的城池，現在應當還給我們了！」



64　呂布這一氣非同小可，正要攻城，忽然城上飛下亂箭，只得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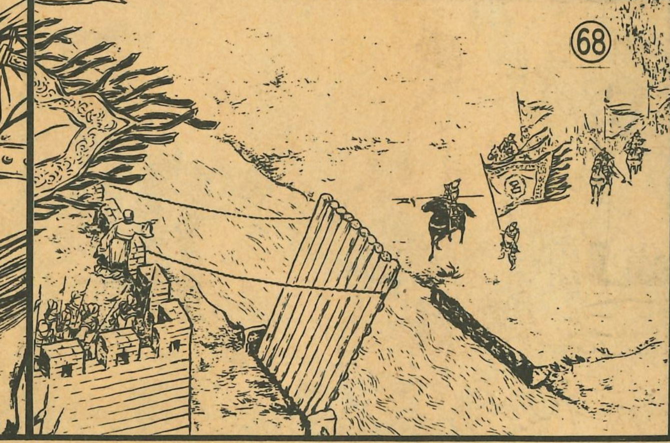
65　呂布徬徨無計，只得暫回小沛，再作打算。半路上，高順、張遼帶着一隊人馬，一陣風似的奔了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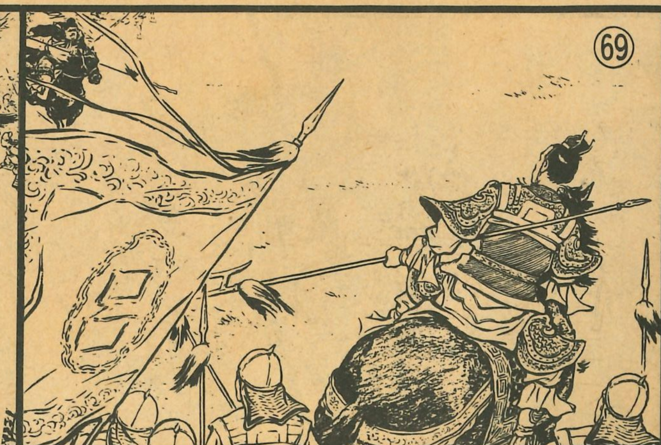
66　呂布心裡疑惑，慌忙問他們。張遼答道：「陳登來說，主公被圍，叫我們急來解救。」呂布聽了才知中了陳登父子的詭計，氣得咬牙切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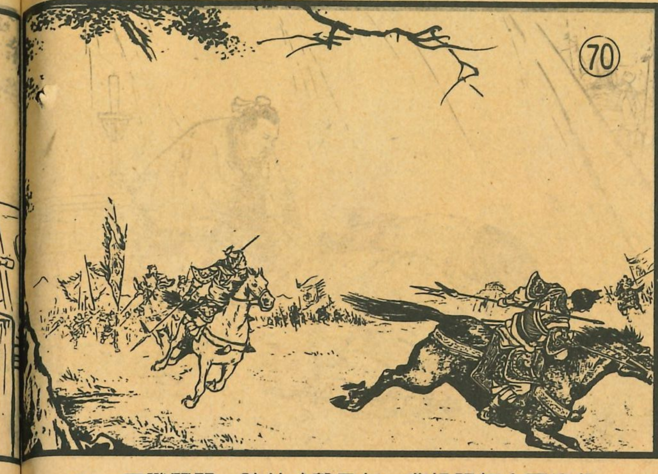
67　於是呂布同陳宮、高順、張遼又引兵回小沛。呂布一馬當先，飛奔到小沛城下，只見城上却打着曹軍旗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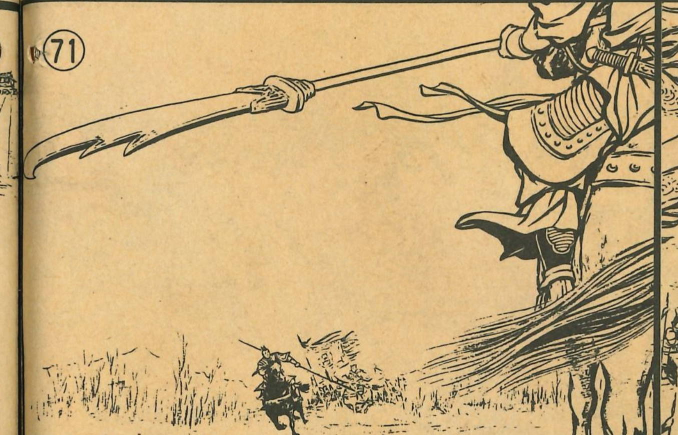
68　原來陳登乘高順、張遼一走，便與曹仁裡應外合，輕輕易易的得了小沛。呂布氣憤不過，在城下大罵陳登；陳登也在城上還罵呂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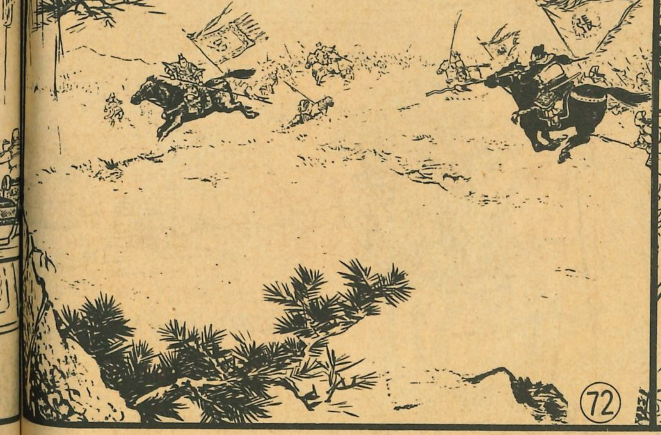
69　呂布正待攻城，忽聽背後喊聲大起，一隊人馬來到。當頭一員大將，手執長矛，正是張飛。呂布只得回馬迎戰。



70　正戰鬥間，陣外喊聲又起，曹操親領大軍衝殺前來。呂布料難抵敵，帶着人馬向東逃跑，曹兵隨後追趕。



71　呂布正累得人困馬乏，忽然又有一隊人馬攔住去路。當先一員大將立馬橫刀，大聲喝着說：「呂布不要走！關雲長在此！」



72　這時，張飛又從背後趕到。呂布慌忙與陳宮等衝開一條路，逃到下邳去了。



73　雲長與翼德也不追趕，便一同來見玄德。三人相見，又悲又喜，各人訴說別後的情形。原來雲長與翼德探得曹操引大軍來攻呂布，便尋來相助。



74　玄德兄弟與曹操進入徐州。糜竺接見，他告訴玄德，家小都平安無事。玄德才放下心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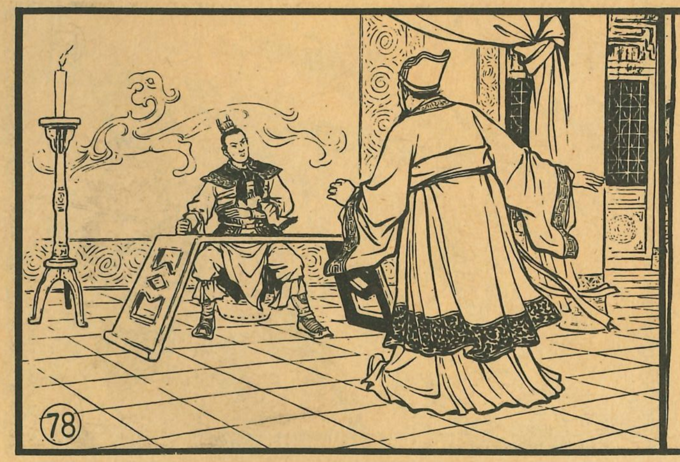
75　陳珪父子來見曹操。曹操開了一個大宴會，犒勞衆將。他稱讚陳珪父子功勞，加給俸祿，並且封陳登爲伏波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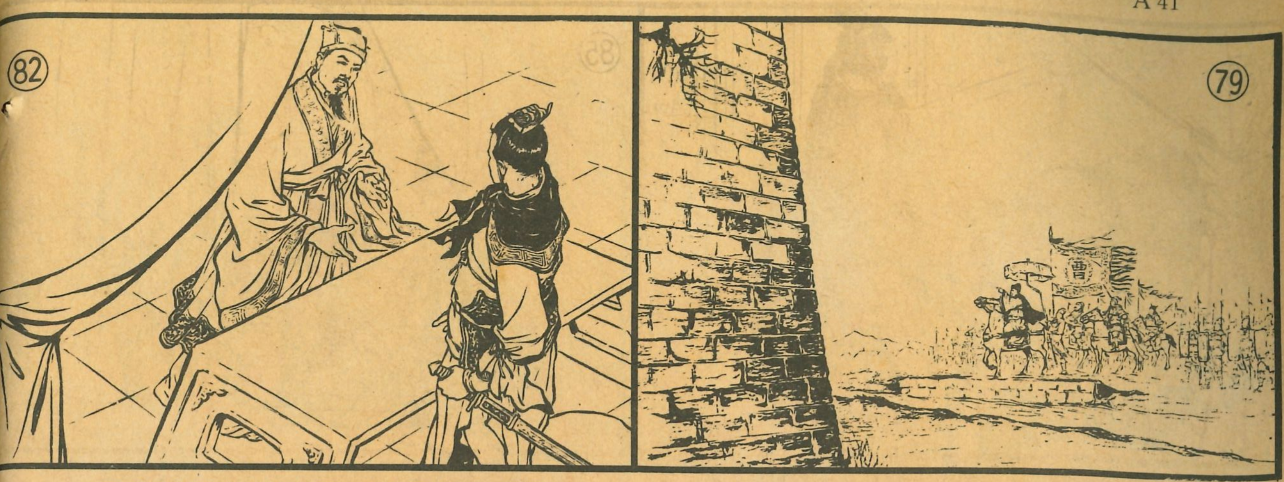
76　曹操又商議起兵攻下邳。程昱說：「呂布現在只有下邳一城了，逼得太緊，他必然會拚死去投袁術。如果他們聯合起來，就難對付了。最好派一個能幹的人去守住淮南要道，內防呂布，外擋袁術。」



77　曹操點點頭，請玄德兄弟領兵守住淮南要道，他自己引兵去攻下邳。玄德一口答應，他說：「丞相的將令，我哪敢違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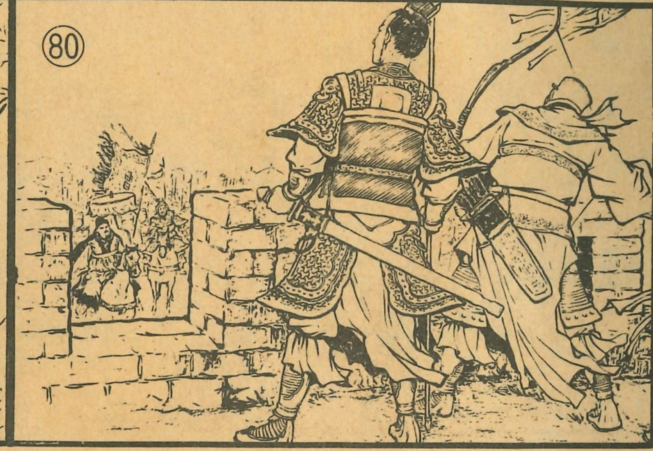


78　再說呂布逃回下邳。陳宮勸他說：「曹兵一會就到，乘他們沒安立營寨，將軍引兵出去，沒有不打勝仗的道理。」呂布自恃糧食充足，可以安心坐守，不聽陳宮的勸告。



79　過了幾天，曹操大軍到了下邳，安下營寨。曹操帶領衆將到了城下，叫呂布答話，勸他投降，說他有討董卓的功勞，如能投降，不失封侯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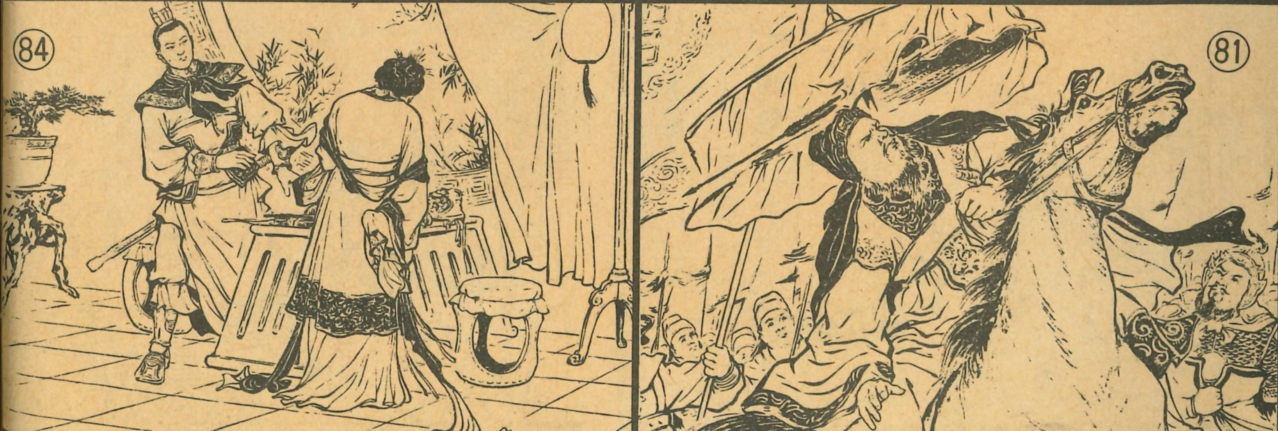
82　陳宮又勸呂布出城屯兵，他自願守城。這樣，曹兵來攻呂布，陳宮出城相助；來攻城，呂布還兵救應。不過十天，曹兵糧食接濟不上，一下子就可攻破。呂布遲疑了一會，方才答應。





80　呂布心裡一動，却打不定主意。陳宮一看，便指着曹操大罵奸賊，隨手扯開弓，向曹操發了一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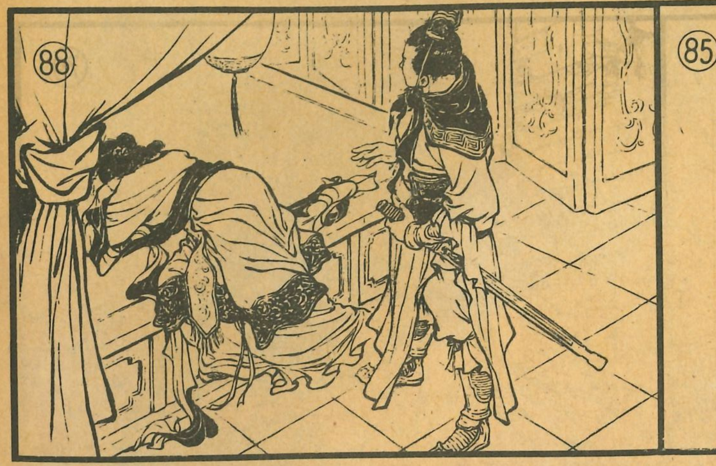
83　正是嚴寒天氣。呂布回到府裡，收拾戎裝，準備出發。他的妻子嚴氏覺得奇怪，問他到哪裡去。呂布就把陳宮的計謀告訴了她。



81　曹操抬着頭，正等呂布回答，冷不防一箭飛來，射中麾蓋。曹操恨透了陳宮，發誓要殺死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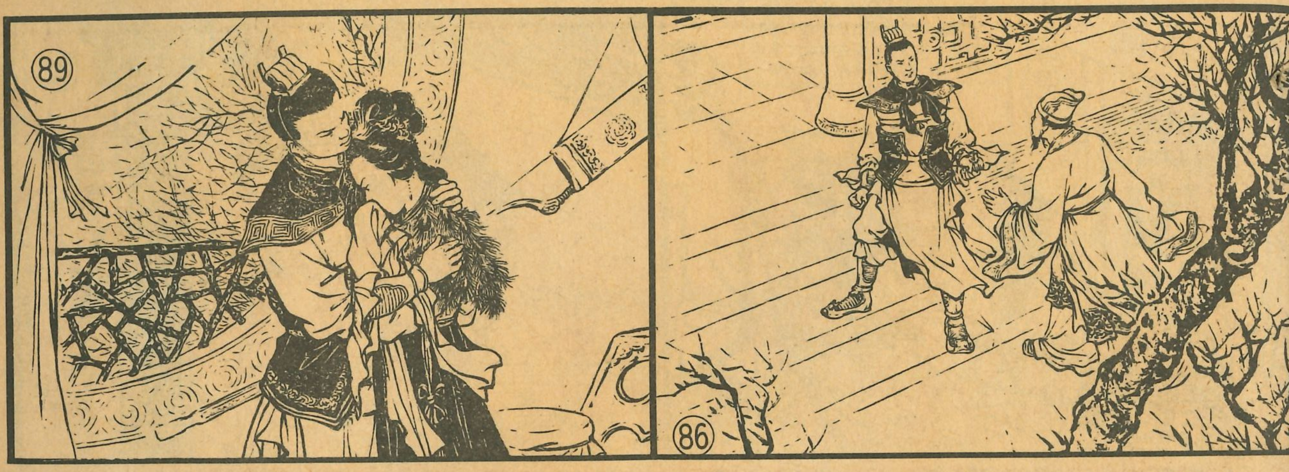
84　嚴氏一聽，含着眼淚說：「將軍孤軍遠出，萬一有個好歹，怎辦？」呂布心亂如蔴，望着嚴氏說不出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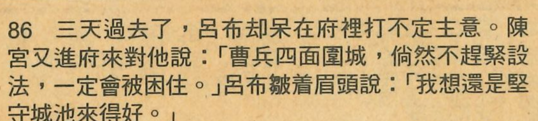




85　他搓手嘆氣，在房裡來回踱步。出城去吧，却放不下妻小；不出去，又怕曹軍圍城。就這樣思來想去，決定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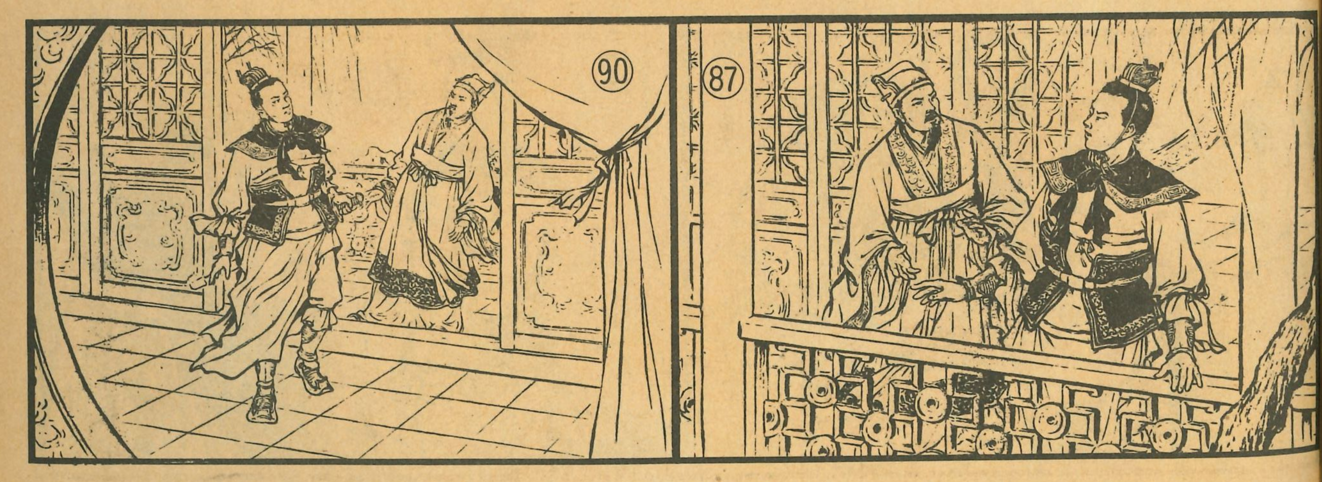
88　呂布又進內房來，把陳宮的計策告訴嚴氏。嚴氏說：「陳宮哪能堅守城池？倘然有個疏忽，懊悔就來不及了！」說罷，又放聲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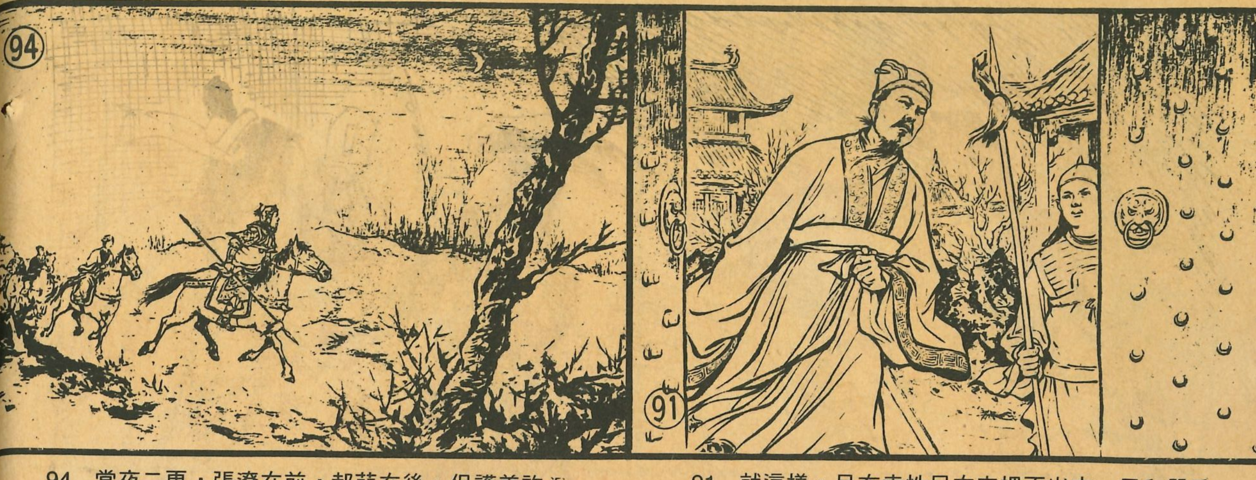
86　三天過去了，呂布却呆在府裡打不定主意。陳宮又進府來對他說：「曹兵四面圍城，倘然不趕緊設法，一定會被困住。」呂布皺着眉頭說：「我想還是堅守城池來得好。」

89　呂布愁悶不決，又到貂蟬房裡，把事情對她說了。貂蟬愁眉苦臉地說：「將軍要替我作主，千萬不要隨便出去。」呂布連忙安慰她說：「不必憂慮，我有畫戟、赤兔馬，誰敢近我！」



87　陳宮聽了很是着急。他說：「許都糧草早晚將到，將軍可出兵截斷他的糧道，這是個好機會啊！」呂布說：「你說得也對，等我和妻小商量一下。」

90　呂布出來對陳宮說：「曹操的詭計很多，說他們運到軍糧，一定也是騙人，不能輕動。」陳宮還想勸說，呂布却進房去了。



91　就這樣，呂布索性呆在府裡不出來，只和嚴氏、貂蟬飲酒解悶。陳宮只得退出，他抬起頭嘆了一口長氣說：「我們死無葬身之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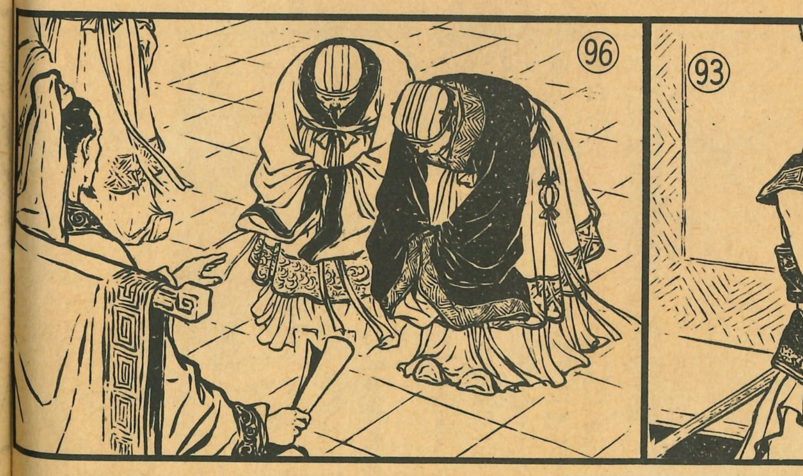
92　一天，謀士許汜、王楷進見呂布，獻計說：「將軍和袁術有過婚約，爲甚麼不去求他！如果他肯發兵，內外夾攻，曹操是不難擊敗的。」



93　呂布立即寫好了信，就叫他們前去求救。並令張遼、郝萌兩將，領一千人，把兩人送出隘口。

94　當夜二更，張遼在前，郝萌在後，保護着許
、王楷悄悄的出了城。郝萌帶五百人跟他們上淮南去，張遼引一半軍回城來了。

95　許汜、王楷兩人到了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袁術看過信，冷笑一聲說：「你的主人前次賴了婚姻，還殺了我的使者，今天爲甚麼又來求我呢？」許汜連忙分解。



96　袁術想了想說：「奉先反覆無常，不能相信，叫他先送女兒來，我再發兵。」許汜、王楷只得拜辭，和郝萌回來。　（待續）



俠情倫理短篇故事／吳　剛・文　可　飛・圖

鬼后

闖鬼谷獲贈秘笈　會鬼后母子重逢

暮春三月，恬靜的九華山，晨曦自雲層中透出，平添金黃色彩，九華山峻峯入雲，山勢奇險，斷崖幽谷，行人却步，峯頂終年積雪冰封，山腰溶雪滙爲一條白鍊，直瀉百丈，冲向外展的虬根古杉，銀珠四射，周圍水氣飛舞，由遠望去，只見白茫茫一片，峯頂接雲霧，山下却綠草如茵，到處奇花異卉。

突地，一條白影自這處風馳電掣飛奔而前，瞬間已到山脚，只見那白影停也不停，身形微躬，一躍拔起五六丈高，逕自峯頂躍去。

這時，九華山積雪方溶，山勢險峻，怪石青苔滑不留手，那白影似乎是毫不在意，一躍又是七八丈，幾個起落，已沒入峯頂雲霧中。

穿過雲霧，峯頂景物清晰可辨，剛才的白影已不再向上走，却反朝向峯南奔去。

這是面臨一處奇險斷崖，那白影兒停住身子，低嘯一聲，逕向谷底一株長在懸崖上的虬根古杉，微微一借力，身形順勢飄向對面一個洞穴。

甫進洞口，突聞洞內傳出一聲清朗的聲音，道：「小白，還不進洞，站在洞口幹什麼？」

原來這白影兒不是人，却是一個金睛火眼、通體長滿雪白長毛的人猿，牠兩隻毛茸茸臂中緊抱着一個小娃娃，看來約莫三、四歲上下，却長得肥壯非常，嫩白透紅的小臉兒，安詳睡得很甜。

這隻白猿聽得洞內聲音，似乎是十分驚懼，低頭看看懷中小嬰兒，終於緩緩的走入洞中。

洞口雖然窄小，但進內後却覺豁然開朗，四壁光滑如鏡，寬敞異常，正中橫陳着一張石榻，榻上坐着一個中年儒生，面對洞口盤膝而坐。

這時白猿戰戰兢兢的抱着小嬰孩進洞。

中年儒生面色微沉，低聲喝道：「小白，此娃兒何來？快說！」

那白猿似乎是懂得人語，嚇得牠輕輕的把小娃兒放下，吱吱的亂叫，一溜烟就向洞外溜去。

中年儒生深知白猿個性，也不追問，只見他也不站立，右掌微彎，那娃兒便逕自平地飛起，直向中年儒生懷中落下。

那娃娃面容甫一入目，儒生面色一凜，半晌，自言自語道：「相距千里，那不會……是她的孩子，但這娃娃却如此像她？」

儒生猶豫不決間，目光又復轉移到娃娃身上，顏容漸漸開朗。

他運掌遍撫這娃兒全身骨骼，不禁尖聲叫道：「好一副材料，這種上乘體質，眞是百年難見，不料今天却碰上了，總算冥冥中自有主宰，五年幽居深谷，毀容斷足之仇有希望雪……」

至此，那儒生一陣長嘯，嘯聲由高而低，甚或淒厲，最後竟變成哭泣

，悲慘動人，聞者傷心，見者流淚。

洞外，突然晴天一聲旱雷，剎那之間烏雲滿佈，電閃雷轟，暴雨如注，眞是天地變色，草木含悲，這個不祥的徵兆，似乎是象徵武林將遭巨變。

* * *

廟——寧靜而安詳，「鬼谷」中靜得落針可聞。

寧靜中，谷中响起了三聲梆鼓，打破沉寂，此時殘月被一片烏雲遮沒，更顯得黯黑。

突然，樓上飄下一片落葉，定睛看時，原來是一條人影，着地無聲，輕功之高，實在難以形容。

那人影似薄霧的一閃，便沒入樓中，樓門顯然仍有兩人把守。

但那薄霧從那兩人身傍飄過時，兩人瞬即呆然木立，似乎是什麼也看不見，原來兩人已被點中了穴道，不能動彈。

但怪異的事還不止此，「鬼谷」的鐵門除了谷主進出之外，從來是緊閉的，但今夜却是洞開着，裡面却是黑黝黝一片，甚麼也看不見。

但那人影閃入樓中之後，輕輕一旋，現出一個幪面銀衣人來。

他縱身輕貼着左角壁樓底下，罩面黑紗露出兩道如電的稜芒往四週亂射。

他覺得這僅是一個普通書房的佈置，無甚怪異地方，正中一張長案，靠着一張檀木雕花的椅子，上面放着一些古玩之類，再後面是個大書櫃，擺滿各書籍及一些文房四寶用具等等。

此外，壁上除掛着一雙鴛鴦劍之外，別無可疑之處。

銀衣人察看了一會兒，找不到任何破綻之處，尋出進入地庫秘密暗門，但銀衣人志在必得。

他極盼能會晤這個震懾武林中的「鬼后」，看看她是否三頭六臂，如何了不起的人。

銀衣人一陣細心觀察之下，目光落在石牆一幅古畫上。

他想：這可能是隧道暗門，但一會兒推按之下，他似乎失望了，目光輾轉落在桌旁的一隻金光閃閃、振翼欲飛的大鷹上，他飄到桌旁，伸手便去握。

說時遲，那時快，那大兀鷹原來是一個巧妙的機關。

銀衣人掌未到，兀鷹嘴內突然噴出一股濃烟，直奔向銀衣人面門。

銀衣人暗叫一聲不好，但他身子何等敏捷，一個連縱帶跳，立即後退丈外。

銀衣人心念這定是什麼歹毒的氣體，如非身手矯捷，必難倖免，於是，急從身上掏出解毒丹服下，急急行功抗毒。

一會兒他覺得心氣平和，僥倖未被毒氣所傷。

再打量大兀鷹時，兀鷹的嘴本來是閤着的，但噴出毒烟後，已自張開，這時牠嘴裡却啣着一枚鐵彈。

銀衣人自忖，這又是什麼歹毒暗器之類，不禁勃然大怒，右掌運功就朝那大鷹擊去。

掌甫出，他又暗念：此番是試探性質，不能留下痕跡，欲收回掌力時，已然不及，那大兀鷹雖未被擊成粉碎，但已體無完膚，頭、脚、翅膀都被擊毀，只留下一個光禿禿的鷹身，轟聲落在地上。

但是奇異的事情來了，這金鷹竟是開啓暗門的機關，金鷹被擊毀，暗門也自動露了出來了。

銀衣人心裡自是一喜，一陣輕微聲响過後，正中長案底下突然出現一個僅堪一人穿過的洞穴，穴中透出濛濛淡淡的光華，陰森之極。

銀衣人撲到秘道口，側耳細聽，但見裡面音聲全無，他冷笑一聲，突然飄身落入。

約莫三十來級石階，才到平地，只見洞壁曲窄，蜿蜒向前，洞壁相距丈餘便鑲有一顆明珠似的，幽幽慘淡的綠光，即發於此，令人感到陰森可怖。

銀衣人加緊戒備，摸索前進，約莫盞茶時份，洞壁豁然開朗，洞內更是陰森可怖，骸骨遍地，血腥味陣陣，中人欲嘔。

銀衣人縱然藝高人膽大，這時也不免心生寒意。

原來偌大的洞穴，銀衣人並未碰過一個人，這似乎是設下陷阱專門引他而來的，蘊藏極大的陰謀，這也難怪他感到進退兩難。

正在疑惑之際，突然……

洞穴中央石壁突然震天價响，向左右一分。

一條苗條白影出現眼前，洞穴內同時掀起一陣陰風，令人不寒而慄。

黑暗中出現一條白影，這不能不教銀衣人爲之失聲叫道：「鬼后？」

但是，他很機警沉着，功貫雙掌，身子突退五步。

就在他後退之際，身後倏忽出現一條白影，對他冷然一笑。

銀衣人急地身形一縮，嘿，奇怪了，距他立身處不及兩丈寬窄的洞穴，這白影就在他身旁掠過，却未被發現，這一駭非同小可，如果是事實，此人武功實在高不可測。一念之下，銀衣人不禁抽了口寒氣。

但眼前實在如此，白影橫身甬道中，正將來路擋住。

銀衣人雖然吃了一驚，但隨即冷然一笑，傲然而立。

因爲那白影武功詭秘無儔，那甬道僅闊丈許，要想從他身旁闖出，實無可能之事，而且此行是奉師命吩咐，如非萬不得已，不能用武。

但此時此地，對方如要用强，除了硬拚之外，別無他法，縱然不能敵

她，也不能閉目待斃。

此時，銀衣人暗運神功，蓄勢而立。

良久，他發覺有點異樣，因爲立在甬道的白衣人，既不發聲，也不移動，亦無惡意，還是紋風不動立在原有位置，因此，他覺得不對勁，他潛意識地踏上一步。

那白衣人跟着也跨前一步，只見白衣人站勢仍然不變。

銀衣人不由一怔，他不曉得白衣人在打什麼壞主意，不由對她起了戒心，身子不由退後兩步。

怪事又來了，他剛退後二步，白衣人也跟着他退後兩步。

這一來那銀衣人無法按捺，他低嘯一聲，左腕疾翻，一招「推波助瀾」突向那白衣人劈去，勁風呼嘯，在甬道响起回聲，震耳欲聾。那知白衣人不但不引掌抵抗，也不閃避，對那擊來掌力竟視若無睹。

電光石火之間，銀衣人大叫一聲：「不好！」只見白衣人向側一讓，身子突然射出一道烏綠光芒，其疾如電，直向銀衣人射去。

那甬道能有多寬，兩人又是對面而立，若是別人，要想躱避實在難比登天，幸而銀衣人在發掌之時已覺情形不對，先自戒備，見得烏光一起，人已凌空飛起，身子緊貼着壁頂，才僅僅讓過一蓬歹毒的箭雨。

雖然讓過，銀衣人兀自驚出一身冷汗。

「好奸詐的鬼后！」他自言自語道：「難怪人家說她心腸毒辣，今日一會，方知不假，如果是別人恐怕必遭毒手矣！」

一蓬箭雨過後，再看白衣人已不見了，他剛才站身處，不知何時落下一道鐵門，早將甬道封閉。

銀衣人飄身到鐵門前一陣的推拉，那裡推得動，曲指一彈，那道鐵門最少也有三、五寸厚，這一來，銀衣人立成籠中之鳥，網中之魚，就是脅生雙翅，也是無法飛逃。

但銀衣人又似乎不放在心頭，僅是冷笑一聲，並不害怕。

他沉思一會兒，仍返身向甬道裡走去，當他想到那白衣人的詭秘行藏，也不由讚佩起來，就是這秘室的設計，也匠心獨運，驟然一見一時也難分眞假，只要先動手觸動機關，身罹陷阱，恐再難逃出生天。

銀衣人正在轉念間，他抵達一岔道，道口兩側均有小門。

他仗着珠光定睛看時，不覺一怔，原來上邊刻着：「地獄門」三個字，另一側小門上書：「行功室」。

他心念這回就是十八層地獄，也得要走一趟，主意打定，他功凝雙掌，施展師門絕學「開山劈石」神功，轟轟朝兩扇小門轟去，掌風如萬馬奔騰，雷吼震耳，於是，兩扇小門便應聲而開。

銀衣人朝室內一望，頓感一慄，那間所謂「地獄門」的却原來又是一個地穴，近門處地下，滿佈十餘具骷髏骨，滿地殘肢斷體，令人不寒而慄。

銀衣人爲窮究竟，也不猶豫，大踏步的向洞內走去。

洞頂縷縷透出黯淡的綠光，不到三五步，便有一堆骸骨佈滿地上，陰森恐怖之極。

銀衣人已深入洞內數丈之遠，却無發現有可疑之處，正欲回身出洞之際，隱隱聽見有人哼出痛苦呻吟之聲。

銀衣人如獲至寶，循聲又深入丈許，只見一高齡道裝打扮的老者，似是深受重傷，口角掛血，强自迸出一口氣，道：「閣下想……必是被鬼后誘……來……來此處……老道……」

說到這裡已再不能言語，只是伸手招呼銀衣人趨前，他從懷中揣出一本武功秘笈，塞到銀衣人手中，復又斷斷續續地說：「這是老道畢生武功記載，留着也無用……請……代爲保存……或許對你……有……用……」

話未說完，銀衣人突覺耳後生風，知有人暗襲。

他猶乖巧，立將身形微挫，運勁於掌，朝後劈空擊出，只聽聞後面啊呀一聲，一人翻身栽倒，但立刻又一縱一躍，掠出丈外。

銀衣人返身一看，不禁嚇了一跳，原來在地洞出現的却是「鬼后」得力左右手「黑白無常」巫靈巫魂兩兄弟。

此兩人武功深湛，功力不在「鬼后」之下，此番聯手合攻，功力更增。

但銀衣人自幼跟名師習技，招式自是異於常人，此次身陷險境，更是步步爲營，出招用足七成以上功力。

「黑白無常」藝高人膽大，對此乳臭未乾小兒，那裡會放在心上，這樣就幾乎吃了大虧。

「黑白無常」一掠丈外，這番對銀衣人不敢造次，兩人長嘯一聲，揮動哭喪棒，雙雙合攻銀衣人。

銀衣人恐多躭誤時間，而致事敗，運起師門絕學「旋風三式」的「順水推舟」，整個人平着身子，橫進過去，跟着招式一變，復把身子向後一翻，「游龍歸淵」的第二式已使了出來。

「黑白無常」雖然是武林大魔頭，但這一種怪異招式，見影不見人，不知如何迎敵，簡直狗咬烏龜。

正在兩人手忙脚亂之際，銀衣人已雙脚一剪，一式「犁庭掃穴」變指爲掌，直向「黑白無常」下三路襲去。

這招連環擊出，避敵、讓招、倒身、襲敵，一氣呵成，可說是精妙無比。

「黑白無常」一來輕敵，二來從未遇過此種怪招，兩人膝蓋均被擊中，幸而兩人功力深厚，否則難逃一掌之危。

「黑白無常」見不能制敵，也是無心戀戰，雙雙竄入暗門逃命。

銀衣人也不追趕，回身再看那老道時，已然氣絕斃命了。

他抽出懷內秘笈，端詳了一會兒，也覺得地穴並無奇特之處，於是，循着原路奔出地室返回客棧。

* * *

原來這銀衣客姓黃名天朗，三歲時其父失踪，音訊全無，而他亦被一白猿抱進絕谷中跟一武林異人學藝。

屈指已是十八年矣，黃天朗盡得師父眞傳，近年聽說江湖上出現骷髏幫會，幫主是一名女子，自稱「鬼后」，却是武功造詣極高的女魔王，舉手投足之間，便能置人於死地。

但話又說回來，那女魔頭行走江湖，從未露出本來眞面目，就是出手殺人，也只以蒙面人出現，全身黑衣打扮，叫人無法認出眞面目。

骷髏幫之崛起，引起武林中一片血腥，蒙受一場浩劫。

最近數月來，一般年輕英俊的武林高手，不論是各大門派或黑白兩道人物，先後達百餘人離奇斃命。

他們致死的原因如出一轍——事先均收到骷髏幫一張無字請帖，裡面隻字全無，只繪一具骷髏頭骨。

不出三天，接獲請帖之人，便不明不白的死去。

他們都是被人施用一種歹毒的暗器，打入身體各大穴中，無論多麼高武功的人，不出六個時辰，便全身腐爛而死，無法可救。

這樣一來，頓使武林中各年輕高手，均人人自危，鬧得滿城風雨。

但話又說回來，接獲骷髏帖的人，都是一般年輕力壯英俊的青年高手，稍嫌貌醜的却是安然無恙。

黃天朗此次別師下山，在路上聽人說得繪影繪聲，又說鬼后武功如何了得，身手如何敏捷，行踪詭秘，忽隱忽現，於是決心一進鬼谷以探虛實。

黃天朗返回客店，一看天色已近四更，雖然這次闖入鬼谷，却是什麼也調查不到有可疑之處。

他又從懷中掏出那老道給他的秘笈翻閱，燈下細看封面之上寫：「玄音眞經」。

黃天朗暗念：玄音原來是那老道的名字。一代高手當前，也無緣結識，不禁喟嘆一聲。

於是，也不多疑，細心翻閱。

「玄音眞經」內僅兩篇，首篇記載內功、吐納口訣，次篇記載玄音大師畢生武功，包括拳、脚、兵刃、暗器及各種罕見的招式。眞的是曠古絕今，奇奧無比。

黃天朗一面翻閱，一面加以體會，起初還可以略窺門徑。

但到後來，越弄越糊塗，就連黃天朗這樣具有超人智慧的武林奇材也無法理解。

再詳細參詳各篇記載，莫不大異常規，內家吐納口訣偶一不愼，便會走火入魔，各種奇招怪式與目下武林技擊背道而馳，別說無法過招，即使出招亦感破綻百出，蹩扭已極。練習起來實有乖武學之道，黃天朗實在大惑不解。

他暗自念：「怎的一代高手所著的秘笈如此難懂？昔日師父常讚我資質聰敏，智慧過人，眼看面對這本眞經，就連一點頭緒也摸不着。然則這眞經果眞是奇絕無匹……」思念至此，心中一動，頓覺所悟，又自忖道：「眞經上記載如此多的招式，何不試試，或許有特殊的收穫，亦未可料。」

於是，他按照經上記載的一招「偷天換日」，左掌由內向外向上翻上，右掌直前，半途化掌為指，襲敵避招，側身。

一試之下，頓感蹩扭百出，內勁眞力無法貫注雙臂，輕飄飄的毫無力道可言。

一連三招，俱是如此，無從領悟，頓感心灰意冷，再提不起興趣來。於是長嘆了一聲，便熄燈就寢。

黃天朗甫躺下床，心中又是不忿，於是又連忙翻身坐起，盤膝而坐，按照經上吐納口訣，緩緩繞行，不到片刻體內眞氣越繞越快，漸似一股狂濤激流，一時間竟然無法控制。

黃天朗嚇得心膽俱裂，正擬設法補救，猛覺胸口一陣劇疼，腦袋轟然一聲，已昏厥在床上，人事不省。

長久之後，黃天朗漸由昏迷中醒甦過來，只覺得渾身的骨骼有如寸斷。腦袋仍然是昏昏沉沉的。

他俊目微張，只見室內黑沉沉一片的，燈光不知何時熄去，四肢尚能伸展自如，但都是軟綿綿似的，如罹大病，心內暗自驚喜，一面緩緩爬起，盤膝而坐，越想越覺心驚膽戰。此番如不是見機得快，恐怕早已走火入魔，再無藥可救矣。

於是，黃天朗盤膝默用師門心訣運功療傷。良久，俊臉始由白轉紅，神志湛湛，內傷已然復原。

黃天朗欣慰之餘，一躍起床，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桌上一本「玄音眞經」，不知何時，不翼而飛。

黃天朗武功深湛，百尺內黑夜視物纖毫畢現。

他發現桌上留有一張字條，墨汁未乾，急上前拿起一看。

上面寫着：「本欲取汝性命，無奈不願乘人之危，今取眞經代之，日後相逢，便成死敵。」下無具名，僅左下角繪一朵雪白蓮花，含苞待放，栩栩如生，字跡娟秀中隱露剛勁，箋上輕透麝香芳芬之味，似是出於女子手筆。

黃天朗這一氣，非同小可，劍眉倒豎，一式「燕子穿簾」穿窗而出，脚不沾地已翻上屋去，橫目四望，只見明月在天，繁星閃耀，大地一片沉寂，那有半個人影？

黃天朗暗念，此人武功實在高不可測，箋上墨汁未乾，人已杳如黃鶴。

黃天朗微嘆一口氣，返身走入客店。

一夜歷盡驚險，心中煩燥異常，又因秘笈「玄音眞經」被盜，更不知是何方神聖，輾轉反側，不能成眠，轉眼便鷄啼報曉。

黃天朗抽出兩錠碎銀，放在桌上，也不驚動店小二，翻身越窗而出，似有重重心事，朝東北離去。

自從九華山別師下山，黃天朗奉命找尋生母落在何方，至今不但影踪全無，還牽入骷髏幫漩渦，恐怕從此多事。

至於「玄音眞經」又是被何人盜去？雪白蓮花又是何等人物，更別無蛛絲馬跡可尋。

聽說武林中以雪蓮為號的却有一個人，究竟是否她盜去，一時却難斷語，萬一錯誣人為盜，輕者有傷和氣，重者將招致干戈相見，釀成流血事件。

黃天朗想到此處，亦是束手無策。

再念玄音大師乃是一代武林高手，他手著秘笈「玄音眞經」如落在旁門左道或黑道人物手中，豈不是如虎添翼嗎？

黃天朗幾番思量，決心先行尋經，以免落入壞人手中，使自己成為武林中罪人，至於其他各事，決心暫緩辦理，主意打定後，足跡放寬，遍遊名山大川，一方面遊覽風景，另方面俟機查探，希望尋回眞經。

* * *

失踪年餘的「玄音眞經」有了消息，據說是鬼谷中一名高手獲得，上面所載全是仙人間的武學。

不但可以習舉世無匹的武功，若窮究深研，且可以鍊成金剛不壞之身，成為仙俠之流。

此消息江湖輾轉相傳，不脛而走，作為武林中人誰人不想？

於是，江湖上武林中人互相奔走相告，六大門派震驚，高手紛紛出動，隱跡多年的黑白道奇人異士，也開始在江湖現身，一時潛龍臥虎，人材濟濟，所有目標全為「玄音眞經」。

這回武林浩劫開始了，那些企圖奪劫秘笈之人，因想追截得主，互相間接成了敵人，每天有人火併死亡，由嫉妬變成仇恨，人死得越多，仇恨也更擴大，一片血腥仇殺，震撼了整個武林。

白雲山一座古剎前；黃天朗正與二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傢伙，展開搏鬥。

這兩人就是骷髏幫幫主的左右手，黑白無常巫靈巫魂兩兄弟。

這黑白無常曾在鬼谷三招敗在黃天朗手下，此番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各抖手中哭喪棒及落魂幡，合攻黃天朗。

雙方拳往棒來，殺得日月無光，鬼哭神號。

黃天朗以一敵二，毫無懼色，越戰越勇，於是施展師門絕技「天龍神拳」，周圍丈內掀起一股狂飆，力道何止千鈞，直向敵方捲去。

巫靈巫魂是江湖中的兩大魔頭，身經百戰，對黃天朗怪異招式也倍加戒備。

此際，兩人各抖手中兵刃，展開詭異的「落魂幡」招式，將一支落魂幡化影百千、挾着一股凌厲的狂飆，便向黃天朗全身各大穴道襲到。

黃天朗冷笑一聲，暗想這老魔頭若不給他一些顏色看，是斷不肯輕易言敗的，眼見落魂幡威力驟增，劍眉一剔，招色頓變，「天龍神拳」化成千百掌花，漫天飛舞，却不帶絲毫勁風，冉冉迎上，落魂幡狂飆一遇掌風，便如泥牛入海，影跡全無。

黑無常巫靈最識貨，他見黃天朗施展這不帶絲毫勁風的招式，便是一愕，心知這種最上乘的武功，如非武學晋入峯巔之士，絕難施出，而且也最難應付。

這種毫無力道的掌風源源不絕地向他們襲來，使他們已微有窒息之感。

黑無常巫靈心驚之餘，一點不敢大意迎招封架。

黃天朗却是越戰越勇，神情洒脫之極，脚下更是流水行雲，從容不迫。

三人轉眼便成一團白影越戰越烈，陣陣勁風越來越烈。

此際，戰圈外多了一位黑衣人，身材細小的幪面人。

她似乎很矛盾，一方面不想自己方面黑白無常敗陣，另方面也不希望眼前這位年輕俏美武士受挫。

她功凝雙掌，預備必要時插手排解。

巫靈巫魂越戰越心驚，一條哭喪棒使的不成招數，似要敗下陣來。

三人酣戰又過了二十招，巫氏兄弟已被迫得滿頭是汗，四肢無力。觸目所及，漫天掌花冉冉升空，化形千萬，愈來越密，不覺心頭一急，惡念頓生，於是，巫氏兄弟暗一運勁縱身跳出圈外。

就在電光石火之間，巫靈厲吼一聲，右腕微揚，三點綠芒發自掌底，直迫黃天朗面門，驟覺寒光迫體，陰森之極。

黃天朗料不到巫靈如此卑鄙，猝下毒手。

他在巫靈躍身後退之際，稍一疏神，一股綠芒已侵入體內，心內頓感一陣翻騰，心血翻湧，驟聽一陣格格獰笑，又是兩點綠芒向黃天朗面門打到。

他低着頭向左一讓，綠芒貼耳而過，眞的是驚險萬分。

這時黃天朗目色盡赤，腦中一昏，頓感四肢無力，方待行功，又有兩點綠芒打到。

他咬牙强自提氣，揮袖擊落二點綠芒，但是另二點又到。

他四肢已感無力，再也無法抵擋，只有閉目待死。

黃天朗此時已是人事不省，昏絕過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刻，他悠悠的甦醒過來，只覺得一隻纖幼的小手在他背後撫捏。

黃天朗睜眼一看，這時，天色已放曙，古刹及密林的都目前，但骷髏幫人一個也不見，但自己卻躺在樹下一個天生麗質的少女懷中。

不消說，自己一條性命是那個少女救回來的，一陣羞慚，霍然躍起。

黃天朗剛站穩，那少女一整衣衫，神情嬌慵無限地站了起來。

她剛起立不久，脚未站穩，但見她面色一變，嬌叱一聲，倏忽又頹然倒下。

黃天朗不明就裡，還以爲她受了內傷，趨前一步，驚叫道：「姑娘！妳受傷了……」

那少女微微搖手，嘴角掛笑道：「相公別介意，小女子昨夜途經此地，見相公正在危急，僥倖擊落那綠芒，綠芒才落，相公已倒地不起……」

那少女略一沉吟又道：「那幫人一見小女子中途插手，就來圍攻，正在危急之際，幸而其中有一位蒙面姑娘，斥退衆人，深深看我一眼，就率衆逃去。」

語此至，微微一頓，流波偸瞥黃天朗一眼，復問道：「那位蒙面姑娘，相公可認識嗎？」

「不認識！」

「這就奇了。」

少女微笑着復又說道：「他們走後，我察看相公是中了獨門奇毒，只有施毒者可救，正在急焦之際，那個蒙面姑娘去而復返。」語至此，少女微微的頓了一頓，玉手一理雲鬢，又道：「那蒙面姑娘告訴我，說相公是中了『百年鳩毒』，非獨門解藥是不能解救，又遞給我一粒丹丸，叫我嚼碎餵相公服下。」至此少女雙頰微紅，嬌羞不勝，黃天朗看了也不覺心中一蕩，兩人相對沉默。終於那少女又開口道：「那蒙面女人見相公服下丹丸，又替相公推拿了一番，叫我扶着相公靜坐樹下，不能亂動，她又立在旁邊爲相公守候，直至天色放曙甦醒時，她才飄然而去。」

黃天朗面對此救命恩人，就要倒身拜了下去，少女那裏肯受。

終於兩人相對行了一禮。

黃天朗正要問少女姓名時，頓感人聲鼎沸，由密林中傳出。

少女面色一變，一抱拳道：「相公，小女子家有要事，不能躭擱，就此拜別，後會有期。」話未說完，人已飄出丈外。

黃天朗欲阻止時，已來不及，只見那少女幾個起落，踪跡便不見了。

黃天朗見此女的輕功，實在不在自己之下。

原來那少女就是白蓮花，「玄音眞經」也是她盜走的。

她本是骷髏幫幫主之愛徒，因見師父爲非作歹，已看不過眼；有心叛幫，此次盜得「玄音眞經」，盡得其中奧秘，可以尅敵及引爲退身之策，上面對黃天朗的一番話，所說的蒙面女人，其實就是她自己一人。

卻說黃天朗呆立在古刹旁，突見密林中走出十餘武林高手，一字排開向黃天朗站立之處行近。

那一夥人有老有少，爲首一人卻是出家人打扮，趨前合什道：「阿彌陀佛，請問施主，往鬼谷從那一條路走？」

這一問教黃天朗摸不着頭腦。

他躬身道：「想各位必是走錯了路，鬼谷不是在蜈蚣嶺嗎？怎麼迢迢千里，跑到白雲山來找尋鬼谷？」

人羣中一陣騷動，其中一人快口道：「這人是獃子，我們別理他……向東面走一程再說。」

那僧人打扮的老者說：「施主恐弄錯了，鬼谷確是在白雲山，蜈蚣嶺只是鬼谷的分舵，施主既然不知，算我們打擾了！」

那僧人打扮的老者說完，頭也不回的逕自率領一行十餘人向東方走去。

這一來，黃天朗感到突然，那麼自己冒險一闖的不是眞正的鬼谷，此行不是白走嗎？

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立刻追上那一夥人，攔在路途中說：「各位，小弟亦正想到鬼谷去，請一道走如何？」

爲首僧人打扮的老者向黃天朗微一打量，似有所憶說：「施主貴姓大名，拜何人爲師，此行到鬼谷是何原故？」

黃天朗見僧人打扮的老者慈眉善目，不想隱瞞，便坦白說道：「晚輩姓黃名天朗，我師父是銀衣玉面俏郎君。」

僧人打扮的老者容顏開朗，合掌當胸道：「阿彌陀佛，此回總算皇天有眼，銀衣玉面俏郎君後繼有人，我們也添一臂之力。」

僧人打扮的老者又拈鬚微笑道：「實不相瞞施主說，我們此行是有關係武林一宗大事，想近年來骷髏幫崛起，稱霸武林，多名高手不明不白的喪生，就是骷髏幫幫主鬼后所爲，她說要殺盡天下武林年輕英俊的高手，並邀約我們六派掌門參加死亡宴，以武會友，如被她獲勝，此後將領導武林……那永無寧日矣！」言下不勝唏噓。

黃天朗一聽，毛髮皆豎，血氣騰

翻，朗聲道：「就是我黃天朗拚着粉身碎骨，也不容這女魔頭胡作非爲。」

僧人打扮的老者低喧了一聲佛號，便介紹六大派掌門人與黃天朗相見，次序是：少林掌門慧光禪師（老者打扮），峨嵋了慈，華山杳隱及武當青松，青城與崆峒各派掌門人及其門下高手十餘人。

少林掌門慧光禪師道：「我們一羣人須有一人領導，才好行事，依老衲之見，銀衣玉面俏郎君前輩，德高望重，他老人家的徒兒得傳衣砵，也可以推爲代表，老衲以爲就請黃天朗施主爲羣雄之首，未知各位以爲如何？」

六大門派中以少林掌門慧光禪師最受人敬重，此語一出，各派盡皆附和。

只見黃天朗連連搖手道：「晚輩何德何能，敢當此大任，還是由慧光大師領導羣雄，晚輩當力效犬馬之勞。」

羣雄及六派掌門見拗他不過，於是，還是由慧光大師發施號令，依次序是：黃天朗、了慈、杳隱、青松及青城，崆峒及各派高手。

一行十餘人正擬向鬼谷赴死亡約會，突然颯颯颯，嶺上飛下兩名黑衣幪面勁裝大漢。

慧光禪師武功到底是深湛，朗聲叫各位止步，嚴陣以待。

此際慧光禪師朗聲喝道：「來人止步，道上名來，否則格殺勿論！」

兩名黑衣人也不理會，逕自趨前抱拳道：「敝幫主知悉各位親臨赴會，特派小的前來領路！」

慧光禪師低喧佛號，朗聲道：「如此，有勞兩位在前帶路便是。」

於是兩黑衣人領先，慧光禪師與黃天朗等一行十餘人隨後，浩浩蕩蕩的逕奔鬼谷而去。

行行重行行，過了頓飯時間，只見山勢陡險，四面斷崖削壁，寸草不生。

一行十餘人來到一處亂葬崗前，兩個勁裝幪面大漢，就朝一處塚穴沒入。

慧光禪師一行人跟着走入後裏面豁然開朗，前面面臨千丈斷崖，下面是一條陰森的激流，如不愼墮下，不粉身碎骨才怪。

黑衣人一指前面，說道：「各位掌門，前面便是鬼谷，各位進入鬼谷，必先要走過斷崖，便可赴宴。」

兩人說完逕自沒入山中，幾個轉身蹤跡不見。

慧光禪師及黃天朗等一行十餘人，端詳了一會兒，只見對岸百尺下懸着一條長籐。

慧光禪師等各人都是江湖一流好手，並不覺得有甚麼困難，於是，各自施展本門輕功，飛越對岸。

各人深入鬼谷境地，驟覺寒氣迫人，陰風罩體，使人不寒而慄。

衆人迄未到過鬼谷，正要前進，飀飀飀，又有四個黑衣幪面大漢由高空落下。

他們俱不作聲，以手示意引領衆人前進，又過了盞茶時份，只見林木參天，陰森可怖，此林內及地面滿佈骷髏骨頭，鮮血由上汨汨而下，倍增恐怖。

突然，哇哇兩聲，劃破寧靜的長空，密林內，卜卜卜地撲出了幾隻吃人的大兀鷹，爪如利刀，急勁的向慧光禪師等人撲來。

衆人不虞有此一着，不由大吃一驚。

還是黃天朗眼明手快，劈空擊出一掌，力度何止千鈞，吃人兀鷹雖然敏捷通靈，但其中兩鷹被擊中翅膀，振翼一飛沖天，翺翔空際，輾轉哀鳴，其時雖然已入雲霄，仍是張牙舞爪，虎視眈眈，伺機擇人而噬。

衆人又過百步之遙，林內出現一人，鬚髮皆白，神色凝重，雙目神光如炬，令人望而生畏。

慧光禪師到底是羣雄之首，目光銳利，即趨前合十說道：「飄萍客前輩也來參熱鬧，我們又添一股實力了……」

原來此叟姓蘇名子翼，外號飄萍客，爲人忠耿，正直不屈。

慧光一一介紹各大掌門人及羣雄給蘇子翼認識，但蘇子翼一見黃天朗，卻瞪目結舌，不能言語。

良久之後，蘇子翼才開口問黃天朗道：「敢問這位少俠，高姓大名，尊師何人？」

黃天朗也不隱瞞，便把幼時白猿把他抱入九華山洞跟銀衣玉面俏郎君學藝一事，說了一遍。

蘇子翼至此頓覺恍然大悟，哈哈一笑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銀衣玉面俏郎君已失蹤了二十三年，原來潛入深山教子學藝，你說好笑不好笑呢？」

黃天朗及慧光禪師等人聽蘇子翼這一說，個個不明就裏，莫名其妙，連忙向蘇子翼追問原因。

蘇子翼至此也不隱瞞，便把銀衣玉面俏郎君二十三年前失蹤之後，遺下幼兒妻子亦於五年後同告失蹤。其妻「冲天一鳳」亦下落不明，今見黃天朗相貌與銀衣玉面俏郎君生得一模一樣，便斷定黃天朗便是銀衣玉面俏郎君親生兒子。

至此，各人亦恍然大悟。

黃天朗回憶在九華山中時師傅的言談擧止，及囑咐行走江湖亦要穿着銀衣，似寓意深長。

黃天朗至此，含淚跪倒朝空三叩拜，以謝生父多年教育之情。

蘇子翼與慧光禪師及各大掌門人羣雄等，也不禁一掬同情之淚。

良久，蘇子翼立在衆人當中道：「老夫事前已進入鬼谷，裏面設置的確是陰森可怖之極，在場各位，恐怕都不是鬼后的對手。」

語至此，略頓了一頓，臉色凝重

的望着黃天朗，復又說道：「老夫想除了黃天朗賢侄可以與鬼后一拚之外……不過天朗侄兒一出面，似乎有失各位掌門人面子，依老夫愚見……」

說畢，從懷中掏出一張人皮面具，遞給黃天朗，言下之意，因銀衣玉面俏郎君是天下第一高手，俗語說：「強將手下無弱兵，虎父當然沒犬子」，黃天朗身手當然了得。

少林掌門慧光禪師低喧了一聲佛號，說道：「前輩之言有理，一切當由前輩作主便是。」

少林掌門人也贊成，各派自無反對之理。

就在此時，谷中出現了八個幪面黑衣勁裝大漢，爲首兩人正是「鬼后」的左右手「黑白無常」巫氏兄弟，他們示意引領衆人進入鬼谷。

一行十餘人甫進鬼谷，一股血腥味中人欲嘔，斷體殘肢滿佈一地，鮮血由屍體上汩汩而出。

進入鬼谷尋丈，都是骷髏骨頭之類。來到一處，衆人見設有酒席，分三張方桌，品字形的擺放。黑白無常巫氏兄弟示意羣雄分左右二席坐下。

黃天朗及蘇子翼等一干人，看見桌上陳設，不禁觸目驚心。

原來桌上的碗、筷、杯、碟之類的東西，都是骷髏骨頭雕成的，細緻精巧，的確是一流的工藝品。

桌上四角，放着四個骷髏頭骨，凶目射出綠光，忽明忽暗，好不駭人。

半晌，一聲鐘鳴，岩石突然自左右分開。

「鬼后」及一名黑衣少女出現在眼前。

鬼后全身素白，面披白紗，儀態萬千。

少女却是全身黑衣，面無遮掩，走出席前正中坐下。

黃天朗一看，幾乎失聲呼叫。

原來那少女便是在古刹的救命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強自抑制心情，一雙目光如炬般的盯着那少女臉上。

此時，衆人已入席坐定，鬼后開口道：「今天的死亡宴，也不要我多費唇舌，各位掌門及各大高手賞面之至，眞是蓬蓽生輝，今天以武會友，並不想多費手腳，只要你們之中派出一人能接我三陣，便算服輸，否則今後你們將要加盟骷髏幫，聽我差遣，如若不從，格殺勿論。」

語調由低而昂，由淒厲至嚴肅，字字清朗，句句入耳，座上各人，無不悚然而驚。

慧光禪師躬身喧了一聲佛號：「我們出家人，慈悲爲本，這樣比試最好不過，免得多人釀成流血，罪過，罪過！」

語至此，向黃天朗略打一眼色。

黃天朗立即一躍立在場中，抱拳道：「如何比試，便請吩咐！」

鬼后橫目一瞥黃天朗，見他不過五十開外，貌不驚人，也不放在心上，便厲聲道：「第一回，你能聽得一曲琵琶音，便算你勝。第二回，你可用畢生功力，擊我三掌，如我稍退半步，便算我輸。第三回，你我用畢生所學，來一次決鬥，三者勝其二，便是獲勝。」

「好！」黃天朗頷首答應。

鬼卒端一椅。

黃天朗坐在場心，忽聽得耳根響起千里入密傳意說道：「娃兒，任務艱巨，少安毋躁。」

黃天朗知是師叔蘇子翼用傳音入密上乘功夫，囑咐他小心應付。

此時，少女端出琵琶，鬼后接過，彈出嫣嫣琴音，初如巫峽猿啼，如泣如訴，繼而高山流水，無殊仙樂。

只是，黃天朗初時臉色凝重，後來似是深受痛苦，汗下如雨，胸脯猛然起伏，繼而放聲大哭，以至力竭聲嘶，十丈過外的各門各派高手聽來，自始至終，均覺琴音悅耳，令人心曠神怡。

忽爾琴音一變，由低陡高，有如深淵激流，澎湃奔騰。黃天朗木然呆坐，倏忽淚下如雨，似爲琴音控制，一厥不振。

此時，各大門派掌門人見黃天朗似要落敗，齊感吃驚，有點驚惶失措之感。

正當此時，琴音突止。

黃天朗如由萬丈深淵一躍而登摩天峻嶺，頓覺功力陡加，氣力充沛，不禁狂喜。

「罷了！『勾魂曲』威力無比，如今弦線中斷，而你能聽我二奏，本后無話可說，這一陣我認輸就是了。」

鬼后說完，也無精打采，狀似無限唏噓之感。

蘇子翼及慧光禪師各大掌門人一聽，自是喜不自勝，但其餘兩陣如何還未可預卜，強自按捺以靜觀其變。

黃天朗一聲僥倖，表面上仍自一片安詳神色，且看第二陣如何較量。

原來先前琵琶弦突斷，也是那少女暗中助他一臂之力，此時，她仍然默不作聲，立在鬼后身旁，流波偷盼黃天朗，口角含春。

「第二陣你可用本門絕藝連擊我三掌，本后不予還擊，如能震退本后半步，便算你贏！」鬼后神色凝重，冷冷的說道。

黃天朗聽後點首，於是施展本門絕學，掌起處化成千百朶掌花漫天飛舞，挾着一股狂飆，便向鬼后捲到。

連發兩掌，鬼后有如泰山矗立，就連衣袂也不動過一下。

黃天朗失聲道：「這一陣，我輸了。」

此語一出，衆人心中一凜，憂形於色，緊張焦急神色難掩心中驚駭，如今一勝一負，雙方比個平手，關鍵就在第三陣。

第三陣兩人也不打話，各自施展出平生絕技，拚個你死我活。

事關武林生死大事，個人生死在所不計，黃天朗有心以死相拚，挽救武林，遂竭盡所能，全力施爲，轉眼百招已過，雙方優劣難判，這邊六大門派高手看得磨拳擦掌，心癢難熬，恨不得加上一掌把鬼后打倒。

就在此電光火石之間，鬼后招式陡變，遽施殺手，這時那黑衣少女一聲尖叫「師傅！」

鬼后稍一疏神，面紗被黃天朗一把抓去。

這時，衆人目光一亮，原來鬼后却是一個清麗脫俗的女子，看去就像三十餘歲的女子。

各大門派中有一人高呼叫道：「這是冲天一鳳，你們不能打！」

就在此時，鬼后見有人高呼自己外號，不禁一凜，稍一分神，黃天朗已發出「天龍神拳」，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立即擊到。

鬼后欲待閃避，那裏還來得及，一掌擊中胸部，立時口角掛血，傷重倒地。

此時，人叢中飛出一人，正是風塵俠隱的飄萍客蘇子翼，他一手攙扶着鬼后，並道：「大嫂，這便是妳的親生兒子小朗兒！」

黃天朗一聽，却如遭雷殛。

師叔的話不會錯的，眼前的鬼后正是自己朝思暮想，失蹤二十餘年的生身之母。

他一面脫落面罩，「冲天一鳳」方艷紅一見黃天朗與失蹤二十餘年的丈夫長得一模一樣，以爲夢中相逢，便問及父親二十餘年落在何方？

黃天朗便將乃父遭人暗算，自困在絕谷及後自己如何被白猿抱入洞中等事細說一番。

這時母子二人骨肉重逢，恍如隔世，情不自禁，二人抱頭大哭。

原來鬼后以爲丈夫狠心拋棄不言而別，於是把心一橫，立心以殺盡天下年輕英俊高手爲報復，此時覺得對丈夫不起，無顏偷生人世。

就在此刻，鬼谷一陣騷動，蘇子翼大喝一聲：「賊胚子，那裏走！」

各門各派羣雄追出大半，黃天朗偶一回頭，方艷紅以錯怪丈夫，也自感滿身罪孽，無顏對人乃嚼舌身亡。

黃天朗一番痛哭，自是不在話下。

却說蘇子翼已從谷外捉住兩人，原來是黑白無常巫氏兄弟，他們二人正是當年合力將銀衣玉面俏郎君暗算後毀其容斷其足之人，黃天朗新仇舊恨湧上心頭，雙掌齊發，只見狂飆乍起，巫氏兄弟立時七孔流血，倒地身亡。

於是，一場武林風波遂告結束。骷髏幫羣鬼無首，不攻自破。

六大門派及蘇子翼任務已達，紛紛告辭，各返本門不提。

此時鬼谷只剩下那少女白雪蓮及黃天朗兩人，兩人本已生情愫。

此際，白雪蓮從懷中掏出「玄音眞經」，扮了一個鬼臉。

原來「玄音眞經」最後一頁附有解說。黃天朗一時不察，幾乎走火入魔，後被白雪蓮盜去，卒被細心查看出來。自是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婚後，逕奔九華山父親修道處，共同研討「玄音眞經」蓋世武功，以道他日行走江湖。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黃雀——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 $16.00

唐斐和宋遠這兩個殺手如螳螂，專替他倆的師父黃雀賣命去殺人，但最後一個目標是他倆的救命恩人……

鼠妖——馮嘉著





每本港幣 $17.00

張克探長爲接連發生的三宗命案大傷腦筋，三死者被殺手法雖不同，但均體魄強壯，且手臂上均有紅印——似老鼠咬過的牙印……

H.K.N.G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上文提要：小冥女因展雲飛受傷趕來探視，見他醒來又避走，無愁叟憐她遭遇，使她易容能見到展雲飛，跟踪他而行，以觀察他對自己是否忠誠，無愁叟隨行，每到一處都使小冥女能見到展雲飛，而展雲飛却茫然不知有人跟踪，來到一莊院，又見到丁又常要殺武林五秀，原來他們匿藏此處，正想找他們為自己澄清是非，却遇上丁又常……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揚子江・文　可飛・圖

情淚染蠻花

一場誤會冰釋　兩人聯袂同行

「陰間秀才」丁又常陡見展雲飛將身一晃，居然避過自己手中這柄奪命鐵扇，心想：「這小子豈能讓他留在世上，將來豈非成了我們地冥派的勁敵。」想到此處，殺機更露，陡地一聲怒嘯。

展雲飛見得丁又常怒嘯聲響處，已然拔身而起，知道丁又常定然施展絕學而來，當下那敢怠慢絲毫，忙不迭雙掌中途收招，脚下踏着「斷魂七步」之中的那式最巧妙的「魂斷離恨」，只見身子冉冉上升，刹那之間，已然拔起二丈有餘，堪堪避過丁又常的點劈勁招。

兩人一避一劈，刹那之間，已然交手三招，直將階前這武林五秀個個看得目瞪口呆，想不到展雲飛竟能與丁又常這個地冥派首徒打了一個平手。

展雲飛既然與丁又常亡命相搏，心下却又疑忖：「何方明明與地冥派存有仇怨，怎的見到我與丁又常打成這樣子仍不來助我，而我却也矛盾至極，既然自稱為地冥派門下，怎麼與丁又常竟然打到如此地步，這豈非又被何方與她的孫女禤秀瑛啓疑了嗎？」

休說展雲飛心中嘀咕，「陰間秀才」丁又常也不禁暗暗稱奇，暗想：這小子自鄂中一別之後，武功眞的進步了很多，聽說我師妹收錄他為徒，怎麼不見他將地冥派武功施展出來，施的却全是異招怪式，敢情我師妹未將本門武功傳授給他？」想到此處，丁又常又忖：「我師妹不見了幾近半載，竟連半點消息都無，師父卞三娘為了她失踪，不惜連至陰玄功都不去練，親自涉足江湖，今日既然遇到了他，好歹也要從他口中探查我師妹的下落。」

想到此間，丁又常稍為一避，將身閃飄落地，收斂了招式瞪目對展雲飛問道：「聽說你已拜我師妹為師，我且問你，她如今在何處？」

展雲飛被他如此一問，倒也一時無語為答，呆了一會兒，始道：「她是我的師父，她愛上那兒去就上那兒去，我怎麼知道？」

「陰間秀才」丁又常見展雲飛神情閃爍，知道其中定有隱情，一聲冷笑，就道：「最好你快些說出來，我念你算是咱們地冥派中門徒，就饒你一死。」

展雲飛却板起了面孔，露出一股嚴肅的神情，說道：「誰是你們地冥派的門徒？」

此語一出，丁又常饒是機智過人，也不由為之大愕，就道：「你既是我師妹的徒兒，你不是地冥派的門徒，難道我師妹已自創門派不成？」

展雲飛就道：「她是不是地冥派門徒我不管，我只知道拜她為師，為的是……」說到此處，展雲飛陡覺心中一陣疙瘩，不知究竟如何述說才好，展雲飛個性原本是倔強，一時答不出話來，但却越感蹩扭，想起采石磯畔「小冥女」割髮留字，不禁由呆轉怒，陡見他目眥之中露出一股憤恨的光芒來，雙手一揮，竟然就朝丁又常擊去。

丁又常號稱「陰間秀才」，見得展雲飛目眥憤怒之際，已然預料他有此一着，故而暗下戒備，如今果見他雙掌揮劈而來，嘴角之際泛起了一陣陰笑，正想將地冥派絕學「招魂十三式」施展出之際，陡見眼前人影一晃，飄落了一貌醜少女，竟然拉開了展雲飛，瞪眼望着自己，叱道：「你既知他是小冥女趙玉嬌的徒兒，怎麼連出毒手，看起來，地冥派眞是歹毒陰辣，連自己同門也不留餘地。」

丁又常乍見那醜貌少女宛如天人從天而降，對着自己如此責罵，不禁一愕，暗想：「天下武林中人，名門正派自己盡知，未知這貌醜少女是那一門那一派的人，居然有膽在我面前如此說話。」當下就問：「妳是誰？敢情是嫌這裡血腥氣不夠，妳再來添上一份不成？」

趙玉嬌自從服了人絕何方的易容丹，志在能與展雲飛相處在一起，順便查探他對自己究竟是如何？因此由何方設計，故意裝着與「小冥女」趙玉嬌有仇，迫令展雲飛去找小冥女，想不到來到此間，無巧不巧，偏偏是遇見了師兄「陰間秀才」丁又常，起初，趙玉嬌以為師兄定然念在展雲飛是自己的徒兒，寬饒三分，怎知見他臉色陡變，知道他定然將師門這「招魂十三式」施展出來，不由大驚，故而迫於無奈，唯有現身替展雲飛解危，如今聽得丁又常此問，就道：「我是什麼人？你是不會知道，好在我是專程來找尋小冥女，如今見不到她而見到了她師兄，這也是一樣的，地冥派的『招魂一十三式』我也要接它幾招。」

丁又常聽那醜貌少女未將自己姓名門派說出，反而將自己地冥派絕學「招魂十三式」道了出來，不由更三分驚愕，暗想：「這貌醜少女眞是邪門，我倒要小心應付。」

趙玉嬌倒轉頭來，對着展雲飛微微一笑說道：「你倒不是個壞人，頗守信義之道，錯在你誤入旁門左道，竟拜小冥女的門下，我倒替你可惜。」

展雲飛聽她言語中損及趙玉嬌，當下不加思索臉色一沉就道：「禤姑娘，妳幫了我，我甚是感激，可是妳不能罵我師父，如果妳再如此說，莫怪我背負信義。」

趙玉嬌聽展雲飛之言，心中陡覺一股既甜又溫暖的感覺來，眼眶裡却陡然感覺發酸，情不自禁，盈滿了熱淚，可是當着衆人，自己怎能出爾反爾，微微一笑對展雲飛說道：「想不到小冥女作孽多端却會收到你這麼一個好徒弟，唉！眞是造化弄人！」

展雲飛連連被他提起小冥女趙玉嬌，胸中愁腸百結，卵石島上與小冥女這段恩情，如現眼前，如今聽得這醜貌少女禤秀瑛又出言辱及小冥女，不由理智盡失，濃眉軒起，暗露憤色，反手一掌，就朝「小冥女」趙玉嬌摑過去。

「小冥女」趙玉嬌情懷滿抱，甫在自艾自怨惘然若失之際，怎料展雲飛有此一着，只聞「啪」的一聲，「小冥女」趙玉嬌左頰之上頓時吃了展雲飛一下耳光。

展雲飛怒極出手，這一記耳光打得甚為不輕，只見「小冥女」趙玉嬌唇邊慘笑露處，流下一絲血來，展雲飛如夢初醒，不由驚慌失措，自忖行止失常至此，甚是不該。

這一耳光雖則打在小冥女左頰之上，「陰間秀才」丁又常也不由一呆，心忖：「這小子怎地如此尊師重道，這樣尊重我師妹，人家說了一句，就反目摑打，莫非他與我師妹除了師徒之誼之外，尚有其他關係不成？」疑忖既生，丁又常本屬多疑之人，不期頓萌試探之心，笑對展雲飛說道：「看不出你倒是有良心之人，恩師已將師妹許配給我，剛才你這個舉動，倒值得我嘉獎，好吧！我就饒你一次吧。」

「陰間秀才」丁又常此語一出，非但展雲飛聽了猶如旱雷轟頂，就是「小冥女」聽在耳中，更為驚愕萬分，忖念：「我師父怎會將我許配給他？這……」暗念至此，小冥女肝腸寸斷，知道今後自己再難有安寧日子過。

展雲飛怔在丁又常面前，大半晌說不出話來，忽然見他臉頰之上露出憤怒莫名的神情，叱道：「誰要你饒！」說罷將手一揮，竟然拚着自己全力，連人帶掌突向「陰間秀才」丁又常撲擊過去。

武技之道，就算拚着兩敗俱傷的打法，也必須稍留半分功力，可是，展雲飛這下連人帶掌撲擊而去，却連絲毫功力也不留，見他目眥皆裂，眼光之中好似藏着一柄飛刃的那般兇狠，憤叱了這「誰要你饒」四個字，掌風宛如排山倒海那般向丁又常擊劈而去。

「陰間秀才」丁又常身為地冥派傳人，何況此次受了師命南下，會過無數武林高手，再兇惡的也曾見過，却是未曾見過展雲飛如此之打法。不由暗念：「這小子憤怒至此，不言而喻，他與我師妹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想到這裡，心中立即感覺有一種酸溜溜的感受，一聲冷笑之下，「招魂十三式」已然隨手而出，略為向右一避，反手五指直豎，繞手就向展雲飛腦上一招「奪魄斷魂」抓去。

「小冥女」趙玉嬌見展雲飛捨命撲去進擊，芳心不覺乍喜還驚，如今見師兄丁又常將師門「招魂十三式」中的最凌厲的一招「奪魄斷魂」往展雲飛反擊而去。而展雲飛又是全力撲擊，已無應變之餘地，不由大驚，知道他萬難還招閃避。

「小冥女」趙玉嬌心之所屬，就是殉情也是甘心，鑒於眼前展雲飛處境

極危，這時已無考慮餘地，喝叱一聲，人已竄出。

「小冥女」趙玉嬌身子甫已竄出，手中已然蘊招，等待竄至丁又常身邊，雙手就朝丁又常攫去，所發之招，竟是「人絕」何方授她的那式「妙絕寰宇」。

展雲飛一招未着，反被丁又常繞手反擊過來，確是已經措手難及，陡見這貌醜少女竄身而來，替自己解危，當下就乘着丁又常一緩之間，循着「斷魂七步」中那式「魂飄魄緲」斜避躍出。

「陰間秀才」丁又常饒是腹中盡是奸計，什麼事都是難逃過他的眼睛，可是陡見這醜貌少女躍身急竄而來，表面上對自己發難，實則是替展雲飛抵擋，一時都猜不透她與展雲飛究竟有何恩怨？心中暗想：「剛才展雲飛在衆目睽睽之下摑了她一掌，怎的她反而袒護展雲飛起來，莫非展雲飛是個情蟲，使這貌醜少女如此死心塌地的爲他？」

暗忖念間，丁又常看見這貌醜少女的來招甚是怪異巧妙，更覺驚訝，倒看不出這醜少女竟然是身懷絕學，當下急忙雙手一繞，化攻爲退，借着這股力飄出丈外。

武林五秀見得這貌醜少女招法巧妙，不過是僅出一招，已然令到丁又常躍身閃避，不敢硬接，不由個個露出欣喜之色，「中商賈」朱顯貴得意忘形，不禁喝起采來。

「小冥女」趙玉嬌盡知展雲飛被誣之事，而今見得「中商賈」朱顯貴喜極忘形，這副得意的頭上，當下嬌軀一轉，將剛才這招「妙絕寰宇」的餘勁之勢，反手一掌，向朱顯貴摑了過去。

乍聞一聲清脆悅耳之聲，朱顯貴的臉頰上頓時現出五指紅痕，俄頃之間，換了兩副不同的面貌。

展雲飛見得這貌醜少女刹那之間摑了朱顯貴一掌，倒頗覺意外，疑忖：「怎的她與武林五秀也有恩怨？」一時爲之疑惑莫解。

「小冥女」趙玉嬌舉手之間，竟將名重一時的武林五秀之一的「中商賈」朱顯貴摑了一掌，殺鷄儆猴，足使丁又常爲之驚愕不止，心中暗念：「這貌醜少女怎的喜怒無常，來到此間既說出與我地冥派有仇，又爲何又要向武林五秀施辱？」一時確也猜不到她究竟是什麼門派中的人。

「陰間秀才」丁又常正在疑念之中，却見這醜貌少女冷冷一笑，對着朱顯貴叱道：「我最討厭的就是你們這些表面上自稱名門正派，裝成仁義道德，實則什麼壞事都做盡的欺世盜名之人！」

「中商賈」朱顯貴被摑一掌，如今又被「小冥女」叱責，再好的忍耐，也不由老羞成怒，當下用眼向四秀一望，就對「小冥女」怒道：「妳這娃兒強蠻如此，滿口胡言亂語，武林之中那個不知我們五秀乃屬光明磊落正大人物。」

「中商賈」朱顯貴說到此間，陡聞「哼」地一聲冷笑，傳自廳內，武林五秀莫不驚愕交加，料不到廳內竟會有人，忙轉身觀望，只見廳內走出一個全身素服美艷絕世的少婦來。小冥女趙玉嬌一見立即面上變色，想不到師傅三度出山南下。

展雲飛乍見廳內走出一個美艷少婦，起初以爲是武林五秀的幫手，見得丁又常搶前數步，口稱師父，始知這少婦原來就是地冥派掌門人卞三娘。

展雲飛倒並不是懼於卞三娘的威望，驚忖：「原來地冥派的掌門人卞三娘竟是這麼一個貌美絕世而年紀並不算太老的人。」暗念至此，不禁盯住了卞三娘凝望不休。

卞三娘端的貴爲一派之主，儀態不凡，磊落大方地從廳內走了出來，對着武林五秀望了一眼，就向丁又常所站之處走了過來。口中說道：「常兒，爲師怎樣吩咐你，與這羣欺世盜名之人，休得多講，咱們地冥派在武林之中，被他們這些人已說得壞定了名，你還顧慮些什麼，多做一件壞事，還不是一樣。」

展雲飛聽得卞三娘之言，心中不由怦然，暗念：「她說的甚是透徹，地冥派在武林之中已被視爲邪魔外道，端的是人憎鬼厭，多做一件壞事確也無甚妨礙。」

「陰間秀才」丁又常唯唯應是，展雲飛向武林五秀望去，只見這五個武林高手竟然個個嚇得面無人色，抖愕而立，臉頰之上充滿了一股莫名的恐懼神情。

卞三娘莞爾一笑，唇角邊含帶三分不屑輕視的表情，目光望向展雲飛的面上，不由皺了皺眉，就向丁又常問道：「這個少年是誰？」

「陰間秀才」丁又常就將展雲飛自述身份向卞三娘詳述了一遍，只見卞三娘目中露出了一片憤怒的光芒，對着展雲飛凝視着問：「玉嬌既收你爲徒，你身爲地冥派後輩，怎麼見了我連禮也不拜見？」

被卞三娘如此一說，展雲飛如夢初醒，心忖：「我的確名正言順拜在『小冥女』趙玉嬌爲師，何況自己與『小冥女』又有了這份關係，見了卞三娘，確實應該以後輩之禮謁見。」當下就搶前一步，雙膝跪在地上，答道：「徒孫展雲飛這裡叩見師祖。」

「小冥女」趙玉嬌見得展雲飛居然當着自己師父與武林五秀面前，承認是自己的徒兒，向卞三娘以師祖之大禮叩見，芳心之中陡覺有甜又澀的感受，莫辨其味。

卞三娘也不出聲，任由展雲飛大禮參拜，等待展雲飛站了起來，始將目光投向趙玉嬌身上來，冷冷的一笑說道：「原來『人絕』何方這老怪物也沒有死，妳快去叫他出來，休學這五個不成材的東西壞樣。」

「小冥女」趙玉嬌見得師父竟然看出自己剛才與丁又常動手的那一招，不由驚服師父目光端的是厲害，轉念一想：「如今她既來了，我怎樣的也不能露出破綻，不然，定難逃她兩隻銳利的眼睛。」一想到這裡，故意强硬，冷冷一笑答道：「妳是什麼東西，妳配見我外公。」小冥女此言一出，却使展雲飛大驚，知道她定受卞三娘的懲責。

說也出人意外，卞三娘非但不怒，而且竟望趙玉嬌微微一笑，說道：「常言道得好，三代不出舅家門，妳這娃娃的脾氣倒生得跟何老怪一模一樣，我本當嚴懲於妳，可是何老怪與我乃屬同輩，妳既是她的外孫女，姑且看在小輩份上饒妳今次。」

趙玉嬌雖出口，心則驚悸，何況自己知道師父的脾性，歡笑之間，立可變面殺人，因此聽了卞三娘之幾句話，還是提心吊膽，有恐卞三娘陡然反臉襲擊過來。

正當「小冥女」趙玉嬌驚悸之際，陡聽廳內又傳出一陣哈哈大笑之聲，別人驚愕都不在話下，卞三娘頓時扭轉身去，望向發笑之聲傳來的廳中望去，只見「人絕」何方一搖三擺，正從廳中走了出來。

卞三娘饒是身爲一派之主，武功蓋世，可是見得何方竟從剛才自己藏身的廳中走了出來，不由驚忖：「我走出大廳來後片刻，倘若他在我出來之前已藏身其中，我亦可聞到他的呼吸之聲而發覺他的行藏，如果他在我出來之後進廳，我雖背廳而立，可是廳門只有這裡一個，他怎的也逃不過我的眼睛，敢情這老怪物會飛天遁地不成？」

想到此間，卞三娘雖心中更覺驚愕，可是臉頰之上却收斂了剛才那種驚悸之色，就朝何方微微一笑道：「想不到與你一別三十餘年，原來這三十餘年的時光倒並非白白的活過。」

「人絕」何方突然眉頭一皺，嘆了口氣道：「這三十幾年光陰使我渡日如年。那時候我還是一個精壯力强的漢子，如今妳看，我頭髮都白了，宛如風燭殘年，這條老命已然朝不保夕，今日見到妳還是像三十年前一樣貌美年輕，彼此比起來，倒使我難過了。」

卞三娘依然莞爾一笑，說道：「何老怪的脾氣何以變了，想在以前，你是何等高傲，如今我還未曾說你，而你率先自憐起來，這豈不使我也感到難過麼？」

兩人一言一答，却將展雲飛弄得糊塗起來，疑忖：「何方與他外孫褟秀瑛口口聲聲不惜迢迢千里趕往潼關地冥派中，要找地冥派報仇，怎麼如今見到了卞三娘反而客套了起來，莫非這老頭想見了卞三娘便害怕不成？」

此際却聞何方說道：「三娘，我與妳素來互不侵犯，我走我的路，妳往妳的墓，可是這次却犯到我的頭上來，妳那個寶貝女徒『小冥女』趙玉嬌欺侮我的外孫女長得這麼醜陋，天下男人多的是，她千不揀萬不揀，却揀中了我外孫女的男人，故而我不惜那條老命，準備到潼關墓中找妳，想不到在此不期而遇，我倒與妳評一評誰是誰非了。」

「人絕」何方此言一出，非但使卞三娘爲之一驚，就是「陰間秀才」丁又常與展雲飛也爲之驚愕不已。

只見卞三娘皺了皺眉，目光往丁又常一掠，就向何方說道：「玉嬌離開潼關已有一年，連我如今也在找她，未知妳的外孫女的男人是誰？別的人我不知，玉嬌自幼由我撫養長大，她的眼界比我還高，恐怕是另有別情，何況，玉嬌在離開潼關之時，我已將她許配給常兒，她怎會揀中你外孫女的男人？」

何方雙目之中泛出了一層陰影，竟然淚含眉睫，咽道：「三娘，妳不提起這件事，老夫倒念與妳三十多年老朋友，什麼事都能看開一點，提起了這件事，就算妳地冥派有開天劈地之能，老夫也要與妳拚命，妳知道我只有這麼一個熱了怕熔，冷了怕凍的寶貝孫女，竟然存心派妳那妖艷的女徒將我外孫女的男人搶去，使我外孫女肝腸寸斷，痛不欲生，想妳在三十年之前爲了那個小白臉，千方百計從那李綺霞手中搶奪而去，如今你教徒兒，竟然連這套本領都教了給她。妳搶了李綺霞的男人不關老夫事，可是小冥女搶了我外孫女的男人却對我受害甚大，就算我這條老命活不了多久，也與妳拚上一命。」

卞三娘聽了何方之言，臉上一陣青一陣紅，若信若疑的模樣，何況被他在如此許多人的面前，將自己三十多年前爲了與李綺霞爭奪「俏郎君」方棠華的私隱都說了出來，饒是卞三娘年歲已大，往事已逝，但被何方說了出來，不由老羞成怒，臉頰之上突地泛出一絲冷冷的笑容，對着何方道：「如此說來，你我定是難以罷手了！」

何方在這三十餘年之中將「忘吾眞經」參透了，神隨意動，喜怒已臻至化境，見得卞三娘色變，知道這場厮殺已然在所難免，刹那之間，睫邊淚突斂，瞬又露出一股怒容，就道：「三娘，打就打，還多說些什麼？」

厮鬥之局已成，彼此拔箭張弓，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正在此際，站在一旁的展雲飛却如夢初醒，就踏前一步向何方說道：「何老前輩，家師羽毛自惜，那會奪人之愛，諒是令外孫女看錯了人。」

何方不由分說，陡然將手一翻，一招「妙絕寰宇」就向展雲飛擊去，待招發出，方始叱道：「難道我也會看錯了人不成？」

何方招發如電，展雲飛那裡提防

到他竟然會向自己襲擊。忙不迭循着「斷魂七步」躍避，已經遲了一步，只覺得肩上一陣刺疼，身子頓時躍出丈外。

變起倉猝，休說衆人大驚，就是「小冥女」趙玉嬌也不由暗吃一驚，見得何方將展雲飛擊出丈外，不知他在弄什麼玄虛，正在驚愕之際，陡見牆外竄進來了兩條黑影，竟將何方彈擊而出的展雲飛雙手挾住。

衆人循目望去，只見牆頭躍下的兩個人影，竟是「淮南一絕」公孫逸父女，展雲飛見得公孫逸父女雙雙來到，倒反感到驚愕，心忖：「怎麼她父女兩人竟會來到此間？」

「淮南一絕」公孫逸突然出現來到，武林五秀個個露出欣喜之色，好似遇到了救星那般，一齊上前恭迎。

公孫逸用目望了卡三娘一眼，也不對她說話，却朝「人絕」何方走了過去，雙手抱拳，作了一個恭道：「原來是何兄在此，今日此間成了羣英大會。」

「人絕」何方乍見公孫逸來到，不由雙眉一皺，遂道：「三十七年以前，咱們五窮六絕名震江湖，譽滿武林是何等的威風，想不到曇花一現，死的死，隱的隱，只留下你一個人在江湖之上，故而使你憑淮南一絕這個名頭，冠蓋天下，想不到今日咱們又見面了，兩副老骨頭看來倒要與卡三娘拚上一拚。」

「淮南一絕」公孫逸見得「人絕」何方原來尚在人間，不由皺眉驚異，如今聽到他如此說，想不到他也淌上了這淌渾水，當下就對何方說：「原來何兄與卡三娘尚有一段恩怨，我眞是成了少見寡聞，想我與卡三娘素無仇怨，何兄剛才所說之話，大概乃是一面之詞。」

公孫逸言下之意，竟暗示不願與卡三娘爲敵結怨，故而立即用話交代，倒將展雲飛聽了頗感一愕。心中暗想：「莫非『淮南一絕』公孫逸恐怕自己武功不及卡三娘不成？」想念至此，身子已然站住。

「人絕」何方聽得「淮南一絕」公孫逸之言當然甚覺驚愕，想不到與自己名列六絕中的淮南一絕竟然膽小至此，當下就冷冷一笑說道：「老夫這三十餘年歸隱天竺，尙以爲練就蓋世武功，想不到練來練去，倒反將一對眼睛練壞，這眞是成了有眼無珠，原來你今天所謂英雄好漢却全變了欺善怕惡無膽匪類。」

何方的話越說越尖銳，直將「淮南一絕」公孫逸說得臉上一陣陣的變色。

展雲飛在旁側倒甚是欣賞何老這番豪氣之言，不由脫口說道：「何前輩說得甚是，如今天下所謂英雄好漢，都是些無膽匪類。」

「小冥女」趙玉嬌聽得展雲飛所言，不由秀眉一皺，又恐他輩份太低，萬一觸犯了自己師傅及「淮南一絕」公孫逸，他絕非這兩人的敵手，於是，心中暗暗的替他擔心，未知該如何去阻止他，切勿再隨便說話。

「淮南一絕」公孫逸似也並不發作，只見他輕嘆一聲，說道：「這並非老夫欺善怕惡，實因武林之中太少有容人之量的人，天下要爭論的事太多，江湖上的恩怨是非更是纏個不清，如果不看開些，豈不是成了終日要與人交手。」公孫逸說到此間，却踏至庭院之中，將視線落在卡三娘的臉上。

卡三娘見公孫逸話中有因，對着自己凝望，不禁冷冷一笑，說道：「公孫老頭兒，你也休在我面前裝模作樣，想當年，我與你確有怨仇，而我此番再出，第一個就是要找你，何況你現居武林妄自稱大，如我不將你除去，怎能使武林中人懾服。」

卡三娘這幾句話說得甚是輕鬆從容，端的是語驚羣雄，「人絕」何方聽在耳裡，不由哈哈一聲大笑了，說道：「公孫老頭兒，這一遭眞的是拍馬屁拍到馬脚上了，你滿以爲在三娘面前低聲下氣，可以使她原諒，誰知她却將你列爲第一號要除去，你也難以自保的了。」

公孫倩自從與父親越牆，一直悶着不出半言，如今乍聞卡三娘大庭廣衆之中，竟然如此對父親言語，頓時秀眉軒起，冷冷一笑說道：「想我爹爹被尊武林第一高手，素來不問武林中是非，三十年以來隱居淮南，從不踏出家門半步，妳既說與我爹爹有一段怨仇，如此說來，我爹爹這三十多年摒世之念也白化了，今日在此與你不期而遇，我們也素聞地冥派行爲歹毒，就算我們父女兩人今日血濺此間，倒也要領教幾招地冥派絕學。」

卡三娘想不到公孫逸的女兒竟會對自己如此說話，不由的皺了皺眉，向她凝望了一眼，側首就向公孫逸問道：「她敢情是你與那窮婆所生的？」

「淮南一絕」公孫逸點了點首，卡三娘不由眉頭皺得更濃，冷道：「如此說來，我且看在窮婆的份上，姑且饒她一命。」

卡三娘所說之話，唯有公孫逸與何方兩人心中明白，其餘衆人個個莫名其妙，卡三娘說到此間，又向公孫逸道：「你也知道我的脾氣，素來恩怨分明，睚眥必報，我話已說完，你是自斃呢，還是要我動手？悉聽尊便。」

當着貴爲天下武林第一高手的面前，卡三娘竟然說出這種話來，當然是驚駭了羣雄，衆人尙以爲公孫逸被迫至此，定然難以再忍，怎知事出不然，只見公孫逸一聲苦笑，却道：「老夫早已知道這段恩怨遲早要作個了斷，本當該如妳所言自斃，可是老夫尙有一樁事兒未曾了斷，才望三娘限一個日期，讓我負荊再來赴約，屆時決不再求恕饒。」

「淮南一絕」公孫逸此言一出，非但公孫倩聽在耳中驚駭萬分，就是庭

中衆雄也不禁齊皆色變，想不到貴爲天下武林第一高手的淮南一絕公孫逸竟會如此膽怯。

公孫逸說畢，却向女兒公孫倩望了一眼，說道：「倩兒，妳快快上前叩謝三娘不殺之恩。」

公孫倩滿臉露出驚異之色，竟然愕在一旁驚出了神，怎料公孫逸陡然臉色一沉，竟向她叱道：「倩兒，還不快向三娘謝不殺之恩，聽到了沒有？」

公孫倩那會見過父親這樣的對自己聲色俱厲的說話，不由更添三分驚愕。正在驚惶之際，陡聞卡三娘說道：「我也不要妳女兒謝我，你既認了死罪，而你又還有未了之事要去了斷，那麼我也依你，我也不怕你會逃到那裡，如今我且限你在明年重陽黃昏，到我潼關墓前自刎。」

公孫逸唯唯稱是，就朝公孫倩說道：「倩兒，咱們走吧。」說着，身子一晃，已然飄出院外。

公孫倩只感到心中有一陣說不出的難過，既驚又羞，又好似受了莫大的委屈那般，陡地銀牙一咬，也就躍身越出牆外而去。

來既匆匆，去亦匆匆，然而在這匆匆之間，却使這庭中的氣氛爲之一變，貴爲天下武林第一高手的淮南一絕既懾於卡三娘的威望，自願在來年重陽黃昏親到潼關墓前自刎謝罪，除了何方一人之外，個個面露驚愕之色，尤其是武林五秀，剛才見得淮南一絕父女躍過來之時，彷彿遇上了救星一般，滿以爲定能轉危爲安，如今被淮南一絕在卡三娘面前如此一來，宛如雪上加冰，個個爲之面無人色，急得唇白臉青，知道今日已難逃大限。

卡三娘明眸過處，竟然是落在武林五秀身上，這眞的將那武林五秀嚇得有如驚弓之鳥，饒是武林五秀也曾經闖過驚濤駭浪的場面，可是懾於卡三娘的威脅，也不由驚得魂飛魄散。

展雲飛至此猶如夢醒，被她這股飛揚跋扈的氣燄激至氣憤難平，當下臉色一沉，竟向卡三娘說道：「我滿以爲地冥派以武德勝人，想不到地冥派竟是仗勢欺人；就算怨仇戴天，也不能將人殺盡，我雖名列地冥派門下，可是看地冥派這種凌勢欺人行爲也是不滿，今日誰要殺這武林五秀，必須先將我展雲飛殺在他們前頭。」

非但武林五秀想不到展雲飛竟會冒死替自己五人袒護，就是卡三娘也不由眉頭一皺，心暗念：「這小子怎的口口聲聲要替武林五秀袒護，他既受了武林五秀的誣害，如今被淮南一絕看到，蒙冤既得昭靈，理應對五人嚴懲，怎地反而以怨報德，替他們袒護起來，何況他也明白僅是玉嬌門徒，剛才我的一招，已然給他一個警戒，怎麼他又甘冒生命危險，竟然要硬阻於我起來？」

想至此間，卡三娘正待發作，陡見這個醜貌少女却朝向展雲飛之處走了過來，臉頰之上堆滿了一股正氣，對着展雲飛說道：「想不到你有這等豪邁之氣，我與小冥女有仇，今日既撞在她師父手中，這場架是打定的了，你既反叛地冥派，不妨與我聯手爲盟吧！」

展雲飛聽得醜貌少女之言，却搖了搖頭說道：「我並非反叛地冥派，我是不滿地冥派所作所爲的，妳與我師父有仇，我怎能與妳聯手爲盟，妳要與她打，是妳的事，我與她打是我的事，咱們各有所異，不可混爲一談。」

這幾句話聽在卡三娘的耳中，却甚覺驚異，暗念：「這姓展的少年怎的如此倔强，明知我心兇手辣，竟然還敢當着我面前說起這番話來。何況他竟又當着我的面前，直言不滿我地冥派的所作所爲，敢情他與玉嬌皆反叛我地冥派不成？」想到此間卡三娘又感到這少年與趙玉嬌確有使自己起疑之處，不由又暗忖：「我倒不能妄自將他殺死，定要在他口裡探聽到玉嬌下落，究竟趙玉嬌去了何處？」於是，卡三娘將胸中怒氣壓制三分，就問道：「你竟當着我的面前說不滿地冥派所作所爲，口氣倒是不小，在江湖之上黑白兩道，不滿師門，反對師門應受怎樣處分，你也明白，你自稱是玉嬌徒兒，事前我也不知道，故而如今我也不承認你是地冥派門人，來日待我見到了玉嬌，向她查詢清楚，如若是她眞的收了你爲徒，到時我定然依門規將你收拾。」

展雲飛聽得卡三娘之言，一時倒接不上口，心中暗忖：「我確是拜小冥女爲師，爲的是，她知道我的殺父仇人，自從在那卵石島飄浮到采石磯之後，她就割髮留字而去。如今尚未探得她的下落，我早已準備天涯海角前去找尋她，屆時就算見了她一面而死在卡三娘的手裡，我也甘心。」想及此處，展雲飛忽然豪邁地一笑，就道：「大丈夫視死如歸，屆時我見了師父，她愛怎樣就怎樣，我決無半句異言，可是妳要殺我，可沒有這般容易，好歹我也要讓妳化上一番力氣。」

此言聽在小冥女的耳裡，不由心疼欲絕，痛的並非自己師父對待展雲飛如此兇殘，而是想不到展雲飛對待自己如此忠誠相待。只感到眼眶發酸，情再難禁，流下兩行珠淚，又恐衆人見到，急忙側轉身去避開。

「小冥女」趙玉嬌的情形只有「人絕」何方一人明白，看在眼裡，不由爲之鼻酸，頓時仰天一聲狂笑，就道：「三娘，這姓展的少年，老夫倒越看越喜歡，就算將來你的徒兒承認他是她的徒兒，如若妳要動他一根汗毛，老夫拚着這條殘命，也要與妳先來拚個高下。」

展雲飛萬萬想不到，這一路之上始終不信任自己的「人絕」何方竟會出言袒護自己，倒是大感意外，頓時愕在一旁爲之說不出話來。

卞三娘忽地冷冷一笑道：「何老怪，你既然插手管我門中事，如此看來你是存心與我為難，既然遲早要動手，不如就趁現在。」說着雙手一甩，已然發招而出。

卞三娘說打就打，話猶未了，身子一晃，雙手一揮，已然向何方飄身襲擊而至，端的快如閃電，等待展雲飛發覺時，却見人影雙雙飄忽，何方已然與卞三娘交起手來了。

兩人各自施展出絕招，招式武功確是非同等閒，一往一來巧妙無窮，直將庭院中人看得眼花撩亂。

展雲飛見得卞三娘果然是身懷絕技，怪不得她口氣如此之大，而且開口趕盡，閉口殺絕，可是轉念一想：「饒是卞三娘身負絕學，依她這種行為實屬可恥，武林之中以藝深德高為重，看她並無半點慈念，何況又是一個女流之輩，看她這種行為勢必禍及武林，可是自己技不如人，難與她為抗，不然定要向她進說些公道話，以免她枉殺無辜，害盡蒼生。

想念到此，展雲飛不禁大嘆一聲，見他虎的挺起，臉頰之上露出一股莫名憤恨之色。

此時，庭院中各人正對何方與卞三娘過招觀望，被他大嘆一聲，却齊轉目望了過來，個個為之驚異不已，未知他突地大聲嘆息所為何來？

「小冥女」趙玉嬌乍見展雲飛臉色有異，芳心倍覺傷感，聽他剛才所言，竟然對自己耿耿於懷，眞的是情比金堅，使自己既感又慚，突地想起卵石島之事，宛如甘果餘啖，回味無窮。

正在此際，陡見武林五秀紛紛越牆竄去，那邊廂的「陰間秀才」丁又常見武林五秀乘着自己師父正在與「人絕」何方交手之時逃走，那肯讓他們如此輕易的逃去，厲嘯一聲，院牆之外數十個地冥派門下紛紛圍躍阻攔，丁又常蹬足躍趕而去。

武林五秀雖則難比這幾個武林名宿，可是對付這些地冥派門下却是綽綽有餘，何況欲乘此艮機飛逃，那裡再肯稍留餘地；躍身之時已然知道定有地冥派的門徒前來阻攔，故而各自發掌，全滙成一片，頓時立即見到十數個地冥派門徒紛紛倒在地上，露出一個缺口。

這眞個是，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武林五秀見缺口已露出，各出平生絕技，就朝這缺口之中突圍而出。

展雲飛見得武林五秀躍逃而去，心中雖不值他們所為，可是轉念一想：卞三娘心毒手辣，這也難怪他們無此膽色，然而見得丁又常躍身追趕而去，又恐五秀不敵，當下毫不思索，竟然蹬足追去。

變起倉卒，「小冥女」趙玉嬌却知展雲飛絕非丁又常之敵，何況這武林五秀乃是欺世盜名之輩，死不足惜，那值得亡命祖護，當下也急忙追趕過去，為的是恐怕丁又常暗暗偷襲展雲飛。

八人分成四起追逐，個個心中各懷目的，刹那之間，已然竄出這所莊院，朝那邊落荒而去，八人之中論武功最高的，還是「陰間秀才」丁又常，見他幾個縱躍已將武林五秀追上，一聲厲嘯，十指齊伸，朝準「中商賈」朱顯貴的後腦襲去。

武林五秀既然亡命而逃，似乎是早有準備，不待丁又常襲到，朱顯貴一聲狂喝，只見回轉身來，聚合四秀，一齊發掌朝「陰間秀才」丁又常襲擊而去。

這大倒出丁又常意外，自己既已發招，滿以為此一招「招魂歸府」定然能將朱顯貴斃在十指之上，想不到五秀一齊發掌擊來，而且掌力渾厚，饒是丁又常平日詭詐百出，却也着了五秀的道兒，那裡能在俄頃之間還手，唯有閃身而避，饒是如此，陡覺五秀掌風挨着左腰而過，却有一股深勁的力度，襲至腰間，頓感身子一晃，體內血氣翻騰，跟蹌數步，被五秀擊得

後退。

武林五秀見丁又常受創，本欲乘此機會再加一掌，將他性命結束，乍見展雲飛與那醜貌少女雙雙追至，又恐展雲飛既為地冥派之徒，雖則剛才向卞三娘質詢，可是究竟他們乃屬一派，唯有乘此艮機先行脫身是為上策，故而就在丁又常後退之際，五秀迅即快步飛奔而逃。

「陰間秀才」丁又常所受之傷，雖閃避及時受傷未算嚴重，可是調氣運神攝定血氣，也頗頭昏眼花，所受這五掌滙聚之力也是非輕，故而只得眼巴巴望着武林五秀逃逸而去，只有眼睜睜，怒目而視，未能稍移半步。

展雲飛對他並沒有好感，可是見他受了傷，也頗覺不忍，於是就向他問道：「你可要我扶你回去嗎？」

「陰間秀才」丁又常的脾氣也頗倔强，陰陰一笑，說道：「我雖受這五隻禽獸的偷襲，可是他們這五獸的能力豈能傷得了我。」言下之意，並不須要展雲飛的扶攙。

正在此際，鬼嘯之聲此起彼伏，地冥派的門徒已從後面緩緩的趕來，見得丁又常臉色蒼白，知道少主受傷，其中有幾個門下忙不迭的上前攙扶，丁又常却將手一擺，示意門下不用攙扶，瞪眼朝展雲飛凝望問道：「我且問你，究竟我師妹去了那兒？如果你將她下落告訴我，今後我定然替你祖護。」

展雲飛見他身已受傷，却仍緬念「小冥女」趙玉嬌，心中陡覺有一陣嫉忌又恨的感受，但又見得這貌醜少女站在一旁，當下就道：「我不善謊言，我師父的下落我自己也在找尋她。」

「陰間秀才」丁又常冷冷一笑，也不再問，竟然大步朝回路走去，衆門下相護在後，倒將展雲飛愕在一邊，猜不透丁又常為何問了自己一句，就此放過自己而去。

回頭望過去，對着跟隨而來的貌醜少女望了一眼，只見她垂首而去，好似有着心事一般。

展雲飛道：「褟姑娘，咱們還是回莊去吧！」怎知她却搖了搖頭，却道：「我有幾句話要問你，乘此無人之際，你不妨老實的告訴我，如果你所說的是眞心話，不欺騙我，我與你師父的仇怨，就看在你的份上一筆勾銷。」

展雲飛見醜貌少女竟然說出如此話來，心下却頗詫異，忖道：「其實我也有話要問她，剛才何方向卞三娘質問，為的是『小冥女』搶了她的男人，怎地她如今却又有話要問起我來？」當下就道：「褟姑娘所問的事，如果在下知道的，定當據實奉告。」

「小冥女」趙玉嬌心頭別有一番滋味，怔怔地望着展雲飛却半晌也說不出話來，隔了片刻之後，突然搖了搖頭喃喃的說道：「我沒有什麼要問你，還是與你回轉莊院吧！未知我外祖父與卞三娘打得怎麼樣？」

展雲飛見她心神不定，一會兒要詢問自己，一會兒又說不問，聽見她要回莊去，心裡却暗念：「其實我回去也沒有什麼用，反而在中間兩邊不討好，還是去追武林五秀，向他們質問為何要誣害我。」想到此間就向醜貌少女說道：「在下既已將地冥派掌門尋到，總算是盡了諾言，在下因要前去追武林五秀了斷一些私事，故而不能隨褟姑娘再回轉莊院去了。」

「小冥女」趙玉嬌聽得展雲飛所言，知道是為了被武林五秀誣害之事，但心裡却捨不得他離開她去。於是就道：「你這個人怎的不守諾言，反而說自己盡了所諾，在天竺時你向『小冥女』通風報訊使她逃脫，如今在此只不過是巧遇她師父卞三娘而已，你這諾言所盡的是什麼？」

展雲飛被她如此一說，倒也為之啞口無言，心中雖然是要追武林五秀，但又恐怕醜貌少女褟秀瑛說自己不守諾言，正在為難之際，只聞她淡淡的一笑說道：「你這個人眞是什麼事都不仔細的想一想，既然我與外祖父以及淮南一絕父女二人都親眼見到武林五秀依然是活生生的尚在人間，你還怕他們誣害你什麼？你可是見了卞三娘害怕，故而借着這干係謀脫身之計不成？」

展雲飛被她這樣一說，幾乎連自己也感好笑起來，心中暗念：「我眞是被武林五秀弄昏了頭腦，既然他們的行踪已被揭破，我被誣害之事，當然已經洗脫了，何苦再去追趕他們，如我不跟她回莊去，這醜貌少女眞要誤會我怕了卞三娘。」

一想到此間，展雲飛微微一笑，朝趙玉嬌點點頭說道：「在下眞是糊塗得很，既蒙褟姑娘道破迷津，在下就與妳回莊去吧！」

「小冥女」趙玉嬌也不答話，當下扭轉身就朝莊院中緩步走去，一邊走却一邊暗忖：「我究竟用什麼辦法再使展雲飛陪伴我同行？」邊想邊行，已然回到原地，兩人於是翻牆躍進莊院，但是兩人剛翻落莊院之中，朝向四週一望，雙雙不由大驚。

原來庭院之中却寥無一人，兩人面面相覷，各自露出一股驚異神色，展雲飛急向廳中望去，只見廳內空空如也，那有半個人影。

不由疑心暗道：「怎麼片刻之間，這裡已然曲終人散，是不是卞三娘與何方嫌地方窄，相約到別處再行分個高下不成？」

可是轉念又想：「這又不對了，那『陰間秀才』丁又常也是回到這裡，僅是走早了半個時辰，他既身負內傷，也不能如此迅速離去，敢情是地冥派已將何方置於死地，而他們又隱匿在附近偷窺我與褟秀瑛的行動不成？」

想到這裡，展雲飛急忙又再環視四週一眼，只見四周靜寂一片，那有半點動靜，眞的是人去樓空了，如今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萬惡錢——龍乘風著

武俠小說 萬惡錢 龍乘風

泥濘上有一塊閃閃發亮的大洋，
這塊大洋可說是禍根。
花花公子呂少爺拋了這塊大洋，
他被人打斷了雙腿……

每本港幣$14.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
萬寧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H.K.N.G.

只有自己跟這貌醜少女褟秀瑛兩人而已。

於是，展雲飛又朝貌醜少女望了過去，只見她柳眉緊鎖，臉頰之上也是微露出驚異神情，朝四週掃了一眼，將視線投在自己的臉上，展雲飛說道：「想不到他們都走了，未知何老前輩去了何處？」

「小冥女」趙玉嬌突然愁容收斂，眼中露出了一股奇異的光芒，朝着展雲飛微微一笑，說道：「我想外祖父一定將卞三娘打敗，而卞三娘定然邀他前往潼關地冥派中去，再行比個過高下，你不如隨我同赴潼關，我定然非要找到你師父不可。」

展雲飛聽得這醜貌少女要自己跟隨她同赴潼關地冥派的墓中去找尋小冥女，心中疑忖：道：「她怎的判斷如此堅定，或者何方敵不過卞三娘而被擊敗而去，而來不及通知她也不定。」於是，又道：「並非在下多嘴，或許何老前輩與卞三娘已經分了高下，彼此在此分手也說不定呢？如果我再跟隨妳到潼關，什麼人都見不到，這豈非成了跋涉長途？」

「小冥女」趙玉嬌的原意，原是要與展雲飛同行，聽他的話講得也爲合理，如果自己同意，豈非就此與他分手？故而略一思忖：就道：「你既在天竺之時答應陪我前赴潼關地冥派墓中去，怎麼我也要你陪送，就算到了那裡見不到什麼人，到那時候你方能脫身，此事你就算功德圓滿了。」

展雲飛聽罷，暗念：「她一定要我陪她到潼關地冥派墓中去，或許『小冥女』眞的在潼關地冥派墓中也說不定？我在天竺山之時只答應她陪送，到時『小冥女』打得過她則罷，如若打不過她，我倒可以援手相助，這倒也是一個好辦法，可是我倒要將這件事講在前頭，以免到了那時候她又責怪於我。」當下就率直將此心意向她說了出來。

展雲飛雖則是實言道出，可是心下却以爲她定然不歡，怎知這貌醜少女莞爾一笑，却道：「想不到小冥女作惡多端，倒收了你這麼一個好徒弟，而且是孝敬兼全的好徒兒。」

展雲飛聽得她反而將自己讚了起來，驚異之餘，心裡却更慚愧，於是就道：「褟姑娘休得如是謬獎，不過在下此去陪送潼關，倘若沿途之上有什麼人要滋擾於妳，在下也不會坐視不理。」

「小冥女」趙玉嬌不由心中一甜，就問道：「在你的心目之中只有你師父一個人，怎麼却又爲何如此？」

展雲飛答道：「我怎麼說也算是個男子，這是天賦，我怎麼能坐視你受人家滋擾呢？」

「小冥女」趙玉嬌微微一笑又問道：「我有一句話要問你，你這樣幫你這個爲非作歹的師父，敢情你很喜歡她？」

展雲飛被她如此一問，觸犯了心事，不由臉上泛起了一層紅暈，喃喃道：「她是我的師父，這是名份所定，投師從一而終，我怎能做叛逆之事，喜歡兩字，褟姑娘似乎是說得太過份了些。」

「小冥女」趙玉嬌聞說，眉頭略爲一皺，說道：「如此說來，你與她僅是師徒名份，並沒有半點兒女私情？」

展雲飛聽她越問越使自己難答，當下就臉色一沉，說道：「在下對褟姑娘甚爲敬重，請在言語之中略爲尊重，不然，休怪在下不守信諾！」

其實「小冥女」趙玉嬌也該知道他不能將他與自己之事說了出來，心忖：「如此看來，他對我倒可算忠誠，可是未知他與公孫倩究竟是怎麼樣的？」

正欲相詢，轉念又是一想：這也免了罷，省得又觸犯了他的煩惱，於是就朝展雲飛點一點頭，說道：「時已不早，這裡也非久留之地，我們不如就此趕程前赴潼關吧！」

「小冥女」趙玉嬌說着，只見她雙足一蹬，已然飄身竄出庭院之外而去，展雲飛也不敢怠慢，跟着一躍而去，於是就朝北面雙雙趕去。

* * *

朝行夜宿不在話下，這一日，兩人已然渡過了長江來到武漢，時屆重陽，雖僅一江之隔，氣候却是兩樣，初霜已降，北風勁拂，令人倍覺寒意。

天色漸已暗淡，兩人已然進入這座甚是熱鬧的大鎮，照例先投了客棧分房住下，「小冥女」趙玉嬌一時興起，就邀展雲飛到街上，上酒肆喝上一杯。

走了這麼十多天的路程，展雲飛也覺苦悶，聽得她要上酒肆喝酒，雖自己酒量不宏，可是藉此解悶也是好事，於是就隨她到那大街上那所酒肆之中，店小二招呼已定，剎那端上熱騰騰的幾碟小菜，燙了一壺白酒，兩人心中各懷心事，於是，就默默無言之下淺酌起來。

正在此時，陡見門外進來兩個一高一矮的老叟，高的身長七呎矮的竟未及三尺，兩人走在一起越見異樣，倒使展雲飛看得驚奇萬分。

這一高一矮兩個老叟走了進來，「小冥女」趙玉嬌看在眼內，也不由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這兩個老叟恰巧坐在鄰桌，只聞高的老叟向店小二點了菜，眼光却往自己投了過來。

「小冥女」趙玉嬌越看越是好笑，忍不住又是「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陡聞高的老叟冷冷的一笑對矮的老叟說道：「這眞是合江南一句俗語：『叫化子嘸不落討飯』，明明她自己長得這樣醜怪，如今見了我們一高一矮，反而取笑我們起來，這豈非成了天下莫大的笑話麼？」

「小冥女」趙玉嬌聽在耳中，雖然這兩老叟心有不甘而出言相識，可是轉念一想：「自己變成這般醜怪是服了人絕的易容丹，並非天生如此。」因此倒不以爲忤，只是置之一笑，舉箸挾菜，自顧捧碗而食。

可是展雲飛聽在耳中就却不以爲然，心暗忖：「這兩個『老而不』活了這麼大年紀，却是刻薄如此，雖然褟姑娘笑了一笑，可是僅屬見怪而已，事乃出於無心，怎的這高大老而不却如此識刺，我可要代她出這一口烏氣。」

想到此間，展雲飛放下杯箸，遂向她笑道：「在下幼時，曾記得幾首童謠，其中有一首謠曰：高人腹中稻草窩，矮子肚裡疙瘩多，高矮兩人一起走，一個吃屎一個餓。可是今日一見却不以爲然，高矮兩人居然也能坐在這裡似模似樣的據桌大吃起來。」

「小冥女」趙玉嬌知道展雲飛是在替自己出氣，故而聽了他的說話，乘此機會，竟然拍手叫起好來。連稱：「妙呀，妙呀。」

這一來却將鄰桌的一高一矮兩個老叟氣得眉鬚直豎，那矮叟冷笑一聲向那高叟說道：「元祥兄，咱們這一次眞的成了八十老娘倒綳孩童了，倘若你我不略施懲戒，日後傳到人家的耳中，豈非成了話柄。」

展雲飛聽了矮叟之言，忙不迭向醜貌少女打了一個眼色，自己急於蓄勢應變，那知「小冥女」趙玉嬌則好整以暇，非但神色自若，而且在那醜陋臉上，露出了歡容得色，竟從椅上站立了起來，朝那兩叟的桌子緩步走了過去，一邊笑道：「你們兩個怪物，枉活了這麼一把年紀，自己不思量一下，竟然出言動手不善，你們說要懲戒我們，我們又要懲戒你們兩人，此間非動手之處，快快吃完這頓飯菜，讓我們到外面去鬥個痛快，看看究竟是誰懲戒誰來？」

兩老叟料不到這醜貌少女有此一着，居然走了過來，當面叫戰，不由爲之一愕，此時，展雲飛怕她有失，爲了所諾，顧一路之上祖護。

於是也急忙從座椅上站立起來，走到貌醜少女身邊暗中相護，提防兩個「老而不」突然發難。

展雲飛甫走到貌醜少女身邊，果見兩叟雙雙站起，矮叟說道：「教訓妳丫頭難道還要另找地方不成？」說罷，反手就一掌，竟就朝小冥女拍去。

矮叟這一掌來勢極是勁厲快速，舉手之間，已然顯出非比等閒之輩，武功已在「小冥女」及展雲飛之上。

趙玉嬌見矮叟出手，快如閃電，一掌拍來，不由一驚，心中暗念：「這矮叟長得如此矮小，拍掌來時，非但躍身自如，而且勢勁力厚，依他手法看來定是武林名宿，我倒要拚着全力以赴了。」

於是，只得將「人絕」那招「妙絕寰宇」施展出來，雙手平垂，突向上昂，將身一躍，雙手陡朝左右一甩，堪堪朝準矮叟的來掌扣了上去。

「小冥女」施出這一招，非但矮叟臉頰之上突現驚容，就是端坐在一旁的高叟也爲之神色大變。

矮叟忽地收招斂式，躍至一旁，忙問：「何老頭是妳什麼人？」詢問之時，滿目露出驚愕之色。

「小冥女」趙玉嬌見他詢問自己與「人絕」何方的關係，知道定是矮叟看出剛才自己所施展的這招「妙絕寰宇」乃是「人絕」何方的絕學。

心中暗念：「既然何方他自己承認我爲其外孫女，還怕什麼，見他詢問得這副驚愕的神情，大概也是知道何方的厲害，我倒不如乘機給他一個下馬威。」想到此處，小冥女微微得意一笑，說道：「我是他的外孫女，怎麼樣？」

矮叟聽得更是加添三分驚愕，回過頭去望一望高叟一眼，只見高叟的臉頰之上也露出一片驚愕之神情，兩人面面相覷了一會兒，只見高叟冷冷一笑，而那矮叟突然又是一掌朝小冥女拍去，邊喝道：「如此，我眞的要懲戒妳這個騙人的娃兒了。」

「小冥女」趙玉嬌滿以爲自己說出與何方關係後，這高矮二叟定然聞之喪膽，却是萬萬想不到矮叟非但陡然出招，而且竟直指自己騙他，不由一驚，一邊忙不迭的將何方授於自己的第二招「爲之絕倒」施了出來，將身微斜左邊一側，纖手沿腰甩出，又迎着那矮叟來掌扣了上去。

兩手出招，快如閃電，剎那之間，只見矮叟將手一縮，躍跳退了下來。

此時，見他臉頰之上，那驚愕之容又較前濃了幾分，呆立一邊，對着自己凝望不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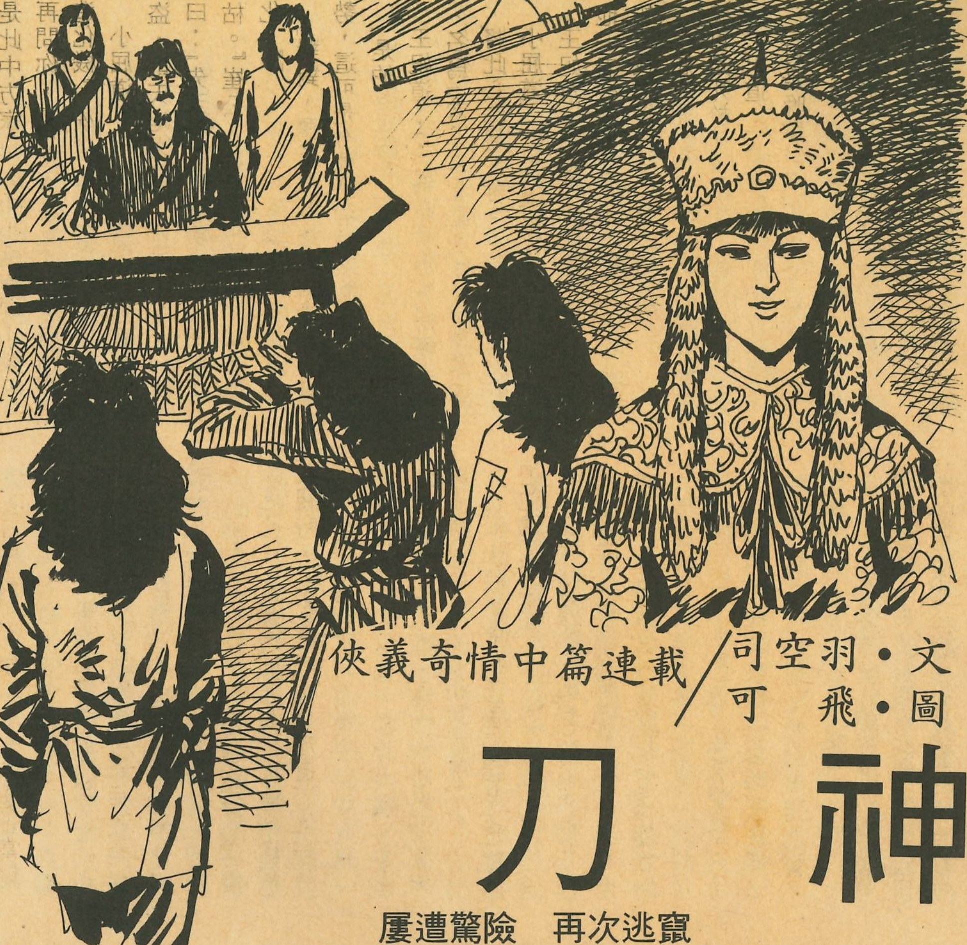
那高叟忽地站了起來，却朝小冥女站身之處踏前三步朝她打量了一眼問道：「妳自稱爲何老頭的外孫女，想我天地人宇內三絕，乃屬情逾同胞手足之情，彼此知之甚詳，他終身未娶，那裡會平白無端鑽出一個外孫女來，如今我既將妳的謊言拆穿，妳還是老老實實快把實情說了出來，妳究竟是何老頭的什麼人，如若不然使我怒中出手，妳這條性命便難保了。」

「小冥女」趙玉嬌乍聞這高叟就是「天絕」，而那矮叟就是「地絕」，不由心內一驚，暗忖：「我這遭眞是難以自圓其說了。」忖思之間，怎麼也答不出話來。

展雲飛既知這一高一矮兩叟竟然是天地兩絕，聽得「天絕」指出「人絕」何方並無子嗣兒女，倒不由一呆，朝這貌醜少女望了一眼，見她愕然呆立，竟答不出話來，心中不由疑忖：「明明她是『人絕』的外孫女，怎地如今被『天絕』一說，爲之愕然無語起來？」

（未完・八）

上文提要：小朱和小屈從夏耘家中逃出來，李笠躡踪追至，他懷疑小朱不是還童叟的弟子，正在追問，突然來了一個幪面人，自稱是還童叟，將小朱、小屈救回家中，殷勤接待，小朱知道救他們的不是還童叟，住的地方似是非富則貴的人家，便決定和小屈潛逃，怕再落入清廷的鷹犬手中，跟着那莊院的老僕和護院追至，幸得義郡王府的琴格格將他們救回府中……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刀神

屢遭驚險　再次逃竄

王妃道：「人在那裡？」

「在女兒的『香雪海』吃飯。」琴格格道：「要不要把他叫來問問？」

「還是我過去看看吧！琴兒，妳要知道，以我們義郡王府之尊，就算包庇一個小奸細也沒有甚麼，可是屈一塵的子嗣就不一樣。」

琴格格道：「娘，琴兒想不通，爲甚麼本朝對漢人如此不公平？屈伯伯是漢人，爲我們滿人效力，後來被漢人殺死，這算是滿人的功臣，難道說是由於種族歧視而……」

王妃揮揮手打斷了她的話道：「琴兒，妳不懂。走吧！我們去看他，這件事要嚴緊守密。」

屈能伸在琴格格介紹下向王妃見了禮。他發現王妃鳳目中閃着淚光，但很快就消失了。只是小屈對滿人成見很深。

「令尊是屈一塵屈大俠？」

「不錯。」

「你到北京來幹甚麼？」

「投親。」

「甚麼親戚？」

「姨父夏耘，原來也是個走狗。」

「夏耘是你的姨父？」王妃微微嘆口氣道：「一定經過一段很危險的歷程吧？」

屈能伸道：「在漢人來說，受這點災難，比之先烈實在算不了甚麼。」

王妃苦笑一下，道：「令堂好吧？」

「家母已過世，所以才交待投奔姨母。」

王妃道：「能伸，說說這一兩天的遭遇吧！」

「不必，在下初出茅廬，太相信別人，吃了不少的苦頭。」

王妃道：「可是本王妃是例外的，我和令尊交情很深。」

「片面之詞不可盡信。」

「好吧！你學過令尊的武功嗎？」

「沒有。」

「修過他的內功心法嗎？」

「一點點皮毛，還未派上用場……」

「那就好了！」王妃道：「龍騰虎躍波浪粗，中央正位產玄珠，你聽過這兩句歌訣嗎？」

小屈道：「似聽家父說過。」

王妃道：「道德經曰：無中不無，謂之眞無；有中不有，謂之眞有。有無合之即爲一氣，所以萬物不能自生，一氣生之；萬物又不能自死，一氣死之。所以儒家有『精一』之說，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釋家有『歸一』，即萬法歸一，道家又『得一』之說……」

小屈冷冷地道：「請問王妃，佛家既稱『萬法歸一』，那麼『一歸何處』？」

王妃不由瞠目而不知所答，琴格格在一旁十分焦急，她素知母親的脾氣剛烈，必不能忍受小屈的頂撞無禮。那知王妃楞了一下却又反常地道：「好好！太好了！孩子，駁得好，就

算是此中方家也駁不出這等理由來。我再問你，『每當天地交會時，盜取陰陽造化機』。你聽說過嗎？」

小屈道：「天地無時不交，我無時不盜，則天地之氣，悉歸我身。玉蟾翁曰：『先天一氣號虛無，運轉能教骨不枯。』崔公入藥鏡曰：『盜天地，奪造化。』」

「對對，孺子可教，大有青出於藍之勢，這可是令尊教你的？」

「是的。」

王妃道：「令尊的內功心法全部在此，名爲『太乙玄牝心法』，令尊曾交待，將此心法傳於你。」

小屈道：「以何爲憑？」

王妃自身上取出一紙箋遞給小屈，他一看就認出是亡父的手筆，上寫：如遇我之後代，可將心法傳之。

小屈收起此箋道：「請王妃賜告，家父可是死於漢人之手？」

王妃道：「傳言如此。」

「可是晚輩以爲，家父可能死於滿人之手。」

王妃並未駁他的話，道：「也有可能。」

小屈道：「請王妃告知，家父生前在滿人的控制下作些甚麼事，是不是專門對付漢人的？」

王妃深深嘆口氣道：「令尊是一位忠貞愛國之士，不必懷疑，他在滿人這邊，自有他的正當理由，現在，我把他的內功心法傳給你。」

「且慢！請王妃告知是甚麼正當理由？」

「能伸，遲早我會告訴你的……」

據王妃傳他的內功時表示，屈一塵的內功心法是爲一切心法之冠，絕不在「醉菩薩」之下。

大約半夜光景，小屈通達了「太乙玄牝心法」。當他問及是何人害死他的父親時，王妃稱她也不知道，但却是幾個絕頂高手。

＊　＊　＊

琴格格派出去的人，果然在那廢墟中找到了小朱。小朱本來還反抗呢，但派出的人能接下那一招半絕技，把他逮了回來。

當然他看到小屈安然無恙地在那兒納福時，小朱喜極道：「小屈，我還以爲你已經被那個雲白衣逮回去了呢！你怎麼會在這兒呢？」

小屈說了一切，小朱看看四下無人，道：「小屈，這義郡王府也是滿人，反正他們對咱們沒安好心！咱們要設法逃走。」

小屈道：「看王妃的態度倒不像有甚麼壞心，況且她和家父還有很深厚的交情。她代傳了家父的內功心法給我，還說要傳我武功。」

「別信她的，你想想看，他們滿洲人怎麼會和漢人有交情？不知她包藏了甚麼壞心？倒是她要傳你武功，可以學學，反正不學白不學。」

「小朱，關於這一點，我却另有看法，如果她們說的是假話，也就是說她們和家父沒有交情，我根本不想學滿人的武功。」

「爲甚麼？天下武功一家，可不分甚麼滿人和漢人啦！」

小屈道：「傳說家父死在漢人手中，我却懷疑死在滿人手中，而王妃也說有此可能。」

小朱正在吃飯，似乎餓急了，吃急了又噎着了，撫着胸口半天才好，道：「小屈，說了半天，有一點我不能不信，那就是你一時情急，躲在琴格格轎中，在她上轎時，絕不會看不到你，而她既看到了你却不出聲，而當時又有人在追你，由此可見，琴格格可能認識你。」

「小朱，你猜得沒錯，琴格格說家父和王妃的私交很好，因此，她一眼就認出我極像家父。」

「這就對了！反正是滿洲人心懷鬼胎，像那個雲白衣，不是說和我師叔熟悉嗎？哼！他簡直是鬼扯。」

「甚麼？雲白衣不認識你師叔？」

「十成十不認識。所以我想不通他冒充救人的動機。」

小屈道：「這麼說這個雲白衣是另有企圖了？」

小朱道：「誰敢說不是和這王妃和琴格格一樣，另有居心？小屈，我們走吧！」

小屈道：「小朱，我總以爲，這一對母女對我不會有壞心。」

小朱道：「小屈，你想想看，這是滿人的天下，連你的姨父都會害你，我們不認識人，又如何可靠？另有一點，我還想不通，王妃身邊有令尊寫的便箋，似也像是遺書，要她們代傳內功心法，這一點……」

「小朱，家父是漢人，在滿人手下做事，你以爲眞是漢奸嗎？」

小朱以爲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可是他不忍這麼說，道：「不能說爲滿人做事就是漢奸，像明亡元之後，凡是爲元人做事的人皆歸明，他們不過是作元的順民而已，不可一概而論。」

這麼一說，小屈內心稍安，小屈去小解，由於茅廁在那角落上，距內院只一牆之隔，只聞內院傳來王妃的口音道：「鐵貝子可眞是稀客，今天怎麼有空了？」

客人道：「王妃這是見外，本爵最多五七天必來探望一次，怎麼能說是稀客，尤其是在武功方面，經常向琴格格請益哩！」

「太客氣了，琴兒那點玩藝還不及她亡父十分之二三哪，快裡面請坐……」

小屈大驚，匆匆奔回，道：「小朱，你眞是諸葛亮，還是你行……」

「甚麼事呀？慌慌張張呀。」

「那個雲白衣果然不是你師叔甚麼人，居然和這王妃是熟人，剛剛來了……」把聽到的一切都說了。

小朱大驚而起，道：「沒有聽

錯？」

「你要不要去聽聽？」

「不必了，其實雲白衣那小子的眼尖確實不像個普通的官家子，原來是個貝子。小屈，逃命要緊，咱們快走！」

「小朱，咱們走得了嗎？」

「試試看吧！乾脆就大模大樣地往外闖，下人問起，就說琴格格要我們到附近溜溜……」

小朱領路，走向跨院的拱門，吃得太飽一路打着飽嗝，出了跨院往前面第一進走，遇上了一個僕人，可是這僕人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幹甚麼的，連問都沒問一下。

再往外走，快到大門了，終於遇上了總管，五十左右，很謙虛地道：「兩位貴客要去那裡？要不要備車？」

小朱道：「不必，謝了！我們和琴格格交代過，就在王府附近走走。」

「我派個人陪兩位去好些，初來北京往往會迷路的。」

「不會，不會。」小朱道：「我是老北京哩！」

「那就好！兩位速去速回。」兩小出了王府，轉過街角就是一陣急奔，一口氣就是十來里路，呼呼猛喘不已，小屈道：「咱們到了甚麼地方？」

小朱道：「大概是朝陽大街附近吧！」

「對，喏！那就是朝陽大街……」

一個小叫化插嘴道：「兩位一定不是老北京吧？」這小叫化也是十五六歲，剃了個禿頭，衣衫很破，赤着一雙泥脚，在北京，要飯的都納入了組織，就是所謂窮家幫，外來要飯的，若未經他們許可，休想生存。

這些要飯的是跟清兵入關，即所謂「從龍子弟」，據說有一名皇帝身邊太監奏請皇上，照料這些落魄的滿人子弟，免得替滿人丟臉，皇上接納了這件事。

於是皇上賞了一根木杖，他們稱之爲「大楪」，由化子頭把這杖供在中堂上，每天膜拜，管這杖的人稱爲「杆上的」。如平劇「鴻來禧」花子頭一樣，權威甚大，他們可以挨門乞討，付錢的給一紙條貼在門外，其餘的就不再去騷擾了。

本來這些窮人會集中一起，由官家奉養，後來人數太多，開銷太大，各衙門推來推去都不願負擔，才許他們沿街乞討。

小朱道：「我們雖不是老北京，却也不是初來乍到的，你老兄是……」

小叫化道：「我是吃百家飯的，一看就知道。」

小屈道：「你是老北京，地面很熟，爲甚麼不找點零活幹幹，總比向人伸手好些吧？」

小叫化道：「這你就不懂了！俗語說，討飯三年懶作官，何況我們幹這行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小朱道：「甚麼苦衷啊？你是滿人，自會有人關照你們。」

「我是漢人。」

由於小叫化是漢人，三人相處就近了，談了一會，意氣相投，小叫化說他叫金小寶，願意引他們去見他的頭子，頭子也是漢人，可以有個照料。兩小本來不願去，但金小寶說，並不一定要入窮家幫，可以介紹營生混日子。

他們來到了一個很大的破廟中，在清初，燬於兵燹的廟宇太多，大多還沒有修繕重建，而尚未復建的廟宇，即使神祇泥胎依然完好，僅是殿宇破敗，就無人照料。

可見「敬神如在」這類話，對極少數人有用，對大多數人則無效。大廟門前一定有匾額，却早已不見了。兩扇破門，門軸已壞，只是擋在門框上，有人行走進出要移開。

金小寶引路進入，穿過屋頂洞穿、可見天空的正殿，是個大院子，接着是後殿五間，左右偏殿各三間。

在這兒，看到很多人走來走去，都是鶉衣百結，蓬首垢面之輩，但見了金小寶，還相當尊敬，可見金小寶年紀雖輕，在窮家幫中地位不算低微。

來到最後一重大殿的偏殿中，這兒沒有神龕，只是個廊房，分內外間，外間只有一張搖搖晃晃的八仙桌子和三條長櫈，桌子有個缺嘴紅泥茶壺，和幾個茶碗。四壁蕭然，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外面的景物。

金小寶在內間門外道：「香主金小寶求見。」

「進來。」

金小寶向兩小點點頭，領先進入。內間有一鋪很大的火炕，炕前也有一張八仙桌子，也只有一個茶盤，盤中有一套粗瓷茶具。炕上有個小炕桌，桌上有四個小碟，三個中年叫化子正在小酌。

牆上掛了三件兵刃，兩柄長劍，一根鐵拐。

這三人之中坐正位的必然身份較高，年紀也較大，圓圓的臉，氣色很好，和破爛的衣衫相輝映，十分不調和。

另外兩個人都是瘦子，其中一人還留着山羊鬍子。

三人的目光自兩小臉上掠過，立刻驚奇地停在小屈臉上。正位上的圓臉老叫化對二人含含糊糊地道：「怎麼樣？二位看看是不是？」

「沒錯，天下沒有這麼相似的人。」

圓臉的老叫化道：「金香主，這兩位是……」

金小寶躬身道：「啓稟童壇主，這位姓朱，叫朱烈，是『還童叟』前輩的後輩，另一位叫屈能伸，是『斷腸劍』屈一塵的兒子。」這話即使不說，似乎這三人也能猜出來。

爲首的壇主叫童立蓀，立即伸手一讓，道：「都不是外人，快快上炕喝一杯，只是剩酒殘餚，不成敬意，窮家幫固窮，人所共知，諒二位小友也不會見怪。」

另外兩個是堂主劉子玉，留山羊鬍子的叫梁七，他們也張羅着。不過兩小剛在王府吃過精美菜餚，自然不餓，小朱道：「多謝三位，在下已經用過了。」

「可千萬別見怪，都是自己人。」壇主童立蓀道：「在這京畿之地，人不親土親，兩位又這麼年輕，實在不宜招搖過市。」

童立蓀向金小寶使個眼色，金小寶立刻出屋而去。

「坐，坐。」劉子玉下了炕，爲兩人倒茶，頗有禮賢下士的風度，本來窮家幫是個正大的幫派，這是指滿人未入關之前，至於北京易主，就多少有些變化了。

「老弟，到了這兒，就像到了家一樣。」劉子玉低聲道：「別以爲這是滿人天子脚下，也別以爲咱們幫中也有滿人，凡是入幫的滿人，可都是和咱們漢人一條心的。」

小朱道：「這個兄弟們相信。」只是對於金小寶一下子就道出他們的姓名及來歷，小朱下了戒心，連連向小屈使眼色。

劉子玉道：「兩位初到北京，是訪友還是投親？」

小朱道：「是跟長輩來的。」

劉子玉道：「是『還童叟』前輩帶兩位來的嗎？」

「是啊！」

「那麼『還童叟』前輩呢？」

「去辦事了，我們樂得各處溜溜。」

劉子玉看看壇主童立蓀，道：「屈小弟是怎麼認識朱小弟的？」

「我們早就認識了。」小朱搶着道：「事實上我的長輩和他的父親都是知交。」

劉子玉道：「屈大俠已經作古了吧？」

小朱道：「是啊，人去了人情還在呀。」

不久又來了一個五十來歲的人，並不是窮家幫的打扮，身份比窮家幫的童立蓀還高，都稱他爲君大俠。

此人不像童壇主那麼好說話，問了幾句，立刻要帶兩人走。

小屈道：「君大俠，我們素不相識，不想跟你走。」

君步雲道：「我們都是爲兩位好，才自動伸出援手，你等若落入滿人之手，生命堪虞，走吧，我帶兩位到安全地方去。」

小朱道：「我說君大俠，童大俠這兒，我們知道是有名的窮家幫，不知君大俠是代表那一幫派的？」

那知君步雲不耐地道：「帶走。」此言一出，劉子玉和梁七各自招呼一個，沒想到一招就被砸了個跟蹌，童立蓀和君步雲都微吃一驚。

而兩小一招得手，暗暗招呼，向外撒腿就跑，這廟太大，那會跑得了，這工夫童立蓀和姓君的已迎面截住。

童立蓀對付小朱，那位姓君的高手對付小屈。在他們的想像中，小屈要比小朱厲害多多。這實在也是有原因的。因爲小朱不過是「還童叟」的姪輩，而屈能伸却是屈一塵的子嗣。

「還童叟」武功高絕，「斷腸劍」的名氣也絕不在「還童叟」之下。所以反而以較高身手的君步雲來對付小屈。

小屈和小朱互交眼色，小朱示意打了就跑，所以小屈又施出那一招的兩式。以前小屈施這一式時，由於毫無內功根基，招術奇是夠奇，可惜沒有內功作後盾，威力遜色太多。現在，他雖然剛自王妃那兒學了他亡父留下的「太乙玄牝心法」內功，根本還談不上火候，已是完全不同了，姓君的驚噫一聲退了兩步。

小朱打鐵趁熱，還有一式接着施出，而且已知貫注內力，（事實上小屈以前也學過屈一塵的內功），君步雲自恃身份，不能一味閃避，也不敢大開大放，就在猶豫間「啪」的一聲被砸了個耳光。

這是絕對想不到的事，不但君步雲捂臉發楞，一邊觀戰的梁七和劉子玉也大吃一驚。事實上對付小朱的童立蓀也差不多，小腹上挨了一拳。

兩小向側院中疾奔，君步雲喟然道：「想不到憐他們年幼，不忍出重手，他們居然不知好歹，童壇主，朱小弟捉住後莫爲難他，這姓屈的小子可別客氣，漢奸之後，沒有什麼說的，全力追捕，不能讓他們跑了。」

童立蓀道：「君大俠放心，在這兒他們插翅也飛不了的，倒是這兩個小子在一起，會有什麼花樣？」

君步雲道：「『燕京八友』非泛泛之輩，可能利用這兩個孩子來抽我們『漢留』的線頭。」這工夫劉子玉和梁七早已招呼部下追緝兩小去了。

由於廟太大，而窮家幫的人大多又外出辦事，留守的不超過二十人，幅員如此遼闊，以二十人來搜索這三進大殿及三個大院落，自然是掛一漏萬。

絕未想到，小朱被逮住，小屈反而溜出了大廟。

西城一帶地偏人稀，白天已夠荒涼，夜裡更是少人行。附近有座鴨子廟，傳說這一帶鬧鬼。

小屈逃到二龍坑附近，天已經黑了。他以爲窮家幫人再多，一時也找不到他，只是躭心小朱，不知道他有沒有逃出來？

其實他大可放心，小朱被逮後，被好好招待，吃香喝辣的，只待「還童叟」到來把小朱交給他而已。

小屈坐在鴨子廟側面樹下，自身上摸出一塊發麵餅啃着，才啃了兩口

，忽見廟後牆角探出一個蓬頭亂髮的臉來。

這人不是金小寶，却也不會超過二十歲，一看就知道必是窮家幫的人，小屈拔腿就跑，小叫化猛追。

他倒不怕小叫化，而是窮家幫人多，再來幾個就完了，但小叫化邊追邊叫道：「屈小弟，別跑了，你跑不掉的，你停停……咱們聊聊……」

小屈不聽這一套，現在除了小朱之外，誰的話他都不信。那知一轉過彎，另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迎面擋住去路。小屈以爲，連童壇主和姓君的都在他那一招上吃了虧，這漢子又能如何？

前衝之勢不變，到了跟前故技重施，這人的確也吃驚地退了兩步，但三式一過，再重複時，對方哈哈一笑，道：「原來只有一百零一式呀，小子，倒下。」

靈得很，此人出手快，手法重，小屈被一掌砸倒，昏了過去。

醒來時，並未被綑綁，只是屋子不大，四周坐了五六個人，其中一人竟是窮家幫的壇主童立蓀，其餘的一概不識。

當然擊昏他的那個三十來歲的漢子他是認識的，而此人，似是這五六人中身份較高的，這時童立蓀道：「張大俠，還是由你來問吧。」

「好。」那三十來歲的漢子叫張鏡川，是「漢留」北六省的中堅份子，道：「屈能伸，你如果要救你的朋友朱烈，必須說實話。」

小屈道：「朱烈呢？他怎麼啦？」在他來說，自己受苦算不了什麼，小朱的安危才重要，張鏡川道：「他現在還好，只要你說實話，我們會好好待他的。」

「你們要我說什麼？」

張鏡川道：「自到北京，你們都去些什麼地方？」

小屈心想，被雲白衣所救，以及到了琴格格府中的事能不能說？說了會有什麼後果？對啦，小朱一定沒說，要是說了，他們也不會問我。我要是胡扯，他們一定會斥責我的。

小屈道：「我們到北京才四五天，本來是到姨父家投靠的，沒想到姨父竟被滿人收買，想留下我們，結果被我們跑掉了。」

「你姨父叫什麼名字？」

「夏耘。」

張鏡川道：「嗯，這一點還算貼譜，以後呢？」

小屈心想，不知小朱有沒有談到雲白衣的事，好在這件事說了也無妨，他道：「由於我們被追急了，對李笠說小朱是『醉菩薩』的門人，又說是『還童叟』的師姪，但李笠不信，却在緊要關頭，冒出一個年輕人叫雲白衣的救了我們。」

「雲白衣？」張鏡川道：「此人是什麼樣子？」

「二十六七歲，面目清秀，自稱和『還童叟』是忘年之交，他帶我們到一個三進的四合院中，供我們吃喝，後來我們發現已被軟禁，就設法逃了出來。」

童立蓀低聲道：「張大俠，這雲白衣你看他是不是……」

張鏡川道：「如張某沒猜錯，他可能就是老狐狸多爾袞身邊炙手可熱的鐵貝子。」

小屈心頭一跳，知道這些人也相當厲害。本來小屈也偶爾聽父執之輩談過有關「漢留」的事，那是明朝岌岌可危時一些孤臣孽子發起的反清組織簡稱或暗號。也就是「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意。清初多爾袞聽從降臣王文進獻計，有所謂「十降十不降」之規定。其中有「俗降僧不降」一條，出家人非但全剃了髮，還可以穿明人衣冠。

這也正是少林寺爲反清大本營的原因，而少林寺反清，最後敗露在馬福儀手中，清兵包抄少林，縱火焚燒，寺僧十九傷亡，僅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馬起興及李式開五人脫困，這也正是「漢留」中的前五祖，這是後話。

小屈本來對「漢留」中人心存敬仰，可是這幾次所見所聞，已隱隱看出，這些人把亡父當作了漢奸，這是他死也不會承認的事，因而他對「漢留」起了反感。

張鏡川道：「屈能伸，還有呢？」

「沒有了，我們逃出雲白衣的大房子之後，到處逃亡，也不知道去了那些地方。」

張鏡川冷笑道：「你要說實話，小朱就比你老實多了。」

「我只知道這些，全都說了。」他以爲義郡王府和他的亡父有某種關係，他是絕對不能說的，他相信小朱如果夠朋友的話，也不會說的。

張鏡川冷冷地道：「我看你還是說了吧，你和滿人接觸過對不？放心，就算有這事，也不會怪罪你這個小孩子的，說吧。」

「沒有，眞的沒有。」

張鏡川抬抬下顎，童立蓀使出匕首抵在他的咽喉上道：「說不說？」

小屈道：「把我殺了吧！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張鏡川揮揮手，有人架走了小屈，爲他上了手銬，用繩子吊着放下深約二十餘丈的井中。這井雖深，水却只到他的胸部，井壁石上滿生青苔，滑不留手。

井中水冷如冰，即使無水，也十分陰冷。小屈心想這下子可完了。不知道小朱會不會和他遭遇同樣命運。

清明剛過，晚上還有點料峭，可是這井底的砭骨奇寒，却非身受者所能想像。「漢留，漢留，原來如此……」

而小朱呢？他被逮住，一點也未

受折磨，那張鏡川下令到山東名館「蓬萊春」叫了四個菜侍候他。正吃着，來了一個人。

以前，小朱也知道「還童叟」在武林中的地位，更聽說過「醉菩薩」的威名，眞正是人的名樹的影兒，現在他才證實了。

來人竟是「還童叟」朱紹基。

張鏡川領先站起行禮道：「朱老前輩來了，一切都好辦啦。」至於以下人物見了「還童叟」更是目不轉視，伏首貼耳。

朱紹基看來四十多歲，事實上已是六旬的人了，乍見小朱在大吃大喝，冷哼一聲道：「小崽子，原來你在這兒作威作福。」

小朱道：「叔叔，這可不是我誣詐他們，混吃混喝，是他們硬拉硬扯，非留我在此吃飯不可，既然這樣，我走好啦。」

「慢着。」朱紹基道：「朱烈，聽說你在外面冒充『醉菩薩』門人之名，到處招搖？」

小朱道：「叔叔，我只是久慕『醉菩薩』之名，想把他引出來。」

「以後不可以，不聽我的話會招致殺身之禍。」

這工夫君步雲和張鏡川已在低聲地向「還童叟」報告兩小的一切經過。朱紹基愕然道：「眞的是『斷腸劍』屈一塵的後代嗎？」

「錯不了的，前輩。」

「那好極了，把他帶來讓我見見。」

「前輩，由於他堅不吐實，已把他放入井中，打算先泡他一夜再說。這小子身手有限，性子却倔強如牛。」

「也好，明天帶他來見我，不過，不可傷害他。」

張鏡川道：「朱前輩，關於『斷腸劍』屈一塵被殺的事，到底是我們『漢留』的傑作，抑是滿洲的『燕京八友』所爲？」

「還童叟」道：「依常理推斷，屈一塵變節降清，且武功又是一時之選，滿人必然加以籠絡利用，斷無殺他的可能。依老夫猜想，可能是死於我們『漢留』份子之手。」

張鏡川道：「屈一塵劍法高絕，在使劍的滿漢高手之中，數一數二，是誰能把他殺死，而又不願居功？」

「還童叟」笑道：「這的確是件怪事，要是『漢留』的人殺的，這件大功非同小可，那有隱功不報之理，要說是死於滿人之手，難以令人相信，因爲他們殺此高手，今後漢人將無人敢降，爲其利用了。」

「是的，朱前輩，這件事眞怪。」

張鏡川道：「自『漢留』發起人殷洪盛殉國後，迄未選出一位繼任者領導，難免羣龍無首。」

「還童叟」喟然道：「張大俠說的也是，殷先生是崇禎四年進士，好結交江湖異士，在崇禎七年，受大同鎭守使委讓禮聘，參贊軍機，後來蔡德忠、方大洪、馬起興、胡德帝和李式開等人，都是他的得力弟子，可惜他第二次投靠黃得功起義，在安徽失敗，黃自刎，部衆星散。他又召集黃部衆兩萬餘人繼續反抗，直到今年春天殉於安徽三議河……」

張鏡川有句話到了口邊又忍了回去而沒有說，那就是「斷腸劍」屈一塵是不是眞的變節降清，抑是負有某種任務？

張鏡川爲人機警，看出朱紹基倚老賣老，目無餘子，所以也沒說出來，反而奉承地道：「眞想不到，姪少爺只學了前輩一招半武功，就連君大俠和在下都吃了他們的虧哩！」

朱紹基以武林第一人自居，聽來十分受用。

* * *

第二天晚上「還童叟」才回來，在此之前，小朱幾次想救小屈都沒有成功，看守的人有六七個人之多。

朱紹基一回來，就下令把小屈弄上來，他要親自問話。人是弄來了，但不能站立，甚至也不能坐着，好像全身脊椎失去了連繫，只能躺在地上。

只是他的神智還是十分清醒的，他看看四周的人，一個馬面招風耳的中年人坐在正位上，張、君等陪侍着，小朱站在馬臉人的後側。眼睛紅紅地像是哭過。

君步雲對躺在地上的小屈道：「屈能伸，這位就是武林中無人不知的『還童叟』朱紹基朱老前輩，朱老前輩是位仁厚長者，你只要實話實說，包你不會吃苦頭的。」

到目前爲止，小屈以爲落入滿人之手有吃有喝，也未見他們有什麼壞心眼或不良企圖，爲什麼落入「漢留」手中反而拿他不當人待？

張鏡川道：「屈能伸，把你來北京的經過仔細說一遍。」

小屈道：「我知道的都說了！」

張鏡川大聲道：「還有，你隱瞞了一部份。」

小屈發現了小朱站在「還童叟」身後微微搖頭，意思是不要多說，說了那些就夠了。不用問，小朱也說了那麼多。

小屈道：「不信你可以問朱烈，我們只知道這麼多。」

這時君步雲把兩小說的一切對「還童叟」說了。「還童叟」離座來到小屈的身邊，先打量他一番，然後捏捏他的四肢。

現在他似乎信了，人在那寒井之中一晝夜，就算練武之人也受不了，砭骨奇寒滲透骨髓，已造成四肢癱瘓，寸步難移了。

張鏡川道：「朱前輩，這小子的四肢還能動嗎？」

「還童叟」馬臉上閃過一絲詭異之色，道：「不該把他放到井底，唉！事

已至此，看他的造化吧！這正是前人不正，禍延子孫的實例，實在令人悲嘆。

但是，人殘了該請醫生診治，這才是眞正的關切，那知竟把他鎖在大廚房中。這兒有三十來號人吃飯，廚房很大，光是蒸饅頭的大鍋就有三口，柴鍋還不算。整天都是熱氣騰騰地，一進去就是滿身大汗。

小屈被鎖在這兒，由于擋路，廚司偶爾會踢他一腳。天明過後，天也漸漸暖和起來，尤其是白天躺在這廚房地上眞不是滋味，滿人他不信任，漢人又對他如此。

這般年紀的人，居然只滴了幾滴淚就不再以淚水宣洩內心的忿恨，他不會忘記此仇。

第一個夜晚來臨，午夜不到一點，不知是那個厨子懶得多走幾步，就在他身邊小解，弄了他一身一臉。

大約午夜稍過，有人輕輕挨到他身邊，低聲道：「小屈……小屈……」聲音哽啞，一聽就知道是小朱。

「小朱……我已經完了……不要再來看我……以免受了連累……小朱……想不到他是你的叔叔……」

「小屈……這件事我對你說了謊……小屈……不知爲什麼？我很喜歡說謊……比喻說……到現在爲止……還有些事……我也沒有對你說實話。」

「不要緊了……小朱，反正你對我說不說實話我都無所謂了……小朱，我們相好一場……合該屈家要絕子絕孫……小朱……我也許活不了幾天……你能不能讓我摸摸你的身子？」

「摸……摸我的身子？這……這……成……成，小屈，其實你任何要求我都會答應的……你……你摸吧！」

小屈的手只能緩緩移動，這也是到厨房來之後，由于太熱整天流汗，似有好轉之勢，凡是受了風寒，用熱氣蒸騰，就很有效。

小朱讓他摸他的手、臂和肩，但到了脖子以下的部份，小朱把他的手移到肚子上，再往下摸，他又把他的手移到大腿處，小朱的身子顫抖得十分厲害。

最後摸到小朱的脚。他道：「小朱，你的身體和我的不一樣，處處都不一樣……小朱，可惜今生我也摸不了幾次了！可恨的是，都說家父出賣了『漢留』，小朱，你說句公道話，我的父親會不會變節？」

「小屈，先不要想這些，你要保重求生，能活着才最重要，好在有我，無論如何，我會設法把你弄出去的。」

「小朱，就算我能逃出此地，又能怎麼樣呢？我已經是廢人一個了！」

「不！小屈，吉人天相，你會好的，你本來手是根本不能動的對不？現在不是也能動一點了嗎？」

「小朱，我並不怕死，只是不忍和你分離，當然，家父不白之冤未能平反，我死也不能瞑目。小朱……」

小朱不出聲，心身顫抖着，讓他撫摸着他的手，甚至他的脚。

只要小朱在他身邊，他的痛苦再大再深也能忍受。「小朱有句話你可別見怪……」

「小屈，你的任何話我都不見怪！」

「小朱，不知爲什麼？我不太喜歡令叔『還童叟』。」

「噢！老實說，我也不喜歡他，不過你也要原諒他，他是『漢留』中的中堅份子，是僅次於殷洪盛的數大高手之一，就連明末遺老大儒顧炎武、王夫之、傅淸圭和黃梨川四位，對家叔也都十分尊重。」

「小朱，還是那句話，我不喜歡令叔。因爲家父的功過還未論定，而屈家後代何辜？爲什麼要虐待其後人，而不在獲得確鑿証據之後再逼供？小朱，這就是我不能尊敬他，不服他的主要原因。」

「小屈，我的想法和你一樣，小屈，你想吃什麼？我每天晚上給你送來。」

「小朱，你只要每天晚上來，讓我的手觸摸你一陣子，我就知足了……」

*　*　*

厨房太熱了，像置身於大蒸籠之中，最初，不論如何燠熱，他總是不出汗，他知道這就是病態，而今天，他有些汗星出現了。

這天下午，小屈又被拎到一個秘密內室丟在地上，上座是「還童叟」朱紹基，左邊是君步雲，右邊是張鏡川。

朱紹基那張馬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也許正因爲沒有什麼表情，乃是更强烈的表情，小屈有一種微妙的感受，這朱紹基對他有成見，或者對他的亡父有成見。

「屈能伸，說說看，你們到了北京，一定還見過一些別的人。這是你最後一線生機了！」

小屈道：「我知道的都說了，朱前輩是武林中有數高人之一，不論見聞和武技都超人一等，處事也該與常人不同才對，爲什麼就不能信任一個置身事外的年輕人？」

朱紹基道：「我且問你，你可知道令尊生前有個滿人的紅粉知己嗎？」

小屈心頭狂跳不已，心想，這老賊眞厲害，居然也知道這件事，這麼說，爹爹當年在外果然背着母親有外遇了？他道：「朱前輩，晚輩沒聽說過這種事，也不信家父會做出這種事來。」他不會輕易改變對父親的看法。

張鏡川道：「你要放聰明一些，說了實話馬上找最好的針灸大夫爲你治病，要不你這輩子算是完了！」

小屈道：「前輩，我的確不知道的事要我說什麼？」

「好！」朱紹基揮揮手道：「在你亡

母臨終之前可說過令尊變節降清的事嗎？」

「沒有，家母只說過，要晚輩相信家父的忠貞，他不會做出對不住國家民族的事來，晚輩有信心。」

「你知道雲白衣是誰嗎？」

小屈大驚道：「晚輩不知道……」

「老夫一生閱人無數，你這小子心地還算善良，所以說謊時十分不自然，告訴你，雲白衣就是滿淸王朝禮烈親王代善的第三子鐵貝子。代善是淸廷八大鐵帽子王之一，軍功顯赫，這你就該知道鐵貝子爲何要救你了？」

「前輩，他救的是晚輩和朱兄弟兩個人。」

朱紹基冷冷地道：「朱烈只是沾了你的光而已。」

小屈道：「前輩，要說鐵貝子救我們兩人，是由於家父與滿人有某種關係，晚輩不便苟同，果眞如此，他爲何要軟禁我們？要不是我們設計逃生，誰能預測後果？」

「老夫就是想知道你們逃出禮烈親王的別墅之後那一段時間，爲何能逃過他的追捕？又遇上了什麼人？」

「前輩，沒有遇上什麼人，只是到處亂竄，直到在鴨子廟遇上了窮家幫的金小寶爲止。」

朱紹基微怒道：「小子，你別和我胡攪蠻纏，老夫可不吃這一套。」

小屈道：「前輩如此相逼，晚輩實在想不通，晚輩倒要問問前輩，朱兄弟自稱是『還童叟』的師姪，在林中等待前輩，李笠欲向我們下煞手，不意大樹後出現一人，却冒充了『還童叟』前輩，把李笠驚走，試問，前輩如和那雲白衣既然毫無瓜葛，而他又是滿淸禮烈親王的第三子鐵貝子，怎會冒前輩之名救人？而事後爲何又自稱是和前輩是忘年之交，他受前輩之託去救我們呢？前輩和滿人的關係，是否應該先交代一下？」

這些話令朱紹基瞠目不知所辯，也十分惱火。

有些話他不便也不屑向君、張兩人解釋，可是涉及和淸廷顯貴來往之事，不多不少要解釋一番，總不免負担些嫌疑。

朱紹基傲然一笑道：「俗語說：人怕出名猪怕肥。老夫虛名在外，滿人自然知道，鐵貝子某日在華山與老夫遇上，他自忖年少大成，武技過人露了一手『竹葉手』，被老夫教訓了一下逃走，想必這次冒老夫之名救你們而想自你們身上發掘我們的秘密。事實上李笠、苗振山和夏耘等人，都是鐵貝子的爪牙。」

張鏡川附和道：「前輩說的也是，鐵貝子冒前輩之名，只是一種謀略，只有小孩子才會相信他們的離間之計。」

朱紹基冷冷地道：「你說是不是？你要知道，本組識是替天行道，行的多爲仁道，但爲了社稷家園，對不肖之徒就不能動婦人之仁。屈能伸，我希望你能懂老夫的心意，不說實話就押下去……」

小朱的花樣甚多，想救小屈，總是徒勞無功。

小屈却告訴他，不必枉費心機，他要聽天由命。

又過了三天，天越來越熱，厨房的溫度也愈來愈高。

小屈常常汗出如漿，衣衫全濕透了。這兒是個秘密集會之所，在京畿之地，天子脚下建立「漢留」的基地，自然冒了很大的險，但滿人查緝甚嚴，這麼多人在此活動而未被發現，却使人想不通。

深夜大厨房中蒸氣未褪，漆黑一片，躺在地上的小屈，一遍又一遍地複習義郡王妃代傳他屈家的內功心法。

這種「太乙玄牝內功心法」躺着、坐着、甚至站着都可以練，當年屈一塵能和「還童叟」等人齊名，劍法還在其次，得力於內功心法的高超。

反正一切希望絕滅，也有的是無窮時間，尤其是入夜無法入眠，就一遍又一遍地練，任何事只要心無旁騖地去苦練，自有其收穫。只是他自己還不知道而已。

一個人影悄悄地進入厨房中。

小屈知道是小朱來了，這幾乎不須語言詢問，只要伸出手去觸摸他的手和身體就成了。

「小朱，你叔叔有沒有說家父的事？」

「……」他不出聲，只是任他摸他的雙手、臂部、面孔、頸子，然後是胸部，小屈的手忽然像雷殛似地收了回來，他問自己，這是眞實的感受嗎？小朱的胸部是這樣的嗎？

小朱的胸部是什麼樣子？依小屈的想像，應該和自己一樣，結實而微挺，這是一般年輕男人的胸部。在剛剛成人的少男胸部，乳頭會有塊較大的核，還有點痛。

於是嗓音變粗，生理起了某些變化，小屈剛有這些感覺不到半年。但是，他從來未聽到小朱的嗓音變粗，也許雖是同歲，發育遲早不同吧！

只是在此之前，他從未摸過小朱的胸部。

一個成了年的小男人的胸部會這麼挺而又綿軟嗎？是不是神不守舍產生了錯覺呢？於是他又怯怯地摸。

他的雙手滿把地，實實在在地握住了兩團極有彈性、軟軟柔柔、細細膩膩的肉球。小屈再懵懂也知道這是屬於女人的胸脯。即使女人的胸脯發育得再差，也和男人的不同。

不知道爲什麼，他並沒有馬上收回手，他實在不捨得收回，只是顫聲道：「你……你是小朱嗎？」

「不……不是……」

「不是？」小屈大吃一驚，立刻收回雙手，道：「那你……你是什麼

人？」

「我是朱烈的雙胞胎妹妹朱麗葉……」

「朱小妹……我該死……把你當成小朱。」

「這怎麼能怪你？家兄叫我來安慰你，而我來此也沒有告訴你我不是朱烈。再說家兄的意思也不難想像，他叫我來此，主要是喚起你對紅塵的戀棧……對責任的重視。消極頹廢，不是大丈夫所爲……」

「朱小妹……妳比我看得透徹，我很慚愧！朱小妹，剛才我的舉措……」

「不要自責，那是我自願的，你和朱烈好，像和我相好一樣，他和你好就是我和你好，小屈你能摸到朱烈，心情就得到平和安慰，其實我們是一體的，摸到我和摸他是一樣的。」

「朱小妹，眞謝謝妳的善意，不過我以爲……這還是有分別的，我和小朱形影不離，是男人的感情，這和妳不同……。」

「不，小屈，其實你對小朱的感情，多多少少滲雜了一些男對女的情愫在內，小屈，你摸吧！如果你會快樂，你就……」

她抓起他的手放在她那已撩起衣衫的胸部雙峯上。

小屈雖然感受到手觸到這一對無法形容的乳峯上的奇妙感受，却也不願在這種情況下去摸，他不以爲她能代表小朱，甚至于這是一種侮辱。

他大力奪手，但奪不回來，他的四肢已能動，却佯裝不能活動，以便完成逃走的計劃。但是現在他是死命的掙，怎奈力氣有限竟未掙回。

而她却仍然抓住他的手，緊壓在她的胸脯上。

小屈認爲這是屈辱而怒極，道：「朱麗葉……妳是什麼良家女子嗎？妳……妳還不放手……那妳眞是什麼女人？」

她鬆了手，小屈收回手來，揚手就是一個耳光道：「我不要這種方式的安慰，我和小朱的感情至死不渝，但是妳……」

她站了起來道：「小朱就是我，我也等于朱烈，你摸過我的身體，我就是你的人了！你休想賴賬，我要走了……」

「妳拉了我的手摸的……」小屈十分惱火，小朱有個妹妹也沒有告訴他，而他要妹妹來此，事先也不打招呼。

他實在恨透這兒了，他要逃走。首先他要試試自己的雙腿，能不能跑？他的雙腿有鋼銬鎖着，兩條拇指粗的鐵鍊拴在樑上。

他跳躍了幾下，覺得又有進步，他相信這和每天在騰騰蒸汽中大汗淋漓有關，當然和本門內功心法也有關。

他盡一切努力把手縮小，自銬孔中向外拔，他只是抱着僥倖心理試試看，那知小手已拉出了一半。由於他在井中泡了一天一夜，身受奇寒，四肢癱瘓，加上被鎖在廚房中受蒸烤之苦，身心俱受創傷，人也瘦了很多。

本來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現在就很有可能了。

他拚命往外拉，手痛極，但已拉出來了一半，不能半途而廢，手骨像要折斷似的，但到此地步，連命都保不住了，手斷了又如何？

再次咬牙强忍，終於掙出雙手，他擊着雙手驚喜交集。這雙手就等於死裡逃生了。

現在他怎麼辦？是一個人獨逃還是去找小朱？

他知道，只要離開這廚房遇上任何一個人，只要不是小朱，這份努力就白費了，他決定先逃出去，反正小朱有「還童叟」這個叔叔，在這兒不會吃虧的。

這兒既是「漢留」的一個小據點，戒備必然森嚴，他特別小心，這廚房是在左後側，如能爬到廚房頂上，可以翻出牆外，就不須走後門。而且後門尚遠，身子要暴露在值夜人的監視之下。

至於前門，那是根本不能考慮的了。

小屈絕對不笨，小朱所以叫他「笨球」，那不過是暱稱，並非以爲他笨，正是所謂「出汚泥而不染，明機巧而不用」的典型。

現在他想到一個脫身之法，更夫的小屋就在廚房後側，是個略通武功而常酗酒的老傢伙。小屈自他的窗外望去。老傢伙已醉得人事不知了。

他進入屋中，拿起梆柝和鑼，估計天色，就敲了三下。那是因爲時近三更，而且他只聽到二更的報時聲。

天上無星無月，尤其由廚房通往後門這一段路，樹影婆娑，即使是武林高手也看不清他是不是更夫。

他一路敲着來到後門，開了後門上了街，在街上也敲了一遍，但放下就急奔。

可是他等於大病初癒跑不快。

不久他就聽到後面有人追來，可是越焦急就愈跑不快，越求快就雙腿絞絆，摔在地上，爬起來再跑，追的人就越來越近了。

兩個漢子奔上來，伸手就抓道：「相好的，別不知好歹哩！跟我們走自有你的好處。」

小屈知道這又是生死關頭，好歹已逃出來了，怎麼能回去，咬牙又施出那一招。這一招是在他四肢尚未復原時施出的，自然力道不夠，可是，他現在却已學會了亡父留下的太乙玄牝內功心法」。心法功能導氣，以氣馭力，兩個漢子只知抓人，那會提防，「叭叭」兩聲被砸出三四步。

其中一個退了三四步坐在地上，另一個退到牆邊，連下顎都被砸得脫了臼。

小屈楞了一下，這實在出乎他的意料，但他拔腿又跑。

兩個漢子雖然吃了苦頭，還是要追，在目前小屈跑得沒有他們快，眼看又快要被追上了，其實這是另外兩個。

這工夫轉入另外一條胡同，這第三家門外掛燈結彩，進進出出的人絡繹不絕。小屈反而奔向這家，眼見這人家門前彩紗宮燈上都有一個「壽」字，而且甲第連雲，氣派極大。

顯然有人慶壽，深夜笙歌不輟。

小屈一時被追急了，竟進入大門之中，這辦喜事的人家，不是鉅商官賈，必是朝中顯貴，家大業大，屋宇重重，千門萬戶。

小屈不過是一時從權，而門口正好也無人看守。

他不往後走，到了第二進，只聽來第三進院中猜拳行令，喧囂不已，越顯得這院落的清靜，似乎無人。

小屈小心翼翼地，唯恐人家把他當作小偷。

以他目前的衣衫打扮，在這場合出現，這種誤會是可能造成的。他一時胡走亂闖，進入正屋，果然所有的屋子都沒有人。

但是，他馬上看出，這果然不是普通人家。而進入了此門再出去可就難了。這工夫，他看到衣架上掛着一襲絳紫貢緞夾袍，一件藏青「福」字團花坎肩，珊瑚琵琶扣子，一頂軟緞瓜皮帽子上，還有一塊橫長兩寸，寬約一寸的翡翠帽正。而這些似乎正合乎他的身材。

小屈以爲，要順利出去，一定要換套衣服，而不是羨慕華服。立刻匆匆換上，却找個包袱把自己的衣服包了起來拿着。

現在，他的胆子大了些，對於後進院中的人聲鼎沸，甚覺好奇，立自後門走出，來到第三進。

他曾在後院遇上一兩個下人，都向他行禮，也沒有詢問，他却發現，這第三進中的東跨院內是個大廳，平時不是學塾必是練武之地，裡面足足坐了三五十桌。

而這大廳似也有個內間，佔地較小，像似招待女眷的地方，這間房的對面，佈置了一個壽字，巨燭高燒。

小屈當然不願進去，但這時一位管事模樣的中年人走了過來道：「這位貴賓是剛到的吧？」

「是……是呀！」

「請問這位少爺是本府的什麼親戚？」

小屈怎麼回答？他連這家主人是老幾都不知道，他信口道：「是表親。」

「表少爺快請，席剛開不久，才上四個冷葷哪！」

「這……我倒不急於入席……」

「這怎麼可以？表少爺，快進來吧！要不，敝居停可要怪罪小的待客不週哩！來來……這兒有空位。」

拉入客廳，就把他安置在其中一桌的空位上。

當然，每桌都有空位，由於管事的還沒有弄清小屈和主人的關係，但他以爲既是表親，大概不會太過。所以這一桌上大多也都是幾百杆子搭不到的表親。

他坐下不久，鄰桌的一位老者道：「王爺六十一壽，已是這麼熱鬧，那六十整壽一定更是十分隆重了。」

另一中年人道：「六十大壽自然更加隆重，不過天下初定，順治爺才登位，一切尚未就緒，所以王爺們的壽筵，除了皇上賜誕不得不舖張之外，其餘一概從簡，像今夜這樣，王爺就已經以爲過於舖張了。」

就在這時，有人自內間走出來，當然是位堂客，牌坊帽、寬旗袍、高底鞋、昂首向側門走去，原來側門外不遠處有間茅厠。

而就在這旗女一掀門簾之際，小屈向內間望去，不由心頭大震，怎麼這麼巧，竟和一個八旗盛裝少女四目相對。她，竟是義郡王妃的獨生女琴格格。

琴格格在這一瞬間，似也十分激動，眞正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呀！其實琴格格驚奇的是，小屈逃走之後，曾派出大批人手外出找尋，一直沒有下落，却居然在此處相遇。

更使她不解的是，小屈到義郡王府時，衣衫破舊，十分落拓，而現在竟是一身綾羅綢段，正是「人要衣裝馬要鞍」，這麼一打扮，還是一表人才哪！

小屈內心狂跳，心想：這麼巧，又被她看到了，我得趕快離開才行。內間門簾不撩動，在內就看不到外面的景物，在外也看不到內部的事物。

小屈心想，我現在這身打扮，在沒有拆穿身份之前，必須快走，他既不想再見義郡王妃，也不能在此出醜。

他可以體會到，義郡王妃的心情，對她有無限的孺慕之情，但是，正因爲盛傳他的父親爲滿人作走狗而死，在漢人的鋤奸猝擊之下，他現對滿人的印象極壞。

他站起來正要轉身，不由心已跳到喉頭，眼見追他的兩個漢子就坐在他身後那一桌上，似乎早已發現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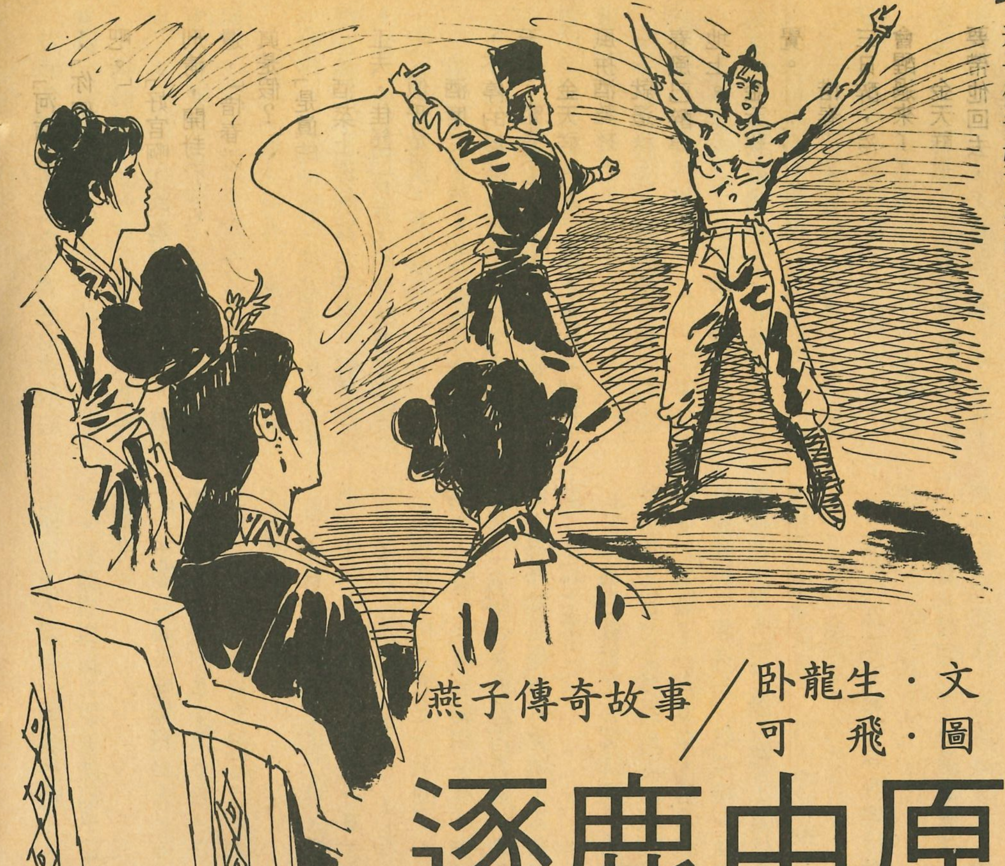
小屈不能再坐下來，只好入厠，兩人之一也跟了去，甚至他發現，又多了一人，另一人年約四旬，可能身份高身手也高。

「這怎麼辦？」小屈心想，要是小朱在此，一定難不倒他，但不能說小朱不在就不能獨立了。

這工夫小屈聽到後面追他的漢子之一道：「看到沒有，這位穿紫色衣服的公子哥兒，是王爺的表親哪……」

（未完．三）

上文提要：王彤安排小燕子進宮中當侍衛監視三公主，不久，小燕子便結識了三公主的貼身侍女憐花及三等侍衛金天祥，憐花還約小燕子晚上會面，當晚赴約，小燕子發現黑暗中有人在監視他，翌日，金天祥也來造訪，說要帶他去品嚐北京名菜，兩人離開宮廷來至一宅前，兩名少女引領他們進入廳堂，大廳中早已站着一個千嬌百媚的美女……



燕子傳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逐鹿中原

公主身不由己　難堪蠱毒折磨

是惜春，可惜燕春風沒有見過這位出身魔教，混入內宮的小魔女；經過了一番仔細的裝扮，果然是風姿卓約，嬌媚撩人。

只見她輕易蓮步，躬身一禮，道：「金爺，多日不見了，風采更見清雅。」

一指燕春風，金天祥低聲說道：「燕老弟是今天的主客，姑娘要好好的招待。」

俏佳人轉向燕春風，先送上一個嬌甜的媚笑，道：「金爺的貴賓，怎敢待慢，燕公子，來！小妹爲公子帶路。」

她膽大的竟然伸出了纖巧的玉手，一把抓住了小燕子的左腕，微笑着向前行去。

燕春風感覺到那柔滑的玉手中，透出了陣陣熱力，滲入肌膚散向全身，立刻引起了一陣莫名的興奮，不禁吃了一驚，忖道：見面就下手啊！趕忙一提眞氣，護住要穴經脈，平息那股興奮的情緒，但却適可而止，不讓對方感覺到他在運功抗拒。

俏佳人拖着燕春風，一口氣奔入了大廳後一座雅室之中，才回首一笑，道：「燕公子，你……」

突然一呆，住口不言。

原來小燕子面色平和，神情明朗，一點也沒有受到影响。

「我很好，」燕春風輕輕掙脫了左腕，道：「這裏很雅緻，正是吃酒談心的好地方。」

「酒菜可口，佳人如畫，」金天祥步入雅室，道：「這是北京城最迷人的一處好地方。」

惜春恢復了常態，笑一笑，道：「只怕留不住燕公子這樣的高人。」

把貴客改稱高人，已然表達了心中的驚愕、疑慮。

「好眼光，」金天祥道：「燕老弟是統領大人親自挑選的新任侍衛，不是高人，豈能入選。」

兩人對答之間，話裏有話，以作呼應，金天祥等於把燕春風的來歷，作了一個簡明介紹。

但這也使燕春風提高了警覺，金天祥狡詐多變，是個不易對付的敵人，日後對此人，要多多留心才行。

「金兄誇獎了，小弟日後借重金兄之處正多。」燕春風道。

「對！咱們要好好的交一交，」金天祥大笑道：「春姑娘，擺一席上好的酒菜來，我要和燕老弟喝個痛快。」

「兄弟全力奉陪。」燕春風雖然明知那是一個陷阱，却也不甘示弱。

惜春回頭吩咐女婢一聲，轉望着燕春風，道：「燕公子成家了吧？」

「很慚愧，燕某人生性嗜武，這些年都把時間化在習練武功之上，一出神門，就被馬巡撫推介入宮，」燕春風道：「這成家娶妻的事，只好拖延一些時間了。」

「馬巡撫？那個馬巡撫？」

「河南巡撫馬文中。」燕春風忖道：「你們想知道，我就自己說出來吧。」

「好官啊！聽說他治理河南，政簡刑清，開封府已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惜春微笑道：「這些傳聞不知是眞是假？」

「是眞的。」

酒菜上得很快，就是談幾句話的工夫，佳餚已川流不息的送了上來。

似乎是早已有了準備。

酒席間，惜春施展出嬌媚的攻勢，不停的勸燕春風喝酒，小燕子豪氣干雲，來者不拒，酒到杯乾。

金天祥酒量亦豪，不停的和燕春風拚酒乾杯。

就這樣，菜還沒有完全上完，燕春風已醉得人事不省，一觔斗栽到了地上。

金天祥連推數次，燕春風恍如不覺。

惜春冷笑一聲，道：「酒裏已放了三日醉，沒有三天三夜的工夫，絕不會醒過來了。」

金天祥道：「今夜三更之前，一定要帶他回去，否則必引起王彤的追查，那就不好應付了。」

「只管放心，三日醉雖然霸道，但解葯神效無比，葯到酒醒，等三公主芳駕到來，是殺是放，就由她決定了。」

「三公主也要來呀？」

「不錯，憐花傳來訊息說，這小子又似忠厚又似奸詐，連三公主也瞧不出一點眉目，所以要親自檢查審問。」

惜春道：「你能帶他來此，也算大功一件了。」

金天祥苦笑一下，道：「想不到啊，昨天我還不屑和他多談，今早却得到令諭，要我帶他到此，而且三公主也要親自趕來，當眞是一樁大大的意外事件，這小子十分年輕，難道眞有什麼過人的本領不成？」

「金天祥，我如不下三日醉，你和他硬行拚酒，是不是一定能拚得過他？」

「這個很難說了，」金天祥看了惜春一眼，接道：「也許在下不是敵手。」

「你根本就喝不過他，」惜春站起身子，接道：「走！把這人架入刑室，先上刑具，三公主隨時就會趕來。」

金天祥正想叫人，惜春已俯身抱起了燕春風，當先行去。

看上去瘦瘦弱弱的惜春，抱起燕春風那麼健碩的軀體，竟似毫不吃力，步履如飛。

*　*　*

燕春風清醒過來，發覺全身衣服都被脫去，只留了一條短褲，雙手、雙足都被粗逾拇指的鐵圈扣在特制的鐵架上。

一大間青石砌成的屋子，四週不見天日，室中燃着兩支豎起的火把，照得滿室通明。

一個水綠衣裙的少女端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兩側站着惜春、憐花。

綠衣少女臉上戴了一副青銅面具，似是不願讓小燕子瞧到本來面目。

「憐花姐姐，這是怎麼回事啊？」

「燕老弟，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爲俊傑，實話實說，可以少吃一些苦頭。」

轉頭看去，只見金天祥站在左側，手中提着一條皮鞭子。

「金兄怎麼變成行刑手了？」燕春風笑道：「你是三等侍衛身份啊。」

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楞小子，什麼辰光了，他還能笑得出來。

「燕春風！」端坐在太師椅上的綠衣少女開了口，道：「老實回答我的問話，免得皮肉受苦，我知道你練了一身好武功，也許不在乎鞭子抽打，但分筋錯骨手可以使一條鐵錚錚的漢子，變得軟弱求饒。」

「妳是三公主了？」燕春風笑道：「見妳一面，可是眞不容易啊，弄得我如此狠狽不堪。」

「住口！」惜春冷冷說道：「眞是不見棺材不掉淚，金天祥，先抽他二十鞭子。」

坐着的綠衣少女沒有阻止，金天祥揚起了手中的皮鞭。

「小燕子，」憐花開了口，道：「你熬不過的，弄得死去活來再抬出去，豈不是……」

「憐花姐姐。」小燕子神情輕鬆，一口一個蓮花姐姐叫得又響又甜。

「燕春風認我這個姐姐，就該聽我的話，我不忍看你受苦。」

正是軟硬兼施，各展所長。

「唉！好吧！妳要我說什麼呢？」小燕子純純的語氣，惹人憐惜。

「問你什麼，你就回答什麼！」綠衣少女說：「我不想傷害你，不要逼我。」

青銅面具之後透出的兩道目光，掃掠過小燕子修偉健壯的身軀。

「好！知道的我都說，不過我也有條件……」

「條件？」綠衣少女有些訝然的說：「現在你還有條件？」

「是啊！條件很簡單，不過是舉手之勞。」燕春風的語氣十分平靜，似是一點也沒有驚怕的感覺。

「好，你說出來我聽聽。」綠衣少女大感好奇的說。

「取下妳的青銅面具，」燕春風說：「我只要看妳一眼。」

「放肆！」金天祥右手揮動，挾着嘯風的皮鞭，狠狠的抽在小燕子身上。

健壯的軀體上，立刻泛起了一道紅色的鞭痕。

「金兄，咱們剛剛交了朋友，你怎麼如此心狠手辣，打得這麼用力？」小燕子歎口氣，道：「眞是酒肉朋友，不足交往，我要和你劃地絕交。」

金天祥道：「好，那我就再抽你幾鞭子。」

右手疾揮，連抽三鞭子。

「憐花姐姐，打得我好疼啊！」小燕子畢竟是個孩子，稚氣尚未全脫，挨了幾鞭子，姐姐就叫得更親熱了。

憐花被叫得心神大亂，還眞有點心疼起來，但公主在側，惜春又虎視眈眈，竟然不敢開口爲小燕子求情。

幸好綠衣少女一揮手，阻止了金天祥再打下去，說道：「燕春風，你看我一眼，眞的就肯回答我的問題？」

「是啊！」燕春風笑道：「我說過的話，當然算數。」

「好吧！」綠衣少女緩緩拿開了靑銅面具。

「果然是一位絕代麗人，」小燕子道：「難怪你不願別人看妳。」

「你已經看過了，」綠衣少女說：「現在可以回答我的問題了。」

「行，再告訴我一件事，妳是不是三公主？」

綠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是公主又能怎樣？不是又如何？燕春風，你很重視我的身份麼？」

「當然了，三公主金枝玉葉，我要盡我之能保護她，」燕春風道：「你如不是三公主，那就用不着我費心了。」

綠衣少女笑道：「現在這個局面，你連自己的性命都無法保住，還要保護我麼？」

「好極了，這麼說，你是三公主了？」

「是，燕春風，現在該我問你了。」

燕春風突然大喝一聲，聲如龍吟，震得人耳膜作響，聲音平息，小燕子已完全恢復了自由，鎖住他雙手雙脚的鐵環，竟然裂成了兩半。

「憐花姐姐，把衣服拿給我吧！這樣的赤身露體，如何能拜見三公主呢？」

這突然的變化，全場中人都爲之怔住了，望着畏縮在一側的燕春風呆呆出神。

惜春道：「我拿衣服給你。」果然拿起衣服，行了過去。

距離還有三尺，惜春已把衣服拋了過去，人也緊隨着欺身而上，攻出一掌，點出一指。

在衣服掩遮之下，這一掌一指，看上去特別的詭異。

小燕子急急叫道：「讓我穿上衣服再打嘛！」右手掃出一掌，正迎上了惜春的掌勢，雙掌接實。

一股強大的力道由小燕子掌上湧出，惜春被震得連退了三步，連點出的一指也就無法擊中小燕子了。

惜春本欲再衝上去，施展第二次的攻勢，但一時之間竟是無法提聚眞氣，不禁大吃一驚，忖道：「這是什麼武功，怎會如此神奇？」

綠衣少女坐着未動，金天祥早已被震住了，惜春暫失戰力。

小燕子很快的穿好了衣服。

綠衣少女緩緩站起，抽出憐花背上的寶劍道：「燕春風，你果然是一位非常人物……」

「公主別忙，在下繫好腰帶就來拜見。」他說得一臉認眞，叫人難分眞假。

「我該在他酒醉未醒時便先殺了他！」惜春恨聲說道。

「惜春，妳認爲三日醉眞的迷倒了我麼？」小燕子說：「我不過想見見三公主罷了。」

「胡說！三日醉不是葯物，但却霸道無比，沒有喝下它而不會醉倒的。」

「是啊！如果沒有喝下去呢？」

「不可能啊……」惜春說：「我看到你喝下去的。」

小燕子道：「好吧！我們用不着抬槓，你告訴金天祥說三公主要來這裏。」

惜春怔了一怔，接道：「你眞的沒有醉倒？」

小燕子微微一笑，不再理會惜春，却行向綠衣少女，道：「燕春風拜見公主。」恭恭敬敬的作了一揖，跪拜下去。

三公主也楞住了，這人作事處處出人意料之外，手中提着寶劍，竟然無法刺出。

燕春風拜罷起身，笑道：「公主，惜春是西方魔教的弟子，要不要把她除去？」

「公主，這個人不能留下，咱們合力殺了他。」

綠衣少女應聲出手，一劍刺向燕春風。

小燕子突然一個轉身，避開了綠衣少女的劍勢，人却欺到惜春的身側，劈出一掌。

惜春嬌叱一聲，右手點出，指向燕春風的脈穴。

却不料小燕子右手一轉，突然化爲擒拿，一把扣住了惜春的右腕脈穴。

這眞是棋差一招，滿盤皆輸，小燕子武功之高、變化之奇，就像是惜春把右腕送入了小燕子的手中一般。

「惜春，你雖然出身魔教，但我還是不想用最慘酷的手法整治妳，不過你要解去三公主身上的禁制，恢復她自由之身。」

「我不能……」惜春道：「我也沒有這個法力。」

小燕子原本只是一個推想，三公主可能受到什麼禁制，想不到出言一唬，竟然是歪打正着，一下子找出了病源。

「好！」燕春風道：「那妳說，誰能解去三公主身上的禁制？」

但聞急促的步履聲傳了過來，緊閉的木門也被人撞開，王彤帶着燕飛、陳宏、趙保魚貫而入。

金天祥一看出路被阻，無法逃得出去了，立刻移動身軀，躲到了三公

主的身後。

「好啊！惜春，妳竟然早潛入京城．中了，」王彤道：「爲什麼不入宮中侍候公主呢？」

「公主被他們下了禁制，不得不聽他們擺佈，這個小妖女才是主持大局的人物。」燕春風說完話，出手連點了惜春三處穴道，交給了陳宏。

燕飛眼看愛兒一出馬就直搗敵人巢穴，找出了惜春，而且也未和三公主造成了大拚的局面，心中那種高興，簡直是無法形容，只是情況還未完全明朗，也不敢父子相認。

「小燕子，眞是奇跡呀，我們困擾了幾個月也束手無策，摸不着頭腦的問題，你兩三天就把它解決了，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王彤無限感慨的說。

「統領，眞正麻煩的事，是要如何替三公主解去禁制，我相信惜春一定知道內情，」燕春風道：「只是小妖女不肯招出來。」

「先送公主回宮去，再處置惜春這個丫頭！」王彤道：「我不信魔教中人個個都是鐵打、銅澆的人，就算是，我也要以牙還牙，要她化成繞指柔。」

「金天祥這個人陰狠毒辣，口是心非，絕對不能留下來，我的事已經辦完，告辭了。」

轉身向外行去。

燕飛心頭大急，差一點把兒子喊出口來。

幸好有人比他更急，大聲叫道：「小燕子，你不能走。」

是三公主，叫聲的慌急，顯然是已無法控制心中的焦慮。

「爲什麼？」小燕子說：「這裏的事都辦妥了，我要回家去看我娘。」

「看你娘的事，只怕要再等等了，」三公主說：「你認爲你已經辦妥所有的事麼？告訴你，這裏的人都是魔教弟子，由丫頭到看門的老蒼頭，都是高手。」

小燕子奇道：「統領進來時，是否遇過抵抗？」

「沒有，而且還有人指點我們的來路，」王彤說：「否則也不會一下子就找到了這裏。」

「我知道是和尙哥哥，」燕春風提高了聲音，道：「出來吧！騙不過我的。」

「好小子，你眞是越來越鬼了。」黑羅漢七巧僧和王重山，還有一個佩着長劍的靑年道人，魚貫行了進來。

「白羽道長，」燕春風笑道：「黑和尙終於把你找來了？」

「對！我叫白羽！你是小燕子了？」

「小燕子，小和尙說的話已經兌現了，你答應的事可不能黃牛，欺騙出家人，可是要打入十八層地獄的。」

「我就算想騙你們一次玩玩，只怕也不成功，」燕春風道：「不過你得先告訴我，上面的人呢？」

「都被小和尙給放倒了，」白羽道：「無一漏網。」

「小和尙可沒有這麼大的本領，是白臉小道士給我的……」

目睹白羽連連示意，黑羅漢住口不言。

三公主道：「小燕子，這都是你的朋友？」

「是啊！很好玩吧？和尙、道士全有了……」

三公主接道：「能一擧的制住了這裏所有的魔教弟子，足見高明啊！他們是……」

「野和尙和野道士，」七巧僧道：「我們都是被逐出師門的人，不用說出身份來歷了，對付他們的手段也不怎麼光明，不說也罷！」

「怎麼？」王彤奇道：「白羽也被逐出了武當派？」

「沒法子啊！小道士交友不愼，小和尙鬧得大寺不收，小廟不留，小道士也被他拖得有廟歸不得了。」

「好極了，」燕春風笑道：「江叔叔告訴我，你們都不是出家人的材料，早晚都要被攆出廟門，果然是幸而言中了。」

王彤心中明白，這是江千里的安排，箇中必有深意，但三小嬉笑自若，全沒把三公主放在心上，成何體統，於是重重咳了一聲，道：「小燕子，先聽三公主把話說完。」

小燕子一整臉色，對三公主一抱拳，道：「三公主，小和尙小道士全到齊了，三公主請吩咐吧。」

三公主歎息一聲，道：「聽蟬院中，還有兩位魔教長老潛伏，控制着我和憐花的擧動，所以我不能不聽從他們的指命，因爲他們威脅我，只要我稍有反抗，立刻取我父王之命……」

「可惡！」王彤道：「但三公主是一道飛虹荀慧月女俠的弟子，難道沒有……」

「我身受禁制，他們隨時可以讓我失去抗拒的力量，我雖武功未失，却只能爲他們效命出力，却不能和他們對手爲敵。」

王彤道：「那是一種什麼禁制，會有此等神奇作用？」

「好像是蠱毒，」三公主道：「但我不能肯定。」

「三公主，」小燕子道：「禁制如何才會發作呢？」

「只要他吹出一聲尖厲竹哨聲，我就立刻腹疼如絞，手脚無力，」三公主黯然說道：「我如能有頓飯工夫的時間，早就和他們放手一戰了。我幾度想自絕死去，但却爲憐花勸阻，我又擔心他們在我死去之後，找一個魔女代替我，那就更爲可怕了。」

「這魔教手法果然可怕，」王彤道：「小燕子，有沒有解禁之法？」

「我不知道，」燕春風道：「找不出禁制原因，我也無法下手。」

王彤目光轉注到金天祥的身上，

道：「你要放手一戰呢？還是束手就縛？」

「三公主，我是受命變節降敵，」金天祥道：「公主答應過保障我的自家性命。」

「王統領，放他走吧！我確實答應過他們，」三公主說：「我雖是身不由已，但他們却不知道。」

「金天祥，三公主既已承諾，王某也不便深究了，現在你有兩條路走。」

「那兩條路？」

「一是廢了你的武功，逐出宮廷，二是留任原職，代罪立功，唉，我看到你殺了譚信滅口，這處罰該是最輕的了。」

金天祥道：「屬下願代罪立功，雖粉身碎骨，亦是在所不惜。」

「好！現在，最大的難題，是如何才能解去三公主身上的禁制了，」王彤目光轉注到惜春的身上，道：「妳說出解去三公主身上禁制之法，我就立刻放了妳！」

這時，惜春已被小燕子點了穴道，扣在一張鐵架子上。

片刻間主、客易勢，變化之快，目不暇接。

「就我所知，三公主的解葯，並未帶入中原，」惜春說：「奇毒發作時雖然痛苦，但不會致命，公主只要肯聽話，立刻就可以止痛，恢復……」

「妳是說，解葯放在西域魔宮中了？」王彤道：「惜春，那就對妳不怎麼好了……」

七巧僧突然接道：「小和尚和小道士到外面警戒，順便把幾個魔崽子處置一下。」一拉白羽，飛躍而出。

「三公主和憐花姑娘請迴避一下，我要動刑逼供了。」王彤神情如鐵的說。

三公主歎息一聲，道：「魔教裏有一種血遁身法，能借本身一口鮮血，脫身而去。」

「我知道。」小燕子說：「那是一種軟骨神功，借一口鮮血，使骨骼收縮，脫出繩索鍔鐐。」

惜春冷冷的接道：「小燕子，你究竟是誰？還知道些什麼？」

「你們魔教中很多花樣，大都無法瞞得過我，所以妳最好老實一點，」小燕子道：「我也知道妳們魔教可以忍受刑求之苦，可惜有我小燕子在此，你這些邪術就用不上了。」

惜春臉色一變，但却閉口不言。

王彤一擺頭，陳宏、趙保立刻分左右行了過去，陳宏右手托起了惜春下顎，手指加力，捏開了惜春的牙關，一團絹布塞入了惜春的口中。

這些人都是刑求老手，首先防止的是犯人咬舌自盡。

王彤沉聲道：「惜春，妳沒有求死的機會了，願意招認時，就點點頭，」轉向憐花道：「憐花姑娘，請三公主迴避。」

憐花應了一聲，扶着三公主轉入大廳一角。

「金天祥，由你行刑，」王彤道：「十指連心，先由手上動起吧！」

那時代君權第一，爲皇帝的平安，可以錯殺一百，也不會放過一個嫌犯，內宮侍衛是眞正保護皇上安全的人，經手的案件，也大都和謀反、判逆有關，嚴追根底、清除叛黨爲內宮侍衛的責任之一，所以他們發展出不少奇苛的嚴刑，王彤掌理了內宮統領之後，雖然力求改進，但百年傳統，餘毒仍烈。

魔教弟子難纏，三公主身上的禁制又必須解除，所以王彤也就只好放任他們施展嚴厲的刑求手段了。

金天祥行近惜春，低聲說道：「惜春姑娘，對不住了，我是上命難違，指刑先剔指甲，那種痛苦超過了人的忍受極限，姑娘如果合作，這種痛苦就可以免去了，何況如此美麗的纖纖玉指，受到傷害實在可惜。」

惜春無法回答，只用兩隻眼睛看着金天祥，臉上是一種自憐自惜的神情，眞是哀痛欲絕，目光中更是一片凄濛的溫柔，動人至極。

金天祥看得痴了，握着惜春嫩葱一般的手指，那裏忍心下手。

其實何止是金天祥，陳宏、趙保也都是看得個個神色黯然，目蘊淚光。

就是王彤也覺心頭慘然，忘記了喝令金天祥動手行刑。

幸好小燕子點了惜春的啞穴，如若這種動人的悽絕神情，再配上嬌甜的聲音，這些人只怕早已渾然忘我，解其縛束，放她離去了。

小燕子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魔教異術，果具威力，這些人縱然武功高過魔教弟子，但也無法和他們對抗於江湖之上。

心中念轉，口中却低聲喝道：「金天祥，蒙住她的眼睛。」

聲音不大，但却如當頭棒喝，金天祥心頭一震，人也清醒過來，撕下惜春身上一片衣襟，蒙上惜春眼睛。

「厲害呀！厲害……」王彤歎口氣，道：「小燕子，本座不想施刑求供，你可有辦法讓惜春說出實話麼？」

「我試試看吧！」小燕子右手疾出，點了惜春身上三處穴道。

但見惜春身軀顫抖，粉頰上開始滾落汗珠。

沒有人知道小燕子用的是什麼手法，但却都看得出惜春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她雙眼被蒙住，口中又塞了絹帕，眞是目不能視，口不能言，只見臉上的汗珠兒越來越多，滾滾而下。

忽然惜春不住的點頭，顯然已忍不了這種痛苦。

王彤道：「解下她的眼罩，除去口中的絹帕。」

金天祥應聲出手，惜春一開口就叫道：「快些止住我的行血回聚，我受

不了……」

小燕子伸手推開惜春三處穴道，低聲道：「惜春，妳眞的很痛苦麼？」

惜春長長吁一口氣，目光中又恨又怕的凝注着小燕子，道：「你覺得好玩哪，再有一刻工夫，我就神滅骨銷，不成人形了。」

「抱歉，惜春，我不知道這手法如此惡毒。」小燕子臉上泛生無限歉意。

「惜春，妳還保持如花容貌，如果是我的人出手，只怕早已整得妳指斷肢殘，血肉橫飛了，」王彤神情肅冷的道：「現在你應該知道，我們絕無憐香惜玉之心，該說的，可以說出來了。」

「三公主中的是蠱毒，那不是魔教中用的手法，」惜春道：「蠱毒來自苗疆，我也無法知道她中的是什麼蠱，除了找到下蠱的人，沒有人能夠解得。」

王彤道：「魔教中人幾時和苗疆萬蠱門的人勾搭上了？」

「我們幫助萬蠱門渡過一次刼難，雙方就建立了合作的關係，」惜春說：「三公主的定力很强，抗拒了魔教的迷魂大法，但她無法抗拒蠱術，所以她仍然爲魔教控制。」

「惜春，魔教如此對待三公主，一旦揭露，」王彤道：「難道不擔心皇上撕毀和約，再調派大軍西征麼？」

「這是我們唯一的顧慮，」惜春道：「不過這兩三年的變化很大，各地藩王已背棄了朱元璋的遺訓，暗中招兵買馬，擁兵自重，對皇上的意旨已然陽奉陰違，數十萬西征的大軍早已分散各處，你王統領心中明白，再想召集兩年前那樣一批能征善戰的大軍，已不容易，何況親王割據，內危重重，皇上也明白，安內實已重過征伐外侮，何況，西域可汗如約進貢，皇上不會爲一個三公主再興大戰的，一旦京畿王室形成庫虛兵空，他這個皇帝的位置，隨時都可能被別人取而代之。」

王彤默然不語。惜春說的是實話，皇帝手下掌握了二十萬左右的親兵，是鎮壓各地藩王的本錢，如果調出去遠征西域，那就成了空殼子，隨時可能被幾個野心勃勃、擁有實力的藩王取代。

這是皇帝心中的最大憂苦，連朝中大臣知道的都不太多，不知魔教怎會如此清楚？

但聞惜春歎息一聲，道：「我知道的都已說出來，如果你們還不願放過我的，我只求一件事，你們殺了我，我絕不施術反抗！」

王彤聽得心中一動，忖道：要殺她時，她還能施術反抗，當眞是妖術了，實在不可思議。

金天祥低聲道：「統領，如何處置這個妖女？」

王彤道：「廢了她的武功，放她走吧。」

陳宏、趙保探手入懷，抽出了兩柄匕首，行近惜春。

原來內宮侍衛廢人武功的手法，是挑斷人的四肢主脈，使雙手、雙脚都無法施展，整個人變成了殘廢。

「慢着。」小燕子攔住了陳宏、趙保。

王彤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燕飛瞧出了王彤心中的不快，再也忍不住沉聲說道：「小燕子，你要幹什麼？這該是最寬大的處置了。」

「我還有事要請教惜春姑娘，」小燕子神情輕鬆的說：「告訴我，惜春姑娘，兩個潛伏在宮中的魔教長老，是否有一個是萬蠱門中人？」

惜春久居內宮，對內宮侍衛廢人武功的手法自然是很清楚，但她對此似是並無太多的驚懼。歎息一聲，道：「我只知道有兩位長老潛入內宮，監視三公主，但他們是誰，我並不清楚，魔教中規戒森嚴，長老的身份很高，我只是一個三代弟子，所以，所知有限。」

小燕子點點頭，口齒啓動一陣，向後退去。

他施展傳音之術，別人只能瞧到他口齒啓動，却聽不到他說什麼。

但聞惜春急急說道：「小燕子，你過來。」

燕春風人已向後退去，聞言又向前行了幾步，道：「姑娘有什麼吩咐？」

惜春以目示意，小燕子附耳上去……

似乎是小燕子很滿意惜春的回答，只見他點了點頭，又向後面退出了五步。

燕飛道：「小妖女說些什麼，快些告訴統領。」

小燕子面有難色。

王彤微微一笑，道：「不用了，只是內宮中還有魔教中人，倒是不便放你離去了？」

「我知道，」小燕子說：「我會護送三公主回內宮去，只不過請統領允准，我要和三公主先行一步。」

王彤微微一怔，道：「現在就走麼？」

「是！」

「不行，官身不自由，」燕飛接道：「你現在是侍衛身份，一切都要聽命行事。」

王彤揮揮手，阻止了燕飛的話，笑道：「所請照准，不過三公主那邊，要你自己請命了。」

「我相信三公主不會拒絕，」小燕子滿臉自信的說：「還要統領准許，我要帶小道士、小和尚和王重山一起入宮。」

「小燕子，你在胡鬧啊！」燕飛道：「王重山是宮衛出身，可以入宮，但小和尚和小道士都是出家人，如何能入禁宮？」

（未完・六）

上文提要：趙長生在客棧養傷的數天內，善小鳳無微不至的照顧他，兩人情愫互生，由於趙要實現他對宮小芳許下的諾言，所以克制着自己的衝動，起程趕赴汴梁。途中遇着孫仁遣回來殺他的殺手張發洪夫婦，劇鬥後再受重創，趙拚命衝出重圍，幸得程大夫相救，悉心替趙療治刀傷。一天，趙的小師弟突來旅館找他，聲稱鏢局發生慘變……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英雄無奈

案情漸露端倪　鏢局沉冤得雪

這人正是小徒弟沈大昌。

沈大昌今年剛滿二十歲，他平日裡也最佩服大師兄趙長生，和順鏢局流年不利，如今出了大紕漏，當然，趙長生是不會知道。

沈大昌哇哇大哭，趙長生也不好受，他垂淚了。

程大夫立刻站起來，道：「看樣子你是走定了，你等着，我這就去替你多弄些刀傷藥……」

掌櫃的拉着沈大昌，道：「小伙子，別再哭，你坐下來慢慢說。」他爲沈大昌斟了一大杯酒。

趙長生拭着淚，道：「小師弟，都是師兄的錯，你先收住淚，告訴我局子裡出了甚麼事，師父他老人家放出大牢了吧？」

不料趙長生的話甫落，沈大昌一掌拍在桌子上，吼道：「你還知道師父？你……」

趙長生道：「發生甚麼事了？」

沈大昌道：「年前張捕頭帶着公差去找証據，大山中却被你遇上，你把他們五個人全殺了，還用個大車拉到汴梁城南關下，你……爲甚麼這樣做？」

趙長生幾乎是彈起來的一樣，他大聲道：「這是甚麼人說的？」

沈大昌道：「沒有人說，大車上堆了五具屍體，屍體下用血寫得清楚，『殺人者和順鏢局的趙長生』，大師兄，如今鏢局子被查封了，師父一家人全進了大牢，我們分批四下找你，我已經兩天未吃東西了！」

趙長生幾乎氣結。

他重重的道：「一定是他幹的，一定是！」

沈大昌急問，道：「是誰？」

趙長生道：「丁……仲……」

沈大昌怒道：「又是丁仲仁，你不是去抓他的嗎？怎會被他暗中坑你。」

趙長生道：「本來我以爲師父已經放出大牢來了，眞沒想到姓丁的又暗中返回……」

＊　＊　＊

趙長生猛灌一口酒，他抹去嘴唇酒漬，細述那天夜裡在小山坡前的三合院發生的事情……

他十分誠懇的拉着小師弟沈大昌，道：「那夜我在三合院遇上幾個人，其中有個金匠姓謝，他原是在老鳳祥金店幹活，但被丁仲仁收買在三合院製造假金首飾，他被我抓住的時候，丁仲仁與一個老者也在，那老者叫馬長江，江湖三把刀之一的『閻王刀』就是此老……」

趙長生氣得連連喘氣，又道：「當時姓丁的以爲那老頭兒會吃定我，便與老者對我下手，却被我殺得二人負傷而逃，我知道師父在牢中，也不再追姓丁的，便把姓謝的金匠找來，由他交我一眞一假金手鐲一對做爲証物，我本擬趕往汴梁城先把師父救出來

，豈料……唉……」

就在這時候，程大夫又回來了，他手上拿着幾包藥放在一邊。

趙長生便又接道：「眞是巧，張捕頭率人找來了，於是我便把一切情況說出來，並把一對金鐲交在張捕頭手中，我就當夜走了……眞是遺憾。」

他目露無奈，一付後悔的樣子。

沈大昌道：「師兄，張捕頭他們是誰殺的？」

趙長生道：「張捕頭見天色已近二更，便留在三合院不走了，兩個金匠被他鎖一雙，準備押回汴梁城府衙的，三合院還有幾個姑娘，也是從汴梁城第四巷弄來的，張捕頭他們一定接受招待喝多了酒，才又被折回來的丁仲仁他們殺害，却把我陷害在裡面，太可惡了。」

沈大昌聞言，道：「大師兄，自從張捕頭五人屍體運回汴梁城之後，府衙便立刻查封了和順鏢局，小師姐也帶着娃兒關進牢，師娘天天在牢裡哭，便三師弟他們也受到牽連，我們才四出找你呀。」

趙長生火大了，他氣得一掌打在桌面上，盤子碗筷彈起一尺高。

沈大昌又道：「大師兄，光發火有甚麼用，你得有個打算呀！」

趙長生怒道：「這一定是丁仲仁那個可惡的在整我冤枉我，我要是再遇上他，一定取他的命。」

沈大昌道：「大師兄，我看你得快去找丁仲仁，師父在牢裡眞可憐！」

趙長生想到師父宮和順，打心眼裡覺得自己不成器，雖有一身本事，却害得師父一家全入了牢，自始至終，事情全是自己不好。

趙長生一掌拍在自己腦袋上，自怨自艾的道：「全是我不對，我對不起他老人家。」

他突然眼睛一亮，道：「對了，我們立刻趕回汴梁城去！」

沈大昌楞了一下，道：「大師兄，你回汴梁城？你能去嗎？」

趙長生道：「我應該回去！」

沈大昌道：「府縣都下了通緝公文，你的畫像也上了榜，官府正在捉拿你，你回去自投羅網呀！」

趙長生道：「我不回去更解決不了問題，回去先救師父一家出來，我不能令師父師娘一家住在大牢裡，這麼冷的天，師父又是病……」

沈大昌驚道：「大師兄，他們說你學了一手好刀法，你莫非想劫獄？」

一邊，掌櫃的忙搖手，道：「天爺，這可千萬使不得，劫獄不是開玩笑，你……」

趙長生一聲苦笑，道：「我怎麼會去劫獄？你們放心，我有回去汴梁的理由。」

沈大昌道：「大師兄，甚麼理由？」

趙長生道：「小師弟，我可以告訴你，老鳳祥金店有許多首飾是假的，便上次保的那趟鏢，一應首飾也是假的，只因爲大家不知道罷了。」

沈大昌驚道：「這會是眞的？」

趙長生道：「絕對錯不了，這也是那天夜裡，我在三合院內姓謝的金匠告訴我的。」

一邊，程百里插上一句，道：「兄弟，萬一老鳳祥金店內已經沒有假首飾，怎麼辦？」

趙長生一怔，他思忖了一下，道：「我不相信我眞的那麼倒楣！」

沈大昌道：「大師兄，我也覺得有些冒險，萬一老鳳祥金店沒有假金子，你就再也走不出汴梁城了。」

趙長生道：「我總得賭一賭自己的造化，我不能知道師父一家遭難而不去營救，我……這還是人？」

沈大昌想了一下，立刻點點頭，道：「有了！大師兄，我們不如先找上老鳳祥，你看怎麼樣？」

趙長生忽然想起「吊人山莊」的人鼠早已去了汴梁城，只要抓到尹小紅或她的四婢，他就有辦法叫她們招認，因爲他也知道丁仲仁與尹小紅早就勾結一起，弄了不少老鳳祥的金子。

一旦想通，趙長生的心情便輕鬆多了。

他面皮一鬆，對小師弟沈大昌道：「你已兩天未進吃的，快吃些喝些。」

沈大昌見桌上盡是好吃的，他也不客氣，先啃大半隻老母雞，又喝了一斤二鍋頭，醬肘子吃了整一隻，肉包子也吃了十幾個，小伙子二十歲，吃起東西不知飽，只稍一抖動上半身，鹵鷄蛋又塞了七八個了。

沈大昌不但把前兩天的補過來，他甚至連明天後天的也預支了。

趙長生一看心裡酸苦，可憐的小師弟餓成這模樣。

他自懷中摸出兩張銀票塞在沈大昌的口袋裡，道：「師弟，拿着吧。」

沈大昌一看銀票，兩張一共兩百兩，眼圈一紅又哭了。

趙長生一笑，安慰的道：「小師弟，我這兒還有十幾張，你別哭呀！」

沈大昌拭着淚，道：「自從局子出了事，這個年就不知怎麼過，全局子湊不出十兩銀子，大師兄，我們只蒸了一鍋大饅頭，大鍋菜湊大饅頭，初一過了就分頭出門找你來了，我……總算找到你了。」

趙長生聞言心酸，他抽了幾下鼻子嘆口氣，大有英雄也無奈，聽天由命了。

掌櫃聞言也是嘆口氣，道：「趙老弟，你這位小師弟好主意，你暗中找上老鳳祥，查看他們的首飾，如果他們的首飾是假的，你就直接上衙門，錯不了。」

趙長生點着頭，道：「這頓飯吃過就上路，大掌櫃，煩你爲我二人多包些吃的喝的來。」

伙計已忙着站起來，道：「沒問題

，過年時我們鹵了許多好吃的，我這就去拿。」

趙長生把程大夫的幾包藥也帶上了，程大夫拍拍趙長生，笑道：「我不希望再見到你。」

趙長生怔了一下，道：「我給你太多痲煩，是嗎？」

程大夫哈哈大笑，道：「我怎麼忍心看你被人殺得那麼血糊淋漓的，慘吶！」

趙長生心中一抖，他明白程大夫原是不希望自己再受到傷害，便也一聲苦笑，道：「人在江湖多無奈，程大夫，你醫術高明。」他伸手也拉拉大掌櫃，道：「你發財，掌櫃的。」

便在這時候，小二提着兩袋東西走出來，他笑得十分開心的道：「剛起鍋的羊肉包子我替你們裝了二十個，鹵味七八斤，外加鹵蛋三十個，這一袋是二鍋頭，約莫也有個四五斤，你兩位吃上三天沒問題。」

沈大昌雙手接過來，想要掏銀票，那伙計一聲笑，道：「不用了，趙爺早就付過了。」他說完匆匆去把馬鞍收拾好，那匹馬還拴在店門外的廊簷下。

沈大昌驚喜的道：「大師兄，這匹馬也是你的呀？」

趙長生道：「過去不是，現在誰也不敢來討。」

沈大昌道：「爲甚麼？」

趙長生道：「因爲這是虎頭寨的馬，他們一而再的想要我的命，我還沒找他們算總帳呢。」

師兄弟兩個上了馬，一馬馱着兩個傷心的人，緩緩的離開這個小鎮。

趙長生已是千頭萬緒，好不悽慘了。

汴梁城東大街的和順鏢局被府衙查封的公文，斜斜的貼在那兩扇大門上，公文上還用藍筆在枱頭處劃了一個鈎，如果是用紅筆鈎，那是用在犯人砍頭的時候。

和順鏢局的大門不能進，趙長生也不敢進汴梁城，他把小師弟沈大昌留在南門外的一家小客棧，便那匹馬也留下來。

趙長生想得很週到，把懷中的銀票全部交給小師弟，萬一自己遇到痲煩事，就由沈大昌在外打點。

沈大昌與趙長生分手的時候，趙長生對沈大昌切切告誡，道：「大昌，這是在過年，你如果看到史進東他們回來，千萬留住他們。」

沈大昌道：「我會的，大師兄。」

趙長生嘆口氣，又道：「明日一早，你去辦些吃喝，盡快的送到大牢，你小師姐還帶着個孩子，要辦些營養的東西給你小師姐補一補。」

沈大昌鼻子酸酸的，道：「大師兄，我明天一早就去辦，可是……」

趙長生道：「有話就快說。」

沈大昌道：「我要不要對師父他老人家說，你已經回來了？」

趙長生無奈的嘆口氣，道：「暫時不要提吧，等我把辦的事情有了頭緒再說吧！」

沈大昌咬咬牙，道：「都是姓丁的害人。」

* * *

趙長生目露厲芒，二更天的時候他翻過北城牆進了汴梁城，要知道汴梁北城牆外盡是從黃河方面吹過來的風沙，年深久遠便也漸漸的堆得數丈高下，有些地方站在城牆上向往下跳，就算是個普通的人也不會受傷。

趙長生抬頭看看天色，烏雲片片往東南，天上的月兒沒有一半，洒下的是微弱銀光，時隱時現。

他沿着城邊繞到大街上，心情是十分複雜又沉重的。

趙長生也有着陌生感，因爲他已經一年未回來了。

他更有着遊子返鄉之感，却也帶着幾份憂傷與無奈。

他先是來到東大街，在那條他最熟悉的大街上，低着頭一副見不得人的樣子。

這時候他當然見不得人，因爲和順鏢局不只被官府查封，而且右邊牆上還貼了一張告示，上面繪了圖形。

那是趙長生的畫像，從正面看，畫像實在不怎麼樣，乾乾瘦瘦的好不淒涼，趙長生只敢瞄上一眼便匆匆的走了，雖然此刻沒見人，但他還是不敢停下來仔細看那榜上寫些甚麼。

趙長生帶着無奈與悲忿，一路走向老鳳祥金店的附近，有幾家燈火仍在，過年的氣氛未曾稍減，偶爾從附近傳來一陣鞭炮聲。

趙長生抬頭看看老鳳祥大門上的幾個大金字，還是那麼亮晶晶的金光閃閃。

金店的招牌，總是那麼耀人眼睛的閃亮。

趙長生再看看金店兩邊的店舖，不由得吃一驚，因爲這條街上都是值銀子的店舖，不是金店就是綢緞莊，怎麼會開了兩家糧食行？

趙長生看那牆上掛的招牌，金店的右面是和記糧行，左面却又是順記糧行。

兩個糧行加起來便成了和順糧行，眞是一大諷刺，和順鏢局被查封，這兒却是和順糧行，不像話。

趙長生記得清，這兩家根本就是綢緞莊，怎麼會變成糧行？

他當然不知道其中原因，他只注意大門緊閉的老鳳祥金店，因爲他正計劃着如何下手去查看金店內的首飾。

趙長生本來打算直接投案，當着官家說明老鳳祥金店內的首飾，被人暗中下手調包之事，但是因爲怕萬一查不到，他便再也難脫罪嫌了。

在路上，暗自打定主意，趙長生遂決定先進老鳳祥查探一番。

他剛剛轉了個彎，忽然聞得和記

糧行內傳出吱吱的怪聲來。

糧行內傳出這聲音，還眞令趙長生吃一驚，因爲這聲音太熟悉了。

「吊人山莊」上就有這種聲音。

不錯，是老鼠的叫聲，糧行內有老鼠本不足爲奇，但糧行內却燈火通明，老鼠怎敢出洞？

趙長生雙眉一挑，便也想到尹小紅已率人來到汴梁城的事，他的精神猛一振。

* * *

趙長生躍身上了房，幾個起落便到了和記糧行第二道院，他伏在屋面上往下面看，外面黑裡面亮，幾個大漢在搬東西，有個女的在指揮，天爺，地上還爬了上百隻大老鼠！

趙長生立刻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吊人山莊」的人鼠，他們在老鳳祥金店兩邊開糧行，弄糧食餵老鼠，然後老鼠在地上打窟窿，這些老鼠通人性，一隻隻都有一尺長，老鼠打洞最快，看情形準備把老鳳祥地下先掏空，然後又是金子又是寶，全是他們的了。

趙長生小心翼翼的潛在前廳後廊上的簷樑上，這一回他看得清楚了。

指揮老鼠的是夏荷，大漢中有個是郭武，兩個人指揮這間大廳的右邊牆，大漢們往外一包包的扛着土泥，老鼠不怕人，一批批的從牆角洞中鑽進鑽出，忙活得隻隻都挺帶勁。

有張大木板，木板已搬在另一邊，有個大洞足夠爬進去一個人。

趙長生看了一陣，本想就此去府衙，忽然間看見，從地洞中爬出一個小形身子的人。

這個人是個精壯短小的漢子，那模樣眞有些酷似丁仲仁，但這人並不是丁仲仁，因爲這人的嘴上有一撮山羊鬍子，丁仲仁是不留鬍子的。

這人自洞中爬出來，立刻對夏荷道：「夏姑娘，通了通了，右面的與我們這面的洞府已經打通了。」

夏荷一高興，吃吃笑道：「玉蘭她們幹得好，我這就去對莊主報告。」

一邊的郭武却小聲對夏荷，道：「夏姑娘，妳還是對莊主說一聲，寶物已到手，何必再留戀？金磚還在上面三尺那麼石板舖的厚屋間，若想打通，怕還得半個月，大伙只想早早回去過年了。」

夏荷叱道：「少出餿主意，眼前放着金磚不要，你們還想要甚麼？沒出息！」

郭武抗聲道：「夏姑娘，妳別忘了，這兒是府城，隨時會出危險的呀。」

夏荷沉聲道：「要出危險早就出了，你聽命幹活準沒錯，等到金磚到手，大伙吃香喝辣幾輩子也餓不着肚子，還在乎這個年過不過？」

郭武不開口了。

他深深的嘆口氣，又招呼十幾八個大漢挖抬着地上泥土石塊往蔴袋裡面裝。

趙長生看的清，這些大漢們把泥土石塊抬上院子裡拴的騾子背上馱着，看來當成糧食往城外送了。

於是，趙長生不看了。

他甚至也不再往右邊的順記糧行看，便小心的又躍出在大街上。

三更天將盡了吧，趙長生却一點也不疲倦。

趙長生拔腿便往北城走，匆匆的自北城牆上躍落在城外面。

他吁了一口氣，因爲他已決定改變計劃了。

* * *

趙長生把計劃投案的事改成去找段老東家，如果再由段平出面證實，師父便會立刻被釋放。

他匆匆的來到那家小客棧，當他拍開門的時候，發覺開門的人竟然是小師弟沈大昌。

「你怎麼沒睡？」

「我睡得着嗎？大師兄！」

「我們有救了。」

沈大昌興奮的道：「眞的？」

趙長生點點頭，面上流露出一片喜悅之色。

他已經很久未曾這麼快樂過了。

「快，叫店家把馬拉出來，我立刻上路。」

沈大昌道：「我去拉馬。」

便在這時候，小店的伙計起來了。

那伙計一眼便認出趙長生。

他走近前舉着燈，道：「我認識你，你在一年前曾在我們這兒吃過牛雜湯，還吃了兩斤大餅。」

趙長生笑笑道：「不錯，你的記性眞好。」

伙計驚道：「可是你殺了張捕頭他們五個人。」

趙長生道：「我不會亂殺人，他們不是我殺的，我就是回來證明這件事。」

門外，沈大昌已把馬拉過來了。

趙長生出門就上馬，一聲喝叱中，拍馬疾馳而去。

伙計拉着沈大昌，道：「官家在抓他呀！」

沈大昌道：「我大師兄是寃枉的。」

伙計指着門外道：「怎麼又逃了？」

沈大昌沉聲道：「才不呢，我就住在這裡等我大師兄回來的。」

小店的門又閉上了，沈大昌却合計着天明以後，盡快辦些好吃的去探大牢中的師父一家人。

* * *

趙長生第三次來到段家的莊子上。

他記得上兩回來的時候，段老東家十分熱情與關切，因爲那時候他的兒子段一浩還關在大牢裡，眞是造化弄人，一年後的今天，他們反而告了師父一狀，大牢裡關了師父一家人。

趙長生有些苦兮兮的，更有着無奈。

此刻應是吃早飯的時候了，趙長生却一夜未闔眼，他現在就站在段家的莊門前。

馬的嘶叫聲把趙長生的精神猛一提，他伸手在牆邊上抓了一把積雪抹在臉上——令自己更清醒了。

便在這時候，有兩個伙計拉開了門，這是在過年，有不少客人會打從遠方來向段老爺子拜年，莊門樓的門房中就守着兩個人。

也眞是巧，有個漢子就認識趙長生，那個認識趙長生的漢子，敢情正是一年前趕大車的人，那時候押車的是宮鏢頭，大車上馱的是送給八王爺的四色大禮。

趙長生也看到這漢子了，他抱拳道：「你好！」

那漢子一瞪眼道：「本來不錯，你一來便不好了！」

趙長生怔了一下，道：「怎麼說？」

那漢子走近趙長生，吼道：「去年我們在黑龍嶺上，我把你看成大英雄一樣，你怎麼會變得喪心病狂的奪人首飾又殺人？」

趙長生淡淡的道：「你錯怪我了。」

那漢子指着遠方，叱道：「你師門一家入了大牢！你却在外逍遙，你……」

「我來見老東家。」

「見我們老東家幹甚麼？求他饒你們？」

「我只是見見老東家，我不求他。」

「沒甚麼好見的，如果我能打過你，老子早出手了。」

這倒是實話，趙長生是個練武的人，他自知打他不過，却也說了個坦白。

一笑，趙長生道：「煩你通報。」

漢子怒道：「少來送霉氣，你走吧！」

趙長生道：「如果不見老東家，你們的老鳳祥金店一定完蛋，這個責任由你承擔？」

他在轉身了。

那漢子聞言怒道：「放屁，我們的老鳳祥金店開在府城裡，誰敢怎樣。」

趙長生回眸冷笑，道：「老鳳祥金店就快被人掏空了，你們還不知道。」

他這話出口，兩個漢子彼此直瞪眼。

趙長生已往馬背上坐，那漢子忙叫道：「你等等，娘的，你的話唬住爺們了。」

趙長生坐在馬上不下來，道：「那就快去替我通報你家老爺子，也許還來得及。」

兩個漢子擠着往莊內跑，那漢子邊跑邊在叫：「快，快請老爺起來，城裡怕是出事了。」

不料段一浩也在家過年，他第一個迎出大廳外。

段一浩一身新衣袍，亮光光的就好像他店裡打造的首飾一樣。

「大清早叫甚麼？」

兩個漢子併肩站，那個趕過大車的漢子指着莊外，道：「少爺，和順鏢局的大徒弟來了，他有消息帶來。」

段一浩怒道：「他有甚麼消息？一個殺人犯，你們多集人手捉住他，立刻送進府衙。」

「你還要送我去府衙？」

趙長生大步進來了，他滿面忿怒之色。

「你膽敢往我莊內闖，太大膽了！」

「我若不說出帶來的消息，你們怎會相信誰是好人與壞人？段一浩，快叫你老爹出來。」

他不客氣了。

那年頭有錢的人是爺，財大氣粗嘛。

趙長生這一吼，段一浩豈肯聽他這一套，他厲聲道：「來人吶，給我打。」

趙長生冷笑道：「惡少一名。」

便在這時候，只見段平扣着衣扣走出來。

段平只一見趙長生便怨氣冲天的道：「你……你這年輕人，去年我見你辦事牢靠又能吃苦，以爲你不錯，你……」

趙長生平淡的道：「我依然不錯。」

段平怒道：「你師門一家都關起來了，還不錯？」

趙長生道：「我師父一家是爲你們段家，才在大牢吃苦受罪。」

段一浩罵道：「放屁！」

段平戟指趙長生道：「我們可沒叫你去殺人。」

趙長生搖搖頭，道：「我沒有殺人，段老，你的老鳳祥金店快完了！」

段平怒吼，道：「你胡說八道。」

趙長生一笑，道：「我不會跑來胡說八道，因爲我已親眼看見了。」

「你看見了甚麼？」

「一批江湖人物，正對你的金店下手。」他頓了一下，又道：「應該說早幾年就已經下手了，只不過你們未發覺罷了。」

段一浩吼道：「誰幹的。」

「丁仲仁，你們的丁二把式。」

趙長生的話甫落，段氏父子猛一愣。

趙長生遂又接道：「你們從前可有個金匠姓謝？」

段平道：「姓謝的早不幹了。」

「誰說姓謝的不幹？他與丁仲仁勾結打造假的首飾，再由丁仲仁暗中換出眞的首飾，唔，你的店中還有不少這種被調包的假首飾。」

段平怒帶驚，道：「不可能！」

趙長生道：「可不可能，何不到店

中查看一番便知道了。」

段平怔住了。

趙長生又道：「事情不只這一樁，老東家，老鳳祥金店的兩邊開着糧行，我告訴你，他們是一夥的，他們是『吊人山莊』下來的人，正在你的店下面打窟窿鑽洞偷你的金磚，哼！你們以爲那件『金絲甲』保存得萬無一失，哈……哈……」

趙長生這一聲笑，段平已奔到他面前，雙手抓住趙長生的衣袍，急切的問：「你說的可是眞？」

趙長生指着遠方說：「去看看就知道。」

段平又問：「那件金絲甲……」

趙長生道：「去看看就知道。」

段平急急的道：「快，備大車，我們進城去。」

兩個大漢匆匆的往外奔去——當然備大車去了。

段平拉緊趙長生，道：「你跟我們一齊去。」

趙長生道：「我跟你們一齊去衙門。」

段一浩不吼了。

他面上立刻流露出歉意。

段平對趙長生道：「你大概一夜未吃東西了？」

趙長生道：「我也一夜未睡了。」

段平拉着趙長生，殷切的道：「進來吧，你先吃點喝點暖暖身，我們一齊進衙門。」

他又對兒子段一浩吩咐，道：「你快先回店裡別出聲，把首飾全搬出來查驗是眞是假，我們一定要還給宮鏢頭一個清白。」

趙長生冷冷道：「我們一齊去衙門，段少東不能先回去。」

段平立刻明白趙長生的意思，他是怕回去把假的換成眞的，因爲這也算是一項誣告。

當初由白成功與宮小芳夫妻保的一批首飾，被發現全是假的，這才把宮鏢頭關入大牢，如果再從店中找出有假首飾，段一浩便有誣告罪。

段平嘆口氣，道：「趙老弟，如果這一切都如你所說的，我馬上上府衙請太老爺釋放你師父一家人，我也有合理的交代。」

趙長生道：「我等着你如何交代。」

他還眞的不客氣，坐下來就是兩碗酒下肚，湯麵肉包一口氣吃了十八個，又喝了三碗桂花蓮子湯。

趙長生眞想睡一覺，因爲他身上還帶着傷。

他却無法睡，因爲莊門口的大車已等着，段平與段一浩父子二人也上了大車。

趙長生拍馬跟在大車後，他的心情可複雜。

* * *

趙長生這是去府衙，他就要見到師父了。

也不知師父一家現在怎麼樣，這突然一見，少不得要挨師父一頓罵。

他心中在思忖，如果師父不罵不打，那才叫他難過了。

大車上的段平好像在做夢，他再也不敢多看一眼趙長生，他在車帘縫中看趙長生，幾次都覺得不對勁。

他對兒子段一浩低聲道：「一浩，我們那件七代祖傳寶物金絲甲，一共有五道機關，光是大鎖就有五把之多，入地三層才能看得到，是誰有如此大本事，偷走我們的金絲甲？」

段一浩道：「爹，這小子八成在唬人，年三十那天我還進寶庫去看過，好端端的放在裡面。」

段平道：「你看他在馬上多篤定。」

段一浩冷冷道：「也許店裡有些首飾被丁二把式動過手脚，若說寶物金絲甲，實在難以相信。」

段平想了一陣子，便又輕掀車帘往後看，趙長生目無表情的跟在後面。

於是，段平有些急躁的道：「我心裡犯嘀咕，我看寶物有問題了。」

段一浩道：「進了府衙再說吧。」

大車駛得快，兩個多時辰便到了，趙長生抬頭看，心中稍覺緊張，因爲他很少與官府來往，如今自己又是嫌疑犯，少不免心中帶點不自然。

迎面四個捕役攔住大車，有個捕役認識趙長生，立刻側身走過去，他站在趙長生的馬之左面，面上帶着冷笑，道：「你不正是我們要緝拿的犯人？果然有良心不讓宮師父一家擔承，你是投案來了？」

趙長生下馬，他點點頭，道：「大哥，你說對了一半，我是來洗脫罪名的，也是接我師父一家回去的。」

段平父子下車了。

那捕役看看段平，道：「這是眞的？」

趙長生道：「我們要見府台大人。」

捕役却冷冷道：「這麼大的案子你出面，就是想不見怕也難了。」

另外三個聞得那捕役的話，立刻把趙長生圍起來。

趙長生反手握住插在後腰上的「旋風刀」，還眞嚇了四個捕役一大跳。

他把刀插在鞍袋上，對那捕役道：「你勞駕，請進去稟告一聲。」

那捕役對另外三個捕役道：「看牢些，別叫他逃掉。」說完匆匆的往裡面奔去。

不旋踵間，又見五個捕快奔出來，爲首的却是個生面孔，這人生得好威猛，單只一雙蒲扇大的手就像個大扇面，手指頭根根像小棒槌，那張面上的鬍子修得齊整，大嘴巴可眞厚實，與趙長生正好相反。

他只一走出來，便沉聲問：「那個姓趙？」

趙長生道：「是我。」

那人沉聲道：「鎖上。」

立刻就有兩個捕役抖動鐵鍊，往趙長生的脖子上套。

趙長生火大了。

他手一揮，道：「我不是來叫你們鎖人的。」

那人厲聲道：「這是王法，你能不帶？」

趙長生抗聲道：「我並未犯法。」

那人雙手齊舉，全身骨節咯咯響道：「可要我親自動手？」

段平忙走過來，勸道：「趙老弟，忍耐，忍耐，容我們見了府台大人之後，我會爲你洗脫罪名……」他頓了一下，又道：「當然，只要你說的是實情。」

趙長生不動了。

嘩啦啦一聲鐵鍊響，牢牢的套在趙長生的脖子上。

於是府衙內傳來一聲大吼：「帶犯人！」

段平父子二人跟着趙長生走進府衙，趙長生這是頭一回進府衙，他心中眞無奈。

以前他是不與官府的人來往的，因爲他並不準備打官司。

他一踏入公堂，便見兩旁各站了八個大漢，那口中發出的堂威，就好像大山裡一羣餓野狼叫出來的。

趙長生不跪也得跪，因爲段平父子二人早已跪下了，他能不跪？

正面桌案後坐了三個人，其中一人手中拿着筆，中間的一人直視着趙長生，沉聲道：「你就是殺人犯趙長生？」

趙長生道：「小民不是殺人犯，小民叫趙長生。」

府台大人山羊鬍子猛一翹，叱道：「張捕頭五人去大山裡找証據，可是被你所殺？」

趙長生道：「我沒有理由要殺人，大人明察。」

府台大人怒道：「你有理由，因爲我把你師父收入大牢，你懷恨而殺人。」

趙長生再一次的無奈。

他搖搖頭，便把山中三合院之事詳說了一遍，他說到丁仲仁與「閻王刀」馬長江二人時，牙齒還咬得咯咯響。

府台大人吃驚的道：「這可是眞的？」

趙長生道：「大人，老鳳祥金店不遠，大人可以隨小民一齊前去，老鳳祥金店兩邊糧行的人，盡是黑道上的偷鷄摸狗之輩，他們專幹鑽窟窿打洞之事。」

段平已跪地上前，道：「望大人盡快捉拿那批賊子。」

府台大人看看那一邊站定的大漢，道：「多帶人馬，隨這趙嫌前往老鳳祥金店查看，若眞如其所言，你們立刻拿人。」

那大漢冷視一眼趙長生，對府台大人道：「大人，屬下用不着這個嫌疑犯，可先將之打入大牢，也免得再被他逃掉。」

趙長生立刻抗聲道：「我爲什麼要逃？我是來洗脫罪名的，這位大人，你有把握拿住主犯尹小紅？」

不料他此言一出，那大漢跨步上前，伸手就是一個大嘴巴，叱道：「狗賊，敢如此對本捕頭說話，找打！」

趙長生挨得眞不輕，他嘆了一口氣，道：「是我多口，這位捕頭大人，你請吧，但願你能順利捉住那『西江夜鼠』尹小紅歸案，更望你們找到那批假首飾。」

府台大人還算不錯。

那年頭能犧牲年假過堂問案，實在也算難得。

大人撫着山羊鬍子，道：「本大人未曾忘記去年這人送來八王爺的手諭，釋放了段家少東之事，今天看他的模樣，應該不敢大膽的欺騙本官，打開他的鍊鎖，叫他在堂下站着，且等萬捕頭去老鳳祥捉拿人犯回來，本官再定奪。」

趙長生心存感激，立刻又是一個叩首，道：「多謝大人明鑑。」

姓萬的捕頭冷冷的對趙長生，道：「你給我小心的站在堂下，若想動歪腦筋，你是找死。」

這姓萬的氣焰高，喝叫着送上他的兵器。

趙長生一看眞想笑，他的兵器是一根鐵扁擔。

他明白這是重兵器，沒力氣的人耍不開。

姓萬的扛起鐵扁擔，點起人馬近百名，一聲唬喝他當先行，眞俐落，大步直往老鳳祥奔去。

段平拉着段一浩，父子二人走在這批衙役後面直喘氣，富貴人家那能一路跑，跑了一段就感覺吃不消。

趙長生心中緊張，他希望這姓萬的能制住尹小紅，因爲那金絲甲已落入她的手中了。

* * *

一批捕快在街上跑，許多百姓嚇一跳，捕快們的手上拿着明晃晃的刀，一個個走得眞有勁，不知道什麼地方出事了，而且一定出了大事，要不然會出動這麼多的捕快？

一行人剎時來到馬道街，老鳳祥金店就在馬道街，而且直到現在還有人知道這個金子店。

姓萬的見街上的大門均緊閉，這時候在過年，有不少店舖關着門。

「上前去叫門！」

便在這時候，段家父子二人已叫開老鳳祥金店的大門，父子倆還流着汗水不去擦，段平已急急的拿着一串大鑰匙往內門走。

段一浩怕老父受不了打擊，在後面直安慰，道：「爹，沉住氣，慢慢來。」

段平叱道：「還慢呀，七代祖傳寶

物，我能慢嗎？」

七八個伙計正過年，他們關起門在二院裡賭上了，如今突然老東家帶着少東家氣唬唬的走進來，一個個的臉都嚇白了。

大掌櫃、二掌櫃、管帳先生都來了。

三個人被擋在寶庫外面，那段平已把第一道大鎖打開來了。

他只看了一個大櫃子，見櫃子並未有變動，便回頭對三個主事的吩咐：「你們快開櫃，查看首飾是不是眞金打造的，一件件仔細的看。」

大掌櫃忙上前，拉住段平低聲問：「老東家，老鳳祥的首飾會有假？」

段平叱道：「別太相信自己的金字招牌，快查驗。」

他吼着，遂又打開第二道大鎖，拉開機關門便見幾隻大貨架，上面放的是銀首飾，也有不少銀錠。

就在一道鐵板下，段平掀起鐵板蓋，那兒是個地下室，父子二人走下去，摸摸機關並未有異樣，段一浩冷笑一聲，道：「這小子一定說瞎話，地下室不是好端端的？」

段平在打開第四個鐵鎖，他拉開一道厚鐵門，他面上一鬆，道：「金磚仍在。」

於是他去打開另一道厚鐵門，大鎖剛開，有一股涼風撲面，眞令段家父子吃一驚。

段平奔到一個鐵櫃邊，不由大聲吼，道：「完了，金絲甲不見了。」

段一浩奔上去看，不由面色也灰了。

父子二人仔細看，兩邊的牆壁本來是磚頭的，如今竟然有不少小窟窿，其中一個大窟窿是通往左邊的。

段一浩低頭看，不由吃一驚，七八隻尺長大老鼠正在忙着啃地洞。

父子二人立刻明白趙長生沒有說瞎話，匆匆忙忙的往外走，段平不忘鎖上鎖，一道道的又上了封。

便在這時候，上面傳來驚呼聲，大掌櫃厲聲叫：「他娘的，眞金怎麼會是假的了？」

二掌櫃也跟着罵：「你們那一個吃了熊心豹子膽，敢在店裡動手腳？」

段平走上前叱道：「動手腳的人早逃了。」

大掌櫃與二掌櫃齊聲問道：「誰？」

段平道：「丁仲仁那小子……」

大掌櫃叫道：「這個小王八蛋，我就覺得姓丁的精得好像花果山下來的孫猴子，果然是個鬼靈精。」

二掌櫃指着一批首飾對段平道：「有一半是假的，你看看，老東家，少說也有三百兩。」

段平頓足道：「三百両沒關係，我的七代祖傳金絲甲也完了。」

大掌櫃嚇得一哆嗦，因爲他知道那是老東家傳家之寶，丟不得的。

二掌櫃吃驚的道：「誰能打開機關鎖？」

段一浩大聲道：「咱們這店兩邊住了一批鑽窟窿打洞的盜賊，你們還被蒙在鼓裡呀。」

* * *

就在這時候，外面的捕快們已高聲叫，便也傳來一陣叮叮咚咚響。

段家父子忙奔出去，希望官家捉住主謀的人，把金絲甲再奪回來。

外面還眞熱鬧，遠處看熱鬧的就站了幾千人，這是在過新年，沒事幹的人正清閒，一聽官兵捉盜賊，一個個都跑出門外看熱鬧了。

有不少人還搬來高脚櫈子站着看，哈，萬捕頭可威風八面了。

萬捕頭站在街心上，扛着扁擔直叫喊：「用力撞，撞開了就鎖人，一個也別叫跑了。」

「通」的一聲爆響，老鳳祥左面的大門打開了，一批捕快往裡面衝，不料他們衝得快，退得更快，一個個還大聲叫：「我的媽呀！怎麼那麼多大老鼠，咬人吶。」

果然一羣老鼠迎着人咬，一隻隻老鼠一尺長，猛往人的腿上咬，有幾個被咬得哇哇叫，回頭就逃到大街上。

這羣老鼠上千隻，好像黃河潰了堤似的追人追到街上咬，把這批捕快咬得哇哇叫。

大老鼠見人就咬，不只咬捕快，也往看熱鬧的人羣中咬過去，好像老鼠紅了眼，還發出吱吱叫。

看熱鬧的眞不少，見這麼多的老鼠咬來，立刻往四下裡逃，還有不少人被擠倒在地上大哭大叫。

有道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只不過那是一隻小老鼠，如今老鼠隻隻一尺長，而且又是上千隻，反倒被老鼠追着咬。

萬捕頭一見不對勁，他大吼一聲揮着扁擔打下去，便也打得一地肉醬，死了幾隻大老鼠，只不過萬捕頭也被老鼠咬得他雙脚不停的跳。

* * *

大老鼠去追人咬，剎時間「和」「順」兩家糧行內空蕩蕩的，沒有一隻老鼠了。

萬捕頭一聲吼，道：「老鼠被我們打跑了，往裡面拿人，衝呀！」

捕快們立刻併肩往兩家糧行內衝進去。

糧行內的人不含糊，抄起刀來就是不要命的殺起來。

「吊人山莊」的人也不是光吃飯的，他們武功雖非一流可比，但對付這些捕快還有一套。

萬捕頭揮動扁擔打進和記糧行後院，迎面站着一個俏姑娘，姑娘冷冷的道：「你們幹什麼來的？」

萬捕頭怒叱道：「抓人來的！」

「你們抓誰呀？」

萬捕頭楞了一下，道：「抓……抓偷竊老鳳祥金店寶物的盜賊。」

「你怎麼知道是我們盜的？可有証據？」

「這麼多大老鼠就是証據。」

「我們開糧行，老鼠便也多了，這算証據？」

萬捕頭氣結的道：「老鼠也不會那麼多，你們的老鼠不怕人，見人就亂咬。」

「大概也咬到你了？」

「你看看，我的小腿被咬得……」

「快去治傷吧，這裡的老鼠都有毒，會死人的。」

萬捕頭驚怒交加，道：「可惡，我非帶你們進衙門不可！」

他揮動扁擔迎頭打，對面的姑娘一邊閃，冷芒疾若流星般自萬捕頭的左面閃過。

「啊！」萬捕頭的臂上一道血口子，鮮血已冒出來了。

那姑娘錯身站在院子另一邊，冷冷道：「你流血了，痛不痛？」

萬捕頭火大了，他以爲自己一扁擔一定可以把姑娘打倒在地，不料反倒吃一刀。

「好啊，妳敢造反！」

「我是自保，我不想被你的扁擔打死。」

忽然，後院又傳來一聲吱吱怪叫聲，便在這怪叫聲裡，那姑娘立刻响應着也叫起來。

這聲音眞尖銳，連拚殺中的大漢們也聽到了。

只見這些大漢們一聲「殺！」

「叮噹」聲中逼退敵人，大漢們回頭便往後院跑，沒有一個跑得慢——幹偷盜的人總是比別人跑得快。

剎時間，大院內一個人也不見了，萬捕頭忿怒的怪吼連聲，道：「追！殺！」

他老兄眞正冒火了，當先就往後院追，可也眞叫人吃驚，就在萬捕頭率人殺入後院，老天爺，又見上千隻大老鼠奔上來！

站在後門下的却是另一個姑娘，她口中發出吱吱聲，羣鼠似乎發了瘋。

老鼠只咬人，拴在後院的幾頭騾子，牠們一口也不咬。

衆捕頭一見又是咬人大老鼠，便也不去追人了，人鼠立刻又大戰起來。

這一回戰得最熱鬧，衆捕快被咬得沒有一個不流血的，雖然血不多，但都已令他們大感痛苦。

萬捕頭浴血戰老鼠，氣得他哇哇大罵：「他奶奶的，天下還有這種怪事，老子聽都沒聽過。」

後門下的姑娘哈哈笑道：「這一回你不但聽過，而且也看到了，嘻……」

姑娘回頭就走，而且立刻消失不見。

所有的大漢也走得一個不見，便在這時候，遠處又有吱吱叫聲，只見一羣咬人的大老鼠立刻應聲而去，剎那間一隻不見。

再細看地上，却也被捕快們殺死兩百多隻，有的被齊腰砍斷，有的肚腸一大片，情景可也眞悽慘，却也壯烈得嚇人一跳。

* * *

萬捕頭不追了。

人都傷得直跳脚，追不上了。

但萬捕頭仍然威風八面的吼道：「抄家、找贓、搜証，看看還有人在沒有！」

所有的捕快齊出動，首先發現騾子背上馱的大蔴袋，還以爲馱的是糧食，不料袋子裡盡是泥土沙石，敢情都是從地道中挖上來的。

再往屋子裡面找，怪模怪樣的木箱子眞不少，箱子裡有一股鼠臭味道，想是裝大老鼠用的。

兩家糧行搜一遍，發現地面下有個地洞，可以通過老鳳祥金店連到兩邊糧行。

有一間大房子，裡面有許多糧食堆放着，客廂內有幾張方桌，上面放着牌九之類賭具。

萬捕頭帶領着近百名捕快來抓人，不料他一個也未抓到，反而被老鼠咬傷三四十人之多。

他老兄更慘，肩頭上仍在滴血，氣得他直跺脚。

沒辦法，萬捕頭派人看牢兩家糧行，他自己率人往衙門走，却又被段家父子攔住，道：「萬大人，我這七代全家之寶怎麼辦？」

萬捕頭道：「放百二十個心，一定會替你們追回來的！」

段一浩年輕氣盛的吼道：「趙長生要來協助你，你爲什麼不叫他來，如今人跑了，你說怎麼辦？」

萬捕頭怒叱道：「老子吃公事飯憑良心辦案，你小子是瞎子，老子的身上在流血呀！」

段平急忙道：「我們跟你回衙門。」

段一浩道：「求人不如求己，爹，我們花銀子請趙長生師徒爲我們找回失物。」

萬捕頭鼻孔裡哼一聲，那聲音就像老母豬被人踢了一脚發出來的聲音。

萬捕頭率領着一衆捕快衙役回到府衙，府台大人還未退堂，見萬捕頭帶傷而回，不由大驚，道：「怎麼回事？」

萬捕頭大步上前施禮，道：「一羣鼠輩橫行，人鼠合擊官兵，他們也盜走了老鳳祥的寶物。」

萬捕頭把經過詳情仔細的報告，很仔細，也很有序，就好像在說一場荒唐的故事。

段平就在萬捕頭述完，立刻跪地上前，道：「大人做主，老鳳祥這次損失不貲，連那些首飾仍有三百多兩假的存放在店中，這是姓丁的那個奸人害的，大人作主。」

府台大人面色一寒，叱道：「原是你用人不忠，把個賊子當好人，却害得和順鏢局遭此不白之冤，也死了張捕頭他們五人，你們該當論處。」

萬捕頭又道：「連這一次我們的人也傷了幾十個。」

府台大人怒道：「賊子還敢拒捕？」

萬捕頭道：「大老鼠太多了，均被老鼠咬傷的。」

府台大人指着萬捕頭的臂肩處，道：「老鼠竟然把你的肩頭咬得那麼慘？」

萬捕頭道：「是個女子咬傷的。」

府台大人一怔，道：「你連個女人也殺不過？」

萬捕頭臉一紅，道：「大人，那個女人是能人，她能穿房越脊，出刀如風，若非屬下還有兩下子，早就被她一刀殺死了。」

他的說詞當然要把對方誇大，否則多沒面子。

府台大人指着堂下的趙長生，道：「剛才如果他去，你以爲如何？」

萬捕頭冷笑，道：「早被老鼠咬死了。」

府台大人冷笑一聲，喝叫趙長生進大堂，他問趙長生，道：「那批人全逃了，你知道他們逃往何處？」

趙長生道：「大山附近的『吊人山莊』。」

府台大人山羊鬍一翹，道：「不像話，那有這樣可怕的名字。」

趙長生道：「江湖浩翰，甚麼樣的人物均有。」

府台大人道：「我命你領着官家的人去追剿，你是否願意？」

趙長生輕搖着頭，道：「官家不必去，小民不會放過他們的。」

府台大人楞然，道：「你一個人前去？行嗎？」

趙長生道：「非常之事就必須以非常手段對付，官兵多了並不一定管用。」

萬捕頭鼻孔哼一聲，怒目直視趙長生。

趙長生當然也看見了，只不過他淡淡一笑。

府台大人低聲對旁邊的那個執筆老者低語幾句，便大聲的道：「帶宮和順一家。」

堂威大震，聲張遠方，不旋踵間，便聞得一陣鐵鍊嘩嘩啦啦的傳來。

趙長生心中噗噗跳個不停，他的一雙大眼睛本來是凹的，如今竟然快凸出眼眶外。

是的，已經一年多了，師父他老人家不知是個甚麼樣子了。

就在趙長生側轉身看過去的時候，轉彎處四個衙役已將犯人帶到了堂口。

趙長生幾乎發瘋，他「噗！」一聲跪在地，便跪地有聲的迎上去，大叫着：「師父！師娘！」

當先進入大堂的正是灰髮蒼蒼的宮和順，大牢眞磨人，一年光景已把宮和順那樣英雄人物折騰得好像老了三十年似的。

宮和順被老伴扶着歪歪斜斜的走進來，宮小芳懷抱中的嬰兒在吮奶，她變了，一身粗衣，長髮垂着，奶子一半露出來，她已不像從前那種活潑天眞，可愛美麗的樣子了。

宮和順見趙長生跪地迎上，重重的打從鼻孔哼一聲，口齒不太清的道：「爲何殺人？」

他指的是張捕頭五人被殺之事，如果他像從前一樣，必然又是一脚踢得趙長生就地滾。

去年護鏢出門的時候，宮鏢頭就給趙長生一脚踢得撞入雪堆裡，只不過去年是「演戲」。

趙長生指着大堂上，泣道：「師父，一切事情，大人均已明白，也將還我們清白了。」

這時堂威已發，宮和順一干人犯便一齊跪在堂上，段平拉着宮和順，道：「宮鏢頭，事情弄明白了，我段家對不起你們。」

宮和順深深嘆口氣，他回頭望上去。

趙長生扶着師父宮和順，他也很想伸手接過宮小芳懷中的孩子……那是二師弟白成功的兒子。

* * *

正在過新年，判案也簡單，知府大人驚堂木一拍，立刻宣佈：「還和順鏢局清白，一干人犯當堂開釋，段平段一浩父子有誣告之嫌害人不淺，罰銀兩百兩，從庫中提取一百兩銀子交由宮和順做爲冤獄賠償，本案尚未抓到眞兇，趙長生如果能將兇犯逮到，另有重賞，大家回去過年吧！」

知府大人判得高明，官家與原被告沒話說，更重要的乃是罰金兩百，官家還有一百兩銀子進帳，能說這位大人不高招？

* * *

趙長生把師父一家暫時安頓在府衙門口的班房中歇着，等候官家前去和順鏢局揭封條開大門，他本人匆忙的奔出小南門。

他奔到那家小客店，只見小師弟沈大昌宛似熱鍋上螞蟻般坐立不安。

沈大昌忽見大師兄趙長生走來，忙迎上前去，道：「大師兄，有人傳說官家同一幫盜賊殺起來了，還說甚麼有上萬隻大老鼠咬人……這……」

傳言眞快，城外的人也知道了。

不過傳言有些誇大，那有上萬隻大老鼠。

趙長生道：「師父一家放出來了，小師弟，我決定讓師父老人家風風光光的回家，快去僱大車，鑼鼓旗陣找一幫，你快去辦，我還要交待五福樓，最好的酒席辦幾桌，今天是和順鏢局否極泰來的日子，不能馬虎。」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江南武林同道聯盟大會結束，狄明揚見事情辦完，便和耿小雲、蕭湘雲回家探親，路上遇到形意門掌門沈公明，他追查聯盟大會議決的事項，對狄明揚起了疑心，他的師弟暗中監視，又被人暗殺，更懷疑是明月宮的人幹的，聯同黃山萬耀堂、六合門、八卦門、九宮門、通臂門的掌門和高手，圍攻狄明揚……

明月宮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傷癒回鄉省親　驚見家門冷落

魔教是各大門派的死敵，沈公明等四人看出萬耀堂神色不對，他聽到他說狄明揚使的竟是魔教「化功大法」，大家心中閃電一轉，原來這小子是魔教中人，竟敢冒充東海門人！

這一瞬間，四位掌門人那還猶豫，但聽「鏘」的一聲同時拔劍，四支長劍疾如雷奔，同一目標，朝狄明揚身上刺去。

耿小雲看得膽顫心驚，尖叫一聲：「你們還是不是人？」揮劍撲了上去。

此時另有一道人影快同閃電，從聽前掠入，搶在耿小雲前面，但聽驚呼悶哼同時响起，人影紛散，劍光四射，萬耀堂、沈公明、封子眞、桑友三、陶祖述五人長劍脫手，右臂下垂若廢，一臉俱是驚愕之色，疾然退後。

狄明揚跌坐在地，身上鮮血已經濕透了青衫。

耿小雲一下棄去長劍，撲到狄明揚身上，嘶聲哭叫道：「大哥……」

狄明揚身邊，不知何時已多了一個一身紫衫的青年文士，這文士生得玉面朱唇，劍眉朗目，腰懸長劍，溫文爾雅之中另有一股逼人的英氣。

狄明揚看到紫衫文士，口中叫了聲：「康大哥……」

紫衫文士手指連彈，替他止住了血，才朝耿小雲道：「小妹子，妳大哥傷勢不輕，妳快抱他上車上去。」

話聲一落，兩道明亮得像霜刃目光緩緩瞥過衆人，微哂道：「你們還是一門之主，連是非都分不清，就下此殺手，我若是遲來了一步，狄小兄弟還有救嗎？那時你們連門下弟子都休想有一個活命，廢你們一條右臂，還是便宜了你們。」

沈公明等五人聽到這裡，才發覺自己右臂被對方一劍點傷，果然再也動彈不得，萬耀堂厲聲道：「閣下是什麼人？總該報個萬兒吧？」

紫衫文士微哂道：「你還不配問我是誰。」回頭朝耿小雲道：「小妹子，我們走。」

耿小雲雖然不知這紫衫文士是誰，但看他出手一招就廢了幾位掌門人右臂，心中對他視作神明，此時收好了輕霜劍，雙手抱起狄明揚，跟着紫衫文士身後走去。

沈公明等人明知對方武功高不可測，但眼睜睜看他把狄明揚救走，却又心有不甘。

封子眞道：「閣下口氣託大，咱們縱然不是你的對手，你報個名號，也是應該的了。」

紫衫文士已經走出大廳，仰首朗笑一聲道：「你們枉爲一門之主，連傷在我何種手法之下都不知道，還用問我是誰嗎？」

飄然越過天井，朝門外走去。

大天井中雖有巽風劍尚昌來等人和十幾名形意門的弟子，但懾於紫衫文士的氣勢，誰也不敢阻攔，眼看耿小雲抱着一身血汚的狄明揚緊隨紫衫文士身後，走出大門登車而去。

＊　＊　＊

青藤橋是橫峯縣東門的一個小鎭。

天色堪堪黎明，就有一個藍衫少年匆匆從大路上走來，他敢情已經趕了不少路，腹中有些飢餓，看到橋邊有賣豆漿的攤子，就停步叫道：「喂，賣豆漿的，給我來一碗豆漿。」

豆漿攤上，這時還沒有生意，賣豆漿的老兒答應一聲，舀了一碗豆漿，雙手端上，陪着笑道：「相公還要不要燒餅？」

藍衫少年捧着豆漿，在小櫈上坐下，點點頭道：「好，給我來三個就好。」

賣豆漿的老兒在攤上拿了三個燒餅，送到藍衫少年手中，藍衫少年接過，獨自吃着。

只聽身邊有人說道：「喂，老鄉，給我也來一碗，再來十個燒餅。」

藍衫少年回頭看去，身邊一張小櫈上，不知何時坐着一個頭戴一頂破毡帽，花白連鬢鬍的老頭，腋下夾一根黑黝黝李公拐，身上一件藍布大褂，洗得快發白了，這身打扮，只比叫化子好一點，一看就知是個窮困潦倒的人。

賣豆漿的老頭舀了一碗豆漿和十個燒餅，送到他手裡。

藍褂老頭生似餓了幾天一般，連嚼帶呑，像秋風掃落葉般，藍衫少年一個燒餅還沒吃完，他十個燒餅已經很快落了肚子，再一兩口把一碗豆漿也喝了一滴不剩，伸手從懷裡摸出幾文制錢，遞給了賣豆漿的老兒，起身就走。

藍衫少年回頭看去，藍褂老頭以杖拄地，但走得很快，眨眼之間，便已走出十來丈遠，心中不禁暗暗驚奇，忖道：「此人分明身懷極高武功，會不會是對頭一方的人呢？他正是朝前路行去，自己倒要小心才好。」

正在思忖之際，大路上又有一行人行近橋邊。

爲首一人國字臉，鷹鈎鼻，唇上留著八字鬍，步履從容，正是金槍將石開化。

他身後隨著四個人，一式青布勁裝，腰跨單刀，像是金槍將的隨從。

藍衫少年不願和他招呼，自顧自的低下頭喝著豆漿，認爲對方只是經過此橋，自然很快就過去了。那知金槍將石開化走到藍衫少年前面，忽然脚下一停，口中咦道：「這位不是雲少兄嗎？」

原來藍衫少年正是化名雲嘯湘的蕭湘雲，她因狄大哥不肯相信自己說的話，覺得自己在狄大哥心中，反不如耿小雲，才負氣出走，離開客店。

此時看到金槍將石開化站停下來跟自己招呼，只好站起身，點點頭（他手中捧著豆漿，不好拱手）含笑道：「原來是石大俠。」

石開化道：「雲少兄不是和狄少兄在一起的麼？怎麼一個人到這裡來？」

蕭湘雲被他問得臉上一紅，囁嚅道：「在下另外有些事待辦。」

石開化看在眼裡，一手摸著八字鬍子，深沈一笑，問道：「雲少兄不知去辦甚麼事？」

蕭湘雲心中暗道：「這人問得奇怪，自己去辦甚麼事，與你何關？」

她聽狄大哥說過這位金槍將石開化，還是狄大哥的父執，她雖覺石開化不該有此一問，但也不好意思開罪他，這就淡淡一笑道：「也沒甚麼，在下只是去辦一些私事而已。」

辦私事，你就不用多問了。」

石開化笑了笑道：「雲少兄不用去了，還是隨石某回橫峯城去吧。」

蕭湘雲因他和蜘蛛島的人不是一路的，是以心中並無敵意，微微搖頭道：「在下義兄就在橫峯城中落脚，在下另有事去，不和石大俠回去了。」

石開化道：「石某知道，所以要想雲少兄隨我回去。」

蕭湘雲暗道：「他是從城中來的，那一定是狄大哥託他來找自己的了。」

一面說道：「在下不去。」

石開化大笑一聲道：「石某說出要你隨我回去，雲少兄怎可不去？」

蕭湘雲漸漸聽出他口氣似乎不對，心中更覺奇怪，抬目望著石開化，說道：「在下爲甚麼要跟石大俠回城呢？」

石開化大笑道：「你當石某不知道你到那裡去麼？」

這話聽得蕭湘雲更覺奇怪，問道：「石大俠知道在下要去那裡？」

石開化嘿然冷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妳要去那裡，還用石某說麼？」

蕭湘雲道：「石大俠這話我不懂。」她眞的聽不懂。

石開化道：「妳難道不是狄明揚要妳去報信的麼？」

蕭湘雲不覺有氣，說道：「狄大哥要我去報甚麼信？給誰報信？石大俠這話說得好生奇怪？」

石開化沈笑一聲道：「小丫頭，妳女扮男裝，還當石某看不出來麼？」

女扮男裝，只要是老江湖，誰都看得出來。

蕭湘雲被他說得臉上一紅，氣憤的道：「就算我女扮男裝，與你何干？」

石開化大笑道：「妳難道不是明月宮的使者麼？」

蕭湘雲道：「我不是。」

石開化道：「狄明揚是明月宮的副總護法，妳隨他同行，會不是明月宮的使者？」

蕭湘雲道：「狄大哥是我結義大哥，我不是明月宮的人。」

石開化道：「此話有誰能信？」

蕭湘雲道：「信不信在你，與我何干？」

石開化大笑道：「所以妳非隨我回去不可。」

蕭湘雲哼道：「我不去呢？石大俠還想強迫我去不成？」

石開化大笑道：「妳說對了，江南各大門派齊集橫峯，要對付的就是明月宮的人。妳若是束手就縛，乖乖的隨石某回去，石某也不爲難妳，若圖頑抗，那就怪不得石某出手無情。」

蕭湘雲哼道：「你出手無情，又能如何？」

石開化微哂道：「小丫頭，看來妳是敬酒不吃，非吃罰酒不可！」

說到這裡，身形一側，朝身後四人抬抬手道：「把這小丫頭拿了。」

他身後四個青衣漢子一直垂手侍立，聽了石開化這句話，立即嗆嗆連響，掣出單刀，朝蕭湘雲逼了過來。

蕭湘雲兩道蛾眉一挑，冷笑道：「好哇，你們想跟我動武！」

話聲中，把碗往攤上一放，左手摘下身邊長劍，右脚後退一步，伸手從懷中掏出幾文制錢，放在攤上，說道：「老丈，快把錢收了。」

右手鏘的一聲抽劍在手，說道：「要動手到空地上去，別在這裡妨礙了過路的人。」

身形一個飛旋，從橋上掠過，再一個起落，已經到了一片草地中間，橫劍一站，說道：「你們四個一起上吧。」

四個青衣漢子搶著從橋上飛掠過來，一下就把蕭湘雲圍在中間，口中發出一聲呼哨，四把單刀同時遞出，圍攻而上。

蕭湘雲那會把他們放在眼裏，口中冷哼一聲，左鞘護身，右劍橫掃，身形一個輕旋，劍勢乍展，但聽一陣「噹」「噹」金鐵交鳴，四把單刀立時被她長劍盪開。

四個青衣漢子但覺雪亮的劍尖幾乎刺到他們鼻子，身不由己往後倒躍開去。

她這一招，正是七姐妹門享譽江湖的「七姊妹劍法」，一招之間，快速到可以連發七劍，用來對付四個人自然綽有餘裕。

金槍將石開化看她第一招上，就把四人逼退，顯見劍上造詣勝過四人甚多，口中大笑一聲道：「果然是明月宮出來的，你們不是他對手，給我退下。」

四個青衣漢子各自抱刀後退。

蕭湘雲披披嘴道：「虧你還是金槍將，連我使的是甚麼劍法都看不出來，我說過不是明月宮的人，就不是明月宮的人，你要自己出手，儘管出手，不用說甚麼藉口了。」

石開化點點頭道：「好，石某正要領教。」

他一雙大袖一展，右手多了一支二尺長的金槍，左手也多了一支二尺長的鐵棍，槍桿和那鐵棍一接，雙手旋動，瞬息之間，就變成了一支四尺長的金槍，呵呵一笑道：「小丫頭，妳小心了。」

喝聲中霍地跨出一步，手腕一振，金槍嗡的一聲，劃起頭大一個槍花，迎面點出。

蕭湘雲從沒和長槍大戟這一類兵刃交過手，可不敢絲毫大意，身隨劍轉，急走偏鋒，沒待對方變招，立即展開「七姊妹劍法」精妙招數，乘隙進招，劍勢斜削石開化脈門。

「七姊妹劍法」原是以快速爲主，所謂只爭瞬息先後。

石開化沒想到這女娃兒劍招如此辛辣，幸他經驗豐富，一個大彎腰，斜插柳，身向右轉，金槍劃了個圈，疾挑她左腰。

蕭湘雲劍法展開，青鋼劍閃閃含光，著著急襲，一劍七式，連環進招，使得一招快似一招。

金槍將石開化在她一輪搶攻下，手中長劍幾乎有尾大不掉之感，一時不由被激得大怒，口中狂笑一聲，槍法竟一變，左挑右挽，忽前忽後，把他成名的六十四路「天羅槍法」施展出來。

只見槍尖顫動，化作萬點金星，眞如寒濤捲地，浪花飛空，日照金波，霞光萬道，使到疾處，重重槍影，竟如交織了一面光幕，罩住了蕭湘雲銀蛇亂閃的劍光，而且還在緊緊收束，把對方的劍光壓縮下去。

蕭湘雲究竟只有十七歲，內力不如石開化遠甚，先前只是仗著「七姊妹劍法」精妙招數，把一支劍使得輕靈快速，搶得了先機，時間稍長，對方金槍上的壓力加重，她劍勢就漸感滯重了，有些施展不開。

武功一道，强弱之分，有不得懸殊，蕭湘雲一經被石開化逼下風，想要挽回劣勢，努力發劍，但覺四面八方盡是流動的槍影，愈逼愈緊，縱有精妙劍招，再也撐不開去，心頭不由大急，劍法也更見凌亂。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耳中已响一陣聯珠般「噹」「噹」巨響，身外壓力立時大鬆，定睛看去，正有一道人影掄杖如飛，把金槍將石開化一片金槍攻勢，全都接了過去。

不！這一陣金鐵狂鳴，直震得石開化槍影盡斂，往後連退了三步之多！

他對面赫然多了一個手挾一支黑黝黝李公拐，滿臉于思的藍褂老人。

蕭湘雲幾乎要叫出來，那不是剛才和自己喝豆漿的老人家麼？

石開化本來白晰的臉上，經過這一陣聯珠般八九招硬打硬砸，震得血氣翻騰，滿面通紅，雙目幾乎要冒出火來，大聲喝道：「明月宮狂徒報個萬兒來。」

藍褂老者仰首大笑道：「我老頭不是明月宮的人，虧你還是一名鼎鼎的

金槍將，人家小姑娘已經一再聲明不是明月宮的人，你居然以大欺小，仗著幾手金槍要把她置之死地，我是看不過去才出手的。我老頭不是甚麼有名的人，也用不著亮甚麼萬兒，石大俠要是不服氣，不妨出手試試，但別亂扣人家帽子就行了。」

石開化剛才和他連接了幾招，已發覺對方功力勝過自己許多，即使動手也討不了便宜，這就嘿然道：「只要朋友不是明月宮一夥，石某就不用領教高招了。」

話聲一落，朝隨來的四個漢子打了個手勢，回身就走。四個青衣漢子緊隨著他身後而去。

蕭湘雲也收起長劍，朝藍褂老者拱手道：「多蒙老人家援手，晚輩感激不盡。」

藍褂老者呵呵一笑道：「小姑娘，妳叫甚麼名字？」

蕭湘雲道：「晚輩雲嘯湘，老人家呢？」

藍褂老者道：「老朽沒有名字。」他看了蕭湘雲一眼，又道：「雲姑娘，妳隨老朽來，老朽有話問妳。」

蕭湘雲道：「老人家要晚輩隨你到那裡去呢？」

藍褂老者道：「不遠，就在前面。」

說完，以杖拄地，朝前面走去。

蕭湘雲跟在他身後，發現這位老人家右脚需以杖代步，卻行動矯捷，走得很快，只好緊跟著加快脚步。

那知藍褂老人看她跟上來了，脚下也隨著加快，蕭湘雲先前只是加快脚步，漸漸加快脚步已經跟不上了，只好奔行，後來連奔行也追不上，只好施展輕功。

藍褂老者沒有回頭，但他好像腦後長著眼睛，妳快，他更快，妳施展輕功，他脚下也更加速，一路但聽「篤」「篤」鐵拐點地的聲音，每一記「篤」幾乎就掠出去三丈來遠，任妳蕭湘雲提氣疾行，總是還差了他一大段，永遠休想跟上。

這樣一前一後，也不知道奔行了多少路程，蕭湘雲已經跑得面紅汗流，嬌喘吁吁！

藍褂老者忽然脚下一停，回頭笑道：「小姑娘可是跑不動了？那就坐下來休息一回吧！」

蕭湘雲道：「還沒到麼？」

藍褂老者笑著伸手一指，道：「就在前面，快到了。」

蕭湘雲道：「既然快到了，那就不用坐了。」

藍褂老者點點頭道：「好吧！」

拄著鐵拐，回身就走，這回他走的沒有先前那麼快了，但蕭湘雲還是半跑半走才跟得上。

不多一回，已經到了一座山峯脚下，藍褂老者朝一條山徑上走去，拐了一個彎，前面山坡出現了一座茅屋。

藍褂老者回頭笑道：「現在眞的到了，小姑娘到屋裏坐吧！」

他拄著鐵拐，一手推開柴門，藍褂老者拉過一把竹椅，含笑道：「眞難爲妳，這一陣工夫，差不多奔行了五六十里路，快坐下來憩息吧！」

他自己在一張板櫈上坐了下來。

蕭湘雲依言在竹椅上坐下，問道：「老人家，你不是說有話要問晚輩麼？」

藍褂老者含笑道：「不錯，老朽想跟妳打聽一個人，在那裏不便多說，所以把妳領到這裏來，這是老朽一個朋友住的地方。」

蕭湘雲問道：「老人家要打聽的是甚麼人呢？」

藍褂老者道：「狄明揚。」

蕭湘雲道：「老人家認識狄大哥？」

藍褂老者道：「他是老朽故人之子。」

蕭湘雲想到狄大哥說過，石開化是父執輩，這就抬目問道：「老人家也認識石開化了？」

藍褂老者大笑道：「太熟了。」

蕭湘雲道：「那麼剛才石開化怎麼不認識老人家呢？」

藍褂老者大笑一聲道：「從前老朽不是這個模樣，他自然認不出老朽來了。」

蕭湘雲問道：「老人家要問狄大哥甚麼呢？」

藍褂老者道：「老朽想知道他的近況，小姑娘，妳知道多少，就說多少好了。」

蕭湘雲想了想，說道：「老人家，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剛才又救了我，晚輩自該知無不言，但……狄大哥……」

藍褂老者不待她說完，點點頭，笑道：「小姑娘，妳的意思，老朽懂，妳是不是想先知道老朽的來歷？哈哈，妳是他義妹，老朽也毋須瞞妳了，六年前，妳狄大哥到委羽山去，就是老朽送他去的。」

「啊！」蕭湘雲啊了一聲，喜道：「晚輩知道了，我聽狄大哥說過，送他上委羽山去的是駱叔叔。」

「沒錯。」藍褂老者點著頭，說道：「老朽正是駱長青，但小姑娘，老朽這姓名只有妳一個人知道，以後切莫跟人提起。」

蕭湘雲眨著眼睛，問道：「連狄大哥也不能說麼？」

藍褂老者道：「最好暫時不說。」

蕭湘雲問道：「爲甚麼呢？」

藍褂老者道：「因爲時機還沒有成熟。」

他不待蕭湘雲追問，接著道：「老朽本來連妳都不想說的，但老朽若不說，只怕妳就不肯告訴我狄明揚近況了，此事關係極大，所以老朽不得不說了。」

蕭湘雲道：「老人家，甚麼事關係

極大呢？」

藍褂老者道：「小姑娘，你知道老朽爲甚麼要把妳引來此地麼？」

蕭湘雲道：「老人家方才不是說過了，這裡說話方便。」

藍褂老者笑了笑道：「這不過是理由之一，最大的原因是老朽缺少了一個助手，方才看了妳武功，做老朽助手已經夠了。」

「助手？」蕭湘雲奇道：「老人家要我做甚麼助手呢？」

「唉！此事說來話長！」

藍褂老者道：「妳是狄明揚的義妹，自然要幫助他了。」

蕭湘雲聽得奇怪，忖道：「這位老人家說話顛三倒四，一回說要自己當他助手，一回說要幫助狄大哥。」

不覺問道：「老人家，你到底要我當你助手呢？還是要幫狄大哥呢？」

藍褂老者笑道：「爲了幫助妳狄大哥老朽才要妳當我助手，因爲此事關係極大，咱們只能在暗中幫助他，不能出面，老朽一個人人手不夠，加上妳就可以了。」

蕭湘雲偏頭問道：「暗中幫助狄大哥，那是甚麼事呢？」

「甚麼事妳先自不用多問。」藍褂老者道：「妳先說願意不願意？」

蕭湘雲道：「幫助狄大哥，我自然願意。」

「那就好！」藍褂老者道：「現在妳先把狄大哥的近況如何，先說話給老朽聽聽。」

蕭湘雲道：「我不知道老人家要聽那一方面的？」

藍褂老者道：「這樣吧，妳先說妳和狄明揚如何認識的，從這開始，後面妳就可以把妳知道的都說出來了，自然越詳細越好。」

蕭湘雲被他說得粉臉驀然一紅，說道：「好嘛！」

當下就從自己和二姊蕭湘明、五姊蕭湘晴，一同到委羽山去找武老人家，遇上狄明揚，二姊用綑仙索把他擒到船上。

藍褂老者道：「妳不是叫雲嘯湘嗎？」

蕭湘雲臉上一紅，說道：「那是我的化名咯，其實我叫蕭湘雲。」

接著又把狄明揚到了漁山島，如何給師祖婆婆看病，後來以內功給師祖婆婆打通閉塞的經絡。

「漁山島？」藍褂老者聽得一怔道：「妳是七姊妹門的弟子？不知蕭飛鳳蕭女俠是妳甚麼人？」

「是晚輩的師父。」蕭湘雲喜道：「駱大叔，你也認識我師父麼？」

「從前見過，哦！」藍褂老者口中輕哦一聲，奇道：「妳大哥從師不過五年，如何能替妳師祖婆婆打通經絡呢？」

蕭湘雲道：「誰說的？我聽師祖婆婆說，狄大哥的功力，只怕還在師祖婆婆之上呢！」

藍褂老者道：「這不可能。」

「自然可能。」蕭湘雲好像想起了甚麼，說道：「我聽狄大哥說過，他喝了一隻比老鷹還大的蝙蝠血，無意之中又吸入了兩個西域高手的內功，所以少說也有八九十年的修爲。」

藍褂老者笑了笑道：「這是無稽之談，內功必須循序而進，那有吸取人家的內功，就可以變成自己的？那不成了妖怪？」

「是眞的咯！」蕭湘雲睜大了一雙美目，認眞的道：「我聽狄大哥說：他到委羽山五年，武老人家始終沒有傳他武功，只教他唸書和豎蜻蜓，後來因爲大哥服了蝙蝠血，又吸了兩個西域高人的內功，才知道武老人家教他的豎蜻蜓是『逆天玄功』，可以把吸入體內的內功化爲己用。」

她像講故事一般，把狄大哥逃入蝙蝠洞和如何吸了兩個西域高人內功，詳細述說了一遍。

然後又說到師祖婆婆的二姊至漁山島，還有一個是明月宮的總護法公孫先生，如何把狄大哥擒了去，後來，明月宮强佔漁山島，自己和田駝失散，在玉山遇到狄大哥，據狄大哥說：他是從明月宮出來，要回家去的，遇到司徒贊等人，說明月宮已經委派狄大哥當副總護法，要他去參加必姆山大會，以及在大會上，如何救了師父。

最後，前天晚上，自己如何跟在耿小雲後面，聽到她和黑衣人的對話，昨晚，自己把這件事跟大哥說了，狄大哥不肯相信，自己才出來的，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

藍褂老者聽得直是點頭，說道：「這就是了。」

蕭湘雲道：「駱大叔，你不是說，要我當你的助手麼？你說我們要暗中幫助狄大哥，那要怎麼幫助他呢？」

藍褂老者笑了笑道：「我們要幫助他的，有兩件事，第一，我們要幫助他找出仇人來。」

蕭湘雲奇道：「狄大哥有仇人？我怎會沒聽狄大哥說過呢？」

藍褂老者道：「你狄大哥並不知道。」

蕭湘雲道：「駱大叔，你知不知道？」

藍褂老者道：「我知道一點，但也並不多，這要慢慢的查，抽絲剝繭，最後總可以查得出來的。」

蕭湘雲又道：「那麼第二件呢？」

藍褂老者道：「第二件更重要，明月宮要拉攏你狄大哥，但明月宮不是一個正派的組合，我們要釜底抽薪，讓狄大哥走上正路，不可愈陷愈深。」

「對嘛！」蕭湘雲道：「我就是這麼說，狄大哥還不相信！」

藍褂老者朝著她笑了笑道：「從現在起，妳不可再叫老朽駱叔叔。」

蕭湘雲眨眨眼，問道：「那要叫你甚麼呢？」

藍褂老者道：「師父。」

蕭湘雲道：「你要收我做徒弟？」

藍褂老者笑道：「這只是口頭叫叫，這樣，咱們走在路上，才不致引人注意，哦，還有，妳跟狄大哥參加了必姆山大會，江湖上一定有許多人認得出妳的，老朽還得給妳稍加易容，別人才認不出妳來。」

蕭湘雲喜道：「你會易容麼？」

藍褂老者道：「不會的話，怎麼能給妳易容呢？」

口中說著，從身邊取出一顆葯丸，要蕭湘雲在掌心滾轉了一回，然後均勻的塗到臉上。

蕭湘雲接過葯丸，依言在掌心滾動了一回，就像擦粉一樣，用手掌貼著臉頰，輕輕勻抹，問道：「這樣就好了麼？」

藍褂老者道：「好了。」

蕭湘雲道：「師父，現在不知我變成怎麼樣一個人了呢？」

藍褂老者笑了笑道：「一個臉上略帶病容的小子。」

蕭湘雲道：「醜死人了。」

藍褂老者笑道：「只有這樣，才沒人注意，師父是個又老又窮的老頭，徒弟又怎麼能是個白面書生？反正這又不是妳的眞面目，妳怕甚麼？」

「好嘛！」蕭湘雲道：「爲了幫助狄大哥，醜就醜吧。」

藍褂老者含笑道：「好了，咱們現在可以走了。」

* * *

車子在輾動而馳，車廂中，耿小雲抱著滿身血污的狄明揚，此刻已經解開了衣衫，露出四處劍創，正由紫衫文士小心翼翼的挑著刀傷葯，撒在傷口之上，然後撕下他長衫，撕成了布條，替他仔細的包紮起來。

耿小雲感激的道：「眞是謝謝你了。」

紫衫文士又從身邊取出一顆白色的葯丸，納入狄明揚口中，才朝耿小雲微微一笑道：「不用謝，他是我兄弟，妳是小兄弟的妹子，自然也是我的小妹子了。」

耿小雲道：「這位大哥，你尊姓呢？」

紫衫文士含笑道：「我姓康。」

耿小雲道：「那我就叫你康大哥了。康大哥，狄大哥這傷勢不礙事吧？」

紫衫文士憤然道：「他們四個還是甚麼一門之主？出手毒辣無比，小兄弟左腰那一劍，足有三寸來深，差點就刺中腰子了，其他三劍也都是要害，總算刺得不深，所以我要廢他們一條右臂，給小兄弟出氣，我給他敷的瓊玉散，專治刀傷外傷，三日即可生肌，服的那顆白色藥丸，是雪參再造丸，功能大補眞元，使傷後迅速恢復體力，最多休養三天，即可完全康復了。」

耿小雲由衷的道：「康大哥，你眞好。」

紫衫文士看了她一眼，說道：「小妹子，妳機警敏慧，只是武功稍差，小兄弟和這些門派結下樑子，隨時都會有動手的機會，妳一直跟隨小兄弟身邊，對他的幫助很大，我現在教妳幾式手法，對妳不無裨益，妳用心聽着，跟我練習。」

耿小雲道：「我抱着狄大哥，怎麼練呢？」

紫衫文士道：「不妨，我教妳的都是左手招法，可以在和敵人比劍的時候使出，妳只須騰出左手來，就可以跟我練了。」

耿小雲依言騰出左手。

紫衫文士坐在她右側，伸出左手一面比劃，一面講解，並要耿小雲跟着依式練習。

耿小雲只得跟着他依樣葫蘆的劃着，一回手背，一回手指，忽拂忽拍，都是手掌翻覆的變化，卻迅速而繁複，層出不窮。

紫衫文士不厭其詳，一再示範，耿小雲用心記憶，也不知練了多少時候，漸漸已經逐漸領悟。

紫衫文士含笑道：「小妹子悟性極高，現在已可記住，以後時加練習，就可熟能生巧，妳叫我大哥，這就算大哥給妳的見面禮了，好了，我要走了。」

耿小雲道：「康大哥要到那裏去呢？」

紫衫文士含笑道：「我送你們至此，已經不會再有危險，而且前途已有接應的人，大哥爲了教妳這幾式手法，已經耽誤了一大段行程了。」

說完站起身，一手搴帘，縱身朝車外飛射出去。

耿小雲想不到他說走就走，連留都留不住，眼看人影一閃便已沒了影子。

低頭看去，狄大哥依然緊閉着雙目，似是睡得很熟，但臉上神色業已漸漸恢復過來，右手攬着他身子不敢稍動。

坐在車上無事可做，就把紫衫文士傳給自己的手法，依樣畫葫蘆重複溫習了兩遍，看看已無遺忘，才行稍息。

車輪還在轆轤轉動，身子在顛簸中行進，不知此刻已是甚麼時候，也不知到了甚麼地方。

只聽遠處有人高聲呼叫着：「來了！來了！」

車子絲毫沒停，馳了將有一箭來路，只聽兩旁有人恭敬的道：「屬下恭迎公主。」

「屬下恭迎公主。」

一路行去，至少有二三十個人，都說着同樣的一句話。

耿小雲聽得暗暗的奇怪，想：這些人口中「公主」會是誰呢？莫非他們認錯了把自己乘坐的這輛馬車，當作「公主」的座車了？

公主的座車，應該華貴非凡的油壁香車，那會是從車行裏僱來的一輛舊馬車？

車子忽然馳到了一條十分平整的路上，一會工夫，馬車好像馳進一座宅子，除了馳行稍緩，依然在行馳之中。

耿小雲覺得奇怪，但抱着狄大哥身子不能移動，無法打起車帘來瞧瞧。

車子終於完全停下來了，但聽一陣輕快而細碎的脚步聲趨向車前，接着響起一陣鶯鶯燕燕的聲音說道：「請公主下車。」

車帘掀起，只見四個一式青衣長裙的丫鬟伺立兩旁，等候着公主下車。

耿小雲遲疑的道：「姑娘們是不是弄錯了？」

站立在車門較近一名青衣使女躬身道：「不會錯，小婢奉命伺候公主來的，車上還有一位負了傷的狄公子，要小婢們小心伺候。」

耿小雲聽迷糊了，車上只有狄大哥和自己，她們說的沒錯，「車上有一位負了傷的狄公子」，那麼「公主」是誰呢？

「公主」是女的，自己雖然穿着男裝，但確是女的，難道自己會是「公主」，自己幾時變成「公主」了呢？

那青衣使女眼看耿小雲抱着一個滿身血汚的公子發楞，就躬身道：「公主請下車了，狄公子交給小婢抱吧！」

耿小雲心想：既然到了此地，她們又把自己當作了「公主」，那就下去再說了。一面說道：「不用了，我抱着也是一樣。」

四名青衣使女同聲應「是」。

耿小雲雙手抱着狄大哥，跨下車來。

立即有兩名青衣使女搶在前面，說道：「公主請隨小婢來。」

耿小雲抱着狄明揚跨上石階，穿行過一間起居室，進入一間佈置精雅的卧室。

走在前面的兩名青衣使女回身道：「現在公主請把狄公子交給小婢，公主可休息了。」

耿小雲舉目略一打量，這間卧室，北首是一張牙床，錦帳繡被，看去全是新的，反正來了，也就不去管他，逕自把狄明揚放在床上。

早有一名侍女手捧銀盆，放到洗臉架上，躬身道：「公主請洗臉了。」

耿小雲洗過臉。一名青衣使女端來了四式茶食彩盤，放到小圓桌上，躬身道：「公主請用些細點。」

這四名使女伺候「公主」，惟恐不週。

耿小雲也不知道自己當了甚麼公主，眼看她們垂手伺立，對自己神色恭敬，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如何說好？

獨自走近床前，看看狄大哥依然緊閉着雙目，像是睡得極熟，心中暗道：「狄大哥自從負傷迄今，一直沒有醒過，照說，現在血已止住，又服了康大哥的『雪參再造丹』，傷勢業已好了大半，應該會清醒過來了，但卻始終昏睡未醒，莫非是康大哥點了他睡穴不成？」

想到這裏，就朝着四名使女說道：「這裡沒妳們的事，妳們出去好了。」

四名使女應了聲是，一齊躬身退出。

耿小雲立即伸出纖纖玉手在狄大哥睡穴上使用推宮過穴法輕輕按摩了一陣。

狄明揚睡穴一解，登時打了個哈欠，倏地爭開眼來，口中咦了一聲，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隨着話聲，要待翻身坐起。

耿小雲慌忙輕輕按住他肩頭，說道：「狄大哥，快躺着別動，你劍傷還未痊好，一動傷口就會流血。」

狄明揚道：「我身上劍傷很重嗎？」

耿小雲道：「我聽康大哥說，只有左腰那一劍，足有三寸來深，差點就刺中腰子了，其他三劍雖然也都是要害，總算刺得不深，康大哥給你敷了瓊玉散，只要休養三天，即可生肌，現在已經不礙事了。」

狄明揚問道：「康大哥人呢？」

耿小雲道：「康大哥已經走了，哦，康大哥是甚麼人呢？」

狄明揚道：「你不認識他？」

耿小雲道：「我從沒見過，怎麼會認識他呢？」

狄明揚道：「康大哥就是明月宮的宮主呀！」

「他……會是宮主？」

耿小雲心頭一陣驚駭，連臉色都變得一片蒼白，顫聲說道：「我真該死，我居然叫他康大哥，我……」

狄明揚道：「看妳嚇成這個樣子！」

耿小雲道：「明月宮御下極嚴，我只是一個使女，卻稱呼宮主康大哥，這是犯上的死罪。」

狄明揚笑道：「妳現在已經離開明月宮了，何況康大哥沒有責怪妳。」

耿小雲道：「在車上宮主還傳了我幾式手法。」

「這就是了。」狄明揚含笑道：「康大哥不但沒有責怪妳，而且還會把妳當成小妹子呢！」

耿小雲經他一說，不覺甜甜一笑，說道：「大哥說得極是，康……大哥還說，我叫他大哥，這算是見面禮了，哦，這麼說，宮主眞的把我看作小妹子了！」

她忽然想到這裏的人，都叫自己「公主」，莫非這裏會是明月宮不成？

狄明揚看她沉吟不語，忍不住問道：「小雲，妳在想甚麼？」

耿小雲道：「大哥，宮主的小妹子

，算不算是公主呢？」

狄明揚笑道：「妳怎麼會有這樣想的呢？」

耿小雲道：「你不管嘛，你回答我咯！」

狄明揚想了想道：「宮主的妹子……唔，可以稱作公主。」

「那就對了。」

耿小雲笑道：「難怪這裏的人都叫我公主呢？」

* * *

一連三天，狄明揚在寧靜的環境中養傷，除了耿小雲陪着他，還有四個善解人意的使女隨時伺候。

這三天中沒有任何人來打擾，也沒有人來晉謁「公主」，好像是專門爲狄明揚養傷而安排的。

這是第四天早晨，狄明揚傷勢全已復原了。

一名青衣使女捧來了一套新的內衣褲，和新的天藍長衫，還有白襪，薄底快靴，伺候着他換過長衫。

另一名使女給他鬆開辮結，重新梳理。因爲他決定今天要走，離家六年了，自然歸心如箭。

用過早餐，耿小雲重賞了四名使女，就和狄明揚一起走出院落。駕車的張老二早已套好了車，在階下等候。

四名使女有兩名搶前搴起了車帘，狄明揚、耿小雲登上車廂，張老二立即揮動長鞭，馬車開始緩緩輾動。

四名使女一齊躬下身去，齊聲道：「小婢恭送公主、狄公子。」

* * *

龍堡，終於在望了。

闊別了六年的家，終於回來了。

狄明揚捲起了帘子，一路遙望着，眼看家一步步的接近，龍堡古老的房子也在逐漸放大。

他想到爹和娘看到自己，心裏不知會有多高興，他臉上就不由的綻出了笑容。

耿小雲依傍着他身邊，心裏卻有着說不出的不安，她雖然不是醜媳婦，但她好像醜媳婦見公婆一樣。一回覺得自己應該換回女裝，自己本來是女孩兒家，卻穿着男裝，兩位老人家看到了，心裏會不會非議呢？但如果換回女裝，和大哥一起出來，名不正，言不順，又多彆扭。想着想着，不禁回頭過去，低低的叫了聲：「大哥。」

狄明揚含笑問道：「甚麼事？」

耿小雲幽幽的道：「我怕……」

狄明揚握住她的手，低笑道：「這有甚麼好怕的事，我娘看到了妳，一定會喜歡的。」

「眞的？」耿小雲心裏升起一股暖意，低聲道：「我要不要換上女裝呢？」

「不用。」狄明揚道：「爹也是江湖人，自然知道妳穿着男裝在路上要方便得多。」

耿小雲偏着頭道：「那麼娘呢？她老人家會不會嫌我？」

她第一次叫出「娘」來，粉臉不禁驀地紅了起來。

「不會的。」狄明揚柔聲道：「我娘也是很開通。」

馬車得得的走着，終於在龍堡一座古老的大院前面停下來了。

狄明揚跳下車，忽然感到有些不對，大門前面的一片草坪上，長滿蓬蒿，草長幾乎及膝，兩扇黑漆大門緊閉着，門上貼得春聯，應該一年換一次的，如今大紅金箋也變成了白紙。幾級石階縫裏，也都長出青草來。

這情形，豈非荒蕪已久，沒有人打掃了？

狄明揚看得一怔，急步奔上石階，手按鐵環，在門上敲了幾下，等到停下來，手指上已沾滿了鐵銹。

耿小雲跟着他下車，跟着跨上石階，她心裏也有這麼想法，宅院已經許久沒有人住的感覺；但她這話不好說出口來。

大門上鐵環扣動聲音可以傳出老遠，但大宅院中卻闃寂無聲，沒有人出來應門。

狄明揚心頭急了，又扣了七八下鐵環，等過一陣，裏面還是沒有人答應。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狄明揚一臉不安之色，回頭道：「家裏怎麼會沒有人的呢？」

耿小雲道：「你再扣幾下看看？」

狄明揚依言又扣了幾下，這幾下扣得很重，鐵環發出震天價的大响，裏面還是沒有人答應。

狄明揚惶急的道：「爹、娘會到那裏去了呢？」

耿小雲安慰的道：「大哥！不用急，也許兩位老人家出去了，不在家。」

狄明揚道：「但總有一人看家的呀！待我們跳進去瞧瞧。」

耿小雲點點頭。

狄明揚急不容緩，立即雙足一點，縱身拔起，落到牆頭，叫道：「小雲，妳也上來。」

耿小雲跟着躍上，兩人飛落天井，大天井上鋪着的是石板，但石板縫裡也長出青草來了。

狄明揚發呆道：「看情形這裡已經很久沒有人住了，爹娘不住在這裡，會搬到那裡去了呢？」

耿小雲心中暗道：「會不會發生甚麼變故？」但這話只是心裡想着，不敢說出口來。

狄明揚已經急急的朝屋中奔去，耿小雲跟在他身後，一間一間的走去。

每間屋裡，都已蛛網塵封已久，這情形少說也有五六年沒有人住了。

耿小雲心中暗自計算，聽大哥說，他在六年前是駱叔叔送他上委羽山去的，莫非六年前這裡發生過甚麼事情？不然，爲甚麼要把大哥送走呢？

她越想越覺得自己這個想法沒錯，只是這話不過是自己猜想而已，自己不好說了。

一回工夫，兩人已經前前後後都走遍了，現在已可確定這座宅院久已沒人居住。

狄明揚木然站立，心頭有着說不出的惶惑，耿小雲瞭解大哥此時的心情，但她也想不出拿甚麼話來安慰他好。

兩人默默的退出後堂，剛到前院，忽見大門已經敞開，正有四五個漢子忙着在大天井中拔草的拔草，掃地的掃地。大廳上，走廊上，也有幾個漢子洒掃的洒掃，拭抹的拭抹，工作得十分起勁。

狄明揚急忙朝廊上正在掃地的一名漢子問道：「你們是這裡的人麼？」

那漢子含笑道：「今天狄公子回來了，小的是奉命來打掃的。」

狄明揚聽得心下大奇，問道：「是奉何人之命？」

正說之間，只見一名青衣漢子從長廊迎了出來，朝狄明揚躬身一禮，說道：「公子請到書房休息，這裡還沒有收拾好，髒得很，目前只有書房已經拾掇好了。」

耿小雲看這情形，心裡已經料到了幾分，只是不好言明，一面回頭道：「大哥，我們就到書房裡去坐一回吧！」

狄明揚心頭甚是紊亂，只得點點頭，兩人穿過長廊來至書房。

方才這三間書房還是到處積塵，椅几零亂，這前後不過一頓飯的工夫，居然已收拾得窗明几淨，纖塵不染，書桌、椅几、擺設妥善。

狄明揚不由得一怔，耿小雲心裡更明白了幾分，一面含笑道：「他們收拾得眞快，大哥，你坐下來歇了一會吧！」

狄明揚在椅上坐下，說道：「我爹、娘他們會到那裡去了呢？」

耿小雲陪着他坐下，說道：「大哥回來了，兩位老人家也一定會很快就回來的。」

剛說到這裡，只見方才那個青衣漢子手托漆盤，送上兩盞茶來，放到几上，說道：「二位公子請用茶。」

狄明揚問道：「你知道我爹娘現在那裡麼？」

青衣漢子恭敬的道：「小的聽說，大概今晚可以回來。」

狄明揚心頭一喜，點點頭。

耿小雲見那青衣漢子說話模稜，一時怕大哥追問，忙道：「大哥，你一路行來，口一定乾了，先喝口茶咯！」

那青衣漢子及時退出。

狄明揚提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說道：「奇怪，我爹娘怎麼會到晚上才回來呢？」

耿小雲道：「那一定是我們來的時候，大哥一直扣着鐵環，附近的人看到了，才去報訊的，所以馬上有人來收拾屋宇了。」

她這話只是隨口說說的，用來安慰大哥罷了，其中當然有很多漏洞。

狄明揚却聽得信以爲眞，點頭道：「妳說的也是。」

不多一回，那青衣漢子又走了進來，垂手道：「公子，午餐已經做好了，可以用飯了。」

狄明揚站起身和耿小雲一同走出外面一張方桌上，果然已經擺好酒菜和兩副杯筷。

狄明揚回頭笑道：「小雲，我們坐下來吧！」

耿小雲陪着他坐下，伸手取過酒壺，給大哥面前斟滿了一杯酒，自己也斟了一杯，然後擧杯道：「大哥，我祝你一家團圓。」

狄明揚道：「那要等我爹娘回來之後，晚上妳再敬不遲。」

耿小雲道：「不，晚上我要敬兩位老人家了。」

兩人相對乾了一杯。

耿小雲又給他斟滿了一杯，說道：「大哥，我不會喝酒，你多喝幾杯吧，我不奉陪啦！」

狄明揚道：「這樣吧，妳也再喝一杯，我們只喝兩杯就不喝了，這杯我敬妳。」

喝兩杯，這是成雙的意思，耿小雲臉紅了，但心裡甜甜的，也就在自己杯裡斟滿了，和大哥一起乾了。

她喝了兩杯酒，一張春花般的臉上登時泛起了兩片紅霞，不是羞澀而是喜悅，站起身裝了兩碗飯，把一碗遞給了大哥。

狄明揚望着她，含笑道：「謝謝妳。」

菜餚只有六式，却做得十分可口，狄明揚因知道爹娘今晚會回來，先前心裡的惶急已經一掃而空，因此胃口也很好，一連吃了三碗飯。

耿小雲却吃了半碗飯就不吃了，她心頭暗暗懷着心事，眼前的情形她自然看得出來，這些收拾宅院的漢子分明是明月宮的人，方才那青衣漢子說的，大哥的爹娘今晚可以回來，這中間顯然有着蹊蹺。

莫非大哥的爹娘，都已落入明月宮的手裡，「今晚回來」莫非是明月宮把大哥的爹娘留作人質，用以脅迫大哥就範，加入明月宮？

今晚若是大哥不肯就範，會不會發生衝突呢？大哥武功雖高，但終究雙拳難敵四手，那時該怎麼辦呢？她越想越覺得坐立不安，但在大哥面前可又不敢流露出形迹來。

飯後，他們又回到書房休息，青衣漢子進來替兩人冲了茶，便自退出。書房裡一面寧靜，只有耿小雲一顆心却似懸在半空中，片刻也寧靜不下來。

時間過得眞快，天色慢慢的接近黃昏。

（未完·十一）

武俠短篇精選

諸葛青雲·文／可飛·圖

銅雀春深

酖人自酖　天道定數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杜司勛的這首小詩，弔古慨今，風流絕世，雖然曾被推評爲唐人絕句中的「壓卷之作」，但在本文中被引用時，却似「未盡適合」？

「不適合」之處，是末句中的「銅雀春深」，似要加個「不」字，變成「銅雀春不深」，才來得比較允當！

「銅雀春深」是「鎖二喬」，如今既應改變爲「銅雀春不深」，莫非是「二喬」鎖不住了？

不錯，「銅雀」門開，「二喬」逃鎖！但「銅雀」與「銅雀」不同，「二喬」與「二喬」有異，必須稍加解釋！

杜牧之詩中的「銅雀」，是指「曹魏武」灑酒臨江，橫槊賦詩，妄想「攬二喬於東南兮」所築的「銅雀台」，本文中的「銅雀」，則是指江南大俠諸葛崇仁所隱居的「銅雀洞」。

牡牧之詩中的「二喬」，是指「後漢」時代孫策與周瑜之妻，喬玄之女，兩位絕代傾城、百媚千嬌的「江東國色」！本文中的「二喬」，則是指兩名一身惡孽、雙手血腥、刁狡狠毒無比的江湖凶煞人物。

「大喬」叫喬秀，「小喬」叫喬章，他兄弟於惡行太多，神人共憤之下，被「慧劍大俠」諸葛崇仁所擒，禁錮在「銅雀洞」內。

諸葛崇仁對他兄弟並未立加誅戮，只是暫加禁錮之意，並非心慈手軟，一味「崇仁」，而是爲了幾句江湖諺語。

這幾句諺語是「大喬小陰，小喬大惡，大惡大陰，江東喬獲」！由此可見，喬秀喬章雖極陰惡，但却還有個比他兄弟更陰更惡之人，叫做「江東喬獲」。

喬獲既在「二喬」之外，自然是「第三喬」了，並爲了有別於「大喬」「小喬」，他被江湖人物，稱爲「老喬」。

「老喬」的年齡，雖比「大喬」「小喬」大了那麼一點，但輩份反低，他們三人之間，有層並非嫡親的遠房親屬關係，喬秀喬章是叔輩，喬獲只是姪輩，但在江湖間的凶名，也大大不同，喬獲這「江東老喬」，曾被推爲「九凶之尊」，不論是功力智計，或威風聲勢，都遠過於他那兩個遠房叔叔。

當年，「寰宇七劍」共誅「九凶」，便只有喬獲一人，以「身外化身」的詐死之術，得以僥倖漏網！因此賊性極凶毒，睚眥必報，遂令正派羣俠放心不下，合力窮搜江湖，非把他加以處置，才足安枕。

八荒四海，五嶽三山，幾乎都被翻了過來，也擒住「大喬」喬秀，「小喬」喬章，却單單仍沒有「江東老喬」喬獲的半絲踪影。

無可奈何之下，「寰宇七劍」中的「慧劍大俠」諸葛崇仁便把喬秀喬章鎖在自己隱居的「銅雀洞」內，作爲「釣鰲

香餌」，想誘使喬獲現身，替天行道，加以一併誅戮！

但晃眼三年，香餌雖香，鰲魚不顧，那裏有狡若天狐，毒如蛇蠍的「江東老喬」的任何訊息？

一千多個日子過去，難免懈怠略生，加上諸葛崇仁又離開「銅雀洞」，去探望老友「鬼谷華佗」白九皐，遂給了喬秀喬章設法逃脫的大好機會！

當然，「銅雀洞」中既然禁錮凶煞，不會沒人，是由諸葛崇仁的小師妹「鳳劍神針」龐蕙蕙留守照料。

不過，喬秀是有名的「陰」，喬章是有名的「惡」，他們被禁三年，連一天都沒有白費，除了早就把被點制的穴道悄悄冲通之外，並暗把耳目的聰明能力，鍛鍊得精進不少！

他們以近乎天耳通的功力，聽見了諸葛崇仁要去探望白九皐，囑咐龐蕙蕙小心留守「銅雀洞」，愼防自己弟兄會狡猾弄鬼之語，故而，絕不錯失分毫機會，靜等諸葛崇仁才一離去，便突然改變了平日那副硬裝出來的無奈慵懶情狀，生龍活虎的展開動作。

兩兄弟的第一個動作，居然完全相同，竟是脫鞋。

因爲，喬秀、喬章的心眼極多，事事均預留退步，他們在三年前被擒之際，便未雨綢繆的，均在鞋底藏了東西。

喬秀從鞋底夾層中，是取出一把小小鋼銼，立即動手去鋸銼囚禁小室後面的小小鐵窗。

喬章則從鞋底中取出一小包藥粉，躺在禁錮小室的鐵柵之下，不住翻來滚去，並大聲叫痛呼號，以掩飾喬秀的「鋸窗」聲息。

「鳳劍神針」龐蕙蕙在前洞聞得聲息，自然立即跑了過來，喬秀也暫時停止了「鋸窗」動作，倚壁靜坐不動。

龐蕙蕙向猶在鐵柵內地上滚來滚去的喬章喝道：「喬章，你想弄甚麼鬼？」

喬章不答，仍緊咬牙關，滿地亂滚，只伸手指指自己肚子，佯作痛苦不堪並已難於答話之狀！

龐蕙蕙果然上當，遂走近鐵柵，俯身低頭，意欲細加察看。

喬章暗聚眞氣，凝勁一逼，他掌中那包「藥粉」便化爲無色、無臭的無形毒霧，向龐蕙蕙冉冉騰起！

「小喬大惡」，天下聞名，用毒更是拿手，龐蕙蕙雖也名列「寰宇七劍」，修爲不弱，屬於一流高手，但在這種完全出於意外的猝然奇襲下，照樣只覺神智一昏，便告頹然倒地！

喬章大喜，不再做作的從地上魚躍而起，向喬秀問道：「大哥，『鋼銼』沒生銹吧？你把『鐵窗』鋸得怎麼樣了？」

喬秀縱身一掌，力道極爲雄渾，把那根部已被鋸出小小缺口的鐵窗震斷，厲笑說道：「鐵窗已斷，但窗口太小，我們若想出去，還得施展縮骨功呢！」

喬章笑道：「三年苦練，功力早復，可能反有進步。縮骨穿窗這又有何難？爲免夜長夢多，我們早點走吧！」

喬秀向業已昏倒在鐵柵以外的龐蕙蕙看了一眼，獰笑說道：「索性弄開鐵柵，從前洞走如何？我想趁機把龐蕙蕙這賤婢享受消遣一番，並補上兩掌，以洩積壓三年的這口惡氣！」

喬章苦笑一聲，搖頭說道：「大哥何必又見色多事？中了我『化血消形粉』者，那裏會有僥倖之人？無須補掌，她也死定！那諸葛老兒的功力太高，智慮又極周到，萬一突然趕回，事情便又變得大不妙了！」

一提到諸葛崇仁，喬秀深悉對方厲害，立覺毛骨悚然，遂消却對龐蕙蕙的見色邪心，與喬章二人，施展「縮骨功」，從小小窗口之中逃出後洞！

長長呼吸了一口久未享受的自由空氣以後，喬秀便向喬章問道：「賢弟，我們怎樣行止，你心中有無成算？」

喬章略一沉吟道：「先離開『銅雀洞』左近，並尋家富戶，弄些衣物盤費，再作定奪……」

喬秀自然點頭，但兩人剛剛馳上一座小峯，喬章突然臉色大變的，伏下身形，手指前路說道：「大哥，快看！」

喬秀向峯下注目，只見有四五條人影，往前方沿着山徑，對「銅雀洞」方向電疾馳來，不禁壓低語音，駭然叫道：「那當先的葛衣老叟，不就是『慧劍大俠』諸葛崇仁麼？他……他……他爲何不到半日，便自……」

「便自回轉」的「回轉」二字，尚未出口，便被喬章截斷，拉着他掉轉身形，仍向「銅雀洞」急急奔去。

喬秀邊自隨他飛馳，邊自惑然問道：「我們又回『銅雀洞』，豈非送死？賢弟莫非想去前洞，取回我們幾件慣用兵刃暗器，以及那件防身傷敵，頗有不少妙用的『金蜎衣』麼？」

喬章苦笑道：「大哥專以心機陰險著稱，今日怎麼竟靈機遲鈍起來？須知人到急時，往往都『顧遠不顧近』！諸葛老兒智慧雖高，但發現我們業已逃走，他小師妹『鳳劍神針』龐蕙蕙又中了『化血消形粉』，慘遭毒手之下，定必怒極率衆遠出搜尋，決想不到我們竟膽大包天，仍藏在『銅雀洞』附近！且靜等他們二度去遠，我們再消消停停的，決定行止，易容變服，遠走高飛，將來再覓機報這三年之仇，豈不是好？」

喬秀聽得心中又是慚愧，又是佩服，當然遵從喬章設計，就在「銅雀洞」附近，選了株枝葉茂密大樹，剛剛藏好身形，那「慧劍大俠」諸葛崇仁已率領另外四位武林俠士，匆匆趕回，進入「銅雀洞」內。

喬章面現得意獰笑，低聲說道：「諸葛老兒對他那小師妹，向極鍾愛，

如今發現龐蕙蕙化血慘死，必然傷心腸斷，怒發如狂……」

喬秀向他搖手說道：「龐蕙蕙未必準死，賢弟難道沒有發現諸葛老兒身邊那手執長柄葯鋤的黃衣人，就是『鬼谷華佗』白九皐麼？」

喬章獰笑道：「白九皐只不過號稱『華佗』，未必眞能有甚麼生死人而肉白骨的『神醫』手段，他昔年不就中過獲姪威震江東的『無影之毒』，若非巧得『靈芝』，照樣嗚呼哀哉，送掉老命！何況，根據時間計算，龐蕙蕙如今骨肉已化，最多只在血水中留下滿口牙齒和一把頭髮。」

話方至此，喬章便自動噤聲，因已聽出「銅雀洞」中有了動靜！

果然，諸葛崇仁滿面都是縱橫淚漬的，與其餘四位俠士離洞走出，一出洞門，便向白九皐頓足叫道：「白兄，我一聽得『江東老喬』竟在距離『銅雀洞』百里之內潛伏之訊，便知事情不妙，立即趕回，仍已出了差錯！可憐我小師妹全身化血，屍骨無存，她……她……她死得眞是好慘！」

白九皐道：「死者無法復生，諸葛兄徒悲何益？我們還是趕緊追擒大喬小喬，加以誅戮，免得他們與『江東老喬』會合，毒上加毒，凶上添凶，必爲江湖大患！」

諸葛崇仁一面鎖好「銅雀洞」的門戶，一面引袖拭淚，點頭說道：「白兄說得對，除了『銅雀洞』正後方是百丈削壁，無法攀登外，我們分頭向其餘方向，各自搜出百里，倘若不見大喬小喬兩個萬惡賊子蹤跡，便再由百里之外，仔細回搜，總而言之，對他們決不寬貸，非除去這兩個江湖敗類，爲我小師妹報仇雪恨不可！」

羣俠一齊點頭領命，紛紛閃動身形，電疾向四外追去。

喬秀喬章均是積年惡寇，一向心機極深，生恐諸葛崇仁或有詐言，會來個回馬槍，遂仍自雙雙藏伏樹上靜靜不動。

約莫兩盞熱茶時分過去，喬秀方對喬章悄聲說道：「看來諸葛老兒不是使詐，我們可以開始行動。」

喬章心機更深，搖手接口說道：「不必，我們囚居三年，已把『目力』練到幾乎已可『暗室穿針』地步，何不就在樹上潛心觀察，總比下樹現身來得穩妥！」

喬秀先是一愣，旋即恍然說道：「賢弟是否認爲獲姪會爲我們留下暗記？」

喬章笑道：「獲姪潛居在百里之內，多半有雙關用意！一來，他也和我一樣，料定諸葛老兒圖遠不圖近，越是藏在『銅雀洞』近側，越是來得安全，不易引他注目！二來，他料定我們終有脫身之日，定會依照彼此所約慣例，在『銅雀洞』前的『逢七之處』，留下除了我們叔姪別人不會注意的隱秘記號！」

喬秀連連點頭，立與喬章一同對「銅雀洞」前的「逢七之處」仔細注目！

果然，洞前七尺之處，有塊石頭，略自土中賁起，尖端向西！

丈四之處，有株小樹，其他枝椏均被砍去，只留下一根西向獨枝！

兩丈一尺之處，有兩根竹梢，被人綁連一處，指向西方。

以此類推，逢七便有暗記，種種不同，並極爲隱秘，絕不惹人注目，若非深知數字位置之人，根本就無從尋覓。

直到四丈九尺之處，才有顯著不同，那兒是方天然尖形巨石，但向西尖端，却被人弄斷小小一塊，成了平削形狀！

喬章目注此處，看得「呀」了一聲，搖頭讚嘆說道：「江東老喬眞是膽大包天！獲姪居然藏得這等切近，他就在『銅雀洞』西的『七里』之處！」

喬秀笑道：「地點既已知曉，我們就快點去吧！諸葛老兒等遠搜之舉，雖必撲空，但他們盛怒太甚，仍將回搜，我們似乎應該利用這段時間，尋見獲姪，彼此才好安排一切！」

喬章一直在暗中留神，認定諸葛崇仁等確實怒極遠去，絕未悄悄折回，才點頭同意，與喬秀雙雙下樹，向西方馳去。

妙事來了，諸葛崇仁等五位俠士已走，龐蕙蕙已死，「銅雀洞」中，應該無人，但喬秀喬章兄弟的身形才杳，「銅雀洞」門，却緩緩開了一線……

* * *

「銅雀洞」西七里，有片小小村鎮，鎮上有座唯一酒舖，招牌便叫「七里香」！

這「七里香」的字號極老，已有十四五年，但近兩年間，老掌櫃突告死亡，換了位新的掌櫃。

這位新的掌櫃，姓路，身材奇胖，厨下手藝絕佳，人又謙和，待客笑口常開，故而座客常滿，生意比以前更好！

喬秀喬章到了「七里香」酒舖之中，因午飯時間已過，晚飯時間還早，店內除了路掌櫃正督促店夥收拾打掃外，還未開始上座。

路掌櫃見有客來，便抖着一身肥肉，舉步迎前，堆起滿面巴結笑容，哈腰問道：「兩位興緻眞好，這早便來飲酒。」

喬章本來未對路掌櫃注意，但聽了他把最後那個「酒」字，故意拖長半拍的奇異語音，不禁略爲一怔，雙目凝光，緊盯在路掌櫃的肥臉之上，抱拳笑道：「我們不想飲酒，是想養猪！」

說來極妙，路掌櫃適才是把最後一字，拖長半拍，喬章如今却把開頭一字，拖長半拍！

路掌櫃把他那全身肥肉抖了一抖，笑道：「養猪成肥，我是專家……」

話方至此，往東看了一眼，皺眉

又道：「又有客來，我要善爲接待！後面『猪圈』中，有的是各種藥物，兩位自己去取，隨便用吧，但這『七里香』四外，瘋狗甚多，千萬鎭定，不要亂跑！」

喬章於眼角餘光中，瞥見「慧劍大俠」諸葛崇仁和「鬼谷華佗」白九皐，在街道的另一頭現身，正向「七里香」走來，不禁心膽欲裂，趕緊拉着喬秀，竄向店後。

那邊來客先到，是位手拄鳳頭拐杖的青衣老婦，雖然滿頭白髮，年事甚高，但手中那根鳳拐，顯極沉重，似是寒鐵等物所鑄，令人一見便知持用者必具極高武學！

路掌櫃笑臉趨前招呼，青衣老婦却連理都不理，只是自行取張椅兒，在近門口處坐下。

這時，諸葛崇仁與白九皐也到，路掌櫃似乎特別巴結，親自拂拭桌椅，替他們安排了一個近窗雅座。

諸葛崇仁似是趕路飢渴，隨意點了幾樣現成酒菜，一面與白九皐同進飲食，一面向路掌櫃笑道：「掌櫃的貴姓，若早知你招待客人這樣殷勤，應該多來照顧！我就住在東邊七里的『銅雀洞』，彼此可以算街坊哩！」

路掌櫃陪笑道：「在下姓路，『銅雀洞』名震江東，老人家莫非就是我們這一帶無不尊仰的諸葛大俠？」

白九皐一旁笑道：「掌櫃的姓路，但蠻有意思！雖然橋歸橋、路歸路，但『橋』『路』兩者，總算相關，諸葛兄，我們既然找不着『橋』，就來問問『路』吧。」

路掌櫃道：「諸葛大俠與這位老客官，是找甚麼『橋』？問甚麼『路』？」

白九皐飲了一盃酒兒，揚眉笑道：「我們找的是『斷魂橋』，問的是『黃泉路』！」

路掌櫃方自雙眉一蹙，諸葛崇仁已在吃了一塊燻雞之後，含笑說道：「我們找的是『江東二喬』，也就是『大喬』喬秀，『小喬』喬章等兩個滿身血腥孽債，惡貫滿盈的武林敗類！」

路掌櫃的還未及答，那位手持鳳拐，坐在近店門口處的青衣白髮老婦突然接口說道：「不必問他，問我好了，我看見喬秀、喬章兩個萬惡賊子，就在進店之前，匆匆竄向店後。」

白九皐撫掌狂笑道：「好！跑不掉了！至少已有七八位身負絕藝的武林同道，早把這『七里香』酒舖，團團圍住，只要兩個賊子一現踪跡，大家立刻合圍，讓他們遭受報應！」

說至此處，有兩名青布包頭的健壯村婦，由店後出現，步履從容的走向門外。

青衣白髮老婦厲聲叫道：「喬秀喬章站住，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如今你們惡貫已盈，時辰已到，區區以男扮女的庸俗障眼法兒，便想瞞得這多高明人物？」

說話間精芒奪目，突起「瀚海龍吟」，竟從她那鳳頭鋼拐的拐身之中，拔出一柄顯係前古神物，利能斬金洞石，宛若一泓秋水的鳳頭短劍！

那兩名健壯村婦，果是喬秀喬章所扮，一見青衣白髮老婦手中這柄鳳頭短劍，便知不妙，失聲叫道：「『鳳吟青霜』，天下沒有第二柄啊？你是龐蕙蕙，你沒有化血慘死，『銅雀洞』中之事，莫非是着意安排，佈了陷阱？」

龐蕙蕙取去滿頭白髮，恢復絕代姿容，點頭嬌笑答道：「不錯，是個陷阱！這就叫『準備窩弓擒猛虎，安排香餌釣金鰲』嘛！你們大喬小喬，算個甚麼東西？號稱『九凶之尊』的『江東老喬』，才是我們的眞正鵠的！」

語音至此略頓，轉過身來，目注路掌櫃道：「我大師兄睿智無比，早對『七里香』突然換了掌櫃之事，有所懷疑，但一來你掩飾良好，在此絕無惡跡，二來形容全變，尤其是這身肥肉，絲毫不假，是怎麼長出來的？」

「砰！噢……」

「砰！」是有人着了重掌，「噢！」是有人脫口慘嚎！

這是喬秀趁着龐蕙蕙轉身向假扮「路掌櫃」的「江東老喬」喬獲問話，把背部空門給自己的大好良機，提足內勁，來了個猛然出手！

這一掌發得力大，發得突然，但中掌的雖是龐蕙蕙，慘嚎的却是喬秀！

龐蕙蕙的青衣背後，有兩隻血紅掌印，但却不是龐蕙蕙的血，而是喬秀的血，因爲龐蕙蕙在青衣之內，加披了一件原本屬於喬秀所有，上淬劇毒，不知已害死了多少武林豪俠的「金蜎毒衣」！

喬章深知「金蜎衣」上的劇毒厲害，見喬秀雙掌血汚，業已無救，遂鋼牙猛咬，舉起手中一隻黑色圓筒，對準龐蕙蕙，立即按動機簧！

這是一隻「五雲噴火筒」，是「江東老喬」喬獲特爲喬秀、喬章，留存在「猪圈」中的護身諸物之一，筒中滿貯異乎尋常、富有粘性的「青燐毒火」，近距離噴射下，龐蕙蕙身法再快，也必不及閃避，「金蜎衣」也將失去護身作用，非被燒得滿頭滿臉都是流漿大泡而毒發慘死不可！

但誰知機簧一按之下，筒中毒火不往前噴，竟往後射。

這下，喬章慘了，他平日用慣毒物，極富心機，如今却被滿頭滿臉滿身的粘性「青燐毒火」燒得滿地亂滾，嚎得不似人聲！

「哈哈……哈哈……哈哈……」

這陣縱聲狂笑，是發自號稱「江東老喬」的「喬獲」口內！

笑聲，狂而不懼，連他那一身肥肉，都笑得簌簌亂抖，似乎是半絲不含做作的得意之笑？

諸葛崇仁、白九皐、龐蕙蕙等三人眉峯均蹙，彼此交換了一瞥驚愕不解眼色。

那號稱「九凶之尊」的「江東老喬」喬獲目注諸葛崇仁，獰笑說道：「諸葛老兒，你佈得好陷阱，用得好手段！喬秀死在他自己的『金蜎衣』下，『五雲噴火筒』也被你們動了手脚，這種功夫，絕非常人所能，那潛入『猪圈』，倒裝我『五雲噴火筒』的，可是『巧手魯班』蕭元俊麼？」

「巧手魯班」蕭元俊果從「七里香」店外走進，對喬獲露齒一笑。

喬獲軒眉叫道：「還有暗地埋伏的『燕趙雙俠』，『雁蕩散人』，『淮揚鷹力堡主』和『武當一陽子』呢？乾脆統統請出，由我喬獲，把昔日今朝的所有過節，向你們交代交代！」

他所指名喚出的五位武林奇俠，也均應聲進入了「七里香」酒舖。

喬獲目光電掃羣俠，厲聲剔眉說道：「昔年『七劍誅九凶』之役，喬獲以『化身』度劫，誓報此仇，我鎖身於矮木籠，每餐用『猪油白糖』拌飯，只食不動，足足一年有餘，才長了這身肥肉！我自覺形容已變，無人能認，遂來此殺死老掌櫃，由『喬』改『路』，繼掌『七里香』！諸葛老兒，我『喬獲』非後漢時，被諸葛武侯七擒七縱的蠢漢『孟獲』可比，你會用心機，我也會用心機，你擅佈陷阱，我也擅佈陷阱，你以喬秀喬章作爲誘餌，我也以喬秀喬章作爲工具，你裝痴作聾，盼有今日，我也茹苦含辛，期望一快恩仇！」

諸葛崇仁冷笑一聲，搖頭接道：「江東老喬莫作夢囈！我盼有今日，爲的是要替江湖中徹底除害！你却照樣盼有今日則甚？『寰宇七劍』中，已有五人在此，憑你這點功力……」

喬獲依然毫無怯色的接口厲笑說道：「功力我自認不夠，但你們大概誰也不敢自詡受得了我的『無影之毒』？」

白九皐道：「我們曾加注意，酒菜之中無毒。」

喬獲失笑道：「若在酒菜之中下毒，瞞得過你們這些鬼精靈麼？白大俠大概忘了我在迎客入店時，曾親自爲你們拂拭桌椅。」

諸葛崇仁、白九皐臉色一變，雙雙站起身形！

喬獲搖手笑道：「此時醒悟，業已太遲，『無影之毒』，沾衣蝕骨，如今你們恃以傲人的內力還能提？眞氣還能聚麼？」

語音略頓，轉向「巧手魯班」蕭元俊獰笑說道：「江東老喬向來作事老到，步步設防，那隻『五雲噴雲筒』外，也有『無影之毒』，我二叔喬章，已然慘死，但你片刻之後，亦必斷腸，九泉相逢，你們還有帳算呢！」

武當一陽子叫道：「喬獲休要得意，我和『燕趙雙俠』，『鷹力堡』王堡主，『雁蕩散人』等，並未與你接觸，只要我們之中有一人不曾中毒，你便難逃公道！」

喬獲向店門一指，大笑說道：「你們看見店門口隨風招展，寫着『聞香下馬』的四面小布簾麼？喬某早在其上灑滿『無影之毒』，用以迎接嘉賓！如今，我可以大馬金刀的坐下來，一面飲酒、一面看你們一個個全身抽搐，倒地化血死亡！包括龐蕙蕙賤婢在內，你們這些第一流的大俠們，誰還有縛雞之力？誰還能移動半步？」

喬獲委實太以得意，他走到諸葛崇仁與白九皐先前所坐的座位之上，自行斟了一盃酒兒，端在手中，並忍不住的打了一個哈哈，準備坐下！

「哈哈……哈哈……哈哈……」

他的一聲「哈哈！」引出了無數「哈哈！」，諸葛崇仁、龐蕙蕙等所有老少男女羣俠，都一齊出聲發笑！

喬獲本想坐下，但被這些笑聲笑得坐不下去了，目光微掃，更是一驚！因爲他認爲已不能動的羣俠，居然個個在動並已於喬獲身外構成了絕無隙縫的「環形」包圍！

白九皐緩緩笑道：「江東老喬，我佩服你，居然幾乎完全料透了我們所用心思，但常言道得好：『千算萬算，不若蒼天一算』！你惡貫定是滿了，才會鬼使神差的，偏偏忽略了一件最重要之事！」

喬獲剛才那副得意驕狂神色頓化烏有的，顫聲問道：「我……我忽略了甚麼事兒？」

白九皐笑道：「就是時間問題啊！諸葛兄爲甚麼要竭力忍耐，苦等三年才開籠放鳥，請君入甕呢？」

對方既然都能言動，則自己所恃的「無影之毒」顯已失效，喬獲方恍然說道：「我……我明白了，他……他是在等你煉藥，來解我的『無影之毒』？」

白九皐點頭道：「對！我昔年中過『無影之毒』，凜然知戒！兩年採藥，一年開爐，尚幸三年有成！才放心邀請同道，各分解藥，找你算帳，以除江湖大患。」

這位「鬼谷華佗」，拈了一粒紅色藥丸，放入喬獲自己所斟，尚端在手上的酒盃之中，搖頭一嘆，正色說道：「江東老喬，套用你剛才說過的一句話吧，此時醒悟，業已太遲！酖人者，人恒酖之，這是『天道』，也是『定數』，來生莫作虧心事，昭昭報應自循環！『鶴頂紅』毒藥，是何滋味？你自己也該嚐一嚐了！」

「咕嘟！」江東老喬別無他途，只有把這盃入口斷腸的「鶴頂紅」酒喝了下去！

「大喬死，小喬焚，江東老喬化灰塵！殲却凶邪羣俠隱，而今銅雀更春深！」

（全文完）



上文提要：齊雲飛決定調查太子失踪事件，可惜毫無頭緒，幸赴京師途中遇上三名曾經追捕藍勝朱的錦衣衛，齊雲飛想從錦衣衛口中得到線索，對方也想齊雲飛助他們立功，遂開始合作；齊雲飛帶領錦衣衛到全眞觀找永青子尋線索，却在途中被一名神秘客所指揮的犬羣襲擊，齊雲飛追捕神秘客不果，恐那人回全眞觀報訊，連忙率錦衣衛趕至……



龍鳳錯

齊雲飛後傳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未闖觀先被襲　尋住持遭拒絕

一個年紀較長的道人詫異地道：「齊雲飛？是那一位？」

齊雲飛未知其用意，坦然告之：「江湖上的朋友，送了齊某一個賤號——『銀劍白龍』。在下今夜來此，純屬造訪，並無惡意。」

那道人道：「原來閣下是江湖上的人，敝觀與世無爭，並不涉及江湖紛爭，家師更不會見你，何況他老人家也不在觀內！」

「令師是幾時離開的？去何處可否相告？」

道人道：「家師離觀已三四天了，他常雲遊四海，咱們也不知他去那裡。」

「既然他不在，你們還在這裡作甚？」

道人笑道：「家師不在，咱們更加要來修煉。」

齊雲飛冷笑道：「不過在下知道令師尚在觀內，不但他在，而且還有好幾位江湖上的朋友，例如司空業、田中郎和甘泰陽！」

「貧道說沒有便沒有，你不相信，貧道亦無辦法。」

齊雲飛哈哈大笑：「假如齊某一定要入內搜索呢？」忽然一位道士跑了過去，在那年老的道人耳邊輕語。齊雲飛笑道：「不必緊張，外面還有在下的三位朋友，他們同樣沒有惡意！」

話剛說畢，墻上又跳下三個人來，只聽衛廣民怒道：「咱們雖無惡意，但他們——這些出家人却不放過咱們的朋友！」

齊雲飛臉色一變，問道：「梁英也死了？」

秦湘生道：「咱們找不到他，但老吳顯然是被他們殺死的！殺死吃公飯的，罪加一等！」

那些道人臉色均是一變，道：「咱們均是出家人，無拳無勇，怎會殺人！施主請莫誣蔑出家人！」

秦湘生道：「別跟這些牛鼻子磨菇，咱們强行進去搜索！」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雲深和衛廣民要進去，誰知道人一字排開攔住去路。

秦湘生喝道：「再不讓開，咱們可就不客氣了！」

道人道：「除非你們將咱們全部殺死，否則別想進去！」

秦湘生眉頭一皺，突然收起兵刃，伸出雙臂，將兩個道人推開，不料那兩個道人不動手，退開之後，他的位置又被同伴塡補。

秦湘生大喝一聲，拳脚齊施，起初那些道人還不還手，後來吃得拳頭多，便回手了！衛廣民早料到他們有此一着，恐秦湘生應付不了，立即加入戰圈，雲深自然也不會袖手旁觀。

那些道人武功並不差，一動手三人立即陷於重圍，齊雲飛並不動手，突然一個沒頭觔斗翻越過道人，向大殿射去。一個道人知機，跟着過去，齊雲飛一個後腿將他踢飛，再借勢射

前，一掌把殿門震開。

那年長的道人叫道：「不能讓他破壞大殿！」道人們捨了衛廣民等三人，急追齊雲飛。

殿內黑燈瞎火，一片漆黑，也幸虧道人們進來，有了火把，方能看得清楚。神龕上供着太上老君之神像，椅桌地上都打掃得一塵不染，就是不見人影。

那道人喝道：「殿內有沒有人？滾出來！」

「尚未請教道長法號。」齊雲飛悠悠地道：「丹房還未搜索哩！」

那道人坦然道：「貧道廣元子！假如家師的確不在觀內，又怎樣？」

齊雲飛不爲所動，反問：「假如讓咱們搜到又如何？」

廣元子道：「若讓你查到，任你處置！」這話說得斬釘截鐵，齊雲飛等人不由猶疑起來。廣元子又道：「若搜查不到家師，諸位需在太君像前立下毒誓，以後絕不涉足敝觀。」

齊雲飛哈哈一笑。「閣下是出家人，出家人不打誑語，否則死後必落阿鼻地獄，齊某怎會不信？好，咱們走！」

衛廣民道：「且慢，咱們同伴這條命又怎樣算？他是死在你們觀外，不可說與你們無關！」

「既然他死在敝觀外面，又怎能說與咱們有關？」

「死在觀外，與你們這些牛鼻子們無關，又與誰有關？老實說，今日你們不給咱們一個滿意的答覆，咱們便不走！嘿嘿，大爺們是這般容易打發的麼？」

廣元子道：「閣下硬要派罪名給敝觀，貧道亦無話可說！須知敝觀任何人都可來上香，觀外更加是公地，任何人都來得，有人死在觀外，便將罪名派給咱們，如何合理？」這番話說得衛廣民無話可答。

齊雲飛忙向他打了個眼色，抱拳道：「打擾了，他日再來上香！」他忙拉着衛廣民等人離開。

秦湘生怨道：「大俠，這鳥觀分明有蹊蹺，爲何不搜索一下？如此不是入寶山而空手回嗎？」

「廣元子說得如此有把握，愚見永青子等人即使在觀內，也不會讓咱們搜得到。若因此而引致日後不能到觀內，豈非因小失大？」

秦湘生低聲道：「咱們發誓不進觀，便當眞不進去麼？跟這些牛鼻子還講信義！」

齊雲飛冷冷地道：「這便是百姓因何十分憎恨你們錦衣衛之因！」他聲音一變，沉聲道：「你們若果看不慣齊某的作風，大可以自便！」

衛廣民乾咳一聲道：「大俠千萬別誤會……咳咳，咱們以你馬首是瞻，只是吳草原和梁英之死，未知如何向上面交代！」

「以後再說，水落石出之後，還怕不能交代麼？」齊雲飛忽道：「你們二人速速離開黑石村，明早齊某自會去找你們！小心不能暴露身形！」言畢斜射進樹叢。原來已至山坡下，觀內的道人也都回觀，齊雲飛才行動。

他射進的是右首那座樹叢，這邊範圍較大，樹木亦較密。齊雲飛本想立即進觀，忽然停住，因爲有一棵樹倏地搖動了一下。

全眞觀若不幹好事，則在樹叢中匿人，便毫不奇怪，齊雲飛待雙眼適應了黑暗之後，方突然急射過去，可是那棵樹附近並沒有人跡！如此一來，齊雲飛便改變主意不再進觀，因爲對方既然知道自己潛回來，必有所準備。

齊雲飛找了一棵大樹躍上去，輕輕鬆鬆地躺在樹枝上，一對眼睛却不時瞄着四方，他對這道觀越來越感興趣了，可是却又會躭擱他調查太子失踪的大事。

過了頓飯工夫，忽聞一陣沙沙的聲音，聲音又輕又慢，似怕被人認出來般。沙沙聲突然迫近，齊雲飛瞪眼望去，却是一條肥大的母狗，不由失笑。

嘴巴尚未合攏，齊雲飛臉上的肌肉已突然僵住，因爲這時候怎會突然出現一頭母狗？剎那間，他腦海立即翻起一個念頭：這頭母狗，必是受控於那個驅犬的神秘人！

心念未了，又陸續發現好幾頭狗，那些狗兒慢慢向齊雲飛藏身之所走去，只片刻間，四面八方都出現了黃狗，竟有百數十隻之多。

剎那之間來了這許多狗兒，不用說，驅犬神秘人必在附近，是以齊雲飛立在樹上，沉聲道：「閣下既然在附近，何不現身一晤？也好讓齊某認識一下高人的廬山眞面目！」

他喚了兩三遍，都不見有人現身，反而招來了更多狗兒！羣犬圍着大樹狂吠，有的甚至用利爪爬樹，可是都不能成功。

忽然一道響亮之極的吠聲傳來，羣犬都讓了開去，齊雲飛低頭望去，只見一頭極之高大的獒犬自遠處走了過來，後面還跟着十來頭「隨從」，羣犬一見到牠便垂下頭去，適才的威風已不知去了何處。

那獒犬來至大樹前一丈左右停了下來，抬頭望着齊雲飛，露出兩排白森森的牙齒，一對眼睛發出綠幽幽的光芒，令人毛骨悚然。

齊雲飛見到此犬也暗吃一驚，只見牠喉管胡胡作響，那些狗兒都分了開去，守住周圍的樹木，又聞牠急吠一聲，牠身後突然竄出一條腿長身瘦的狗兒，向大樹撲去，前爪在樹幹上一搭，居然縱高，比人爬樹快速凶猛多了！

齊雲飛心頭一動，忙向旁邊另一棵樹飛過去，誰知他脚尖未沾及樹枝，又有一條狗縱高攀爬；齊雲飛心中

暗道：「今日大爺便戲弄一下你們這羣畜牲！」心念一動，又飛往第三棵樹。

不料第三棵樹下又竄起一條狗來，齊雲飛長笑聲中，又飛向第四棵樹。那些狗兒一跳上樹，便都留在樹上，這一切都証明牠們是受過長期的嚴格訓練，先前在黑石村口遇到的那一羣「烏合之衆」，簡直不能望其項脊。

眨眼間，樹叢內的二十三棵樹，已全被狗兒佔領，齊雲飛似乎玩得十分開心，當他又向第一棵樹飛去時，伏在樹上的狗兒自樹上飛起，向齊雲飛撲去，齊雲飛長劍出鞘，凌空一絞，狗兒發出一聲慘嗥，跌落地上。

那一劍去勢未了，他人已落在第一棵樹上，刹那間，伏在旁邊樹上的狗兒都向他飛撲過來。齊雲飛先發制人，身子再度射出，又凌空殺了一頭大狠狗。

當他向第三棵樹飛去時，本來守在第三棵樹的犬兒早已跳到第二棵樹，待齊雲飛人將至，才突然撲出去，張開血盆大口便噬！

這一着，頗出齊雲飛之意料，幸而他不愧是年輕中之高手，電光石火之間，左掌一掃，先將狗兒推開幾尺，右手長劍隨勢一削，慘嗥聲中，齊雲飛身子向下沉去！

這時候，守在下面的狗兒齊聲狂吠，箭一般撲來，先到的已經縱跳起來，向齊雲飛下身噬去！

好個齊雲飛臨危不懼，只見他右脚尖在左脚面上用力一點，硬生生拔高幾尺，左臂輕舒，抓住一根樹枝，借力再一盪，穩穩當當翻上樹枝。他神態雖然從容，姿勢更是美妙，但掌心還是揑了一把冷汗。

尚未待他立定，旁邊樹上又跳來幾頭狗兒，齊雲飛怒道：「畜牲，你們不畏死，大爺樂得成全你！」

那些狗兒似乎懂得人語，又見同伴已死了三頭，未敢太過魯莽，沿着樹枝，慢慢向他走過去。齊雲飛突然拔身而起，旁邊一隻狗兒隨之撲起，齊雲飛右手長劍自左肘下穿出，直奔其咽喉！

這一劍看來雖險，實則他拿捏極準，狗吻距其身尚有尺餘，喉嚨已經被割穿，他劍一垂，狗屍跌下樹去！

說時遲，那時快，左右兩旁的狗兒都撲了過來。齊雲飛連忙換了一根樹枝，一隻狗兒隨之躍過去，齊雲飛長劍一揮，砍斷樹枝，那狠狗兒猝不及防，連樹枝一齊跌下去。左邊那一頭撲至，齊雲飛利用樹枝乃柔軟之物，雙脚微微用力，人沉了尺餘，再微一蹲身，左臂斜兜而起，五指如鈎，抓住其頸後的軟肉，隨即用力一翻，狠狗四腿都離開樹枝，驚得狂吠！

與此同時，另一頭黃狗撲過來，齊雲飛一掄臂，將手中的狠狗拋出，兩隻狗兒撞在一起，一齊跌下去，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之慘嗥聲。

這一陣人狗大戰，齊雲飛雖然佔盡上風，但亦幾乎展盡其平生所能，幸虧是在樹上，若在平地陷於狗陣中，更加不得了。

齊雲飛振衣飛向第四棵樹，那狗兒未知是通靈，還是膽小，見到他，嗚嗚叫了幾聲，不進反退！齊雲飛微鬆一口氣，嚷道：「驅狗老兒，齊某對你控制和訓練狗兒的技倆，佩服得五體投地，盼你出來一晤，以慰平生。」

四周渺渺，郊野寂寂，未聞有人回音，齊雲飛再道：「莫非老兒日夕與畜牲在一起，也沾上習慣，不敢光明正大示人，只敢躲在暗處亂吠？」

話音剛落，又聞一道極其奇怪之叫聲，緊接着所有狗兒，一齊狂吠起來！那聲勢極之駭人，連齊雲飛也有點膽顫心驚。

他吸了一口氣，哈哈笑道：「人謂物似主人形，不料閣下却是主人似畜牲！」他話說畢，狗吠聲又突然隱去，四周突然寂靜如死，同樣令人產生恐懼及不安。

齊雲飛握一握緊手中長劍，一對眼睛四處掃射，忽然發覺樹上已多了好些獒犬。

好厲害的畜牲，居然懂得利用吠聲來掩飾行動，可惜牠們再厲害，也沒法掩蓋眼睛發出的凶光。

齊雲飛不由吃了一驚，他經歷過不少廝殺大場面，但像這等情況却是首次！更覺得有點滑稽！一位武林高手居然會受制於狗兒，說出去也無人相信。

狗兒慢慢迫近，齊雲飛知道這一戰，必比剛才更加凶險和猛烈。他低頭望下去，但見那頭肥大的母狗正慢慢爬上樹，狗兒居然能夠慢慢爬樹，若非他親眼目睹，打死他也不相信。

齊雲飛決定以不變應萬變，伸手摸出幾枚銅錢揑在左手中，然後慢慢移動位置。那母狗嗚地一聲怪叫，樹上有四頭狗兒立即向齊雲飛撲去！

齊雲飛左手銅錢先向左邊那頭狗兒拋去，莫看銅錢輕，但在齊雲飛內力的催使下，又快又重，射在黃狗的頭上和身上，只痛得牠彈高了起來，一失重心，摔下樹去。

與此同時，他右手長劍先在一頭黃狗的喉頭抹去，再直臂把劍尖送進第三頭狗兒的咽喉，但第四頭狗已撲至，好個齊雲飛，身子彈開幾尺，左掌一掃，擊在其脊上，將牠拍落地上。

「嗚……」那母狗已爬近，再發一聲嗥叫，樹上剩下來的七八頭巨犬，一齊向齊雲飛撲去。

齊雲飛左手再取一枚銅錢，用力急射其中一頭，正想揮劍殺另一頭，忽然那頭母狗迅疾無比地撲了起來，速度之快，去勢之猛，出人意料！

狗兒若有此本領，牠必已成精！這刹那，齊雲飛心悸之餘，不敢攖其鋒，連忙跳到另一棵樹上，可是一頭

黃狗早已恭候多時，此刻那還客氣，立即直起上身向他撲去。

齊雲飛長劍在外，因來不及回收，雙脚未穩，又不及閃避，急切間只能蹲下身去！

那大黃狗噬不着他，前肢搭在他肩上，下一步當然仍會低頭急噬。電光石火之間，齊雲飛突然挺身而起，狗兒猝不及防，幾乎被拋下去，齊雲飛左手翻起，抓住狗前肢用力一扯。

「嗤！」大黃狗被他拉開，但狗爪却在他肩上添了幾道血槽。同時他自己亦因此失了重心，連人帶狗跌下樹去。

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他人剛跌下去，幾條大狠狗已經撲至，尤其是那條母狗，更是只差一掌之距，便可搭到他的肩膊。

齊雲飛人一落地便將那犬兒壓斃，耳際聞得狗爪爬地的沙沙聲，不敢怠慢，忙不迭挺腰而起，斜飛上另一棵樹，就在此刻，那母狗突然撲下去。

齊雲飛毫不將牠放在心上，蓋由角度及時間上判斷，母狗都不可能沾及自己。不料那母狗突然一挺腰，去勢加快，同時竟能略爲改變方向，一對前爪向齊雲飛肩膊搭去。

齊雲飛背後雖然沒長眼睛，但聞聲知危，突使一個千斤墜，右手長劍反手刺出。但聞一聲怪叫，母狗似乎已經受傷，人狗同時落地。

齊雲飛一落地，剛轉過身去，只見母狗脅下有血漬，行動遲緩，顯然是受了傷，很想上前補一劍，但已被羣犬包圍。他大喝一聲：「你們死期到了！」長劍舞得風雨不透，羣犬不敢迫近，他反而迫過去。

狗兒雖多，但齊雲飛也只殺了兩三頭，其他狗兒見機而動，慢慢退後。忽然一道怪响傳來，羣犬轉身而去，刹那間走得乾乾淨淨。

齊雲飛不敢追趕，他想見的是狗兒的主人，不是狗兒。另外肩上被狗爪弄傷的地方，火辣辣地疼痛，運功試試沒有毒才放心。

俄頃，天已濛濛亮，全眞觀裡傳來一陣陣誦經聲，香烟裊裊，飄了出來。齊雲飛暗問自己：「該不該再進去？」

想了一陣，決定先出林找秦湘生等人，再定行止。他收起長劍，昂然在黑石村內走了兩遍，村人見到他都投來好奇和警惕的目光，只有少女們的目光不一樣！

齊雲飛只望能碰到那位神秘的驅犬怪客，可惜那人即使站在他面前，亦無從知道！他來至村口，見有一個賣豆乳的老頭剛開始做生意，便買了兩碗熱騰騰的豆乳兩條油條，站在攤子前吃，一對眼睛却四處溜。

待他吃飽之後，方見秦湘生、雲深和衛廣民走了過來。雲深一見他肩上有血漬，驚詫地問道：「大俠你跟那些牛鼻子動起手來？」

秦湘生道：「我早說過，那些牛鼻子無一個是好東西，早就該揍！」

「胡說！我是被大狠狗爪傷的！」

衛廣民驚呼一聲：「難道那位驅犬怪客又出現？」齊雲飛乃將經過扼要地述了一次。衛廣民問道：「如今咱們怎辦？還進不進村？」

齊雲飛想了一下，道：「你們且守在此處，只准暗中監視，不可動手，尤其要小心那些狠狗，一見那些狗兒出現，便須立即逃跑！齊某回安陽城辦點事，下午再來找你們！」

三人唯唯受命，齊雲飛遂趕回安陽城，找到雷鳴。「寇靖他們那邊有消息否？」

雷鳴道：「剛才有人來傳令，他們尚在雙橋村待令！」

齊雲飛道：「你召他到古城客棧去，稍候再見！」他先到藥舖裡買了藥膏，再到兵器店買了好些較小型的暗器，然後方回客棧。

到屋內，雷鳴和荊紅英的一名女侍綠葉已在那裡等候，齊雲飛請綠葉替他上藥，邊將昨晚的經過告訴他倆。雷鳴驚喜地道：「看來這黑石村咱們可找對了，待我去通知副幫主，立即帶人攻打！」

「別魯莽！說不定人家早已溜了，你勞師動衆，不更打草驚蛇麼？你們有什麼辦法？」

綠葉道：「大俠，雷大哥說得有理，反正一切均未知悉，守株待兔，說不定反讓敵人逃得更遠！」

齊雲飛想想覺得有理，便說：「也罷，你回去通知寇副幫主夫婦，黃昏前咱們一起進入黑石村，但有一事須先提醒他，那些惡狗不好對付！」

綠葉道：「我回去時順便買些暗器，還有藥物！」

齊雲飛忙告誡她，「不可用毒藥，提防迫對方將毒藥塗在狗爪上，咱們吃虧更大！」

綠葉問道：「大俠還有其他吩咐麼？」

齊雲飛道：「多買幾把刀，宰狗最好用刀，那些使鞭使棍的，都得更換！」綠葉唯唯受命而去，齊雲飛着雷鳴去通知雲深，更喚他回來休息，他自己則盤膝於床，運功調息。

午飯他和雲深在房內吃，雲深午睡，他則出店去城內各地走了一遍，不見有扎眼的武林人士。他獨自一人在酒家裡斟飲，有幾個問題他實在搞不清楚！

全眞觀的永青子是什麼人？與驅狗怪客是否同道？他們與太子失踪是否有關係？

甘泰陽是白道中人，聲譽不壞，他與永青子稔熟，那麼永青子看來並無問題，除非甘泰陽是個「掛羊頭賣狗肉的人」！

司空業此人至今齊雲飛尚未弄清楚他是正是邪！

他和田中郎又怎會攀上關係？又怎會搭上全眞道觀？這裡面有什麼線將他們連在一起？田中郎和司空業在這中間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晚上可能有一場大戰，齊雲飛不敢喝得太多，坐了一陣便回客棧休息，人他不怕，却忌憚那一大批狠狗，尤其是那頭母狗，更令人想起便心頭發毛！

* * *

齊雲飛和雲深在黃昏前趕到黑石村前，過了兩盞茶工夫，寇靖夫婦也率人來了！他們面上都蒙着汗巾。關笛一見到齊雲飛便急不及待地問道：「大哥，那驅犬怪客還在村內麼？小妹眞想會會他！」

秦湘生道：「某勸你還是別打牠們的主意！若碰不上那些惡犬，已是祖先有靈！」

寇靖低聲問道：「齊大俠，咱們如何行動，請您吩咐！既然來了，便不能再拖延！」齊雲飛着雲深留下來引路，自己帶雷鳴、綠葉、秦湘生和衛廣民，繞路由村後進去。

路上衛廣民忍不住問道：「齊大俠，跟你談話的那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齊雲飛不隨意地道：「是男的也好，是女的也好，重要的是他能否替咱們辦事！」忽然心頭一動，續問：「你爲何問此？」

衛廣民不答再問：「令友自何處而來？」

「她就是河南人氏。」

「不，衛某是問她最近去了何處！」

「齊某與她已有年多不見，又怎知道？怎地她犯了王法啦？」

衛廣民乾笑一聲：「衛某覺得她的聲音甚是熟悉，說不定在長安認識的老朋友！」

齊雲飛淡淡地道：「那又如何？如今大家目標一致，可就是朋友！以前的事應擱在一邊。衛爺認爲齊某之見如何？」

一句衛爺聽得衛廣民骨頭都酥軟了，忙道：「齊大俠所言極之有理，衛某贊成之至，說到底，若非爲了朝廷社稷，咱們也未必能做成朋友！」

齊雲飛這才放心，說道：「衛爺果然明理，難怪錦衣衛讓你當隊長！」說着已至村內，村民們見到他們，都露出詫異和驚慌之色，紛紛走避，是以衆人直趨全眞道觀。

到得後山下，齊雲飛一邊着雷鳴到前面打探寇靖等人的消息，邊道：「齊某先上去，你們瞧我手勢行事！」他一路蛇行鼠伏，直至道觀後面，四周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

齊雲飛沉吟一下，毅然翻牆而入，奇怪的是觀內亦不見有人，連香燭油燈也沒點，不由忖道：「莫非他們已經溜掉了？對，一定是由村後溜掉的！」

齊雲飛打開殿門，寇靖等人已至，問道：「大俠，裡面情況如何？」

齊雲飛懊悔地道：「不見一人，料已溜掉。早知該聽綠葉的話，一早來搜索，如今已遲了一步！」

此刻，衛廣民等人亦由後面繞路過來，聞言道：「好歹也得仔細搜索一下！」齊雲飛將人手分成三組，一組負責戒備，兩組搜索，剛開始搜索行動，便聞荊紅英的一個女侍的尖叫聲，齊雲飛吃了一驚，連忙跑過去！

齊雲飛到一列廂房外，只見綠葉花容失色，轉身背着房門，荊紅英比他先到，要進房却被綠葉拉住，荊紅英急性子，不耐煩地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綠葉吞吞吐吐地道：「還是讓大俠進去……那些牛鼻子好生無恥，他們都把……」

齊雲飛走至房門口，把火摺子打亮，抬步進去，火光下，但見炕上倒着幾位道人，下裳都褪下，露出那話兒，齊雲飛心中憤怒，暗罵道：「這些牛鼻子果然無恥！」他走到炕前，正欲出手敎訓他們，忽爾心頭一動，覺得有蹊蹺，再仔細觀察一下，發覺這些道人既不是睡覺，亦非被人用重手法震斃，只是被人封住了昏穴而已！

當下他解開其中一個之穴道，那道人悠悠醒來，一骨碌坐了起來，齊雲飛喝道：「出家人怎地如斯不檢點！還不把袴子穿上！」

那道人轉頭望望兩旁，摸不着頭腦地道：「怎會如此……貧道們昏睡時，可是好好的！」齊雲飛在他肩上拍了一記，他才霍然一醒，忙不迭把袴子穿好，再穿上道袍，又取了被子把師兄弟們蓋上。

齊雲飛問道：「你們爲何會在此時睡覺？」

「敝觀通常午飯後都有一個時辰休息，平常師兄弟們都會午睡，今日不知爲何吃了飯之後，大家都覺得特別睏，是以便立即上床了！也不知是誰惡作劇……」他目光此刻方觸及窗戶，驚叫一聲：「哎唷，天黑啦！」

齊雲飛知道其中有蹊蹺，便把其他五個的穴道也解開，待他們穿着整齊，才讓寇氏夫婦等人進來。

關笛急不及待地問道：「大哥，查清楚了沒有？」

「你這毛躁病，幾時才能改！」齊雲飛轉頭問道：「你們共有十多個師兄弟吧？爲何只見到你們幾個？其他人呢？」

那道人道：「咱們共有二十四位師兄弟，觀內還有兩個伙工，兩個管雜務的，連師父一共是二十九位！早幾天，師父帶了四位師兄下山，其他的都留在觀內，頂多只有一兩個偷偷溜回家去……剛才大家都一起吃飯……嗯，有一半人是睡在東廂，伙工等四個則是睡在後堂。」

寇靖道：「咱們已踏遍全觀，除了這六個人之外，不見有其他人！」

齊雲飛沉吟問道：「你道號什麼？可知觀內是否有暗道通到山下去？」

「貧道法號廣寒子，就貧道所知，觀內並無其他暗道通往別處。」

齊雲飛再問其他五人，亦不知道。關笛怒道：「你們再不招供，姑奶奶可有辦法叫你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六個道人可憐巴巴地哀求道：「咱們眞的不知道，請女施主明鑑！」

齊雲飛續問：「你們認識田中郎及司空業麼？」那六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一齊搖頭。齊雲飛再問：「甘泰陽你們便該認識？」

廣寒子道：「甘大俠咱們倒是認識的，他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與家師是好友，常來敝觀找家師弈棋。」

「最近可有沒有來過？」

廣寒子想了一下，道：「上兩個月來過，最近不見。」

雲深道：「但有人見到他前兩天來過！」那六個道人齊聲說沒有這回事。

齊雲飛乃再問：「永青子帶四名弟子去何處？」

「師父只說要到江南找幾位朋友，須兩個月後才會回來，至於去找什麼朋友既沒有說，咱們亦不敢問。」

「他一去兩個月，能走得開麼？他不在時由誰負責？」

「以前都是由大師兄廣虛子負責，今次由於帶大師兄上道，是以改由三師兄廣元子負責！」廣寒子道：「家師以前亦常下山，最長時間曾有五個月之紀錄。」

寇靖冷笑一聲：「如此說來，你們什麼都不知道了，那麼留着你們尚有何用？」

廣寒子見他語氣不善，忙道：「咱們的確不知道，絕非有意與施主們爲難……未知施主們到底與家師有什麼仇恨？」

關笛道：「副幫主說得對，這些牛鼻子連袴子讓人脫掉也不知道，死了反倒乾淨！待姑奶奶來問你，永青子平常與什麼人來往？」

廣寒子道：「說起來諸位也許不信，家師下山找誰咱們向來不清楚，而上山找他的，除了甘大俠因家在附近之外，只有一位喚『不回頭』的中年漢來找過他。」

關笛怒道：「咱們當然不信！」

荊紅英接口道：「這幾個牛鼻子刁得很，不嚴刑拷問，絕不肯說實話。」

齊雲飛回頭對她哂道：「且慢！」再回頭問廣寒子：「你說的『不回頭』，可是長得瘦瘦矮矮，年約五十左右，長着一撇山羊鬍子的漢子？他來過幾次？」

「正是他！」廣寒子想了一下方道：「他前後來過三四趟，最近這一次是三個月前，一來到便跟師父關在丹房裡，誰也不清楚師父爲何會與他交上朋友，咱們師兄弟看他那副模樣，對他都無好感！」

「最近這趟他來住了幾天？」

廣寒子臉色微微一變，道：「以前都是只住一天便走了，這次却住了三天！」

荊紅英問道：「齊大俠，這不回頭是什麼人？」

「是位名偷！此人雖是小偷，但武功不俗，尤其是輕功更是一絕，可惜只當小偷！」齊雲飛吸了一口氣，道：「但諸位千萬莫小覷他，因爲他還有道義，被他偷過的人，以後便再也不用怕他……」

關笛快口道：「難道他只偷一次？」

「不錯，不管人也好，錢也好，他只偷一次，但手法極之高明，從未失過手。由於被他偷的，他都不再光顧，是以江湖上的朋友稱之爲『不回頭』，眞姓名反而無人記得了！」

羣豪到此方知道原委，但關笛却冷笑道：「出家人與小偷來往，分明不是好東西！」

齊雲飛揮手止住她再說下去，續問：「貴村養了許多狗，是誰養的？這人能夠指揮狗兒，到底是什麼人？與貴觀又有什麼關係？」

那六個道人臉色齊是一變，廣寒子結結巴巴地道：「這人咱們也未見過……因爲他每次出現都蒙着臉，但身材奇矮，像個小孩子，不過聽聲音年紀却已不小……」

關笛罵道：「胡說，難道他能長年累月都蒙着臉麼？你是否本村人？」

「敝觀的弟子大多數都是本村人，只有幾位是鄰村的，那怪人是月餘前方搬來敝村住的，他帶來了四五十隻大狼狗，一至本村，村內的狗兒也都聽他指揮，一不滿意，便令狼狗噬人，村人沒有不怕他的！」

齊雲飛心念電轉，隨口再問：「他住在何處，你知道麼？快帶咱們去！」

廣寒子苦着臉點頭，看來他的確很害怕那位怪客。

齊雲飛把寇靖夫婦和雷鳴、雲深四人留在觀內，其他人都提了兵刃隨六名道士下山。到後山下，齊雲飛方發現秦湘生和衛廣民不在，忙問：「那兩個去了何處？」

綠葉道：「他倆在你上山時，便說有事要走開一下了，還說快則頓飯工夫回來，慢則一個時辰。」

齊雲飛心頭恚怒，暗罵：「這些東西平日作威作福，一有危險便溜之大吉！白拿俸祿！」走着已至日屋頂跌下去的那棟屋子。齊雲飛暗暗冷笑，道：「他的居所若是在裡面，齊雲飛願付一百兩銀子給貴觀！」

廣寒子一聲不吭，推開木門，喊了兩聲，不見有人，便直入內堂，齊雲飛恐他使詐，緊隨其後，至灶房，只見他雙掌推向一堵牆，那牆居然是一道門！

齊雲飛一把將他抓住，道：「且慢，你說未見過其廬山眞面目，他又怎會把此處的秘密告訴你？」

廣寒子道：「這本是貧道家的祖業，小時候在這裡玩慣了的，後來才賣給人家！那矮子一至，又向新主强買下來。」

「好，且再帶路！」

門外是一條窄窄的甬道，廣寒子道：「這甬道外面弄得好像是破茅厠，以掩人耳目，那是家祖當年有點財產，恐引起盜匪垂涎，特地建來防備的！」

言畢已至甬道盡頭，廣寒子忽然停住，低聲道：「他也許仍在裡面！」

「裡面是什麼地方？」齊雲飛側身走到他前面去。

「是一間石屋，但建得十分牢固！」

齊雲飛伸手推不開那道厚木門，於是運上內功猛喝一聲，掌力一吐，那木門「喀嗤」一聲破碎！他恐有人偸襲，雙掌護在胸前，然後小心翼翼走進去。

進門是間放雜物的小室，裡面有許多糠、穀，還有一股淡淡的藥味兒。齊雲飛拉開木門，外面却是座天井。天井很大，但臭氣薰天，火光下，但見地上撒了許多狗屎，如此看來，那怪客果然是住在這裡，那天自己不明「機關」，是以才找不到！

關笛道：「看來咱們來遲了！」當下衆人在石屋裡四處搜索，都找不到人犬，只找到些衣服和飼料。

齊雲飛乃問廣寒子。「今早這人可有去貴觀？」

廣寒子道：「沒有。大清早只聽到觀外有一陣陣震耳的狗吠聲，有師兄弟說要出去看看，但讓三師兄阻擋了！」既然找不到人，衆人又返回全眞觀。

不料秦湘生和衛廣民居然也在，關笛道：「你們兩個不怕死麼？這裡如今尚不安全！」

衛廣民澀聲道：「小姑娘說話沒分沒寸，誰怕死？」

秦湘生道：「咱們有位同僚因受了傷，在此村療養，咱倆去探望他，希望他能探到點消息！」

關笛仍不饒人，緊問一句：「如今探到消息了？」

秦湘生嘆息道：「他被人殺死了！不，是給狗咬死的，身上滿是爪痕和齒痕，死得極慘！」

衛廣民激憤地道：「咱那同僚苗克昌是在他表弟任立書家療傷，他被害死也還罷了，最令人髮指的是任立書一家大小亦都被人殺死了。」

秦湘生接道：「咱們查過，他是今早才被殺的，因爲天亮之後，鄰居有人見到一羣狗衝進他家，那些狗便是『犬魔』所豢養的！村人都稱那驅犬怪客爲犬魔！」

齊雲飛急問：「事後可有人知道犬魔去何處麼？」

「他們不見犬魔，只見到其愛犬，事後那些狗兒向樹後奔去，再也不見回來。」

寇靖插嘴問道：「據說那犬魔又矮又瘦，兩位可曾聽過江湖上有這麼一號人否？」

廣寒子加一句：「犬魔只有四尺高！」

衛廣民脫口道：「那定是侏儒！」

言畢沉思起來，又抬頭問道：「齊大俠足跡遍佈大江南北，可有聞過？」

齊雲飛道：「齊某若知道，尚要問你倆？嗯，咱們找個靜室商量一下吧！」當下留下一些人看守廣寒子六師兄弟，其他人都到東廂一間大房裡面。他首先道：「一連串的情況令人摸不着頭腦，是以任何人可提出任何看法，彼此都對事不對人！」

關笛道：「還是由大哥開個頭！」

齊雲飛沉吟道：「全眞觀的永青子分明是位野心家，而且處心積慮，佈置了許多人和事，犬魔和『不回頭』可能都是其黨羽……」

關笛截口問道：「甘泰陽是不是他黨羽？」

「這個愚兄不敢肯定。」齊雲飛道：「永青子這干人有什麼目的，咱們不知道，太子失踪是否與他們有關，齊某亦不能斷定，諸位有何高見？」

關笛道：「看他們鬼鬼祟祟，行動神神秘秘，太子一定是被他們擄走的！」

齊雲飛沉聲道：「任何見解都可以提出來，但必須講出個道理來。江湖上神神秘秘的人可不少，難道他們都與太子失踪之事有關？」

關笛登時語塞，寇靖道：「寇某覺得這幾個道人可能尚知道點東西，只是懾於永青子的淫威，不敢招供耳，若能再從他們口中搜點東西，則剛才所說的情況便較易判斷！」

關笛悻悻然地道：「大哥君子得很，不肯讓他們吃苦頭，他們有恃無恐，自然不肯招供！」

衛廣民道：「你們不方便動手，不如由咱們兩個試試！」齊雲飛點頭允許。

寇靖道：「且慢！」他輕聲交代了雲深幾句，雲深去後方道：「待寇某把人手撤掉，兩位才見機行事，也許咱們先躲起來，再暗中監視他倆的行動，說不定收穫更大！」

齊雲飛道：「如今什麼辦法都得試。」當下衆人分開匿藏，有人匿在屋脊後，有的匿在承塵上，甚至有人匿在神龕後面。

俄頃，寇靖的手下已撤掉，雲深道：「打擾六位多時，咱們深感愧疚，這錠銀子是咱們頭兒給你們的香油錢，如今咱們走了，若有人問起，請代隱瞞一二！」

廣寒子見他們要走，心頭竊喜，忙不迭答應。雲深又道：「咱們走時，不可出來偸窺！」廣寒子又一個勁地應是。

齊雲飛一早已匿在屋頂上，雲深

離開之後，約莫頓飯工夫，方聽廣寒子道：「十八弟，你出去看看他們走了沒有！」一個年輕的道人立即出去，匆匆在各處看了幾眼，便回去交差。

另一名道人問道：「十三弟，咱們如今怎辦？」

廣寒子苦笑一聲：「小弟也沒了主意……嗯，咱們照常做功課吧！」

「三師兄他們去了何處？」

廣寒子沒好氣地道：「七師兄，你問小弟，小弟又該問誰？總之此事透着蹊蹺！」

十八弟道：「依小弟之見，咱們被人脫去袴子，極可能便是剛才那批人幹的！」

廣寒子沉吟道：「看來未必，他們用不着這樣做！嗯，說不定是三師兄他們幹的！」此言一出，衆皆嘩然。廣寒子冷冷地道：「這有什麼奇怪？試想想，咱們六個是不是較不受師父疼愛？他們要走時，便用迷藥蒙掉咱們，乘機將咱們甩掉！」

那幾個道人想了一下，臉上都現出沮喪之色。十八弟道：「既然人家不要咱們，咱們還留下來做什麼功課？索性散了吧！」

「不可魯莽！」廣寒子道：「萬一師父和師兄們回來，跟咱們算賬，十八弟你認爲會有何結果？」

十八弟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七師兄忽然把嘴附在廣寒子耳邊輕語幾句，只見廣寒子臉色一變，脫口呼道：「眞有此事？」七師兄向他打了個眼色，輕輕點頭。

廣寒子又派了四名師兄弟向四個方向搜索。「你們確定沒有外人，便回來這裡集合！」那四名道人離開之後，七師兄便拉着他向東廂奔過去。

齊雲飛雖不知他們說些什麼，但見他們行動鬼鬼祟祟，心頭一跳，待他倆進了房，便輕輕躍落地上，只見窗上露出燈光，齊雲飛由門隙望進去，見廣寒子和七師兄蹲在炕前在商量什麼。俄頃，只見七師兄雙掌在炕壁上推按，未幾，即聽廣寒子輕啊一聲。

齊雲飛知道已有眉目，便震開木門走進去，廣寒子和七師兄回頭見到他，臉色都變了。齊雲飛含笑道：「不必驚慌，請老實招供，一切便當作什麼也未發生過。」

七師兄苦着臉指指側面道：「這裡有道小門，貧道曾無意中見到二師兄由此鑽進去，而三師兄則替他把風，二師兄鑽進去大半個時辰才出來……是以……估計這裡面可能有蹊蹺。」

「齊某贊成道長的看法，你先鑽進去摸索一下。」

七師兄猶疑了一下，終於鑽了進去，齊雲飛把油燈遞進去。「小心一點，不要弄出聲響來！」

半晌，只聽七師兄道：「裡面有個地洞！」

齊雲飛興奮得心頭怦怦亂跳，回頭道：「請道長到外面打個招呼！」廣寒子唯唯諾諾出去。對着夜空輕聲呼喚。關笛聞說齊雲飛要他們現身，便首先自西廂樑上跳下來，開門出房。

廣寒子忙道：「女俠快請進房！」

「到底有什麼事？」

房內傳來齊雲飛的聲音：「你進來便知道！」這一喝，寇靖等人亦紛紛現身，關笛忙走進西廂。齊雲飛道：「炕裡有個地洞，料廣元子他們必是由此逃跑的！」

關笛急道：「那還不趕快跟踪！」

齊雲飛探頭問道：「可以走下地洞麼？」

「可以，只是洞口狹窄，十分氣悶，貧道試試！」七師兄的聲音，過了半晌又傳出來：「下面有長梯可用……哎，地道很深，看不到底！」最後那一句聲音既小又空洞模糊。

齊雲飛對關笛道：「愚兄先進去，你在此等寇副幫主他們！」言畢鑽了進去，炕內有點氣悶，他內力深厚，即使閉住氣也不打緊，是以立即鑽進地洞，地洞深丈餘。那長梯甚是新淨牢固，看來剛換過不久。

七師兄在前頭向他招手，他沿地道向前走去，地道微微向下傾斜，一直走了四五十丈才平坦起來，背後已傳來關笛的聲音：「大哥，等等小妹！」

齊雲飛只好住脚，只見她和雲深及廣寒子聯袂而至。五人沿着地道前進。地道通氣設備不大好，甚是氣悶，七師兄連忙加速步伐前進。

地道甚是畢直，約莫走了里餘，又向下延伸約莫五十丈方至盡頭，此刻五個人都已一身大汗。齊雲飛排衆而前，伸手在盡頭摸索，只覺入手甚是粗糙冰冷，料是石頭，於是運功用力一推，那石頭被推開幾寸，一股清新的晚風吹了進來，衆人均是精神一振。

齊雲飛再吸一口氣，猛力一推，石頭再移開尺餘，便可供人鑽出去，七師兄一出去，手上的火摺子，便被夜風吹熄。但他已看清楚了周圍的景物，脫口叫道：「這裡是後山！」

火摺子再度點燃，但見前面是片高粱地，齊雲飛忍不住嘆道：「這出口好生隱蔽，難怪他們跑了也無人發現！」

五人出了地道，換了幾口氣之後，便道：「咱們趕快回觀報訊，以免寇副幫主他們擔心！」當下趕回全眞觀，寇靖等人見久無音訊，正忐忑不安，直至見到他們回來才鬆了一口氣。

關笛趕緊將地道裡的情況告訴他們，荆紅英問道：「如今咱們怎辦？」

齊雲飛揮揮手：「咱們先離開這裡，再慢慢商量！」當下衆人魚貫離開全眞觀，一直向山後走去。

路上關笛問道：「齊大哥，咱們去何處？」

（未完・六）



上文提要：溫柔和雷純在六分半堂剪燭談心，却因狄飛驚閃爍的言詞及見到滿地躺卧着狄的部屬而提高警覺，兩人設法逃了出來；在暗巷內雷純為救溫柔慘遭淫徒姦污，此時却遇着剛越獄的張炭及唐寶牛，雷純知兩天內發生的重大變故與父親慘死消息。眾人齊赴紅樓，蘇夢枕已統領了黑白兩道，正設筵席慶祝，王小石、白愁飛已成了蘇之得力助手……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六分半堂

同甘苦安危相助　立重誓手刃仇人

白愁飛瞪了他半晌，才道：「看得透世間事，是智慧；看得透自己，是哲人。你看得清楚而又出得入得，是個了不起的人。但人生在世，爲甚麼要看得那麼透？看得那麼遠？功名富貴，縱是白雲蒼狗，但人生來這麼一遭，當然應該抓住浮華，不讓它溜走。爲甚麼有的人一生下來就大富大貴，簇擁衆呼，爲何你我卻只是凡人一個，呱呱落地的來，默默的活，匆匆的去？總要做出一點事來，才不負大志，不枉這一生。」

王小石慌忙道：「懷有壯志，是件好事，不過這絲毫勉强不得，着緊不得，否則，恐怕爲福者少，爲禍者大。」

白愁飛昂然負手，道：「管它爲福爲禍，人要自己快活便好！」

王小石小心翼翼地道：「那跟惡霸暴徒，又有何區分？」

白愁飛即道：「其實又有何分別？梟雄過得一生，英雄也是這般一輩子，平凡人庸庸碌碌的過，大奸大惡之徒不也一樣的活？多少人一任自身好惡，憑權仗勢，縱恣一生，到頭來不也壽終正寢？雖說善惡到頭終有報，但誰看見報過了？」

王小石被白愁飛的神情嚇了一跳，只說：「既是人生百年，匆匆便過，何必步步爲營，處處爭鋒？自由自在，五湖四海，心自逍遙，不也快活？」

「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拿得到的才算是快活，失去了便是悲哀，成王敗寇，你看雷損的下場如何！」白愁飛憬然道：「便是因爲萬事雲烟忽過，率性而爲，有何不可？千秋功過誰論斷？人都死了，管它流芳還是遺臭！」

王小石抗聲道：「既然百年一瞬，何不做些有意義的事情，足可無枉此生，亦不負大志。」

白愁飛冷然道：「就是因爲如此，人生一世，要做些足以稱快之事，才能在有限的生命裏享有最大的快樂。」

王小石明白他的「快事」，與他心中的看法不一。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王小石本也不想影響白愁飛，可是他不由得憂慮起來：「不過……」正待說下去，就瞥見了唐寶牛、張炭、溫柔、雷純和一老丐走了進來。

王小石一見她們，就很高興的走了過去，說：「你們來了，大家都爲你們揑一把汗。」

溫柔眼圈一紅，正待說話，忽聽張炭嘆了一口氣道：「你們這算是慶功宴？」

王小石一楞，不知如何回答，張炭又道：「你們打勝了，開的是慶功宴，他們打敗的，不知開甚麼宴。」

雷純的嘴角忽然有一絲笑意。這笑意的美麗，令人感到震怖。笑意和震怖本就是兩無相干的事，何況是那麼美麗的笑意，但就如摘花一樣，摘花的人是有情懷的，花朵是美麗的，但摘花的手跟美麗的花朵配在一起，

就成了一種美麗的摧殘。或許雷純的笑意裏正透露着這等訊息。那件事過後，雷純彷彿全身流露這股殘酷的美，美得份外殘酷。

蘇夢枕這時正說：「……可是，在這大喜慶的場合裏，送這玩意來，不大煞風景了些麼？」他微笑着往棺材走去，衆人爲他讓出條路來。

莫北神即道：「但這棺木是龍八太爺送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蘇夢枕用手指撫挲着透雕棺材，俯視着棺板上的彩繪漆案和泥金銀加工繪飾的雲龍鳳翔圖，「雷損敗亡，他的權力地位，也就是我的了，要是我敗了，我也需要一口棺材，八太爺送這口棺材來，實在很夠意思。」

他很少笑，可是此際却保持着一個森寒的笑容，轉向那扇屏風，說：「方侯爺送的屏風，也很有意思，俗語說，大樹好遮蔭，以此爲屏，可以無憂，萬一教人失望，也可以遮遮羞。」至於對那個朱月明送來的轎子，却只深深注上一眼，甚麼話都沒有說。

衆人知道蘇夢枕在開玩笑，都笑開了，忽見一人匆匆而入，正是楊無邪。

楊無邪是個從來都不匆忙的人。

如今他這般惶急，必然是發生了重大事故。

「雷動天率五堂子弟，殺入金風細雨樓來！」

衆皆動容。

* * *

「六分半堂」共有十三堂子弟，而今已有五堂徒衆掠撲過來，顯然局面確不受狄飛驚控制。

——雷動天是六分半堂裏，除了雷損和狄飛驚之外，最棘手的人物。

——雷動天是雷損的死士。

——雷動天果然不服膺狄飛驚的指令。

蘇夢枕神色不變，只道：「他來得好。不知道他過不過得了『無法無天』？」

楊無邪趨近一步，低聲道：「他來得太快了，顏鶴髮、朱小腰他們恐敵不住……」

忽聽樓前一陣騷動，喊殺聲四起，有人叫道：「雷動天來了。」聲音輒然而止，砰地一聲，一人飛掠進來，那是一條精悍瘦漢，混身浴血，但精銳如一把新出的鋼刀。

堂上有百數十人，而且都是各路雄豪，但這瘦漢昂然而入，似乎毫不把這些人放在眼裏。

他身上受了七八處傷，還流着血，可是看他的神態，彷彿這傷是別人的，血也是別人的，與他全無瓜葛一般。

他的眼神很冷靜。

人也很鎮定。

但這樣看去，卻覺得他很憤怒，强烈的怒忿使他反而鎮靜了下來，深仇大恨，是要用血洗的，血海深仇，是要用生命換取的，憤恨反而成了甚不重要、極之次要的事。

衆人又浪分濤裂似的分開一條路，讓蘇夢枕和他直接面對。

蘇夢枕說：「很好，你……」他卻不去看雷動天，目光搜索，瞥見了雷純，和注意到留在她嘴邊一絲美麗殘酷的笑意，他怔了怔，突然大喝一聲。

刀光出，自他袖出乍現。

美如一個艷遇。

棺裂爲二。

血光暴現。

棺內的人悶哼一聲。

人也被斬爲二。

* * *

棺裏的人是師無愧。

* * *

雷純失聲驚呼。

* * *

棺裏的人是師無愧，連雷純也感到震愕。

她絕沒有想到蘇夢枕竟會警覺得那麼快。

她更沒料到棺裏的人竟不是自己的父親！

蘇夢枕的眼卻紅了，一向穩定的手，也震顫起來，他的人也變得搖搖欲墜，但出手仍快如電。

他解開了師無愧被封的穴道。

師無愧的下身已被砍去。

他彆住了一口氣，說了一句：「不關你事，爲我報仇。」

就在這時候，屏風裂開，一人飛射而出，全場都似驟然黯了下來。

這人右手急扣蘇夢枕背後七處要穴，他的手指伸縮吞吐，蘇夢枕霍然回身，刀光如雪花飛起，那人一伸左手，就扣住蘇夢枕的紅袖刀，那隻扣刀的手，只剩下一隻中指，一隻拇指，拇指上還戴着一隻碧眼綠麗的翡翠戒指！

天下沒有人能一出手就扣得住蘇夢枕的刀。

(但這隻手是例外。)

誰挨上他的刀，都得斷指。

(但這隻手只有兩隻手指。)

這隻剩下兩隻手指的手，無疑要比五指齊全都可怕，更難以對付。

那人一招扣住了刀，迎着蘇夢枕，暴雷似的大喝一聲：

「臨兵鬥者皆陣列於前！」

蘇夢枕猶似被迎臉擊中一拳。

這一聲斷喝，猶如一道符咒，一針刺進了他的心窩，把他所有的隱疾，都引發了出來。

* * *

蘇夢枕立即就棄刀。有的刀客，刀在人在，刀亡人亡。蘇夢枕卻不是。刀是刀，人是人。沒有了性命，刀又有何用？

——一刀砍落，對是對，錯是錯。

——一刀砍下去，不過是美麗的頭顱！

可是他砍錯了。

(他砍殺了自己的兄弟。)

(他錯以爲敵人匿伏在棺中！)

這一個打擊，比重傷還使他心亂。

雷損的驚現，他並不震愕，但雷損的斷指所發揮的功效，卻足以令他心驚。

他棄刀，並急退。

他只求緩得一口氣。

(緩得一口氣就可以作出反擊。)

他背後有人。

薛西神。

薛西神立即如一個鐵甲武士，就要迎擊雷損，但莫北神倏地一反手，黑桐油傘尖彈出利刃，全入薛西神背脊的命門穴裏，那是薛西神「鐵布衫」的唯一罩門。

* * *

蘇夢枕是一個從不懷疑自己兄弟的人。

所以他能先雷損而爭取到王小石和白愁飛，這是金風細雨樓在近日激烈的鬥爭中獲取上風的主因之一。

但任何人都難免會犯上錯誤。

蘇夢枕也不例外。

他把親信手下薛西神安排在敵方陣營裏，對手一樣把心腹派到金風細雨樓來卧底，那一次，雖然格殺了古董和花無錯，但更重要的「內奸」，並沒有被掀出來。

他就是莫北神。

莫北神一招得手，那送屏風來的少年人也動了手。

他的手一抖，拔出了劍。

劍仍在他腰畔，他掌中卻無劍。

——明明是沒有劍，可是他的手一揮，刺出七八式劍招，把前來搶救的楊無邪逼退。

楊無邪額前的髮全都散披，狀甚狼狽，怒叱道：「雷媚？」

那少年發出一陣清如銀鈴的朗笑，大堂上至少有一半的「來賓」相繼發動，拔出兵器，剩下的亂作一團，不知道該幫那一邊是好。

楊無邪一眼就看得出來：這大堂上的人，至少有一半是雷媚帶來的高手，他們只聽命於雷媚，而負責守衛金風細雨樓的「無法無天」部隊，也正倒戈相向。

他現在看出來了。

他痛悔剛才並沒有發覺危機。

——事實上，許多危機的可怕就是在它的難以察覺，一旦發生，已無可補救。

楊無邪一面發出緊急號令，調集風雨樓的高手來援，一面全力營救蘇夢枕。

楊無邪一連八次搶攻，都被對方的「劍氣」逼回，這種「無劍之劍」，除了「無劍神劍手」雷媚，天下還有誰？

——雷媚來了！

——雷媚還與莫北神聯了手！

楊無邪連中三劍，血流如注，他只剩下兩個寄望：

(王小石和白愁飛，這兩個新加入金風細雨樓的强助！)

(轎子裏的人，這位多年來一直暗中匡護金風細雨樓的人！)

* * *

王小石和白愁飛本來正與溫柔和雷純談話，大變就猝然發生！

王小石立即回援。

背後急風陡至，那氣勢有如排山倒海。

王小石曾經感受過一次那種壓力。

他決不敢怠慢的壓力。

那是雷動天的「五雷天心」！

五雷一出，天崩地裂。

王小石刀劍齊出，往雷心刺去。

——他堅信：敢於應戰的，不死於戰爭。

他希望憑自己敵住雷動天，而由白愁飛去救蘇夢枕。

可是他又馬上發現了一件事。

白愁飛似乎還沒有出手之意。

一點都沒有。

他只是凝神聚精，盯住場中一樣事物：

那頂轎子！

——聽說裏面有朱月明送來的一名美女的轎子！

(難道白愁飛也是敵方的人，所以他才不出手相助？還是他發現了轎子裏有更可怕的敵人，才蓄勢以待？)

王小石一面苦鬥雷動天，一面苦思着。

由於他心念場中變故，未能專心應敵，所以很快的便落了下風。

就在這時候，「砰」的一聲，轎子裂開，掠出一位古服高冠、神容清癯的老人，長空一閃，已到了雷損身前。

* * *

這人的目的，顯然是要讓蘇夢枕緩一口氣，要敵住雷損的攻勢。

以這人的身手，絕對不在雷動天之下，雷損要以「快慢九字訣」取下他，只怕也非要在一百回合後不可。

所以雷損拔出了他的刀。

刀一在手人便狂。

蘇夢枕已退到王小石處身之地，唐寶牛和張炭乍逢奇變，兩人都要動手，唐寶牛忽一楞，道：「我是金風細雨樓的人，我幫溫柔。」張炭苦笑道：「我是雷純的朋友，我幫六分半堂。」唐寶牛搔搔頭皮道：「難道……我要跟你打起來麼？」張炭嘆道：「不然又如何！」

忽然，他們兩人背後的穴道都已受制。

出手的人是那老乞丐。

老丐突然往臉上一抹，登時現出了他那忍怒含忿的神情，雷純一驚叫道：「『後會有期』。」

他叫出這四個字的時候，別人完全聽不見。

因爲「後會有期」已大吼一聲：

「一言爲定！」

他如大鵬一般撲了過去，那古衣高冠的老人神容一震，現出了絕望的表情。

他迎擊而起，如鶴舞中天，兩人半空交手，落地時已抱在一起，「一言爲定」五官溢血，染紅了花白白的鬍子，「後會有期」卻臉呈死灰，混身的骨節似都碎了，整個軀體也軟綿綿的。

只聽雷損悲聲吼道：「我叫你不要來！六分半堂還需要你！」

「後會有期」慘笑着，一邊笑，嘴角一邊淌着血：「沒甚麼的，六分半堂有這樣的大事，怎能缺了我，我看了你的舞鶴神指，生不如死，不是躲在棺材裏運功相抗，就得在不見天日的牢獄當淒涼王！我跟你是不死不休的！」

「一言爲定」大口大口的喘着氣，勉力道：「沒想到……你着了我的『藕粉』，還能聚此全力一擊，『兵解神功』，果然高明！」

「後會有期」也奮力道：「你的『舞鶴神指』，也使得我生不如死……既然是死，我就是知道你今晚定會來，果然給我等到了，咱們就一齊死……」

「一言爲定」臉容已因痛楚而扭曲：「咱們鬥了數十年，結果……還不是……一起……」聲音已愈漸微弱。

「一言爲定」沒有及時攔阻雷損。

雷損已趁這一輪急攻要立殺蘇夢枕。

蘇夢枕的病毒和腿傷已全被引發，手上已無刀，王小石又爲雷動天所困，楊無邪仍逃不過雷媚的劍網。

就在此際，白影一閃。

白愁飛出手了。

* * *

他攻向雷損。

* * *

王小石幾乎喜得叫出了聲。

精神一來，雷動天的雷勁便制他不住了，連蘇夢枕也神威抖擻起來。

可是白愁飛也沒有成功地解蘇夢枕之危。

因爲雷媚的「劍」，已向他「攻」了過來。

——這「無劍」之「劍」，無疑要比眞刀眞劍，還要險，更加難以應付。

同時間，雷嬌已敵住楊無邪。

* * *

雷損的進攻更加瘋狂了。

他手上的刀，本來就是魔刀。

這十幾年來，他絕少用了，便是因爲刀一在手，人就狂亂，功力倍增，但所作所爲，連自己都難以控制。

但他今天一定要殺蘇夢枕。

——他的一切犧牲，一切忍辱，都是爲求在「死裏求生，敗中求勝」，在極度劣勢下作出起死回生的反擊。

——他要狄飛驚假裝向蘇夢枕投靠，讓蘇夢枕親眼見他兵敗人亡，在勝利中掉以輕心，他便在金風細雨樓的慶功宴上，發動一切佈在敵方的兵力，一舉殲滅金風細雨樓！

——尤其格殺蘇夢枕！

這就是爲甚麼雷純一聽是狄飛驚出賣老父，而在傳言中雷損是死在那口棺材裏，雷純便立即明白：狄飛驚並沒有背叛自己父親，雷損也並沒有死，金風細雨樓危甚矣！

因爲雷損的棺材，便是他的退路，也是他的活路！棺材之下即是隧道，這也就是雷損把與蘇夢枕決戰地點從不動瀑布改爲總堂的內因。雷損不想炸死他自己和狄飛驚，爆炸力也就不能過强！

這秘密當然只有狄飛驚和雷純知道。

雷損卻要求狄飛驚不要來。

他不許狄飛驚參與此役。

他也不通知「後會有期」。

那是因爲他怕萬一失手，六分半堂的狄飛驚和「後會有期」尚在，六分半堂還可以暫時抵抗金風細雨樓的侵蝕。

——他一向懂得如何爲自己準備後路，也曉得爲他自己所寵愛的人留後着。

——他這樣信重狄飛驚，狄飛驚當然不會叛他。

(可是狄飛驚卻背上了叛逆之名。)

(這在狄飛驚心中，決不好受，而且，要比戰死來得不痛快、不榮譽太多太多了。)

——雷損一向審愼，他怕蘇夢枕及時發覺，先下毒手，於是暗中擒下師無愧，置於棺中，暗自潛身入龍八和方應看的禮物裏，然後適時發動了突襲！

——這次他把親信的雷動天和雷媚也帶了出來。

雖然他事先不知道「後會有期」轉折託淒涼王混了進來，而蘇夢枕也爲了安全起見，請動了「一言爲定」，把轎裏的人掉了包。

——這一擊決不能落空。

——這一戰已不能敗！

——不能再敗！

* * *

雷損招招都是殺着！

刀刀都是搶攻。

——只要再一刀，再一刀就能殺掉蘇夢枕……

——殺掉蘇夢枕，這個頭號大敵，只要他在，六分半堂就永無寧日……

他急於要殺蘇夢枕。

因爲這是殺死蘇夢枕的良機。

所以他也造成了別人殺他的良機。

雷媚忽然拔出一把「劍」，那是一支木劍。木劍突然刺入了雷損的背門。

——要不是雷媚，誰可以貼近雷損背後而不使他防患？

——雷媚手中的木劍，比任何利劍更銳利、而且出劍不帶銳風！

雷損中劍，空往前一衝，臉上出現了一種悲酸的神情，可是他手中的刀，並沒有停下來，而且正發威力最大的一招。

蘇夢枕手上無刀。

他接不下這一刀。

但溫柔剛好就在他身邊。

他趁雷損因驟覺背後中劍的一刹間，已閃電般奪過了溫柔手中的「星星刀」，迎着「不應刀」一架。

沒有聲響。

只有星火。

兩把刀一齊脫手飛去。

雷損的攻勢崩潰了。蘇夢枕也捂着心，皺着眉，一條腿已形同廢去，顏鶴髮及時扶持着他。

雷損倚着柱子，他胸襟的血漬正在迅速擴散開來，雷純過來扶他，叫道：「爹……」

他向雷媚吃力地道：「我一向待你不薄？」

雷媚居然點頭，誠摯的說：「是。」

雷損慘然道：「你爲甚麼要這樣做？」

「因爲你奪去我爹的一切，又奪去了我的一切，我原是六分半堂的繼承人，現在只做了你見不得光的妾侍，你待我再好也補償不了，從你拿了原屬於我的一切後，我便立誓要對付你了，」雷媚說，她原是上任六分半堂總堂主雷震的女兒，「何況，我一早已加入金風細雨樓，我就是郭東神。」

「好個郭東神。」雷損痛苦地用手抓住胸襟，一手撫挲着雷純的柔髮，「不過，你終究還是六分半堂的人，我畢竟並沒有死在他人之手。我只奇怪一件事……」

郭東神道：「甚麼事？」

雷損道：「你好好的雷字不姓，卻去姓郭？你好好的六分半堂不跟，卻去跟蘇夢枕？」

「那時我還沒長大，你沒看得我上眼，便下了決殺令，要不是天牢裏郭九誠收留我，我早已在黃泉路上喝飽吃醉了。我姓郭便是這個原故。」郭東神道：「人說雷損身邊的三個女子，都很忠於他，但你逼走了大夫人，也對不起過我，你只剩下你的女兒……如果你不是發兵得太突然，我早就通知蘇公子加以防範了。」

「不過，」雷損忽向蘇夢枕道：「我敗了。」

蘇夢枕慘笑道：「我也勝得很艱苦。」

雷損道：「我是敗者，我求你一件事。」

蘇夢枕道：「你說。」

雷損道：「不要殺我女兒。」

蘇夢枕點頭。

雷損道：「你答應了？」

蘇夢枕道：「我答應你。」

雷損呼了一口氣：「那我就放心了。這幾年來，與你這樣的人爲敵，是一種愉快的感覺。我想，不管你死還是我死，都會很不捨得對方。你說是不是？」

蘇夢枕點頭道：「是的。沒有你，將會是件很寂寞的事。那次你跳入棺裏立刻就死了，我總是覺得很不眞實，所以一直警惕着，但還是大意，差些兒就被你撂倒了。」

「你還是沒有倒，」雷損道：「不過，你有新的好對手了。」

「你是說狄飛驚？」

「除了他，還有誰？」

「他根本沒背棄你？」

「他怎會背叛我？」

「果如我所料，」蘇夢枕淡淡地道：「我本來就沒準備讓他活着。」

「你……」

「如果他沒背叛你，就會對付我，如果他背棄了你，有一天也會背棄我，因爲他不像雷媚一樣，是有報仇雪恨的理由，」蘇夢枕道：「所以，我不會留着這個人的！」

雷損一陣急喘，忽對雷純道：「純兒……」他叫這聲的時候，洋溢着濃烈的父性，嘴裏溢出血來，眼裏也翻着淚花。

雷純悲聲道：「爹！」

「如果你不替我報仇，遠走高飛去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260.00
一年港幣$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289.00
一年港幣$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346.00
一年港幣$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我不恨你……」雷損喘息着道：「假如你要替爹爹報仇……」

忽湊近電純耳邊，說了幾句話，聲音壓得很低，雷純聽着，流着淚，忘了揩拭，只點着頭，忽覺沒了聲息，雷損的頭已垂壓在她肩上，一點力量也無，雷純推了推，叫：「爹。」又推了推，不信地喚：「爹！」然後再推了推，發覺雷損已沒了呼吸，全身都僵硬了，第三聲「爹」，就在喉頭裏，沒叫得出來。

雷損一死，場裏的六分半堂子弟，全失去了鬥志，只求速退，雷動天大吼道：「你們走！」誰也不知他是神威倏發，獨自斷後，還是雷損死了，他便也不打算活了。

蘇夢枕見雷損死了，心中一寬，也不知怎的，彷彿腦裏一下子被抽空了，人也失去了氣力，體內的惡疾，忽又翻湧上來，心頭一陣悲涼，他勉力不去想事情，振聲叫道：「給我留下莫北神，其他的人，放他們走……」

忽覺眼前一黑，咕嚟一聲栽倒，幸而顏鶴髮、朱小腰二人，一左一右攙扶住。

雷動天則仍死守退路，只讓六分半堂的人過去，不許金風細雨樓的人追襲，他身上又多了七八道血痕，但仍凜然不退。莫北神遭受到金風細雨樓楊無邪等全力圍攻，受傷不輕，退至雷動天身旁，「總堂主死了！」他大叫道：「我們走！」

「你走！」雷動天仍在苦戰，「我不走！」

「我們還有狄大堂主！」莫北神狠狠地道：「我們還有另一場戰爭！」

「雷總堂主死了，我活來幹甚麼？」雷動天以一人力拒王小石與白愁飛的合擊，已險象環生，岌岌可危，可是他還嘶聲叱道：「你走吧！」

*　*　*

在離金風細雨樓十數里之外的苦水舖，有一個瀟洒出塵的青年，負手望着金風細雨樓的天際，月漸西沉，他臉上的神情，卻是越來越孤漠。

他身旁有兩個人。

一個是雷滾。

一個是林哥哥。

他們都不敢驚擾他，他已站在那兒很久了，很久很久很久了，臉上悲哀的神情，也隨着時間越來越濃。夜色愈濃，曉色愈近，他的愁色就越深切。

*　*　*

在這苦水舖的廢墟一角，有兩個年輕人，一個是眉清目俊的白衣書生，居然在此驛旅間，面對明月清風吟哦不已，既多愁善感，又悠然自得；另一名薄唇細目，身子也十分瘦削、單薄，卻在縫着衣服，一面微微笑着。

看來，這兩名年輕人相識的。

他們也沒有去理會在破垣前的那三個人。

*　*　*

「上香。」

狄飛驚下令。

已經接近寅初時分了，狄飛驚已經知道他的等待，是毫無結果的了，僅剩下的一絲希望，也如落月般下沉，而且即將消盡在冥冥的蒼穹裏。

林哥哥和雷滾早已備好香案。

林哥哥點燃了一束檀香，遞給雷滾。

雷滾一皺眉，恭恭敬敬的雙手奉給狄飛驚。殘墟裏一時煙霧迷漫。

狄飛驚捧着香，拜了三拜，跪了下來，向天稟道：「總堂主，你不讓我跟你一道去攻打金風細雨樓，我是明白你的心意的，現在已過了丑時，還不見你的旗花訊號，我把六分半堂重兵留在破板門，駐守不動瀑布，不會胡亂出擊的，你放心吧……」

說到這裏，停了半晌，聲音有些哽咽，只聽他又道：「你說過，今晚的突襲，不成功，便成仁，我本來只是六分半堂關大姊部下的一名小將，全仗您的培育，才有今天……這次你帶雷老二孤身犯險，我不能相隨左右，我……」

好一會，他才能接下去：「你在天……要安心，我一定會忍辱負重，伺機再起，重振六分半堂，摧毀金風細雨樓，給您報仇的！」

他徐徐站起，正要把香插到爐上，驀地，身子一陣搖晃，忙用手扶着牆邊，悶哼一聲，目光還是非常銳利而好看，迅速地向林哥哥和雷滾掃了一眼。

「你們？」

林哥哥與雷滾也不過來攙扶，一個點了點頭，一個卻說：「這是『一言爲定』新配製的『藕粉』，加在『迷魂煙』上。」

「很好，」狄飛驚的眼中充滿了悲哀，他向林哥哥道：「是你幹的，我不奇怪，你畢竟是個外姓人……」

他轉過去，用一種悲涼而不屑的眼神盯着雷滾：「你是雷家的子弟，大家都厚待你，你這樣做，我很失望。」

雷滾也不知怎的，明知對方已不能動彈，他心裏頭還是有點發毛，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道：「你不是雷家子弟，總堂主待你不是更好！」

狄飛驚一笑，笑意裏有幾許淒涼孤寞。「你說對了！我狄飛驚今天居然落到你手上，我是辜負了總堂主的厚望，他的確是不該待我這麼好的！」

「你先是背叛總堂主，對蘇公子也立意不誠，」雷滾肯定狄飛驚已失去抵抗能力，而自己又先服下解藥，壯着膽子，叱道：「你這種人，怎不該死？」

「我是六分半堂的人，幹甚麼要對蘇夢枕誠意？」狄飛驚譏誚地道：「假使你是爲了我背叛總堂主而殺我，我現在正是要整頓六分半堂，與金風細雨樓鬥下去，你有甚麼理由殺我？要是爲了蘇夢枕，那你便是六分半堂的

叛徒，你一生盡受六分半堂的恩，卻在生死關頭倒戈相向，你還有面子站在這兒說話？」

雷滾怒極，想要過去給狄飛驚幾記耳光，可是又有些投鼠忌器。

「你還口硬……」他發狠地解開腰上纏的水火雙流星，怒道：「我殺了你！」

在一旁的林哥哥忽道：「蘇公子知道你不會對他忠心效命的，所以在今晚慶功宴前，已下令我們殺了你。」他頓了頓，補充道：「他說：你是人材，但不能用你，只有殺了；他也不想拿下你，因爲，他怕見到你，便不忍心下手。」

狄飛驚笑了：「所以你們便就地處決？」

林哥哥沉聲道：「你把部屬留在不動瀑布和破板門，人卻到苦水舖來行險守望，實在是不智之擧。」

狄飛驚點點頭道：「你說的對。我以爲萬一總堂主發出火箭號令，我可以提早些趕到……沒想到卻讓你們有機可乘。」

林哥哥道：「雷五哥是被薛西神和白愁飛制服過，他知道六分半堂已垮定了，所以轉而向我們投誠。」

狄飛驚鎮定地望着他，道：「你呢？」

林哥哥拔出匕首，道：「我一早已是金風細雨樓的人了。」

狄飛驚長吸了一口氣，但見他四肢發軟，功力仍無法恢復，嘆道：「難怪你私下放了雷純和溫柔，還毒死了看守的兄弟。」

林哥哥一震道：「你猜的對！」

「可惜對得太遲了！」狄飛驚一手扶住殘垣，吃力地伸出了手，艱苦地道：「你把匕首給我，我自己了斷。」

林哥哥一陣猶豫。

「在六分半堂，我待你一向不薄，」狄飛驚道：「這是我臨死前，最後一個要求，也是我唯一的一個要求。」

雷滾吼道：「讓我殺了他——」揮舞雙流星，便要擊出。

「不。」林哥哥動容地遞出了匕首，制止道：「讓他自刎吧！」

忽聽一個聲音道：「你說，自殺好還是被人殺好？」

另外一個聲音說：「兩樣都不好。」

第一個清朗文雅的語音道：「都不好？」

第二個冷冷沉沉的語音說：「我看殺人最好。」

林哥哥瞳孔收縮。

他明白有人要插手這件事。

——他們選擇在此處殺掉狄飛驚，好處是不愁狄飛驚的手下來救，但壞處也一樣，萬一他們失利，也無人來援。

雷滾已按捺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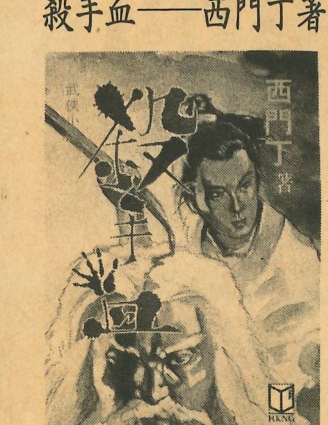
他率先發動。

林哥哥當然也不阻止他發動。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殺手血——西門丁著

雙龍闖關——西門丁著



天蘭——馮嘉著

每本港幣$15.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星島中心有售。

H.K.N.G.

——他也要看一看來人的身手如何？

（何況，他自己清楚，以武功論武功，他還遠遠不如雷滾呢！）

雷滾的「水火雙流星」，水流星急地打那白衣書生。

白衣書生身形一閃，瀟洒利落，那流星鎚便落了空。

狄飛驚忽道：「好箇『白駒過隙』身法！」卻見雷滾原先似攻向那縫衣服的人的火流星，突如奇來的一折，又攻向那白衣書生！

只聽白衣書生大叫一聲：「我的媽呀！可眞要殺人不成！」手中扇子，突然展開，一開一闔間，已夾住了流星鎚。

這次到林哥哥失聲叫道：「『晴方好』！」一扇日月晴方好！」

一面叫着，手上匕首炸出寒芒。

雷滾的火流星雖被扣住，但水流星又兜了回來，他居然不攻白衣書生，轉而飛擊那縫衣服的漢子。

這一方面是他勇悍之處，另一方面，他這也是攻魏救趙，假如這縫衣漢子不會武功，那白衣書生就得先來救他，要救他便得先放了火流星；假如這縫衣漢子會武功，必爲對方强助，不如先一步殺了！

可是，他沒想到結果會是這樣！

那縫衣漢子不閃，也不避。

漢子繼續縫衣。

當水流星挾雷霆之威擊到的時候，他忽然以折花般的手一抄，挑線般的指一挾，咬針綫頭般的皓齒一切，喀的一聲，水流星的鐵鍊串子，立即就斷了。

雷滾大喝一聲，似要拚命，卻突然連火流星都放了手，飛掠而起，沒命似的飛逃。

林哥哥手上精芒一閃，飛刺狄飛驚！

狄飛驚的身形倏然動了。

一動，迅疾無比。

他一手奪過林哥哥手上的匕首，飛擲而出，同時連封林哥哥身上七處穴道，再看時，那匕首已將半空中的雷滾貫胸而過。

雷滾半聲慘嚎，跌落地上。

縫衣漢子兀自縫衣。

白衣書生卻看得眼花撩亂：

「你……原來你沒給那迷魂香……」

「今晚我在這兒，除了要等候總堂主號令，或是拜祭他在天之靈外，還要弄清楚，誰才是最後一批六分半堂的心腹大患；」狄飛驚冷冷地道：「雷滾吃裏扒外，死有餘辜，留不得，這人卻留着有用。」他指一指癱瘓在地上的林哥哥。

白衣書生伸了伸舌頭，道：「看來，所謂京城名都的鬥爭，恐怕要比江湖上更厲害。」

狄飛驚恭恭敬敬道：「敢情兩位不是城裏的人，請教高姓大名。」

「我叫方恨少，我是來這兒找義兄唐寶牛的；」他笑嘻嘻的道：「我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六分半堂大堂主狄飛驚。」

那縫衣漢子卻沒開口。

狄飛驚上前一步，長揖道：「請教。」

那漢子還是專心的縫着衣服，好一會，忽爾抬頭，微微一笑，狄飛驚靈光一現，忽然想起了一個傳說中的人，道：「閣下就是『天衣有縫』？」

那漢子依舊帶一點呆氣的笑着，但終於開了口：「是溫大人派我來京找小姐的。」

狄飛驚心忖：莫非是總堂主英靈保祐，讓我得此强助，早日雪恨復仇麼！當下誠懇地道：「兩位，我們今日雖是初見，但兩位在狄某危殆時出手相助，想必是俠義中人，狄某有一個不情之請……」

方恨少奇道：「禮下於人，必有所求，你貴爲當今六分半堂領袖，卻有求於我們這兩個初到貴境，又窮又餓又倒霉的人？卻不知爲的是甚麼事？」

狄飛驚正色道：「兩位義名俠風，我已仰儀，我求二位助我六分半堂，早日收回失地，對抗金風細雨樓，今日安危相仗，他年甘苦共嘗。」

「只要我的兄弟不反對，那也是件好玩的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義所當爲。」

方恨少笑了：「你說話也眞動聽。」

縫衣服的漢子瞇了瞇眼，道：「你忘了一件事。」

他近乎木訥地笑了笑，又道：「溫大人本來就是雷總堂主的摯交，當年曾患難相共過，這次他聽說溫小姐到北京城來助她的大師兄蘇夢枕，便是要我把她請回去。」

狄飛驚喜道：「那你們是答應了？」

三人一齊步出廢墟的時候，不知怎麼，都昇起了一種壯烈的感覺，彷彿有大事要做，有大事可爲。

狄飛驚心中懸念：不知身陷於「金風細雨樓」的總堂主和弟兄們如何？扭頭只見西沉消殘的一鈎銀月，心中即立下重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打倒金風細雨樓，殺死蘇夢枕，爲雷損報仇！

他們卻不知道，這時候他們自苦水舖的廢墟走出來，聯袂一起，心裏的感覺，跟三天前，王小石和白愁飛初遇蘇夢枕，其實是非常近似。

非常的近似。

（本篇完，請看續集「金風細雨樓」）



上文提要：夏蘋和鐵陀行者將方瑟放入洞中，夏蘋用本身眞元助方瑟行功，將他吃下的半棵千年人參導氣通脈，因爲需時頗長，由鐵陀行者在洞外護法，而九大兇人之中的白蛇娘子、金笛書生等人先後發現鐵陀行者，雙方打鬥，另一方面血影人魔已找到洞口，幸方瑟已醒來，對付血魔，夏蘋則轉出洞外，協助鐵陀行者拒敵……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可飛·圖

紫電青霜

收伏羣魔　遁跡泉林

夏蘋的功力雖然得自般若神僧的眞傳，又有半枝千年參王的增功益氣。

但究竟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也怕人多，三十招下來，已是微微見汗，呼吸不勻，鐵陀行者又是久鬥乏力，帶傷之身，勉强擋住一面，但已軟弱無力。

金笛書生陰陰一笑，他不找强有力的夏蘋動手，却專門向力有未逮的鐵陀行者施出殺手。

但聽他陰沉沉的一聲厲喝道：「老小子！倒下！」

金笛寒光一抖之中，認定鐵陀行者的中庭大穴點去，快似追風閃電，銳不可當。

鐵陀行者已聲嘶力竭，悶哼一聲，橫刀欲格。

就在此時，霸天魔刀的大砍刀夾肩帶臂削到。

賀子龍的判官筆接踵而至。

夏蘋百忙中大喊道：「大師！小心！」

但石破天驚的一聲慘叫，刺耳驚魂，聲震長空。

漠北雙凶怪笑連聲，梟吼震天。

夏蘋一面揮動長鞭，一面瞄向苦鬥的鐵陀行者。

但見他左肩胛之上插隻「追魂釘」，鮮血不斷湧出，整個人已搖搖欲倒，慘狀自不忍睹。接着，雙凶之一的賀子虎冷笑叫道：「臭要飯的，這是爺爺看得起你，才賞你一枝成名的暗器！哈哈哈……味道如何！」

鐵陀行者咬牙喝道：「佛爺與你拚了！」

「哈哈哈……」賀子龍怪笑聲中，抖手又發出一根追魂釘，狠嗥一般吼道：「試試我兄弟倆的那一個好受！」

「啊！」短促的悶哼！刺耳驚魂，悶哼聲中鐵陀行者再也站不住脚，「咕咚！」翻身跌在當地。

夏蘋一見，心如刀割，揚鞭猛掃，硬把白蛇娘子逼退，彈身電射，振起左手的匕首，刺向正待撲向鐵陀行者的賀子龍！嬌呼道：「魔頭大膽！」

不料，霸天魔刀手中大砍刀一橫，搶在前面，暴吼聲道：「那裡走！」

這魔頭力大刀沉，刀未到，一股襲人的勁風已逼得人透不過氣來。

夏蘋顧不得救人，長鞭猛掃地面，借力倒退丈餘，驚險讓過一刀。

就在此時，賀氏雙凶的判官筆，已指向倒地的鐵陀行者。

千鈞一髮之際，長嘯隨之而起。

藍晶晶寒光一道，狂捲而至，方瑟人到劍到，沉聲喝道：「大膽！」

嗆啷！賀子龍頓覺手上一震，眼前發花，藍光過處，自己的判官筆被從中削去半截。

他嚇出一身冷汗，厲叫了聲：「不好！」

渾身倒退丈外，才看清方瑟手執軟劍，含怒岳立當場，雙目含威，懾人心魂。

他看清之後，不由勃然大怒，雷吼道：「原來是你這小子！」

方瑟在九大凶人之中，首先見面的，就是漠北雙凶，他記起在嘉興府雙凶對恩師龔江的那副凶狠之像，不可一世仗勢凌人的神氣，不由怒火中燒，忍無可忍，怒極忍笑道：「雙凶！你們諒必還記得鐵匠舖裡的小夥計吧！」

他勾起了舊時的仇恨，也想起了龔江的慘死。

賀子虎哈哈一笑道：「小鬼頭！爺們要收你做徒弟，你却無福消受，今日要來送死，眞是你的命該如此！」

賀子龍的判官筆被削，怒不可遏，一探手掏出了支追魂釘，冷笑道：「娃兒！這是你親手送來的，暫時先還你一枝！」

咻……

寒芒如星飛丸瀉，直撲方瑟面門。

方瑟冷冷一笑道：「破銅爛鐵，去！」

短促的朗聲一喝，揮劍迎着快如星芒的追魂釘削去！

「錚！」

輕脆一响火星四濺，精鋼細打的追魂釘，不但被削成兩截，而且飛出十餘丈之外，落向山窪之中。

追魂釘乃是漠北雙凶成名的歹毒暗器，在雙凶來講，可算是招無虛發。

如今竟被方瑟一劍削斷，不由勃然大怒。

他兄弟雙雙互相招呼了一聲：「上！」

左右分進，兩人如餓虎一般，分向方瑟撲去。

方瑟怒火正熾，朗聲道：「送死的來了！」

藍光如電，軟劍刷刷，一招左右逢源，迎着雙凶，連削帶砍，一招兩式，分取二人！

劍鋒未到，勁風已至。

「啊！」

雙凶做夢也想不到當年的小鐵匠會有這樣深的內功，這樣大的修爲。

兩人不約而同，各自閃出丈餘。

賀子龍又驚又奇，喝道：「你是小鐵匠方瑟？」

方瑟朗聲道：「怎麼？不認識了嗎？」

賀子虎也道：「怪哉！他……」

方瑟一心要爲師報仇，脚下緩緩而前，沉聲道：「雙凶！你們當年的威風那裡去了！今天少俠要你們還一個公道！」

說時，橫劍一揚，一招三式，分取兩人。

漠北雙凶心膽俱裂。

他們從來沒見過這等凌厲的劍招，只覺寒芒一片，令人睜不開眼睛，慢說是應招化解了！

就在閃電不及，意念未轉之際，但覺寒風一掠而過，接着頭頂上一涼，又聽方瑟喝道：「着！」

空中亂髮飛舞。

方瑟仰天朗笑道：「雙凶！先剃了你們的頭髮，好讓你們回心向善皈依贖罪！」

漠北雙凶不約而同伸手觸摸頭頂。

敢情兩人的髮髻，全被方瑟削去，不由嚇出一身冷汗，雙目失神，倒退不迭。

方瑟冷笑道：「要想走，怕沒那麼容易！」

他振腕抖劍，勁風有聲。

不料，賀子龍已退到重傷倒地的鐵陀行者身前，忽然一翻腕，手上的半截判官筆已抵上了鐵陀行者的心窩，狂叫道：「方瑟！你再進半步老子就毀了他！」

方瑟意料不到他有此一着，不由一頓，沉聲道：「賀子龍！你要臉不要臉！」

賀子龍一見方瑟果然停步不前，不由得意的道：「一命換一命，有力使力，有智使智！」

方瑟大喝道：「呸！虧你是成名立萬的黑道！」

賀子龍抵在鐵陀行者心口中庭大穴的判官筆虛虛一晃道：「閑話少說！叫那夏蘋住手，咱們要好好的談談！」

方瑟喝道：「有甚麼好談的！」

賀子龍得理不饒人，也冷聲喝道：「快叫她住手！賀爺爺的脾氣是說一不二！」

原來，此刻夏蘋一根長鞭一柄匕首，正與金笛書生蛇娘子霸天魔刀纏鬥得難解難分。

三凶雖然攻勢凌厲，無奈夏蘋既服食了半枝千年參王，又經過般若神僧的指點，鞭招如蒼龍出海，匕首如猛虎下山，一時與三凶殺了個軒輊不分。

方瑟一見鐵陀行者落在賀子龍手下，只好收起軟劍，朗聲叫道：「蘋姐姐，暫且住手！」

夏蘋一聽，振臂猛掃一鞭，彈身到了方瑟身前，嬌聲道：「怎麼啦！」

「妳看！」方瑟指着地上的鐵陀行者，又道：「想不到雙凶竟這等無恥！」

夏蘋的秀眉一掀，振動匕首怒道：「雙凶！你們……」

賀子龍冷冷的道：「閑話休講！咱們談談正事！」

說時大聲道：「四哥！喏！想不到這個臭叫化子的半條命，還值一枝千年參王！」

霸天魔刀雷吼道：「老八！這話怎麼講？」

金笛書生已聽出漠北雙凶話中之意，冷冷一笑道：「還是老八兄弟有辦法！」

白蛇娘子也明白，她浪聲一笑道

：「那就與他們換吧！」

此時，重傷倒地的鐵陀行者咬牙叫道：「方公子！別爲了我受他們的威脅，我的一條命算不了甚麼！」

「他媽的！」賀子虎一脚踢在鐵陀行者的肩頭，厲聲喝道：「叫化子！你找死！」

金笛書生陰陽怪氣的道：「老八！不要難爲了鐵陀大師！咱們有話好商量！慢慢的談！」

那股陰兮兮的味道，十分得意，也十分陰險狡詐。

在他的意思之中，地上的鐵陀行者，就是勒索千年參王的人質。

因此，他邁步向前，冲着方瑟一笑道：「咱們可是老朋友……」

「呸！」方瑟沒好氣的道：「少套交情！打算怎樣？」

金笛書生的白臉微紅道：「不打算怎麼樣，要找你談談條件！」

「條件？」方瑟一愣道：「甚麼條件？」

金笛書生瞧着夏蘋道：「聽說她帶了一枝千年參王進了泰山？」

方瑟尚未答言，夏蘋十分俏皮的道：「沒有一支，半支倒是有的！」

霸天魔刀雷吼連天道：「小妞！少耍花腔，老子不聽這一套！」

夏蘋朗聲喝叱道：「老魔頭，少倚老賣老！姑娘更不吃你那一套！」

白蛇娘子冷兮兮的道：「半支也好！爲何只有半支了呢？」

夏蘋爽朗的道：「那半支本姑娘吃下去了！怎麼樣？」

羣魔不由面面相覷，十隻貪婪的眼睛，一齊注視着夏蘋。

他們又羨慕，又妬嫉，想不到武林矚目的千年參王，竟被夏蘋已吃去半支，而正邪兩途，黑白兩道的數以千計的武林人士，還在盲目的拚命尋找，以性命來用盡心思的你爭我奪！

霸天魔刀似乎不信的叫道：「一派胡言！」

夏蘋微笑道：「我爲甚麼要胡言，姑娘這根長鞭，不是已告訴了你嗎？」

金笛書生不由微微頷首，回頭對白蛇娘子道：「六姐！這小妞要沒吃下半截參王，不會有這麼快的進境！」

白蛇娘子也覺不錯，冷冷的道：「算她有這份口福！問問她那帶來的半截呢？」

金笛書生嘆了口無可奈何的長氣道：「我們相信你吃了半支！現在我們有點小小的條件，不知你覺得如何？」

他故意裝得文縐縐的，酸氣冲天，一派斯文的架子！

夏蘋皺着眉頭道：「條件？甚麼條件？」

金笛書生指着奄奄一息的鐵陀行者道：「他是你們一夥的？」

方瑟感於鐵陀行者的幾次相救之恩，忙道：「不錯！誰敢動他一根汗毛，今天休想下得了這座觀日峯！」

金笛書生陰森的一笑道：「我們正是不想動他一根汗毛，所以才……嘿嘿！才找你們打一個商量！」

夏蘋早已聽出他的話來，忙道：「你要以鐵陀大師的性命，來換取我另外的半截千年參王嗎？」

白蛇娘子笑着道：「算你聰敏，一猜就着！」

「做夢！」夏蘋含怒道：「那另外半截參王早……」

方瑟忙不迭的接着冷冷一笑，拍拍自己肚皮上的腰袋，朗聲道：「喏！就在這裡！」

白蛇娘子、霸天魔刀、金笛書生，三個人不約而同全都圍攏上來。

漠北雙凶大聲道：「各位！不要忘了這兒的有鐵陀行者！」

方瑟朗聲道：「對！想要半截參王，先要答應兩個條件，第一先把鐵陀大師交給夏蘋姑娘！」

霸天魔刀喝道：「還有呢？」

方瑟抖了手上的軟劍道：「第二要勝了在下手中這支軟劍！」

霸天魔刀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容易！容易！」

他覺得方瑟縱然有出奇的本領，三五招奇特的劍術，也斷難逃出自己的神力魔力。

至於把鐵陀行者交出來，更是無關緊要的事。

因此，大吼道：「小娃兒！老子全依你，你可不能說話不算話！」

方瑟沉聲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好！一言爲定！」霸天魔刀回頭向漠北雙凶喝道：「老八！把那臭叫化子交給小妞！」

賀子龍冷哼道：「小心他耍花樣！」

「料他也跑不脫！」霸天魔刀的大砍刀一橫，喝道：「交給他！」

賀子龍判官筆微振疾收，一手拉起已呈暈迷狀態的鐵陀行者，向夏蘋身前一推，森冷的道：「喏！交給妳！」

白蛇娘子向方瑟道：「姓方的！現在該交出來了吧！」

方瑟又拍拍肚子道：「就在這裡，誰有種就來拿！」

霸天魔刀大吼道：「拿出來！」

「哈哈哈哈……」

方瑟仰天長笑，他的笑聲震得羣山迴響歷久不絕，一股令人吃驚的內力，使在場羣魔全是一驚。

金笛書生喝道：「笑甚麼？」

方瑟頓時把臉色一沉道：「在下已吃進肚子，教我如何再拿出來！」

「啊！」霸天魔刀雷吼了聲：「你小子找死！」

方瑟淡然一笑道：「不一定是誰找死！說不定……」

他把語音拖長，同時目光如電，掃視在場的羣魔一週，咬着牙道：「說不定你們全都有份！」

「看刀！」霸天魔刀含怒而發，大

砍刀劈頭蓋臉的硬削下來！

「來得好！」方瑟軟劍一晃，讓開來勢，紫電青霜劍法展開，一招九式，分取三凶！

一代絕學，果然驚人。

但見藍陰陰的一派寒光，頓時化成一個丈來大小的光芒，分不出是人是劍。

白蛇娘子連退幾步，揚袖發出她那獨門的青竹蛇！

咻……

劍光劃空而過，頓時腥風隨起。

一條七寸來長的「青竹蛇」，竟斷成八截，夾着腥氣撲鼻的蛇血，洒得衆人各自抽身不迭。

金笛書生一枝金笛，舞得刺耳有聲。

漠北雙凶也揚起各人的半截判官筆，搶上前來，捨命而爲。

論功力，還是霸天魔刀的大砍刀來勢最凶，因爲他在盛怒之下，全力進擊，勢如怒濤澎湃，驚濤拍岸，綿綿不絕，帶起陣陣風聲，煞是驚人。

加之大砍刀異常沉重，方瑟也不肯冒然的用軟劍去接架。

一時，觀日峯頭刀光劍影叮噹有聲，加上喝叱連連，震耳驚魂。

方瑟居然在四凶五人之中，如同一道藍虹，忽起忽落，忽進忽退，又像一條游龍，在寒光之中奔騰躍跳，不時發出長嘯之聲，四谷響應。

足有半盞熱茶時分。

突然，一道紅影暴射而起。

血影人魔大喝一聲道：「住手！」

人影乍合即分。

羣凶固然一躍而退，方瑟也不由收劍岳立，對着才到的血影人魔冷笑道：「手下敗兵之將，還想再來領死嗎？」

血影人魔的一張紅臉更加紅得發紫。

敢情他在山洞之中已是方瑟劍底游魂，他下意識的摸摸左邊被削去的一大束紅髮，厲聲道：「小輩！爺爺一時大意……」

「哈哈……」方瑟更加笑不可仰的道：「少向自己臉上貼金，甚麼叫一時大意！不服的，少俠我還在這裡！」

「呸！」血影人魔啐了一聲，不理會方瑟，却搭訕着對其餘諸凶道：「這小子就是方剛的兒子，李老大挖空了心思想找他……」

霸天魔刀不知死活的道：「咱們把他捉了送給李老大……」

血影人魔的一雙怪眼連連眨動不已，低聲道：「你辦得到嗎？」

說完，他不管其餘諸凶，却向方瑟道：「姓方的，老夫因爲與李老大有紫金山之約，有種的中秋節晚上到紫金山，老夫等着你！」

他說完了「下台階」的大話，也不再向羣凶打招呼，一頓脚，紅影一掠射起五丈，已穿出觀日峯的懸岩，轉眼已在十丈左右。

這老魔的一身血影魔功，果然快如飛矢！

金笛書生一見血影人魔乘機溜走，心想：「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他對着白蛇娘子一施眼色，也道：「對！李老大要捉的人，咱們替他捉了他反而不高興！嘿嘿嘿……」

他冷笑了一陣，臉上微微發紅，又道：「姓方的，中秋節之夜，紫金山見！恕我此刻不奉陪了！」

語落，他與白蛇娘子雙雙而起，也向峯下射去！

霸天魔刀是離不開白蛇娘子的。

他吼聲如雷道：「羅詩！你怎麼把她也帶走了！」

吼聲之中，啣尾追去。

觀日峯上，只剩了漠北雙凶弟兄二人了。

他二人互望了一眼，正待開溜……

「哈哈哈……」方瑟打了個哈哈，忽然目凝殺氣，臉如嚴霜，振腕抖劍喝道：「雙凶！在下未出道之際，第一個碰見的凶人，就是你弟兄二人！」

賀子龍的臉色大變，色厲內荏的吼道：「你要怎樣！」

方瑟怒火如焚道：「我要你們橫屍七步血染觀日峯！」

漠北雙凶同時一震，弟兄二人立刻湊在一起，手中各自取出一根追魂釘來！

方瑟咬牙道：「你們還想作惡嗎？」

「照打！」漠北雙凶肩頭一靠，追魂釘同時出手，夾着破風之聲快如閃電！

藍光一掠，「叮！叮！」兩聲脆聲。

追魂釘斷成四截，接着……

「啊！」

「噢！」

刺耳驚魂的兩聲慘叫，令人毛髮倒豎，不寒而慄。

漠北雙凶同時身首異處，兩顆斗大的腦袋，帶着一陣血雨，咕咚咚，滾出兩三丈之外。

一代凶人，就此了結了一生的罪惡。

方瑟劈了漠北雙凶，一腔怒火稍息。

他緩步向正在爲鐵陀行者施功療傷的夏蘋走去，一面道：「蘋姐姐！鐵陀大師的傷勢如何？」

夏蘋皺起眉頭道：「十分嚴重！」

但見鐵陀行者的雙目緊閉，牙關咬着，臉上如同白紙一般，口角滲着絲絲血跡。

方瑟不由劍眉緊皺道：「我也來爲他施功！」

說着，探手也按上鐵陀行者的命脈。

他與夏蘋二人合起來，就是一枝千年參王的力量。

果然，鐵陀行者嘴角微動，雙目

似開還閉。

片刻……鐵陀行者已雙頰微紅，他的兩眼微微睜開，不由掉下兩滴淚來。

很吃力的道：「不用了，我已被賀……子……龍……點斷……了……心……中庭……」

方瑟不由大驚道：「賀子龍點了你的中庭死穴！」

中庭大穴，乃是人的心臟所繫，一旦被人點了，大羅神仙也不能起死回生！

夏蘋不由咬牙道：「原來賀子龍放他的時候做了手脚！」

方瑟雙目怒視着賀氏兄弟的屍體道：「眞是死有餘辜！」

鐵陀行者掙扎着道：「我……死……不足惜……總算找到……小恩……公……你……你了！」

方瑟不由滴下感動的淚道：「大師！你幾次三番的替我代罪！實在……」

正是，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想起鐵陀行者的幾次捨身相救之恩，方瑟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悽！

鐵陀行者又咯出一口鮮血，十分微弱的道：「老太師……已得到了太陽……哇！哇！」

他連吐兩口鮮血，說不下去了！

夏蘋叫道：「你是說老太師已得到太陽眞解是不是？」

方瑟不由心中大震，暗想：「老太師是誰？是我爹？他沒有死？」

鐵陀行者不能說話，連連吃力的點頭！

夏蘋道：「這事我已知道，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鐵陀行者喘息已急，出氣的多，吸氣的少，却勉强的道：「小……恩公……到……揮旗……山……金……金……獅……寨……」

方瑟大急道：「你要找到揮旗山？金獅寨？是不是？」

鐵陀行者點了一下頭，又道：「老……太……師……想……想你……」

方瑟也不由嗚咽起來，嘶啞着嗓子道：「老太師……我爹在金獅寨？」

「咯！」鐵陀行者喉嚨內「咯」了一聲，掙扎着大聲道：「是！哇！哇……咯！」

他連吐了兩口鮮血，咽喉裡一响，人已垂頭掙脫了夏蘋的手，斷了最後一絲游氣。

就在此時，咻！一聲破風之聲，接着衣袂微震，由觀日峯下疾射而起。

方瑟只顧傷心，尙自未覺。

夏蘋吃驚道：「不好！有人！」

但是已晚了多時，只見一黑一白的影子，只剩了手掌大小，風馳電閃向外撲去。

方瑟不由道：「糟了！糟了！」

夏蘋道：「你是說那兩個人？」

「可不是嗎？」方瑟道：「毒殭屍與鬼斧神鞭！」

夏蘋也豁然大悟道：「對！除了他倆沒有別人！你說糟了是……」

方瑟焦急的道：「適才的話被他這兩個凶煞聽去了！」

「對！」夏蘋也紅着臉道：「我太大意了！可是……」

方瑟急道：「他兩人一定是趕向揮旗山金獅寨，我爹不就痲煩了嗎？」

「可是……」夏蘋略一沉吟道：「老伯已練成了太陽眞解，兩個毛賊恐怕也是去送死而已！」

「不！」方瑟是父子天性，接着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些魔頭鬼計多端，我得趕去！」

「也好！」夏蘋說了也好二字，一雙明媚柔情的眸子，瞟着方瑟，桃腮如火，含羞不語。

方瑟只顧拿起半截判官筆，在掘着土坑。

片刻，已掘成一個墓穴，把鐵陀行者的屍體放下去掩埋起來！

夏蘋只等他埋妥，才道：「你要到揮旗山金獅寨？」

「呃！」方瑟應了一聲，撣了撣身上的泥土，一面道：「我放心不下！再說，自我懂事以來，還沒見過我爹！也該去叩拜他老人家！」

夏蘋聽他說完，不由鼓起小嘴道：「怎麼？你完全不提我的事？」

「您！」方瑟楞了楞道：「您的什麼事？」

夏蘋十分委屈，哀怨的道：「你去揮旗山金獅寨！我呢？」

「哦！哈哈哈！」方瑟不由笑道：「我當是什麼事！您自然是跟我一起去呀！一路上有個伴！那該多好，這還用問嗎？」

「呸！」夏蘋不由回嗔作喜，嬌啐了一聲，拋了個含情脈脈的眼神，嬌叱道：「走！」

她率先而起，認定揮旗山的方向疾馳而去。

「咦！」方瑟起意在後，大叫道：「蘋姐姐！等等我呀！」

一紫一藍的身形，如同流星趕月，掠過羣山叢樹，片刻之際，已併在一起，平行的兩道飛虹似的，穿出了東嶽名山。

* * *

揮旗山是大別山的餘脈，在豫鄂皖的邊區。

峯頭不高，但秀麗絕倫！叢樹叠翠小溪帶繞的山麓，有一片全是松樹的山坡，正是金獅寨的舊址。

金獅寨已是遺跡，此時，蓋了一片金黃的草屋。

這草屋雖是茅草所建，但在形勢上十分適宜，也十分雅緻，更點綴着山水之勝，風景之絕。

正是黃昏時分。

方瑟夏蘋二人已進了遍野古松的山坡。

他老遠的已看見了這一連三進的草居，喜不自禁的道：「蘋姐姐！雖沒找到金獅寨，却有了山居人家，一來可以問訊，二來可以借住一宵！」

一言未了，茅屋的竹門開處，已走出一個老者。

那老者不瘦不肥，白淨面皮，五綹短鬚，迎風微動，一身葛布原色青衫，束髮不冠，滲白的髮髻用姜黃布條紮在頂端。

雪履白襪，步履輕健，尤其是紅潤的臉色，越顯得神采奕奕。

夏蘋一見，不由嬌聲喚道：「方師伯！方師伯！」

敢情是找到了人了。

老者也朗聲道：「蘋姑娘！是你？」

夏蘋拉起方瑟，一射到了老者身邊，又叫道：「方師伯！你看！誰來了！」

老者不由一怔，一雙湛湛有神的朗目，緊緊的盯着方瑟，久久不語。

方瑟也愣愣的望着那老者！

夏蘋不由硬拉方瑟的衣裡，嬌呼道：「還不給你爹叩頭，楞什麼？」

老者聞言不由雙目一寒，淚水溜溜轉的道：「你！你就是天寶！」

方瑟不由「哇！」的一聲，聲淚俱下的道：「爹！」

他撲向老者身前，咚的一聲跪在當地，伏在老者腿上痛哭失聲。

原來，這老者就是得了一本「武庫秘圖」，辭官不做，而罹下滅門大禍的大學士方剛！

父子第一次見面，形如再世爲人，好比在夢中重逢，天性使然，焉能不哭。

良久——夏蘋抹了一下淚眼，含笑勸慰道：「方師伯！父子重逢，乃是天大的喜事，該喜歡才對呀！」

方剛這才收住悲切，含淚撫着方瑟的頭道：「孩子！十餘年來，算是苦了你了！」

方瑟也仰面帶淚道：「爹！請恕孩兒不孝，十餘年來……」

方剛忙道：「算了！一切都是天數！」

夏蘋生恐他們父子又想到傷心之處，連忙把話岔開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師伯一生爲官清正，積下陰德，所以才有這個善報！」

正說之際，忽然遠處一聲厲嘯，劃空而起。

方剛不由一愕道：「咦！這是……是趙丹心的傳聲告警！」

方瑟不由大奇道：「趙丹心？是神劍溫侯趙丹心！」

「是的！」方剛一面點頭，一面側耳傾聽，隨口又接着道：「我從巫山把他接來的！」

方瑟不由一震道：「鐵二娘呢？」

方剛十分慈祥的道：「他們兩人鍾情已久，當然也一同來了，並且已遂了三十年的心願，結爲夫婦了！」

方瑟不由想起了陳翠綾與黛兒。

因爲，記得他在杭州藍大俠處，要她主僕去投奔鐵二娘，萬一……

他的想念未了。

忽然一聲淒厲欲絕的少女驚呼，起自松林的另一端，與先前的厲嘯，方位不同！

方剛不由面色一正道：「是陳姑娘！他們……今晚萬松精舍難道被强敵侵入了嗎？」

他一面說着，已拉起兀自跪在地上的方瑟，焦急的道：「天寶！你二人去接應陳姑娘，我去看看趙丹心與鐵二娘子！」

說着，忽然大袖微拂，人已在十丈開外。

方瑟覺得一陣微溫薰風，擦身而過，根本沒看出自己老父是用的什麼身法！

夏蘋微笑道：「這就是太陽眞解！」

方瑟一心記掛陳翠綾的安危，無暇再問許多，只點頭道：「蘋姐姐！我們……」

夏蘋小嘴一鼓道：「我知道你一聽到陳姑娘三個字，就魂不附體了！走吧！」

此刻無暇辯解。兩人雙雙起勢，循着適才那聲嬌叱之聲疾撲而去。

就在這松林邊際，但見陳翠綾一身縞素，與黛兒兩人正被「枯木尊者」彭海逼在拳風之下，嬌喘吁吁通身是汗。

那枯木尊者的怪笑連連，一雙肉掌，不離二女的要穴，凌厲無儔。

再看那陳翠綾左手似乎已負了重傷，只有右手揮劍護身的份兒。

黛兒雖然捨命而爲，究竟功力有限，自顧已是不暇，更遑論護主拒敵了。

方瑟一見，勃然大怒，大喝一聲：「彭老魔，不要欺負女流！」

喝聲之中，人已到了場中，雙掌挫處，竟施出了血影人魔的三絕招來！

枯木尊者正在得意之際，耳中喝聲未落，覺得掌風已到，撤身退出七尺。

「咕咚！」陳翠綾手中長劍拋開老遠，人也隨之跌倒當地。

原來，她的左肩中了彭海的枯木掌。

先前是爲了保命。此刻援兵一到，她的一股强打的精神散去，人反而支撐不住，倒了下去。

方瑟一見，怒火益熾，「錚！」軟劍出手，指着枯木尊者喝道：「她與你無怨無仇，爲何下此毒手！」

彭海冷森森的一笑道：「嘿嘿！是她自討苦吃，老夫要進松林，關她什麼事！」

方瑟怒道：「你進入松林意欲爲何？」

枯木尊者冷冷一笑道：「老夫要見識那本千古的絕學太陽眞解！」

「做夢！」方瑟益發大怒道：「除非你轉世投胎！」

枯木尊者不怒反笑道：「小子！不妨轉告方剛，他官拜武英殿大學士，也算位極人臣，何必與江湖人爭這本秘笈！還是交出來吧，不然的話！哼！哼哼！」

方瑟大喝道：「你要怎樣？」

枯木尊者冷冷的道：「不然十餘年前的泰安學士府慘狀，恐怕又要重演一回！嘿嘿嘿嘿！」

他的冷笑，如同一把利刃，刺上方瑟的心頭，他不由咬牙切齒道：「泰安血案，是你……」

「不！」枯木尊者得意的道：「是李老大一手包辦，老夫不過是湊湊熱鬧而已，可不是主謀！」

「呸！」方瑟不再答言，滿腔復仇的怒火油然而生，振腕抖劍，分心就刺。

枯木尊者雖狂，對方瑟這凌厲的一刺，也不敢大意。

他探手摘下頸上的銅鈴項圈，吼道：「來得好！」

錚！火星四濺，金鐵交鳴。

方瑟頓覺軟劍一震，手臂也覺一陣痲木，不由暗嘆枯木尊者的功力之深。

枯木尊者也覺虎口發痲，慘白的臉色一動，連退了數步，冷森森的道：「看不出小子還眞有個三脚貓的功夫！」

方瑟也沉聲道：「少俠要你知道厲害！」

喝聲之中，展開了紫電青霜劍法，二次出劍發招。

枯木尊者一手舞動銅鈴項圈，一手揚起盆大的銅鈸，不敢大意。

鈴聲震耳，鈸聲大作。

兩個高手，纏鬥在一起。

先前，還分得出一招一式，看得見影。

三十招之後……但見白光一團，藍芒如電，浮光掠影的，分不出誰是誰來。

這時……但見陳翠綾面如金紙，左肩傷處，已是衣衫像被火燒的一般，肩頭焦黑一片，明顯的看出是一個掌印。

黛兒早已抱着主人，哭成個淚人兒一般。

夏蘋對這枯木尊者的掌印，不知如何下手，也只有皺眉焦急的份兒。

高手過招，快如閃電。

轉瞬之間，方瑟與枯木尊者已是五十招過去，兀自不分勝負。

方瑟又急又氣，恨不得一劍將枯木尊者刺個穿心而過前後皆通。

突然，他靈機一動，手中軟劍忽的一垂，微微上揚緩劃，「索命三劍」連續出手！認準枯木尊者的大肚皮疾劃上挑。

哎……

誰知，一劍劃實，却如劃在枯木之上一般。

枯木尊者反而狂笑聲道：「小子！老夫的枯木神功……」

「天寶！」方剛不知何時，已到了當場，低沉沉的道：「你且閃開！」

但見他如烟似霧的到了二人的中間，長袖拂處，已攔住了方瑟的攻勢，對着枯木尊者道：「彭海！你不是泰安州夜襲本學士的幫凶，老夫不找你也就是了，爲何又闖入揮旗山，掌傷陳姑娘？」

枯木尊者乾笑一聲道：「嘿！你是明知故問！」

方剛肅聲道：「諒必也是與毒殭屍、鬼斧神鞭一樣，是爲老夫的一本太陽眞解而來！」

枯木尊者一怔，他想不到另外二凶也會來，但口中却道：「既然知道，何必不漂亮一點把它交出來！不然……嘿嘿！泰安……」

「你看！」方瑟聲色一正，指着左側的松林。

但見鐵二娘攙着「鬼斧神鞭」在左，趙丹心扶着拐杖，牽制着「毒殭屍」在右，併肩而立。

最令人吃驚的是：毒殭屍與鬼斧神鞭二人全是兩眼呆滯，有些兒失神發直，雙臂下垂，身子軟綿綿的，看上去連半點力道也沒有！

「枯木尊者！」方剛又道：「看出了沒有，我已經廢了他二人數十年的功力，現在成了廢人了！」

這句話，方剛說來淡淡的，不疾不徐，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枯木尊者不由略一遲疑喝道：「少弄玄虛，我也不是好相與的！」

說着，突然一揚手，拋起那面銅鈸。

咻——盆大的銅鈸，揚起勁風，夾着厲嘯，在半空中旋了一圈，夾着雷霆萬鈞之勢，認定方剛削來，其勢之猛令人咋舌。

方瑟不由喝道：「爹！小心！他……」

說着，揚劍騰身……

「執迷不悟！」方剛依舊淡然道：「也顧不得上天好生之德了！」

輕描淡寫之中，但見他左手微微向飛來銅鈸虛空的遙遙按去。

衆人只覺像太陽光芒陡然耀眼一般。

噗！那面盆大的銅鈸，忽然變成了一個銅秤錘般，溶化成一塊，垂直的跌在地面。

這簡直嚇人聽聞，形同神話。

枯木尊者不由目瞪口呆，雙眼發直，連逃命也忘了，愣愣的呆在當地！

方剛這才徐徐的道：「殺惡的人即是善念，枯木尊者！你心狠手辣，鬼

計多端，看來是留你不得了，休怪本學士無情！」

這時，枯木尊者才如夢初醒，一反身，起勢……

「想走嗎？」方剛低喝聲：「這時已來不及了！」

隨着話音，但見他右手一揚，隔着十來丈，向枯木尊者拍出一掌！

「嘎！」短促淒厲的一聲怪叫，刺耳驚魂！

但見枯木尊者的人已眞的像一大截被火燒的焦木一般，直挺挺的矗立在當地，連哼也再沒哼一聲，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枯木」了！

方剛不由嘆息了一聲道：「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夏蘋一怔之後，不由喜不自禁的叫起來道：「方師伯！太陽眞解你已練成了！」

方剛微微頷首，又幽然一嘆道：「我一生連個虫豕也沒殺過，想不到已七十歲的人，還造下殺劫！這是太陽眞解之罪也！」

夏蘋不由的道：「師伯！爲民除害，算甚麼殺劫！」

方剛搖頭道：「臨老入林泉，居然走上武林之路，始料所不及！」

夏蘋只顧道：「師伯！太陽眞解怎麼練起來這麼快？」

方剛又道：「只要正心誠意，再加上參透玄機，四十九日即可運行自如！」

夏蘋不由撒嬌道：「師伯！我也要練，你要教我！」

不料方剛微笑道：「傻孩子！只怕妳今生無緣了，因爲太陽眞解只適宜男性的功力！您！哈哈……」他說着，走向受傷的陳翠綾，又道：「假若女孩子能練，我早已傳給她，也免得她落個殘廢！」

黛兒一聽，不由號淘大哭道：「老太師，我們姑娘眞的要殘廢？」

方剛搖頭嘆息道：「她左肩筋脈已斷，而且有枯木鉅毒存在，我可以止她的枯木鉅毒，可不能接筋連脈！來！扶起她！」

他說着，忽然面色一陣發紅。

漸漸的，一臉都是金黃微紅的瑞氣，右掌上抬之際，也有一種耀目的光輝。

然後，緩緩的按上陳翠綾的後心。

片刻，陳翠綾粉面紅潤，雙目微開，自己凝望着左肩，驚訝的道：「手……我的左手呢？」

方剛道：「姑娘！勇敢些，你的左臂知覺全失，唉！已經廢去，這也是天意，非人力所能挽回！」

黛兒也道：「姑娘！若不是老太師……」

她已泣不成聲，雙目淚水奪眶而出。

方瑟緩步向前道：「陳姑娘！好在是一隻左膀。」

「哇！」陳翠綾悲從中來，見了方瑟，更加勾起了女兒的心事。

她對方瑟早已芳心暗許，料不到有位比她功力既高，人品又美的夏蘋。

如今，自己成了一個殘廢，本來已是希望極少的比數，現在可說是完全絕望了。

因此，她這一哭，眞是愁雲慘霧，好似子規夜啼，幽谷猿嚎。

方剛嘆了一口氣道：「不要傷心了，枯木鉅毒初去，陳姑娘還要格外保重！」

方瑟夏蘋也雙雙來勸。

這一勸，更觸動了陳翠綾的傷心之處。

還是鐵二娘過來，才把她的情緒安慰下來。

方剛道：「天寶！把毒殭屍和鬼斧神鞭送到松林的後山，那兒有一座『七絕洞』，洞外野生生菓常年不缺，由他們自生自滅吧！」

說完，他又悠然一嘆，負手走回萬松精舍。

夏蘋與鐵二娘扶着悲不自勝的陳翠綾，也向萬松精舍走去。

方瑟與夏蘋不由相互看了一眼，也悠然一嘆！

趙丹心支着枴杖走過來道：「老奴見過小主人！」

方瑟不由道：「丹心！快不要這樣，不是你，我早已死在那些食人樹下！」

趙丹心道：「老奴當時不知是小主人，所以多有冒犯。」

方瑟忙道：「這些事，等稍後再說，七絕洞在那裡？」

「老奴帶路！」趙丹心說着，一拐一點向松林外走去。

月夜！

松林遮天的月夜，格外幽靜，連雞鳴犬吠也沒有。

方剛坐在一塊大石上，正色道：「天寶，從現在起，我不再叫你天寶，要開始叫你瑟兒了！」

方瑟不由道：「還本返原，孩兒正想稟告爹爹，從今天起正名叫天寶！」

「不！不！」方剛嚴肅的道：「沒有龔江先生，一百個方天寶也保不了，爲紀念他，所以我決定保留他替你取的這個名字！」

方瑟接着道：「可是，天寶二字是你老人家所賜……」

方剛搖頭苦笑道：「差一點也保不了你，何況，這個瑟字，乃是……」

方瑟道：「孩兒一切無知，全憑爹爹吩咐！」

方剛側目想了半刻道：「只因家中蒙禍，以致你未能多讀些書，對於練太陽眞解，乃是一大阻礙！」

方瑟不由大急道：「如此說，孩兒練不成了！」

方剛以手勢止住了方瑟的話，徐徐的道：「本來，我並不想把太陽眞解

傳授給你……」

「爲甚麼？」方瑟搶着說。

「但是，唉！」方剛杞憂的道：「爲了要與紅燈老祖李庸一較短長，又必須使你學會這門奇絕的功力，所以……」

他停了片刻才道：「你過來，伸出雙掌，掌心向上！」

方瑟依言，趺坐在父親的對面，掌心向上的把雙手伸平。

方剛也伸出雙手，掌心向下，壓在方瑟的手上，兩人手心相對。

但聽方剛朗聲道：

太極二儀陽爲剛。

陽之一字烈難當。

眞火原自三昧起。

解脫萬劫混天罡。

他一連不斷，翻來覆去的唸着這四句似詩非詩，似偈非偈的歌訣。

方瑟一面謹記，一面只覺得自己的手心發癢，漸漸地，由癢轉熱，終於像手上捧着兩塊火紅的炭火似的，其熱炙骨透心。

他不敢縮回手，只有凝聚眞氣，用內力來抗拒手心的火熱。

足有一個時辰。

方瑟已是遍體生汗，汗流浹背。

方剛緩緩的收回手，低聲道：「瑟兒！照你的心法運功將息吧！」

誰知，他按着龔江所傳的少林心法試着運功，出乎意外的，丹田之中，與往日的感受大大不同。

往日，一旦功行一週天，忽覺如處烈火之中，勢如長江大河，不絕如縷。

他難以忍耐，雙掌向地上一按。

轟……

像兩團烈火似的，發出一聲大響。

地上的草根落葉，眞的燒焦了一大片。

「噢！」方剛也大出意外的道：「瑟兒！算你有些宿根，進境不料如此之快，七天之內，可以運用自如，收發由心了！」

方瑟莫名其妙的道：「孩兒還請爹爹明教！」

方剛連連頷首道：「太陽眞解一共七招，四十九式，適才我所唸的是第一招的口訣，你可曾記下！」

方瑟道：「孩兒記下了！可是……」

「不懂是不是？」

「是的！」

「這個因爲你讀書太少，以後的六招，更加玄妙莫測，高不可攀！」

「這個……」

「連爲父的也費了許多功夫，才參透了一大半的奧妙呢！」

「如此說來，孩兒是……」

「好在你天生練武的體質，先天稟賦特殊異乎常人，所以這一招被你糊糊塗塗的學到了！」

「那以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貳仟叁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贏光)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貳仟叁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交寄戶

二、本存款人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足夠對付李庸了，其餘的，等回來之後，多讀些書再練。」

「孩兒遵命！」

「天色將明，回房去吧！從明天起，每晚你自行苦練，七天以後，正好趕得上紫金山之會！」

「是！」

一天，兩天，三天……

* * *

桂子飄香的中秋月圓。

紫金山的月夜裡，表面是幽靜的。

就在紫金山的人跡罕到的山谷中，此刻正是劍拔弩張，殺機隱伏。

正谷的東西，一塊平整的大石上，盤膝趺坐着一個瘦癯老和尚，正是般若神僧。

西面，紅燈老祖李庸，其次是血影人魔、霸天魔刀、金笛書生、白蛇娘子、少林派的叛徒慧明，太上幫的副幫主黑白谷主常天仇，以及爲數近百的元始教的屬下。

盛況空前，南、北兩面，却也站滿了九大門派的高手，三山五嶽的武林，爲數有數百之多。

紅燈老祖李庸梟啼似的道：「般若，我李拙夫從來不把你當做對頭，不料你却在處處與我爲難！是何道理？」

「阿彌陀佛！」般若神僧誦了聲佛號道：「這是從何說起！」

李庸怒道：「你半途截殺了陳文興，搶去太陽眞解……」

般若神僧道：「爲的是免除血劫！」

李庸又怒道：「洩露武庫的神機，命江南大俠出面殺了我已找到武庫入口的門人！」

「這是爲了免除你們借此作惡！」

般若神僧微笑起立道：「試想，武庫絕學若是被你得到，武林之中，還有半點公道嗎？」

李庸怒不可遏的道：「好！那千年參王呢？」

般若朗聲道：「是老衲從太上幫取來！」

李庸越發不耐道：「你可知太上幫幫主就是老夫！」

般若神僧爽朗的道：「當然知道是你弄的玄虛！」

「哼！」李庸鼻孔裡哼了一聲，冷冷的道：「這不是與老夫作對是甚麼？」

般若拱手道：「恕老衲直言了。」

李庸喝道：「講！」

般若神僧道：「人生在世，要多做有益的事，那麼越活得久越好，本領愈大愈好，相反的，就不必了！」

李庸勃然大怒道：「你自命是好人？自命對天下武林有益的人？」

「不敢！」般若又滔滔不絕的道：「老衲的般若神功，乃是祥和柔虛，太陽眞解與我無緣，千年參王我也未身受，至於武庫之中財寶，乃身外之物，出家人絕無貪念，那套紫電青霜劍法嗎？施主你是知道的，老衲一生不動兵刃！」

李庸咆哮道：「你推得乾淨！」

「不！」般若神僧道：「正主兒來了，老衲今晚不過是蜀中廖化而已！哈哈哈！」

他的笑聲之中，紫金山的峯頭落下一藍一紫的身影，輕功之快，有如閃電追風。

眼前誰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也不由爲之咋舌。

來得好快，轉眼之際，紋風不動，方瑟已落身實地，岳峙當場。

緊隨在他身後的，却是紫衣女郎夏蘋。

般若迎上前去道：「小施主！你總算來了！」

方瑟恭聲道：「聖僧對我方家兩世大德，少時再行叩謝！」

這時，一衆黑白兩道高手，全都議論紛紛。

因爲，方瑟的大名雖已傳遍了江湖，譽滿武林，但是要與「九大凶人」之首的紅燈老祖比起來，還算是後生小輩，距離甚遠。

在衆人心目中，他比般若神僧的份量差得太多了！

颯颯風聲，衣袂連振。

東陳、西黃、南周、北趙由人叢電射而出，一齊趨向方瑟，同聲道：

「老奴們侍候公子！」

方瑟拱手忙道：「四公少禮，家父在舍間甚爲掛念，此間事畢，請四公隨我回去！」

四人同是雀躍的道：「太師仍然……」

方瑟笑道：「泰安州事變之夜，多蒙聖僧救出火窟，現在揮旗山萬松精舍頤養天年！」

四人不由異口同聲道：「蒼天保佑！」

他們一番客套旁若無人，別人猶可，把個紅燈老祖氣得怪吼如雷，喝道：「少向自己臉上貼金，方剛老兒爲何不前來送死！」

方瑟彷如不聞，只向四老道：「四公，等我討回了泰安州黑夜殺家的血債，咱們再慢慢談吧！」

他說完之後，依舊不理會李庸，却拱手做了個籮圈揖，朗聲道：「各位武林前輩，在下乃告老武英殿大學士嫡嗣方瑟！代家父向各位請安問好！」

接着又道：「十八年前泰安州我閤家遭亂，相信各位還沒忘記，主凶現在也在這兒！」

說到這裡，他忽然臉色一沉，厲聲道：「李庸！你承認是你做的好事嗎？」

紅燈老祖乃是黑道的首領，那能耍賴！也振聲道：「正是老夫所爲，可惜你成了漏網之魚！」

方瑟朗聲喝道：「這是私仇，另外還有公債！」

李庸冷兮兮的一笑道：「私仇難了

《通訊》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甚麼呢？就是——天安 851 超級營養液。
天安 851 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淸"天安 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每瓶 500 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 77 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還有甚麼公憤！」

方瑟不理會他，提高嗓門道：「假造太陽眞解，使武林自相殘殺，對九大門派收買敗類，挑事生非，意存獨霸江湖，奴役武林！其心可誅，百死莫贖！」

武林羣中，引起了一陣騷動。

紅燈老祖李庸怒不可遏，怒吼了聲：「小子！你找死！」

一溜紅光漫天而起，由李庸的雙掌之中隱隱發出，在他的雙肩之上，也燃起了兩盞血紅的小燈籠。

這老魔頭含怒出手，又是全力一擊，週遭五七丈內，全是紅光如火，血芒映眼。

威力之大，無與倫比，來勢之雄，沒法形容。

附近的武林中人，莫不發了聲喊，紛紛後退，猶恐波及受無妄之災！

方瑟雙臂一分，忙不迭的撥開身側的四老道：「四位速退！蘋姐閃開！」

說着，念自心頭湧起：「太極二儀陽爲剛，陽之一字烈難當，這火原自三昧起，解脫萬劫混天罡！」

心隨意動，掌自念起。

但見他雙掌平伸突翻，兩道彩霞似的光輝，倏地捲起數丈，一往無前的穿向李庸拍出的紅燈魔功。

黑白兩道的武林，聚蚊蚋成雷的暴出一聲：「太陽眞解！」

方瑟雙掌不收，腳下緩緩向前。

紅燈老祖李庸也不由大驚失色。

他此刻已知不是對手，心想：「怪！這小子甚麼時候練的太陽眞解？難道他眞的吃了千年參王，不然那有這份功力！」

心念動處，惡念又起。他一面運起自己的「紅燈魔功」，一面高聲叫道：「老二！你們抄那小子的左右後三方，分解他的太陽眞解功力！」

血影人魔、金笛書生、白蛇娘子、霸天魔刀、常天仇五人唿哨一聲撲來。

四老接住了四凶，夏蘋攔住了常天仇，十個人分成五對廝殺。

紅燈老祖李庸一見，心急欲焚，加之方瑟又已步步逼近，更加驚魂不定。

頓覺一陣陣怒潮似的熱浪，直攻內臟。

突然，方瑟怒吼一聲：「接掌！」眼前金光一閃，漫天壓倒，乩下一痲，雙腿發軟。

「咕通！」不可一世的紅燈老祖直挺挺的跪在當地，呆若木鷄。

並不是紅燈老祖投降求饒，而是方瑟遵父親之命，廢了他的武功。

方瑟一招得手，在場的一衆高手，根本沒有一人看淸他出手點穴廢功這一氣呵成的手法。

只有般若神僧唸了一句：「阿彌陀佛！」

這時：「啊！」

一聲刺耳驚魂的慘叫聲動四野，血光四射之中，常天仇的一顆腦袋，已被夏蘋粉掌震碎，腦漿四溢，令人不忍卒睹。

四大凶人被四老纏住，脫身不得。

但他們眼見李庸的慘狀，常天仇的死形，不由都失去鬥志，心膽俱裂。

方瑟朗聲道：「四老，不可下毒手，廢去……」

話音未落，但見他原地不動，右手食中二指如戟，遙遙分向四凶點去。

說也神奇至極，金光陣陣閃動之下，四凶都如响斯應的拋去兵刃，軟棉花人似的，癱瘓在當地。

方瑟色然而响道：「九大凶人除了漠北雙凶與枯木尊者已死之外，還剩下七個，正應了後山七絕洞的地名，豈不是天意！」

般若神僧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因果循環，維善爲寶！煩勞小施主上言大學士，就說貧僧已與海外雙仙有約，在海外小廟淸修，不遑告辭了！」

方瑟忙道：「家父在萬松精舍已建有佛堂……」

般若神僧搖頭微笑道：「那佛堂有陳姑娘主僕主持，老衲無緣去享那萬松如雲的淸福也！」

說完，灰衣飄飄，人已在二十丈開外。

方瑟不由對着 般若神僧去的方向發呆。

這時，紅燈老祖李庸的部下，已是樹倒猢猻散，各散東西，走得一個也不剩。

九大門派的人擁上前來，把方瑟圍在核心，你一言我一語的，場面亂糟糟的！

「請方少俠爲武林盟主！」

「方大俠！你是武林一絕，武林中應該由你領導！」

「如不是方少俠，武林中已被李庸殘害，九大門派擁護你做我們的盟主！」

「我們擁護你！」

「……」

方瑟拱手含笑道：「各位前輩，九大凶人除盡，在下心願已了，今後在萬松精舍閉門思過，偸閒讀書而已，多謝各位的好意，區區愧不敢當！」

說完，雙掌虛按，忽然薰風一陣，彩霞泛起，他的人已凌空射起數丈，又聽他道：「蘋姐姐，與四老押羣凶慢行，小弟走先一步了！各位，後會有期！」

語落，已瞧不見他的影踪。

只有一片皎潔的月色，洒滿了淸秀的秋山。

（全文完）



2.50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